



一支活跃在辽东地区的神秘之师的铁血故事

无边溟漠的黄土地，敌军烧杀抢掠，兵临城下，英雄曹年妙计退敌，洋人非礼，为民不允，热血男儿挺身而出，拳打洋人，智截国宝，山高林密，诈降迎枪，热闹非凡，大转移布阵，敌方调兵折将心胆寒，合水激战，城壕大捷，兵进西峰，军围庆城……

龙行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龙行，1925年2月生，甘肃庆阳人，1942年入党。1943年秋陇东中学毕业，赴延安新闻学习班学习。1944年春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1945年冬调延安文协美术组工作。1946年秋参加文工组赴陇东作备战宣传。1947年3月参加合水县五区游击队。四个月后调回陇东地委宣传部。1948年8月回延安与石鲁等同志创办《延安画刊》，9月去一野二纵队采访，12月返回延安。1949年3月调延安新华书店出版部设计书籍封面。1949年5月西安解放，在西北人民、陕西人民、长安美术、《陕西画报》、陕西人民美术等出版社，历任科长、编辑部主任、编委、主编、总编辑等职。1986年离休后，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城外枪声》、《陇东梟雄》、《西进追击》、《故土乡情》，侦破小说《破案集》等。

陇东梟雄

龙行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个一支活跃在陇东地区的神秘之师的铁血故事

无边凄凉的黄土地，敌军烧杀抢掠，兵临城下，英雄青年妙计退敌；洋人非礼，为民不允，热血男儿挺身而出，拳打洋人，智截国宝；山高林密，诈降迎枪，热闹非凡；大转移布阵，敌方损兵折将心胆寒；合水激战、城壕大捷、兵进西峰、军围庆城……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5
第八章	91
第九章	103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23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53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13
第十八章	229
第十九章	245
第二十章	265
第二十一章	285
第二十二章	297
后记	309

第一章

一

1926年的春末，应该是春满大地绿葱葱的季节，但是庆阳地区，因连续两个春夏无雨，现在田野里还看不到春天的影子。沟沟岔岔和塬上，依然是无边凄凉的黄土地。

西峰镇通向庆阳的一条平坦的塬地大道上，走着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人——陈珪璋。他上穿白色衬衣，下着黄色马裤，脚蹬一双黑色长筒皮靴，肩膀上挎着一个沉甸甸的绿色帆布包。他先在甘军谢有胜旅当过连长，后因兵败，又到甘军的黄得贵旅任副官，黄得贵旅在三原又被国民军击败，这才返回养育他的故乡庆阳城。

干旱的天气，大路上铺满了厚厚一层松软黄土。沿路不断遇见三五成群、携儿带女，面黄肌瘦的逃荒者。陈珪璋看到此景忧心如焚，憋着一股怜悯之心，匆匆而过。他走过董志塬继续北上，来到驿马关镇，寻食充饥。走进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碗稀饭，正在碗不离嘴地喝着。

这时，他凑巧碰见了曾在黄得贵旅任过连长，又是同乡近邻的赵文华。赵看上去有30多岁，是个木匠出身。前几年参加过张九才的农民起义，烧过洋人的教堂，杀过县知事，胆识非凡。陈珪璋碰见了赵文华，他放下手中的碗筷，站起来打招呼道：“文华哥，你不是要去宁县你叔家待几天才回庆城，怎么现在就回来啦？”

赵文华将他肩上的挎包往桌上一放，说道：“宁县家里待不住了，陕西有个姜鸿谟旅长，他带了上千人，从陕西旬邑职田镇向宁县窜来，抢夺财物，拉壮丁，无法无天，我叔催我回庆阳去，怕我又被姜部拉去。”

陈珪璋甚为不解地问道：“姜鸿谟是个什么人？敢从陕西窜到甘肃抢劫财物抓壮丁！”

店家给赵文华端来一碗稀饭，他一边喝着，一边说：“听说姜部

是个地方民团，被国民军收编，他们就向西窜扰来了。他们不仅要在宁县抢夺财物扰民，扬言还要到庆阳城发大财。”

陈珪璋不大相信地说：“庆阳有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部队守防，他们敢来吗？”

赵文华几口喝完稀饭，一边擦嘴一边说：“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只要张兆钾部队在庆城驻防，他姜鸿谟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们喝完稀饭，买了几个黑糊糊的菜饽饽子，没有敢多歇脚，连夜步行 90 里，第二天早晨各自回到庆阳家里。

二

姜鸿谟部趁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部队开往兰州之机，带他的旅主力部队千余人，窜入宁县又向庆阳开来了。沿途施暴，消息传到庆城，城内穷富人家惶惧不安。

庆城商会会长冯翊清正在考虑，庆阳民团是对抗，还是不对抗。他认为对抗可能是死路一条，若不对抗，民团就能免受损失保存下来。这个民团是他一手创建的，发展到现在有 2000 余人。最初冯翊清通过他的二弟——北京京议员冯翊瀚，向总统徐世昌要了 400 支枪发展起来的。他考虑如果姜鸿谟真的打破庆城，民团就被全缴械了。他想了个“以柔克刚”的点子，准备用银子塞满姜鸿谟的腰包，除祸免灾。他先与庆阳县知事李志禄紧急磋商，说了他的想法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李知事到任不久，借筹军费之机，勾结豪绅，大肆搜刮民财，对冯翊清所讲的想法和打算，曾未说个“不妥”二字，全都按照冯翊清的谋划办事。这样，他们便召集庆阳城内最富有的“八大家”头目，以及民团团总谭世林，聚集在商会议事厅，开会定夺。

“八大家”到会的富豪们，首位就是“庆盛吉”大掌柜、商会会长冯翊清；其次是“仁义重”家大掌柜任绍清、二掌柜又是商会副会长任绍亭；下来就是“永茂隆”家老掌柜韩少文、“复兴礼”家老掌柜李庆隆、“恒义兴”家年轻的大掌柜李志良，还有三家富豪“世丰

福”、“泰顺昌”、“永兴元”，派三位总管参加了会议。

县府李知事讲了几句开场白，就由商会会长冯翊清首先发言，他说道：“志禄知事兄，各位庆城富家兄弟：陕属姜鸿谟部，乘我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将军率部开往兰州之际，入侵我陇东，他们已进兵宁县、太昌、和盛等地，传来消息，这些被国民军征召的部队，军纪不严，沿路欺压百姓，抢夺民财。看来姜部的窜扰方向和目的地，便是庆城。大家都知道，庆阳百姓已是惶惧不安。今天聚会，商讨个妥善之策，以解危机，请诸位发言。”

“永茂隆”家的大掌柜韩少文询问道：“姜部的进犯兵力到底有多少？”

县知事李志禄回答说：“大约有千余人，是姜鸿谟旅的主力部队。”

韩少文将视线盯着在后排坐的民团团总谭世林问道：“团总，你目前在城内的兵力有多少？”

谭世林以军人的风度站起来说：“城内目前不到 400 人。”韩少文向李知事问道：“那怎么能对抗得住千余人的攻击呢？能否再调一些民团到城内守防呢？”

这时，冯会长、李知事、谭团总听罢，哑口无言，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处。“仁义重”家的任绍亭，他不知冯、李二人的打算，便心直口快地说道：“我同意少文兄的意见，将民团调一些来守城嘛。我想庆阳城是个岗阜之城，城高数十丈，历史上有多少攻城的土匪，谁也没有攻破过我们这座凤城。要动员民众嘛。县志记载：顺治四年（1647 年）农军贺弘器，率众数千破庆城，围城五日，由沈加显固守，农军攻不破城，就退走了；宣统三年，宁县彭四海率部攻庆城，知府令武举陈杰率领 200 骑士出击，彭四海不抵，不是也退走了吗？民国四年（1915 年）张九才围攻庆城七昼夜，不克退去。在历史上敌人攻克我们这个城池，全是内奸里应外合，开城迎敌才破的城。我想我们可以坚守。”

任绍亭的发言与韩少文的发言，似乎相似。“恒义兴”家年轻的大掌柜李志良发言说：“是否请冯会长、李知事先讲讲二位的打算和设想，我们再议。历史上有过多次攻城未克的例子，不过，那时的士兵多使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现在来攻城的姜鸿谟使的是快枪，我们城内只有三四百条快枪，能抵挡得住吗？”

这时，冯会长开始讲话了，他不慌不忙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品麻地微笑着说：“诸位各抒己见，这个很好嘛。我与李知事志禄兄考虑，姜鸿谟来攻庆阳城，投入兵力不算少，他将他那个旅的大部分部队都带来了。我们如果闭门坚守，日久城内粮食供应就是问题，饮水缺乏，也是个老大难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城破，诸位的损失就无法计算，对我们富户人家，他们不知要刁顽到什么程度才能放过手。第三个，我们商会多年来扩建的这个民团，也可能被缴械，因为敌我兵力悬殊啊！我与李知事兄磋商，我们要采取‘以柔克刚’的方针，来对付姜鸿谟。理乱责任在上嘛，治乱的决策也应该在我们上面，而不在下面，叫老百姓能拿出个什么办法呢？我们决策责无旁贷。我考虑民团不要守城啦，早早开往东山去隐蔽起来。姜部到来，我等出城迎接，他们是不会像在宁县那样肆虐民财的。‘以柔克刚，就是多送些银两给姜鸿谟，也就是破财免灾，使他们士兵能收敛匪心嘛。他们已被国民军收编，能匪到什么程度。”

在场的绅士们，听了冯会长的一席话，觉得这是计谋深远，智高一筹。有人正要发言支持，只见主持会议的李知事讲道：“诸位，冯会长的忠告，我想大家是会明白其理的。本人到任不到一年，军、政、财、教我只略知一些，就拿民团来说，多数枪支，都是诸位掏了巨款购买的，目前的装备比起邻县各民团是最好的，但比起姜部的装备那就无法相比啦。民团的千余条枪支，一半是冯翊瀚京议员向徐世昌总统给咱们要来的，一半由各位集资购买的，来得不易啊！”李停下来，喝了几口茶，也可能是在思索着下边的话如何讲，因为他觉得按照冯会长的话说出来，也是蛮涩口的，可是，他不得不表个态，便说道：“冯会长提出的‘以柔克刚’，我想何尝不是个良策。无非是诸位提

供些银两，将姜鸿谟的腰包塞满，他能不起作用？免去了民众的财产被掠夺，民团被缴械，诸位富户遭劫的惨境，是化干戈为玉帛嘛。”

在座的听罢两位主持人的意见，觉得全是为维护大家的根本利益，因而，所谈问题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这时，大地主韩少文发言问道：“这批送礼的银两，到底得多少？怎么个摊派？冯会长考虑得如何？”

冯翊清回答说：“按去年我们摊派的数字，缩小一半，总得凑够1万两银子，先给姜5000两。如果他满意，我们省下一半。这次‘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殷实家’都要掏腰包，用不完再退给大家，你们看如何？”

在场的富家掌柜们考虑再三，也觉得只好这样，只要塞满姜鸿谟的腰包，让他手下的人不要肆虐无度抢劫百姓也就好了，因而都不再说什么了。

副会长任绍亭觉得他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就忍气吞声地不说话了。

他们经过这次决策，李知事当场就给参加会议的谭团总下达指示：要他提早带民团进东山隐蔽，以防被姜部包围在城内。后来人们才明白，县知事同意民团进东山隐蔽，是因为他也要跟着民团逃避。否则，他是一县之长，破城以后，姜鸿谟要砍头的首先就是他。

第二章

姜鸿谟将要袭击庆城的消息传到城内，民众一片恐慌，人们纷纷议论地说：要看看谭世林团总如何应战；要听听冯大绅士的运筹谋略；还要瞧瞧上任不到一年，三次回家探亲的李知事，有何应付的招数。但是，未料到民团团总谭世林一夜之间将他驻扎在各乡镇的上千名民团团丁，都悄悄地领着向庆城北面的大山里隐蔽起来了。他们给庆城只留下 50 名团丁，看守五座城门。有人去质问冯大绅士，冯便尴尬地绕圈子回答说：“姜鸿谟向庆城开来，我们也要有个备战的措施，民团调动，就是应付的措施之一。回去告诉大家，姜部攻城，民众也得有个预防，若他们攻进城来，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大家都要有坚壁财物的思想。”冯大绅士这些含糊其辞的解释，透过层层地遮羞布，看清他便是个不抵抗派。其实“八大家”召开密会，所定的“以柔克刚”对付姜部的政策，像刮起的一阵狂风，迅速传遍了家家户户。

任绍亭回家，闷气难消，他想：我也是个经选举产生的副会长，给我不打招呼，你冯翊清就拿出了“以柔克刚”的撤退方案，叫我任绍亭当众使两个会长的意见对抗起来，你这不是将我任绍亭没有放在眼里摺制人吗？任绍亭在家百思不解。这时，他们任家的女婿陈珪璋到家，任绍亭知道这娃胆识过人，他便向他详谈了冯大绅士和李知事对姜部攻城的不抵抗主张。任绍亭乘机还向他家这位气宇非凡的女婿讲述了乱世出英雄的故事。然后又列举事实鼓励陈珪璋说：“你们陈家在清末年间，一举出了两位武举、一名贡生，是英豪之家。宣统三年，宁县的彭四海率部攻庆城，你父陈杰，带领 200 骑勇出城奋力抗击。彭四海不抵溃败而去。你的父辈两兄弟都是保庆城有功绩的。你应该继承父辈忠勇榜样及爱民的胸怀，设法击退姜鸿谟肆意掠夺。”

任绍亭的一席话，鼓励了这位年轻人。陈珪璋激动地表态说：“我才回来，如姜鸿谟攻城，我愿领大家干，击退姜部的来犯！”

任绍亭赶忙问道：“你采用什么办法击退姜部的攻城呢？”

陈珪璋想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一无洋枪，二无土炮。听我父

亲讲，庆城城墙高达 20 余丈，攻城敌人从来没有得逞过。彭四海围攻庆城时，城民们采用的是‘滚木礮石’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任绍亭听罢，高兴地说：“这就好，我正要给你讲讲‘滚木礮石’的威力，彭四海攻城你父亲使的‘滚木礮石’，击退了彭四海；张九才围城，也是使的‘滚木礮石’，他们围城七天未能攻破庆城，向西川退走了。”

陈珪璋无疑是个聪明人，他心想，任叔的指点增加了他的智慧。他突然沉不住气地站起来说：“大人的教益和启迪我领受了，让我跟帮会的兄弟们合计合计，请他们帮助动员民众护城。”

“这就好，你去同他们联络，我找冯翊清，叫他明里不要支持你们，暗里给守城门的那几个团丁说说，不要阻碍民众护城行动。你记住：‘仁者之勇，雷霆不移’。”

这时，任绍清来了，向他传递消息：姜鸿谟经过宁县城，大肆抢劫两天之后，已经向庆城开来了。他们像蝗虫似的沿路打家劫舍，途中进度很慢，目前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板桥一带，距离这儿只有 30 余里路程……

任绍亭听罢，他先送走陈珪璋。然后转回来对他哥讲了他与女婿陈珪璋谋划和抗击姜鸿谟的打算……

陈珪璋出街叫了几个帮兄弟，其中就有前不久同他从黄得贵部队逃回庆城的好友赵文华、杨生海等 10 余人，聘请他们到他家中商量守城的事，正好，大家也正在寻找着陈珪璋。因为人们知道，陈珪璋的父亲陈杰，是位曾经击退彭四海围城的英雄，陈珪璋本人，在甘军部队作战，勇敢过人，战绩卓著，所以这些江湖义士，不来他家，找个出主意的带头人，再去找谁？难道去敲冯大绅士家的朱门求救吗？陈珪璋带十几个小伙子到家，大家围拢着就议论起来了。

陈珪璋首先对大伙说：“诸位兄弟哥儿们，姜鸿谟从陕境带千余人攻庆城，谭世林他们为了保存民团的势力，不顾全城百姓的死活，

带着他的民团千余人，逃往东山去了。县知事李志禄跟着谭世林也跑了，搞得县府无主，这都是冯大绅士一手策划的。冯翊清出了个‘以柔克刚’的馊主意，他只保富家安全，不管穷人遭殃！”

有人急得听不下去了，向陈珪璋问道：“庆瑞哥，你说说咱们怎么干？听说姜鸿谟的前卫部队，已经到了南十里坪啦！”

陈珪璋提高嗓门说道：“据老人讲，守庆城只要保住五门不破，敌人如果没有长翅膀，他们就休想攻进城！”他接着说：“我们只要准备好足够的‘滚木礮石’，就能击败敌人攻城阴谋。”

陈珪璋正说着，他父亲陈武举来了，陈杰含笑着直截了当地问道：“怎么，守城的办法找出来了么？”

陈珪璋回答说：“我们准备采取您说的以‘滚木礮石’代替他们的‘以柔克刚’教训教训姜鸿谟。”

“这就好。”陈杰老人继续说，“形势紧急，我就不多说啦。送你们年轻人两句古词，以表助威：‘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悬羊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这就是庆城的现实呀。希望你们能智勇双全，战胜姜鸿谟这股土匪！”陈珪璋见他父亲关心地参与他们的议论，便说道：“我们正在说着采用‘滚木礮石’对付姜鸿谟的攻城。”

陈杰对大家说，“周不窋也就是周先祖为我们修建的这座凤城，经过历代的维修，任何敌人都未能从城楼下爬上来过。你们现在重点使用‘滚木礮石’守好五座城门。敌人就破不了城。因为‘滚木礮石’推下城去，它的冲击力和打击面积很大、威力无比，敌人只有躲避，而无还手的机会。庆城有大小庙宇 10 余处，每座庙拆两三间大房的木料就够了。”大家听罢一阵掌声。陈珪璋的好友赵文华，极为风趣地问道：“陈叔叔，听说您几年前作为武举应县知府的招募，率数百骑勇冲出城去，击败了宁州彭四海的围城，得到了知府的嘉奖，你是怎么出击，打败彭四海的？”

陈杰含笑说：“那时与现在的情况不同，双方的武器多是土枪土

炮、大刀长矛，在城楼上使土炮轰击掩护，我带骑兵向城外彭四海的指挥部冲杀，彭四海抵不过骑兵的冲击，他们就狼狈不堪地退走了。这回情况不一样，姜部的武器装备全是汉阳造的快枪，你们出城抵不过姜部。只有准备好足够的‘滚木礮石’，坚守五座城门，他们是爬不上城的。重创他们来攻，杀杀他们的威风，敌人就得退走。”陈杰讲得大家群情鼓舞。陈杰接着说：“你赵文华敢将三十铺的教堂烧掉，杀了洋人，还怕姜鸿谟？”

赵文华赶忙解释说：“那次烧教堂我参加了，杀传教士那是张九才干的。”

陈珪璋接着向他身旁的几位好友赵文华、杨生海、李福祿说道：“现在敌人距离庆城不远啦，大伙分工到各街巷去动员民众，让他们将自家闲置的房檩、大椽、立柱、巨石、碌礮往城门楼上抬。”然后他亲自带着许多弟兄到大街十字路口，站在一条长凳上，向市民说道：

“父老兄弟们，那个吹牛皮的大王，被姜鸿谟吓跑了，他带着全县上千名团丁躲到东山去了。他丢下我们百姓不管了。那个怕死的县知事也跟着向东山跑了。我们庆城 33 排民众，一齐上城去！把谭世林丢在城楼上的土炮都装好火药，准备对付姜部的攻城。大家将闲置的房檩、立柱、大梁、碌礮、巨石涂上个记号，抬到城楼上去，使用完毕，再抬回去。现在民团跑了，县知事藏了，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

民众拥挤在大街的十字路口，听了陈珪璋的讲演，情绪激昂，听得有人带头喊叫：“陈庆瑞争得很，好样的！”表示支持。许多人都晓得，陈家有两位武举还在世，会给儿子陈庆瑞出主意的。他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这时“八大家”的代表人物冯翊清，得知城内民众奋起抵抗姜部的情绪热情高昂，他估计是陈家两位武举在身后支持。如果真的城被守住了，姜部退走了，他这个“百事要管的”老会长，有何面目见乡亲们！因此，他也表示支持，在民众面前也得留个好形象；倘若城被

攻破，他就仍然按照原来的筹划，好使银两，买通姜鸿谟，使他的士兵能分个青红皂白地去抢劫，对富豪人家手下留情。冯翊清派人请来了前不久被选为副会长的任绍亭，向他表态说：“闻听贵婿陈庆瑞，组织帮会同入，动员市民护城保家，此乃是正义之举。他们是父辈英雄儿好汉嘛，我把这位勇士给忘记了，请你回去向他讲，我冯翊清是支持他的。”

另外，冯大绅士又指派八大家之一的韩少文去找他家的老佃户赵文华，劝说道“不要鲁莽从事，你在张九才部的事端，由于你后来又去黄得贵部投军，县知事的更换，就无人再追究你了，这回你要三思而行。前几年陈杰击败彭四海攻庆城，那时，双方使的是土枪长矛，现在来攻城的姜鸿谟全使的是快枪洋炮。一旦姜部攻进城，全城百姓就遭殃了。姜部要是晓得，你赵文华是主要的护城指挥人，你家被抢劫，人被杀害，你就事后懊悔了。陈珪璋人家早早将家搬到城里他岳父家住了，你家在城外的赵字沟你能受得了吗？”韩少文向赵文华煽了一阵风，让赵走了。

全城百姓正在护城保家，有的几个人扛着大椽，抬着大梁；有的几个人背着巨石；还有的人将自家碾盘上的碌碡取下来，在巷道大石铺的路面上，吭楞、吭楞地往城墙上推着。市民们这么积极地参与护城行动，是他们闻听到了姜鸿谟部从陕入甘境以来，沿路抢劫，肆无忌惮。虽然他们打着国民军的旗号，但匪性未改。他们像蝗虫似的，沿路过村，财物抢夺一空。市民们能不参加防守城池吗？

据从南郊传来的消息，姜部沿马莲河北上，已经过了板桥，先头部队到了城南的十里坪，有两个时辰就可到达庆阳城下。他们的先头部队是一个营，营长叫窦乃金，十分清楚庆阳城富豪人家众多，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银货家’，是个巨财聚集的县城。窦从姜鸿谟那里要来了个充当先头部队的任务，是要让他的腰包首先塞满金银，以此为乐。

这天，天色阴沉，黄风大作，似乎有场雷雨要下。陈珪璋、赵文

华带领民众已经将庆城的五座城门守备的任务，分头交给了几个带头的人，带领群众把守。虽然守城人数不很多，但是，五座城门楼上，都是人群拥挤、精神抖擞，“滚木礮石”在城楼上摆了好几排，一旦敌人向城门坡靠近，攻击登城，他们就一批一批地将大梁、大橡、巨石、碌礮向城下推去，威力是巨大的。城门的两个门扇，坚固的程度不用多虑，它同巍峨陡立的城堡一样坚固，每个城门的门扇均有五寸厚，全是柏木条组合而成的，门的外面使用厚铁皮包裹，铁门上钉有五排像茶杯那样大的铁铆钉，门扇的里面，镶嵌着五排坚固的横木，不是轻易能够攻破的。

在大家预料之中，姜部的一个前卫营真的窜到了城南的药王洞。他们绕城观察，从城南绕到了城东的赵家台子。窦乃金营长急着攻城，抓来了几个乡民，向他们问道：“听说庆阳城富有的人家很多，豪门绅士不少，他们都住在哪条街，什么巷？你们给我统统地画出图来，我们攻进城去，首先要拜访拜访他们。”

几个农民给吓坏了，连个粗气也不敢出，他们你瞧我，我看你，低声细语地凑了半会儿，算是画出了富人家在街巷的位置，交给了这位窦营长。窦看罢大发雷霆地骂道：“你们画了些什么鬼名堂？乱七八糟看不清，这怎么行？你们待在这里给我带路，搞到富人家的钱，多送你们银两。”

几个农民哭着叫着要求放他们走：“长官，我们是怕他们认出了我等。长官撤走了，我们就遭殃啦！要诬治我们啦！”

这位营长说：“那有的是办法，给你们几个穿上军装，鼻下栽一撮胡子，谁也认不出你们。只要搞到银子，塞满你们的衣兜，放你们回家去，好吗？”

有的农民赶忙说：“那就谢谢营长啦！有的把气愤憋在肚子里，喃喃地说：“谁敢要他们那些贼钱。”

陈珪璋和他们的众多帮兄弟，严密地在分头把守着五座城门，准备好了“滚木礮石”，足足可以应付敌人三四次的攻城需要。他们为

了确保万无一失，将城内几座大庙的庙堂各拆了几间，动员民众往城楼上抬。人们都站在南城墙的箭楼上，踮望到敌军从城南的马莲河险要通道，源源不断地开往东河湾的赵家台子，在指手画脚地向几个抓来的乡民问着什么。从他们部队移动的情况看，他们已经感到从南门攻城，城高 20 余丈，哪有这么长的云梯？这个营长决定绕过南城门，部队从城东面向北寻找攻城的最佳位置。他们绕到了南小门，远望这座距离大南门不远的南小门，它也是神秘莫测，高高的城中，修有一座瓮城，好似高山下的一个大堡子，进了那个瓮城堡子，才能够进入大城去，谁知道这瓮城里他们埋伏了多少兵。现在看看这座低矮的瓮城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给这个窦营长留下的是威严而神秘的感觉！他不准部队渡过东河向南小门攻击。继续沿东河岸向北搜索前进。

北行约二三里路程，在高大的城墙下面，又有一个不甚大的瓮城，站在东河对岸看去，瓮城里有庙宇数间，古柏参天，由瓮城进入城去，看来是通过一条隧道。隧道口上面是 10 余丈高的城墙，这位前卫营窦营长心急如焚，他感到从这儿攻进城去困难不会少，上面是城高十余丈，攻击部队只有经过隧道才能进入大城。部队攻入隧道，若有人从隧道推下礮石，进入隧道的人便被全部砸死。这位营长最后认定此处不是攻城的最佳处，因而，他又指示将部队沿着城向北继续前进。到了东城门下面，东城门下又是一个大的瓮城。但是，这座瓮城的城门，没有城门扇，攻进瓮城是比较容易的。这个营长将被逼跟在他身后几个带路的农民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庆城有如此多的瓮城！给我说实话，从哪个瓮城容易攻进城去？”

带路人个个眉头一皱，难以向这位营长回答。但是他们这时也不得不应付说几句，让这位营长将他们饶恕了放他们走。有个带路人便说道：

“长官，这个东门里面有个石条砌的大水道，下雨天城内东街的雨水，是从那儿排出城外的。你们挑选几个人，带着炸药，趁攻城机会，他们不防备，就能炸开厚厚的城门扇，冲进城去，因为庆城东街不很长，很快就能占领大十字街口，控制几条大街人员的通行。”

这个敌营长还想听听还有没有比这儿更容易攻进城去的城门，便问道：“北门如何？”

几个人抢着说：“长官，北门防守的瓮城，那就更难攻击啦！高大的北门里还有两道坚固的瓮城，三座巨大的城门全是使用铁皮包起的松木门扇，我劝你们绝不能攻打北门。”

敌营长一边听着带路人的解释，还未等得他们说完，他便下决心了：“就从东门攻进城去！既然冲进东门很快能占领大十字街口，只要切断四条大街人们的通行，立即就可控制全城，这是攻入庆城的最佳方案。”他想罢，趁他们旅长姜鸿谟还未赶到城下，就命令他营的五连开始攻城。四连隐蔽在瓮城外的坡道上，准备连续不断地投入战斗。因为这个瓮城没有城门扇，门洞已经塞满了士兵。这个营长一声令下，开始攻击，五连冲上了瓮城里的大坡道，由于看不到城楼上的火力阻击，四连也冲上坡道去了。

敌人哪里料到，当两个连兵力攻入瓮城大坡道时，陈珪璋指挥的民众，只听他的一声令下，抬起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大椽、大梁、立柱和巨石、碌碡，往城下推去。一时间，从高高的墙上扔下去的“滚木礮石”撞击得尘土飞扬，大木巨石滚向坡道的碰击声和粉碎的声音，像炮声和雷声一般。只见攻入城门坡的敌人，喊声连天，哭叫声不断，等到瓮城内的灰尘消散之后，才看见人的尸体到处皆是，血肉形成糊浆，尸体全是血头断臂，没有被击中的敌人，早就逃出瓮城去了。冲进去的两个连队，击毙了过半数，那个想发大财的窦营长，他跟在第二个连队冲进瓮城躲在城门洞里，指挥让士兵冲击，结果，一个碌碡朝着城门洞滚了下来，这个营长被巨石击倒，又从他身上碾过去，已经将脑袋砸扁，留下脑浆一大摊。现在活着跑出瓮城的指挥官，就只有六连的那位连长，一边跑一边在喊叫着：“快撤！快撤！”只见从瓮城里逃出不到百十人，顺着东河滩朝南退去。

城墙上这时爆发了一片欢呼声、鼓掌声。残敌渡过东河，从赵家台子向药王洞退去了。

这位还没有负伤的连长吓得神志不清，给刚才到达药王洞阁楼上的姜鸿谟旅长都无法汇报清楚，他们是如何败下阵来的。姜鸿谟追问道：“你们窦营长现在何处？”这位连长搞不清楚，一位士兵回答说他们的营长，被巨石砸死在瓮城的城门洞里了。

姜鸿谟问了几个部下，便亲自登上城南的岳王庙高处，去观察庆城的巍峨雄姿，看罢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这座城池是如此的高大而陡立，无大炮轰击，是难以破城而入的。他观察到城上到处鸦雀无声，谭世林的民团在城内定有伏兵埋伏，他们如果再次使用“滚木礮石”，如何抵挡得住？他知道谭世林民团有好几个骑兵连，他们要是从五座城门同时使骑兵冲击出来，那是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但是，这位旅长被城内“八大家”的财富吸引着，还不死心。派人抓来几个村民问道：“这座庆城的城墙筑得有多宽，多厚？”村民告诉说：“姜旅长，你这就问得太离题了。庆城是在一座岗阜之上修建的，这城墙外面高达 20 余丈，陡立笔直，这城内多处的居民房子与城墙的垛豁子是一样高、一样平，士兵攻不上城去，大炮也穿不透，炮弹只能轰击个黑窟窿。”

姜鸿谟听罢，才下定决心撤退了。他们行军数百里，白白地送了一百多条人命，他那个信得过的窦营长已粉身碎骨，想收回他的尸体也难以做到。

第三章

陈珪璋和他的帮兄弟在市民的大力支持下，巧使计谋，击退了姜鸿谟部的攻城，保护了全城老百姓性命和财产的安全。民情振奋，一日的光阴，陈珪璋成了全城的英雄好汉，贫富人家都在对他刮目相看。

赞语之声从四面八方传到了他的家中。冯大绅士传出话来，要嘉奖陈珪璋。有人建议，招募陈珪璋在民团给一职务。商界一些热心人在刻制木匾，送往陈杰家中，以示祝贺。而陈珪璋除了感谢各界人士对他赞语而外，关于在民团给他找一职务的事，他流露出了不愿接受的表情。他对他父亲和岳父说：“儿在谭世林手下当兵，感到窝囊，带着兵不保护老百姓，算什么吃粮当兵的？”

他岳父任绍亭含笑解释说：“这个也难完全怪他，实际上民团领的是商会的薪水，冯会长不同意，他敢带民团跑了吗？”

陈杰听罢颇为生气地说：“这就看明白了，姜部来围城，‘八大家’的方针是只保民团不受损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宁肯城破，百姓遭殃，也不肯叫民团受损失。”

任绍亭这位商会副会长听罢，十分尴尬地对陈杰含笑说：“亲家，你说得很对，连我这个副会长，都感到面红耳赤。”说得三人都笑出声了。

陈杰还是不离开这个话题又说道：“亲家，你在商会的处境和你在这次姜部围城所表示的态度，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人责怪你。”

任绍亭听罢，连连点头说道：“是啊！是啊！都像亲家你这样理解就好了。我胳膊哪里能扭过大腿？但是，我出了那个主意，庆瑞他们都做到了，迎来了祸除福至，庆瑞名声大振，我们就心满意足啦！”

陈珪璋听罢，对在场的几位老人说：“我暂且不想当兵，就在家中收收心，侍奉你们几位老人。”

陈杰高兴地表态说：“那就好，暂且安排我儿在家跟你五叔务务农、养养花、收收心，跟你四叔习字作诗何尝不好！”

任绍亭喜爱庆瑞女婿，他想的与陈杰不同，对亲家说：“庆瑞是个有出息的青年，你将他圈在家里怎么行呢？我看还是给他找个字号，去学习经商也好嘛，见识社会，对孩子有好处。你俩要同意，我给南大街‘复兴礼’家老掌柜李庆龙说说，叫庆瑞去盐店管些事。”任绍亭又十分自信地说：“名声大振的陈庆瑞，到他们那里工作，他们也许觉得光彩，会器重他的。”

陈杰看到自己的儿子被绍亭夸奖得喜笑颜开，就乐呵呵地说道：“那就拜托你为庆瑞劳神啦！”

任绍亭最后还向陈珪璋问道：“庆瑞，你同意吗？”

陈珪璋感激地说：“这比窝在家里好。”

任绍亭最后又解释说：“我知道你的志向远大，暂且到那里，以后有发迹的机会再说嘛。”任绍亭从陈杰家出来，路过家门都未回去。他到“复兴礼”家，首先找的是老掌柜李庆龙。李庆龙是八大家中前几名富豪，儿女甚多，有的常居西安经商；有的花花公子乱逛；有的爱好秦腔，领着戏班子到处闯荡。城内南大街几十处铺面房都是他家的，占据了半条街。任绍亭将来意说明，老掌柜看到是商会副会长任绍亭说情，他便答应了。当面叫来胡总管，指示胡给全城扬名的抗敌英雄分配个好工作。这位胡总管笑着说道：“是的，是的。”

胡总管这几天正在发愁，“复兴礼”客店来了七八个“天主教”的洋神甫，住在店中，说他们要在庆城买地皮，建教堂，又说他们还要去庆城北面的三十里铺重建那里被农民起义军烧毁的教堂等等。这伙洋人住店10余天。叫他们结了账再住，他们根本不理睬。好像不打算付店钱似的，就这么住下去。他想，年轻人陈珪璋来店负责，他是智退姜鸿谟攻城的英雄好汉，分配他去管理客店，与这些难侍候的洋神甫打交道去，也许能压制一下这群洋人的嚣张气焰。他想过这些，满口答应地说：“他是陈武举的长子，又是副会长您家贵婿，哪有不行的？”他接着说，“正好这几天客店来了好几个天主教的洋神甫住店，让庆瑞带几个相公将这批洋人侍候好。这伙外国人，说话咱不懂，

说两句汉话，也是结结巴巴听不清。”

任绍亭满怀谢意地说：“那就要胡总管多多给庆瑞指点着。”任绍亭哈腰点头地离开了胡总管，他又直接赶到北关陈杰家，但陈珪璋不在家，他叫陈杰快去派人找庆瑞回来。然后，他才将去“复兴礼”给陈珪璋找工作的事说了一遍。陈杰给亲家沏茶，他们拉着话，候陈珪璋回家。

这时，只见陈杰四弟气势汹汹地对任亲家和他三哥说：“你们知道吗？咱们庆瑞带了他的一帮人，又领了十几名小学生，跑到东川口的赵子沟，上到皇城的那个城楼上，说是‘欢迎民团回城’，实际上庆瑞和赵文华一伙在城楼上大喊大叫地讥讽嘲笑民团的人返回城来。我看要出事啦！”

“会出什么问题，他谭世林不战而逃，回来还有理吗？”任绍亭说。

“那倒是，在群众面前臊了谭世林的脸，说谭世林是‘逃跑的司令，凯旋的狗熊’，教给一伙小学生在城墙上喊叫。谭世林派兵追到城墙上抓人，娃娃们跑得一个也不见了，大人也不承认是他们喊叫的。庆瑞、赵文华一伙早就躲起来了。”

正说间，陈珪璋急急忙忙地，喜笑颜开地，也可以说是得意忘形地回家来了。

陈杰赶忙问道：“你到哪里去了？你任伯伯为你找了一份工作，快坐下听，他给你说。”

任绍亭见女婿回来了，十分高兴地说道：“庆瑞，我在南街‘复兴礼’家给你找到一份工作，他们胡总管希望你去他们那里管客店。这几天客店里住了七八个外国传教士，听说难侍候，主要是不懂他们的话，全要通过翻译，才能知道。他们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想打听什么事，不想听什么，都得通过翻译征得他们同意才行。做好的饭，不合口味，他们不想吃，要吃西洋饭。谁能给他们做那些玩意儿！胡

总管对我说，不找个机灵的人招待他们是不行的。”

陈珪璋问道：“这伙洋神甫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

任绍亭解释说：“听说是来庆阳城买地皮要盖教堂，来了 10 余天，地皮还未买妥，有的要价高，有的根本不想卖给洋人。在西街戏楼北侧，考院的旧址以及附近几家院子，洋人谈妥买下了。可是其中有龙家两亩祖上留下的地皮不出卖，龙老先生说：‘先人留下的祖业，我怎么也不能卖给洋人。’这些你去了和他们翻译闲扯，他会告诉你的。就因为插在中间的 2 亩地买不到手，洋人才买下了一块地皮。”

谭世林带民团回城，他早就意识到他会在老百姓面前，有不少的尴尬之处和难言之隐。他想：“按照我谭世林的性格，无论如何也要同姜鸿谟部的前卫部队打一仗再退，也是能做到的。可是，冯翊清——他们的冯会长、李知事，催着要他带民团离开庆城。他们一个要保全商会花了巨款筹组的这个民团，不能让姜旅给缴了械或者伤了元气；一个是怕改编为国民军的姜鸿谟旅，打进城首先要杀的就是他这个县大老爷，因而要民团保护着他向东山里钻。”这样的所谓父母官，老百姓怎么能不憎恨他们呢？这样，赵文华、陈珪璋指示小学生臊他的脸皮，亦是顺理成章的。

谭世林憋了一肚子闷气，回到城里，安排好部队驻地，他羞愧难当，要去见冯大绅士诉说苦衷，又不好骑马走大街，只好领着护兵骑马转背巷子，经过唐家巷、丁家巷，转到罗家坑，又拐到箭道巷，从冯大绅士家的小南门进入院中。只见慌慌张张地从大门口跑来一个看门的哑巴，护兵问他：“冯大绅士在哪个院子？”只见哑巴拉住护兵的手，向着东院指，还哇啦哇啦地谁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可是，谭世林来过许多次了，已理解哑巴的意思，他拍了护兵一下肩膀：“不要问啦，冯会长在东院上房里，注意他们养的狗偷袭你。”

护兵憋气地说：“司令，我有枪把它毙了！”

谭世林责备护兵说：“你在冯会长家院子打死他家的狗，打狗不看主人的面子！”谭说罢，向四周环顾一下说：“从后门进入，我还

是头一次，我也迷路了，快跟着哑巴走。”

他们穿过了三个院子、两个过厅，朝北一看，谭世林才认出他曾经来过多次的冯家大上房。有人已经通报给冯大绅士了，看到谭从他家的后门进来了。冯翊清知道谭世林是带着委屈心情来见他的。冯特意张着笑脸，走出房门迎上前去说：“这回你辛苦啦，亦委屈你啦。不过姜鸿谟连你谭司令一根毫毛也未拔掉，再怎么说是个大胜利！”谭世林气冲冲地说道：“这陈珪璋小儿，还有那个赵文华，他们不给我面子，叫学生娃在城墙上呐喊，臊我们民团的脸皮！”

家人端上来了茶水，冯翊清按住谭的手让他坐下，含笑说道：“你这回受委屈，要把它咽在肚子里，不能对陈珪璋、赵文华进行任何处置。他们这阵子在民众的心目中是好汉、英雄。我都带头去慰问过他们，这次他们冒险护城是有功的，只有他们这些人才能干得出，你不行，我也不行，我们顾虑多，我们操的心比他们面广，让他们几个人碰碰姜鸿谟的锐气，成功了全城得救；失败了他们几个领头人缒城逃走，姜鸿谟将他们没有办法。”冯翊清说到这儿停顿片刻，又接着严肃地说：“我们试想：民团守城，一旦被姜旅攻破城池，你这个民团、我们买下的这上千条汉阳快枪，全缴给姜鸿谟了，当兵的也说不定被他们都带走了，全城老百姓要受劫，所谓的‘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银货家’，都得被抢劫一空。我冯翊清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是，让陈珪璋与他们斗，城破了我还可以出面说和嘛。你败在姜旅手下，我说话也不顶事了，只有拿银子疏通关系。你也知道，我们准备了5000两银子，去塞满姜鸿谟的腰包。可是现在的结局要比我们想的好得多。你要想开一点，气就顺了，要有忍气吞声的肚量。另找机会教训他们也不迟嘛。”

谭世林是个粗人，给冯翊清这么一述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最后表态说：“你给我这么开导，我也气顺啦，心不烦啦。以后他陈庆瑞总有跌在我脚下的时候……”谭世林说罢要离去，冯翊清按住谭的肩膀说：“不要走了，就在我这里吃顿饭，也算我为你洗尘。你这次出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民团、商界没有损失，民众免受遭

殃，这还不是大喜事？陈庆瑞这娃你先不要动他。”冯翊清说得谭世林只是哈腰点头，眉开眼笑。

这时，家人请他们到前厅进餐，冯大绅士拉着谭世林的手边走边说着，突然他提出了个问题，向谭征求意见：

“你走后大家对陈珪璋这娃蛮感兴趣，有人提议将陈珪璋吸收到民团来。”

谭世林惊讶地停步问道：“吸收他到民团干什么？”

冯大绅士拉着谭世林继续走着，说：“你给他个连长当当怎么样？听说他在谢有胜部队就曾是个连长，在你手里将他调教调教，或许日后还是你的一员干将，你考虑考虑，我们现在不作决定，你想通了再告诉我。”

谭世林听出冯大绅士喜爱陈珪璋的胆识和才干，但话里还清楚地表明，只给他个连长职务，还是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便表态说：“这个都好说，请让我了解一下，他是个甘军，还是个国民军，不要叫他在紧要时刻把我们出卖了。”

他们走入大厅，冯大绅士听着听着，突然站住了，把个谭世林看了又看，像是提醒了他什么似的，赶忙开玩笑地说：“你这还是老姜辣味深，大事不糊涂。你这一提，我倒明白了，搞不好他会把哥老会的人、陕北共产党的人，暗里安插在连队里那就糟啦！”

进入厅堂，一股食品的肉味、香味和酒味喷鼻而来……

任二领着他哥任大的女婿陈珪璋，拿着礼品向南街“恒义兴”商号去了。这“恒义兴”商号，包括他们的客店、货栈、盐店、大车店和饭店、百货店，一家挨着一家，在南大街占有百余丈长的街铺，街铺后面全是一进几院的住宅区，直通到最西头的城墙边。这家住宅的布局、院落的规模，与其他“八大家”都大同小异。

他们在北院找到了胡总管家里，不用介绍胡总管便明白客人来的意思。胡招呼他们坐下，上茶取烟，接着便谈起来了。胡总管首先谈

起姜鸿谟偷袭庆城这事，他赞扬地说道：“多亏庆瑞出来带头，全城百姓奋勇支援抵抗，打跑了姜鸿谟。我就喜欢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怎么样，你任叔给你说清楚了吧？”

任绍亭插话说：“给娃讲清楚啦，他还乐意在你指教下干事。”

胡总管高兴地说：“这就好，你大概也知道，咱们客店来了七八个洋人传教士，在这儿住了八九天啦，叫他们结结账，再继续住宿，可是他们不理睬！要在庆城买地皮盖教堂，到处碰壁无人卖给。他们一伙原来是县城北三十里铺天主堂的人，在那一带为非作歹，欺压乡民，这些任副会长比我知道得多，我就不说啦。”

任绍亭补充说道：“他们在外地外省，通过教会招来一些外地移民教徒，住在教堂附近，以势压人，欺凌百姓，诬治乡民，引起了民众的愤恨。农民起义领袖张九才，杀了环县知事，砍死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洋神甫，烧了他们的教堂，给百姓出了口气。徐世昌的北京政府吓得不得了，给洋人赔款 17 万两银子，才算了事。”

胡总管向陈珪璋提醒说道：“他们现在趾高气扬，住到店中要吃这呀，要吃那呀！向我们要鱼吃，我们这儿哪里会有鱼？我只好派人去东山跑了 200 余里路，到了太白川葫芦河去捉鱼，他们还嫌鱼小。”

陈珪璋听得满腹怒火，气得他拳头紧握，问道：“这传教士凭什么这么横行霸道？我才不怕他们！”

胡总管赶忙提醒陈珪璋说：“我们以礼相待，殷勤地搞摸着侍候这群洋人，因为我们是开店的。”

任绍亭插话说：“他不讲礼，你也忍着些。”

胡总管最后叮咛陈珪璋道：“我们忍着，还不是为了挣这些神甫的钱，正好他们这次来带的钱不少。”

任绍亭将陈珪璋交给胡总管，便回家去了。

陈珪璋在想，既然胡总管将客店交他负责，他要和这些外国人搞

好关系，首先得和那个翻译将关系搞好。他就向胡总管建议，请这位翻译喝喝酒，交交朋友，请他给洋神甫们多多善言，少生麻烦。他将此意告知了胡总管。

胡听罢，猛然觉得陈庆瑞提出的建议是个好点子，他就没有想到这一招。便让陈珪璋叫灶房做一桌好菜，拉拢拉拢与这个翻译的关系。听说这人是香港人，还有三个女的也是香港人，一口难懂的广东话。做翻译的，说的普通话。

厨师烹调了几道拿手好菜，特意备了三种酒：白酒、黄酒、稠酒。很明显陈珪璋是要用多种酒，很快灌醉这个翻译，好从他口里了解这些洋神甫的一些内情。陈珪璋将他的想法告诉了胡总管，胡越发器重陈珪璋了，他觉得一个人的智慧多寡，是如此差之千里！不可对付的场面，在陈珪璋看来办法就多得很。胡就答应说：“你去好好地筹办，给这个翻译一些小恩小惠，将他拉过来。”接着又提醒陈珪璋说：“前两天我要他们结算一次店钱，到现在未见他们来算账，有耍刁钻无赖的迹象。你去办吧，请客的费用，先斩后奏，我知道就行了。”胡总管看来是个爱才之人，他觉得陈珪璋的到来，给“复兴礼”家增添一位智囊。日后他将这娃好好地调教调教，会使“复兴礼”得福不浅。

陈珪璋头一天上任，就赢得管家的信任。找到了一个不小职位，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给他父亲陈杰叙述了经过。陈杰高兴地说：“你总算找到了一个称心的职务。”

陈珪璋之妻在一旁嫣然一笑，她心想：“这回总算是心满意足地将他拴在城里了。”陈珪璋看出妻子的心意。在老人面前，他（她）们只好互投一个爱慕的眼神，七八岁儿子陈元光，看出妈妈那么高兴，便撒娇地钻在了爸爸的怀里，似乎再不让他爸爸出远门了。

当天傍晚，陈珪璋早早地去了“复兴礼”见了胡总管，他将上午安排请翻译之事筹划的情况告诉了总管，胡总管已经叫来了几个相公，问过了厨师准备饭菜的情况，他向陈说：“厨房筹备的饭菜我已经知道了，你就按你想想的去办吧！最后我再叮咛你几句：与这些人接触，

要建大事者，不计小怨，不顺耳的话，你要沉住气听，听音察理，审面观色，不可乱问乱说。”

胡总管说罢，端详了陈珪璋衣帽，觉得衣着还不到位，叫旁边的一位相公，取来他的一件长袍和马褂，皮鞋也让陈穿上，俗话说：人是衣裳，马是鞍掌，要叫人家看得起对方，拉拉这位翻译的关系，为的是在陈珪璋与洋教士打交道中说不到的，能请翻译给补充圆场。

胡总管最后感慨地说：“谁晓得以后洋人再来不来，你要向翻译多学点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今后会用得上。”胡总管正在给陈珪璋做社交的启蒙教育，一位相公急步进来禀报说：“那个翻译已经来了，在前院客厅等候。”陈珪璋赶忙辞别总管，向前院客厅急步赶去，见了这位翻译扑前去，伸出双手去迎接，说道：“陈先生，我们是一家子，你实在给兄弟面子啦，按时到来小弟由衷地感激！”

这位陈翻译健步上前与陈珪璋握手，说道：“约会准时到达，这是尊重主人的一个礼节。我从香港到此，沿路遇到好友欢迎，你这里是头一家。我向神甫们请假，他们很高兴地让我‘快去，快去！’”

陈珪璋请陈翻译坐下后，他说：“胡总管腾出手他是要来看你的。”

“胡总管是个忙人，有你接待，我就满意啦，我们一家子在一起，可以言无不尽嘛。”

陈珪璋感激地说：“那你就看得起兄弟啦。”

陈翻译到来，大厅里的蜡烛都点亮了，厨师们陆续端上了酒肉饭菜，名为“三角席”。三角席在庆城里是最好的席面，有鸡、鸭、鱼肉，有猪、羊肉，还有海参鱿鱼。陈翻译看得出，他的这一家子是诚心诚意地接待他。他想，他亦要诚实真挚地为朋友才是，这样才算是感恩图报，以表答谢。

摆开宴席，陈珪璋说了两句话，就开始扯到了主题上：“陈兄我要问你个问题，你们同来的三位女士，昨日走西安去了，她们还来吗？”

陈翻译警惕地答道：“老弟你问这个干什么？她们是在香港雇来的侍女，侍候这些洋人的。传教士全是男性的，你明白我的话吗？”

陈珪璋便略知一二，就再没有向下问。他准备了三种酒，看来有一种酒足够用了，因为酒还未喝过三杯，这位一家子便吐露了真情。他们一边吃着菜饮着酒，继续聊着天，陈翻译又说：“老弟，我明日也要离开这里，回香港去。”

陈珪璋惊讶地问：“怎么神甫们能离开你这个翻译先生吗？”

“这伙外国人雇我做翻译，是要在这儿买地皮盖教堂，这儿待了十几天，总算将地皮买到啦，他们才让我回香港去，我与他们要解除合同了。”

陈珪璋边听边给翻译斟酒，又问道：“买地皮还能用了十几天时间？我们胡总管可着急啦，你们住店十几天，店钱、饭钱一文未付……”

“是啊！是啊！胡总管向他们要过住店费，他们只点头，不去算账，我想他们会付钱的。你可晓得他们这些人，都是哪些国家的吗？”

陈珪璋摇头说：“不清楚啊。”

“你们城北面三十里铺的人，会有人认识他们。五年前，三十里铺教堂被土匪烧了，还杀了一个西班牙神甫，洋人哪里会罢休，听他们说，跑到省城兰州，要了5万两银子，到北京徐总统那里，又要了17万两银子。你们不晓得？”

陈珪璋只摇头，翻译又说：“他们要了那么多赔偿款，回了一趟国，现在又回来了。他们带来了许多银两，要在庆阳建教堂，还要到三十里铺去重建那里的教堂。”

“你走了他们能与老百姓沟通语言吗？”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能说几句汉语。买地皮，非我翻译不可。”

他们谈着话，各种菜肴不时地端上来，但由于人少菜也少。可能

是胡总管为老掌柜李庆龙请客，“三角席”的每道菜，使中盘给他们拨一盘就是了。陈珪璋可能意识到了，那陈翻译他知道个屁！

“这些洋人都买了谁家的地皮？商谈还顺利吗？”

“不、不，不那么顺利。在你们西街买了 20 余亩荒滩地，听说那里原来是座考院。周围的三家地皮买妥啦，中间有 2 亩一块地皮，主人不肯卖，给钱多少也不卖。他们说：‘怎么能将祖先的积业，卖给洋人呢？’因此，在那里建教堂就放弃了。又在南街买到了一块地皮，这不，就是你们‘复兴礼’街道对面那一片平房。”

“是这样吗？”陈珪璋问着，给翻译杯中又添满了酒。

“正是，正是。”

“你明天离开这里，去西安回香港，为什么走得这么急？”

陈翻译叹了口气，说：“唉！说来话长，这次来的外国人中间有个法国神甫，名叫桑志华，你听外国人取了一个中国人名字。他前几年在你们的东华池，大约是在城西南 90 里的柳树河小川道，他打听到那里有段山崖上，老乡们曾在许多柱状黄土层和砾石层中，获得石片两件、石核一件；在红土层中还获得哺乳动物化石好多块，这个法国人认定，这是石器时代出土的地层，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迹。他从村民中搜集了不少动物化石。五年前你们这儿的张九才农民造反，烧了三十里铺天主教堂，并且杀了一名神甫。这个法国人桑志华，将搞到的旧石器的一批化石埋藏到地下就跑掉了。这回他又跟着神甫们回来了，前几天他从东华池，取回了这批文物的箱子，要我负责帮他运回香港去。这不，我将大轿车雇好了，明天就得走。我走了这些神甫们要去三十里铺。”

“就在这两天？”

“是的。”

陈珪璋想：“这些外国神甫，你传你的教，与人为善多好，怎么盗取我国文物，偷运出境，欺压乡民，叫张九才的起义军给烧了教堂，

杀了神甫。”他这么想着，并没有在这位翻译面前作任何评论。陈珪璋又想：“这位‘一家子’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他也就没有兴趣拉关系了。再问他些什么呢？”陈珪璋突然想到，何不将这些外国人的名字记下，也许以后打交道有用场。他便向翻译请求说：“‘一家子’，你明日要走，能否将在我店住的几位神甫的大名宗姓给我写个单子，以后好称呼人家。”

翻译思量：“一家子”请我吃这桌酒菜，也应该有个回报。于是，赶忙放下手中的筷子，掏出钢笔，就在小本子上写起来了。陈珪璋趴在桌旁，拨亮油灯，看着翻译在写，头一个写的就是法国人桑志华，第二个还是个法国人贾恩礼，下面是奥地利人德明光，西班牙人费光跃。翻译继续写着，陈珪璋看着在想：“这些人倒会入乡随俗，外国人都改为中国人的名字，他们传教够认真了，但个别人偷盗我国文物也不做假，一有机会，干这种偷盗文物的人也不少。他记得他二伯父武举陈俊，任青海乐都县提标左营守备时，就听说过外国神甫偷盗文物的事件。他就想起，唐僧到印度取经传教，很是辛苦，可是唐僧返回时，别人送他背回国的是佛教经典；他们这些人怎么偷走的却是我国的文物！陈珪璋看到他的‘一家子’写好了名单，上面有八位外国神甫的姓名。他谢过‘一家子’便问道：“你长途跋山涉水路途万里，他们不怕你拿着这些宝贝，中途跑掉吗？”

陈翻译含笑道：“他们才不怕，我在香港是有家有舍，这伙神甫雇我做翻译，古董行的老板作担保，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不怕，我也不敢胡来。”

“那你沿路带着这些文物，操不完的心，睡觉也得睁只眼。”

“没那么危险，他们叫我押送这批文物，就是为了不引人注目。这样长的路途，洋人押送，会到处招来众目睽睽，因此，他们要运走这批文物，非我押送不可。我到了那里，同车夫混在一起，别人顶多看我是个做生意的小商”

陈珪璋听着这人毫不戒备地说了许多真实话，他就赞许地说：“一

家子老大哥够朋友，你文化高，懂洋话，与你交朋友，我感到太迟了。如果日久相处，定能在陈兄跟前学到不少的知识。”

陈翻译高兴地双手合起，只是个答谢道：“夸奖啦！肉菜丰富吃了个痛快！”他掏出怀表看看说：“哟！已经夜里 10 点啦，我得回去了。”

陈珪璋问道：“你明天走，车子雇下了吗？”

陈翻译说：“给你们胡总管前两天就说妥啦，想雇辆轿车，把东西送到西安，他答应了，可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陈珪璋说：“这就好，我帮你办好这件事”。

“谢谢你！拜托啦！”

陈珪璋送走陈翻译，就匆匆向胡总管的柜房去了。胡这阵子正在抽大烟，屋子里黑沉沉的，进屋去一股浓浓的大烟味。胡放下烟枪，拿起烟盘里未吸完的卷烟，从床上下来，听陈珪璋给他汇报与翻译所谈的情况。当陈珪璋说到这群外国神甫偷运我国文物去香港时，总管惊讶地问：“还有此等事？”陈珪璋说：“他们向你雇用轿车，运货去西安，主要是偷运文物。这批文物正是他们从东华池柔远城子西南 90 里的柳树河川道，在一个山崖上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他们中一个法国神甫桑志华从那里搞到了 10 多件，准备运往国外，这时正遇到张九才农民起义，烧教堂，杀了一位作恶多端的神甫，吓得桑志华埋藏了他搞来的文物就跑掉了。这回他又回来，专门要取走这批旧石器时代哺乳动物的化石。你说我们过问不过问？”

胡总管听罢被吓坏了，他想：怎么办？搞不好又得与外国人发生人命案！他想罢说道：“这件事涉及外国人，出了人命那就闯大祸了，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他啦！外国人近百年拿走我国多少文物谁能数得清？清朝政府把洋人没个办法，现在的北京政府乱成一窝蜂啦，都顾不得追究这些事，咱们就不要追问此事啦。”

陈珪璋心里不能平静，他向总管悄悄地说：“总管，我有个办法，

叫他们人不知鬼不晓地将文物弄到我们手，交给县府里。”接着他嘴伸到胡总管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好一会儿。

“这太危险啦，出了事‘复兴礼’家赔款就赔倒闭了！不行，不行，咱们不能插手这件事。”

陈珪璋听出，靠胡总管支持是搞不回这批文物的。他就搪塞了几句，没有再往下谈。关于设酒宴，拉那个翻译，替他们多在神甫面前说好话，由于陈翻译明日要离开这里回香港，也不存在拉关系的事儿了。陈珪璋向总管汇报完毕，他又大胆地去找陈翻译，一来去商定雇轿车的运行问题，二来他要乘机看看装运文物的箱子有多大多重，以表示“关照”。

他到了神甫们住的有花格子窗户的东房，从这三间檩四椽的大房里进去，屋里挂着一盏房间里通亮的汽灯，汽灯看来是洋客人自己带的。三间大房是一明两暗，汽灯挂在中间，两边的套间里无灯也是亮的。中间一间摆有一张大方桌，是核桃木的桌椅，深红色的油漆桌面，异常地明亮而厚重。桌上摆有蓝花白底茶具一套；还有洋人自带的玻璃茶杯和装有食品罐头的铁盒子。平时，陈珪璋在胡总管的柜房里嗅到的是一股大烟味儿，而在这群洋人住的房间，所嗅出的却是一股洋肥皂呛鼻的味儿。他们也算够辛苦了，两个套间炕上各睡了两个人，这不能说是这儿的客房少，而是反映出洋人两人睡在一起，肯定是比一个人睡一间房要安全。陈珪璋在这间房子里找到了陈翻译，陈珪璋告诉陈翻译：“租车的事，胡总管已同意了，派车送你到西安。运费我们有里程收费表，不会多要钱。”

陈翻译将陈珪璋说的话翻译给了那个桑志华。桑说道：“这就好，这就好。”

另一个叫贾恩礼的说：“只要东西运到西安，银子照付。”

陈珪璋这时向翻译问道：“轿车不很大，行李箱子多不多？”

翻译给陈珪璋指着靠格子墙下面放的一个大红木箱，用白色毛毡

裹着，使粗麻绳捆绑得很紧。他抓住绳子提了提，觉得很沉，便向翻译说：“东西不多，有一匹好骡子拉车，六天时间就赶到西安了。”

这位法国人对陈翻译说了两句外语，只见翻译躬身点头，好像是说：“沿路上陈翻译多辛苦啦！”然后桑志华又对陈珪璋解释说：“我们陈翻译家中老人病重，来信要他回西安去。”陈珪璋装得很理解似的，向这位神甫点头表示明白，然后退出房间。翻译也跟着出来了。陈珪璋表示关心地向翻译建议说：“我们这种轿车里不甚宽敞，箱子放在车里面，你躺卧就困难了。走出两站，将箱子放在车子外面的后架上，绑结实掉不下来，不然，你只能坐，不能躺卧，那怎么行？”

“谢谢你的关心，到时候我会这么做的。”

“箱子放在车后外边，同吆车的脚户行李放在一起，别人更不会重视它，以为是脚户的行李。”

陈珪璋从翻译那里回来，没有去胡总管那里，而是匆匆忙忙，黑夜跑到西大街城隍庙的赌场，找见了赵文华，向赵说道：“有个重要的事，你看咱们敢不敢干？”

“啥事？”赵问。

“洋神甫要将我国的贵重文物偷运香港，咱们设法在路途中将这批文物夺回来交给知事，他能不奖励我们？”赵文华说：“咱们给知事干什么？要他夸奖顶个屁用！你说说是些什么文物？”

“是些最古老的动物化石。是在东华池的柳树河赵家岔山上挖的。全是哺乳动物化石，听说宝贵得很。怎么样？你去跑一趟，在中途将它搞回来。”具体做法，陈珪璋向赵文华低声地说了半会儿。然后又说：“我得给你找辆轿车跟着他们走，趁机调换箱子就得手了。”

赵文华疑惑地问道：“这些文物到底值钱不值钱？”珪璋对他说：“不值钱，不重要外国神甫费这么大的劲向国外偷运？”

第二天清晨，陈翻译约好马车夫，天麻麻亮就将箱子抬上了轿车。陈翻译感到，正像他的一家子陈珪璋所提醒他的那样，箱子放在轿车

里，就塞满了轿车里的一半位置，他想在里面展开腰睡睡都有困难。他想，车子开出庆城，洋人看不见，这才由他摆布，一箱子的动物化石，谁能看准它？放到外面车后的架子上，绑紧些还怕给掉下来？

陈翻译的车子前面走出庆城南门，后面赵文华乘着另一辆轿车赶上来，也开出了城门。头一站车子到驿马关过夜，陈翻译十分谨慎，到客店休息，他就同车夫将箱子抬进住宿的房间；第二天到肖金镇，照样将箱子抬进屋里去；第三天他将箱子放在车后架子上，就没有往下取，将草料的袋子、骡子肩膀上带的项圈都放在箱子上，捆绑起来了事。

这时，急性子赵文华于跟随这辆车子的第三天，感到机会来了，将准备好的同样用白毛毡裹绑的红漆木箱调换了下來，便迅速离开了。

陈翻译睡到半夜，他觉得那个箱子放到外边车上心里不踏实，叫醒车夫又将箱子抬进了屋里。翻译和车夫压根儿就没有发现沉甸甸的箱子有什么异常变化。

第四章

十几位天主教神甫住在“复兴礼”客店 10 余天，他们安排好要离去的两批香港雇员，今天中午他们也要离开这里，去城北的三十里铺，筹划重建他们在那里的教堂。午时过后，院子里人马窜动，坐轿的、骑马的神甫们陆续将他们装有被褥的栽绒马褥子向马鞍上放，向骡轿里装，大箱小箱塞满了两个轿车。“他们真的要走了。”胡总管和陈珪璋通过柜房的玻璃窗户看着这些洋人的举动，他们憋了一肚子的气！陈珪璋对胡总管说：“胡老，这些人怎么住店 10 余天，真的不结账要走，我去问问他们是何道理！”

胡总管怯声怯气地说：“那你快去问问，他们是否忘记了。”

只见陈珪璋气冲冲地大步跨出房门，跑到前面去挡住一个刚骑上马的洋神甫，质问道：“先生今天就要走吗？”

“嗯，是的，是的。”

“你们为什么不给饭钱、不交店钱就要走呢？”

“我们有你们北京政府写的通行护照，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可以住。”这位洋神甫说着，掏出护照在陈眼前摆晃一下，又装在衣兜里。

陈珪璋气愤极了，他声色俱厉地驳斥道：“不要胡扯蛋！那个护照不管你们吃饭、住店，清算了店费再走。”他说罢，狠狠地将马通绳紧拉了几下，马匹突然扬起了头，有些受惊的样子。骑在上面的这位神甫，亦威风起来了，他骄纵地说：“你们中国人，杀了我们的人，烧了我们的教堂，没有寻你们县衙门的麻烦，吃几天饭还要付钱？烧了我们的教堂该怎么办？”

陈珪璋一听，气愤地反驳道：“那件事北京政府给你们赔款 17 万两银子，你们拉了五大车离开了北京城。你们这些无赖尝到了甜头，又跑到省城兰州威吓省府一伙人，他们又给你们赔款 5 万两银子。怎么又要在这儿闹事，吃饭不给钱？”

骑在马上这个神甫，看见抓着他马缰绳的年轻人不一般，便要赖地说道：“你说些什么话，我们听不懂。好啦，下个月我们还要来的，下次来了给你们结账。”

陈珪璋一听全是些赖皮话，他气就更大了，牵住那人骑的马，狠狠地拉了几下，使劲过大，马匹受惊，扬头蹦起前蹄，几乎站立了起来，将那个神甫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碰破了脑袋。这下惹了大祸。几个神甫都怒发冲冠，气急败坏，他们好像找到了耍无赖的理由，几个人围上前去殴打陈珪璋，陈气愤得揎拳捋袖扬臂，一拳伸出，击在一个神甫的脸上，眼镜被打掉碰碎了。

这时，胡总管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从柜房跑出，但他说话的时候，却是那么软弱无力。他劝架道：“这位先生从惊跳的马上摔下来，快给止血包扎伤口，何必要纠缠殴打呢？”他说着将陈珪璋推着说：“快去请医生来。”

几个神甫个个面带杀气，凶相难消，他们叽叽咕咕了一阵，好像早有惹起事端的欲望，不过，比他们想象的来得早。叽咕了一阵，他们便搀扶着摔伤的神甫到县衙告状去了。

陈珪璋趁乱逃离了现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有人禀报李知事衙门里冲进来了五六个外国传教士，搀扶着一个面孔血迹斑斑的同事，他们哇啦哇啦地要告状：“复兴礼”家的人打伤了他们神甫。李知事走前一看，脸上寻不出个伤口来，看来脸上那么多的血是涂上去的，真正的伤口是在后脑勺。李知事本来见到洋神甫就很怯生，仔细一听，说是陈珪璋惹下的乱子。他就毫不犹豫地有神甫们说：“请各位先生消气，打人者必受法律制裁，是没有问题的。我将派民团捉拿凶犯。现在快扶先生请医生包扎治疗。”

神甫们听罢更加肆无忌惮，提出了要县衙赔偿伤者的精神损失费1万两银子。

李知事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满口答应说：“这些都好

说，快搀扶神甫先生去民团包扎伤口。”知事这时在考虑的是：“一旦这位神甫患了破伤风死去，这伙洋人赖你 10 万两 8 万两银子，你给不给？”知事想罢说：“关于捉拿凶犯，我们尽力去办。”这伙神甫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到民团去服药。他们在路途中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缩脖吐舌地咕咕哝哝乐得快要笑出声了。

李知事应付着送走了神甫们，便派衙役去民团请谭团总来商议。谭世林得知要他派团丁去捉拿陈珪璋。他心目中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没有向冯大绅士请示，便领了县知事的手令，带了一排团丁，威风凛凛地骑着他经常骑的那匹枣红马来到了县衙，便对知事说：“我已经从衙役那里知道啦，那个陈珪璋小儿，殴打神甫惹下了祸端。”他还没有听李知事的一句话，接着又说：“我已经给各城门哨所发出了口令，让他们严防陈珪璋、赵文华逃出城去。”

李知事说：“这就好，你很快捉拿陈珪璋到案。他给我们闯下了大祸，将一位神甫打得头破血流，将另一位神甫的脸打肿，眼镜给打碎了。洋神甫提出赔偿他们 1 万两银子。你快去追捕陈珪璋！”

谭世林得令，杀气腾腾地，要杀一儆百似的雪洗民团回城时所受到陈珪璋的凌辱。他告辞了李知事，带着一排盒子枪骑兵部队，呛呛唧唧的马蹄声，踏着平石铺设的路面，向县城北关武举陈杰家闯去了。

陈杰见到谭世林亲自到家，还带来一个手枪排，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便出门迎接这位曾在他手下当过团丁的谭世林。谭世林看到陈武举对他怒目相迎，只听谭洋声怪气地说：“武举，你家的庆瑞闯下大祸啦，打伤了两位外国神甫。我只好公事公办，给这些洋人有个交代。你就让庆瑞跟我走一趟。”

“庆瑞怎么打伤洋神甫的，你知道吗？”陈杰接着说，“这群神甫住在‘复兴礼’客店 10 余天，走时不付店钱、不交饭钱。庆瑞上前拉住马通绳，要他们付了钱再走。他们提到农民张九才起义烧了他们教堂的事，杀他们神甫的案子，没有找县知事算账，吃了几天饭还要饭钱。庆瑞同他们辩理，一气之下将马缰绳狠狠地拉了几下，马受

惊，神甫被摔倒在地，碰破了头。谁打他们神甫？谭团总你知道这些吗？”

谭世林听罢说：“这些我也知道。你交出陈珪璋，这些理在公堂上都能说清楚的。你家的事，我还能偏向洋人说话？”

陈杰说：“庆瑞今天没有回家，我怎么交给你人呢？”

谭世林睁着恶狠狠的双眼，暴躁地说：“怎么我给你面子，你不给我面子？那我要搜啦！洋人要求捉拿庆瑞到案哩！”

陈杰说：“不信，你们就搜吧。”

谭世林手一扬，十几个团丁在前院、后院，上房、偏房、厨房、磨房全搜遍了，未能抓到陈珪璋。谭世林怒气冲冲，不认他这个中年以前的老上司了。他指着陈杰说：“儿子抓不到，你与儿媳、孙子走一趟，我给李知事有个交代，李知事对洋神甫也得有个交代。”说罢，便是一阵拉拉扯扯，把陈珪璋的妻子、儿子和老子全都要逮捕关押。

这时，任绍亭赶来了，他赶忙拨开人群，向谭世林质问道：“你怎么将我们任家的女儿也要关押起来？连个看门人都不留！谁给你下的这道指示？我去找他！”“任副会长你别生气，你们任家的女婿打伤了洋神甫，洋人不知要提出什么条件才能满足。庆瑞抓不到，再不把他妻子关押几天，能将这群外国神甫安抚下来吗？”

陈杰气愤地质问道：“谭司令，你可晓得那个神甫怎么负伤的吗？”

“不管怎么负伤的，总是与你儿子有关系，这还能赖掉吗？”

任绍亭将发生的问题是是非曲直，讲了一遍，任绍亭同陈杰说的是一样的。谭世林听罢就考虑，任绍亭也是不久前商会选举出的副会长，是庆城“八大家”之一，他在这儿不给任的面子，任绍亭会在别处抓他的辫子。民团是商会创建的，任也有发言权。谭想罢这些，便赶忙说道：“你两位一个是10年前我的顶头上司、一个是我现在的顶头上司，我能不关照你们吗？好啦，暂且将庆瑞媳妇留在家中，传话随叫

随到，武举和孙儿元光，委屈你们得去趟县衙。不然知事在那些神甫面前说不平理。”这样，谭就是不松口地咬住，要报复陈珪璋给他散布的‘贼来逃跑，贼去回城，’蔑视民团，鄙视他谭司令！谭世林虽然是陈杰在 1911 年率领 200 骑勇，击退彭四海围城的马前卒之一，但是仍然押解陈杰爷孙俩去了县衙。

陈杰被押到县衙，得知那几个神甫在衙门里闹腾了一阵，县知事依理劝说，他们回客店去了。而陈杰被押到县衙，未审问便押入了大牢，谭世林扬言：“抓不到陈珪璋，陈杰休想出狱！”陈珪璋在胡总管及同事的掩护下，在后院给一位同巷居住的店员悄悄地说：“这伙神甫肯定还要闹事。谭世林趁机要抓我的辫子进行报复。你马上离开这里，给赵文华哥去送个口信，叫他搞到那批文物后且莫运回城，将文物藏起来，逃得远远的，我和他以后再联系。”

这位店员得知此事，向胡总管请了私假，回家去牵了头毛驴，骑着向教子川去了。经过一天的路程，来到驿马关，正逢关上有集市，上集人甚多。这位寻找赵文华的年轻人，守住驿马关的北门出口，在等候赵文华赶车返回经过这里。等候到第二天中午，赵文华终于赶着一辆他熟悉的“复兴礼”家的轿车出城过关。他避开人群，赶前去连连叫道：“赵大哥止步，庆瑞哥有要事相告！”

赵文华听得车后有人喊叫“陈庆瑞有要事相告”，便从马车辕的左边跳下来，停车等候这位他不相识的年轻人赶到他的跟前，给他细说了陈珪璋出事的原委经过，劝他不要回城去了，快去东山里躲避，庆瑞哥会与他联系的。而且告诉赵文华，虽然陈珪璋逃走了，但其父陈武举人以及孙儿已被关押在大牢里，还到处在搜查捉拿他哩。

赵文华听罢，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他似一股闪电要撕碎乌云一般，气得火冒三丈。向来人发泄他对恶势力的不满情绪说：“这世道坏成个啥啦：姜鸿谟攻城，刁百姓；洋人肆虐，官府民团给他们助威。这是他娘的什么世道！逼着老子不得不上梁山！”

年轻人劝说赵文华：“赵大哥气愤有何用！你赶快将文物埋藏好，

车马卖掉，搞些盘缠逃走，驿马关不能多停留。”

赵文华十分感谢这位兄弟对他的启示和一片同情之心。他们商量，今日关上有集市，他们跑了几家商号，将车和马变卖了 300 余两银子。赵文华给了送信人 5 两银子。他等候夜深入静时分，将装满了文物的箱子背到荒郊野外挖坑埋好，便在当夜逃走了。赵文华夜行近百里，一路之上寻思着他的出路何在。他不由自主地，朝东北行进，他知道北边山多沟深，回旋余地大。他夜里绕过庆城，未敢回家，直往东山去了。他似乎用不着别人的指点，向着东华池的林锦庙走去。林锦庙在深山老林里是绿林好汉的栖身地。前几年，他在环县张九才起义军中，曾转移到此处藏过身。回庆城也不过几年，而今又回来了。他只好学着张九才结伙打富济贫，或许再创宏图。他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了群山叠嶂，大小山峰所掩护的一座古刹——林锦庙。林锦庙是在县境东北靠近陕北保安县的一处偏僻山沟里，但它是一座宏伟的古建筑，楼阁显目。人们会问，在这样的山僻之地，为何能修建这样宏伟的殿堂呢？当年人们在此建庙肯定是有理由的。

赵文华进入庙院，见有人在庙堂檐下晒太阳捉虱子，用不信任的眼光盯着他看。他好像是个熟客似的，进入后院一个较大殿堂。巧遇庆城东川口的杨生海、李福禄，他们因受谭世林的迫害，只好在此落草为寇。由杨生海介绍，他还认识了从镇原县黑河川来结伙的郭彦标。不一阵赵文华的身旁围拢了 10 多位弟兄，听他讲述他与陈珪璋在庆城所发生的悲欢的始末。大伙听得一会儿欢声笑语，一会儿又义愤填膺。赵文华的到来，使这些人活跃起来了。杨生海指示火房杀鸡做饭，派出人员加岗放哨。外面人传说中的林锦庙是盗贼聚集之地，但也有的说是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

林锦庙是老爷岭山下的一座古刹，佛像众多。最为引入注目的，是一米多高的十八罗汉的塑像。据碑文所载，这十八罗汉其中十六位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宋代有人在十六罗汉之外，加了宾头卢和庆友和尚，就称为十八罗汉。罗汉们塑造得栩栩如生，形象生动逼真，憨态可掬，笑容表情，惹人欲笑开心。值得特别要提出的是无名的塑像大

师，所塑造的人物体形，是惊奇地逼真，人体部位之间的比例，是如此地写实。泥塑圆雕彩绘，像玉雕一般的坚硬光亮，毫无损伤之处。可见盘踞在这里的绿林好汉们，也是十分爱护这批塑像的。在这深山僻壤却有这样高超的艺术精品，可见我国民间艺高者众多。

赵文华来到林锦庙，由于他在帮会里面稍有名气，又是杨生海尊敬的乡亲，所以在这一带招募饥民同伙是很有影响的。大伙就推他为首领。人们听说他到了林锦庙，有的提着大刀，有的扛着猎枪来此打探消息，准备投靠赵文华，打富济贫度荒年。但是揭竿而起人数不足20，势单力薄。后来杨生海、李福祿又联合了黑河川的饥民首领郭彦标，势力日增，也不过30余人。

赵文华到此，他们曾派杨生海去庆城打听陈珪璋的下落，劝他入山，共谋大计。

杨生海潜入庆城，到了陈杰家里，陈珪璋之妻告诉他：“庆瑞自从在‘复兴礼’出事，不知到何处去了，从未回家。父亲和孙子元光已被谭世林关押，扬言庆瑞不投案，元光爷孙俩就不能出狱，我也打听不到庆瑞在何处。”

杨生海了解了情况后说：“文华哥请庆瑞到林锦庙去一趟，这地方不可对别人讲。”生海从陈家出来，偷偷地又回家探望。给他传来的信息，使他如同晴天霹雳，他的弟弟因参与讥笑谭世林的民团归来，被民团酷刑拷打而毙命！他怀着对谭世林的深仇大恨，揜袖捋臂，要进城去暗杀谭世林报仇雪恨！老爹劝儿说：“古人曰‘千人所指，必病而死。’他谭世林不会好死！谭已经害死了我的小儿，难道你还要送上门去吗？”杨生海一时难消满腹的气愤，他固执地说：“我要去找冯大绅士说个明白，好消消我的气。”

一位邻居老先生劝他说：“好孩子，豺狼当道，何必去问狐狸！快快离开这里，免得你回家的风声走漏，他们来抓你。”

杨生海最后同妻子在小屋里抱头痛哭了一阵，第二天天未亮便回东山林锦庙去了。

第五章

陈珪璋在胡总管的掩护下，才算从人群中脱身。由南街的“花戏楼”向西转入了西城墙，沿城墙向西北方向疾步走去，沿路未碰见任何人。他强忍着满腔的愤怒，气得边走边用拳拍着他的脑袋。他在想：中国官吏欺压老百姓，这外国神甫也竟然放肆地欺压中国人！他更为气愤地只能转城墙，走背巷，低着头避过碰到的熟人。听得有人在说：“‘复兴礼’客店住的几个洋神甫闹事啦！店主二掌柜将洋人打伤逃走啦，一群神甫到县衙告状去啦，民团团总派兵到陈武举家去抓人啦！”

陈珪璋听着在想：县衙知事不分青红皂白给洋人撑腰，看来事情闹大了。他考虑家里肯定是待不住了，现在无论有多大的气愤也要咬紧牙关，与残酷的现实作斗争。在迫害面前，他不愿连累家人，他不打算回家去了。但他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不灰心，他要走得远远的，安下身，慢慢筹划他的未来。他低着头疾步行走，他忍受着痛苦，想回家看看。行至中途，碰见一个同巷的小学生，他对陈珪璋惊讶地说：“庆瑞哥！你现在还在这里！民团人将你家包围了，要带你们全家人到县衙听审，快跑吧，可不敢回家去。”

同街巷的小弟弟急迫地向他发出不敢回家去的哀恳劝告，使他清醒地知道，谭世林老贼趁机要报复他。他只好托这个小弟弟给他父亲捎去一个纸条，纸条上写了个南字，在南字的上面画了个不显眼的箭头，便对这位小弟弟说：“你悄悄地将纸条送我父亲，他会明白的。”他还掏出五文钱送给了小弟弟，他们就分手了。陈珪璋在敌人还没有戒严之前，向城北的二峪塬上去了。

从庆城向北去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顺东川的川道，沿着柔远河北上；一条是顺着西川的川道沿着环江向北去；第三条路不走川道，而是朝北爬上二峪塬，不下山，不翻沟，顺着一条梁状塬往北直走，不仅能走出县境，而且能跨出省界，到达陕北某地。从二峪塬朝北去，路虽平坦，但道路并不宽敞，是一条沿村的便道，平时行人不多。他

选择这条路北去，一路未碰到一个熟人。这座百里平坦的梁状高塬，它的东西两侧是两条往北逐渐宽阔的大川道，川道的对面，又是台状的小塬。这些塬，大则几千亩，小则几十亩，塬周围形成了纵横的沟壑。人们都居住在平塬的边沿和有水源的沟下。

陈珪璋日行百里，三天以后到了陕北的保安县，未敢去县城逗留，到了该县的下马关小镇，在一家“义盛和”油坊求主人让他做个苦工，在此混碗饭吃。这个偏僻村镇突然来了个陌生年轻人，他在街头露面，人们众目睽睽。油坊主一见陈珪璋，觉得此人气度不凡，雄姿英气，与之交谈几句，可以看出他的才思敏捷。便答应留他在油坊当个小工，做些杂活。因为他榨油技术一窍不通，主人看出，来人是个避难之人，不是个真正下苦力的。

陈珪璋在“义盛和”油坊待了月余天，实际上油坊的活他插不上手只做一些喂养牲口、铡草、担土垫圈的事。可以看出他苦力活干得都十分吃力，似乎有时他还心不在焉，喊叫他，他也答应得不及时。油坊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打算同这位年轻人谈谈，了解他的处境和内心的忧虑。

一天，这位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主人，将陈珪璋叫到他的客窑里，备有茶水和点心，态度和蔼地招呼陈坐下。他们刚坐下，有人将油坊主请出去有事商量。陈珪璋乘机就在捉摸主人叫他来，是要谈啥。他想是要辞退他离开油坊？看来不大像。要是那样，通知叫他离开就是了，用不着茶水点心款待；要想重用他，给他个二掌柜当？他是不会愿意在此落户久留的；也许主人看出他是一个受不幸遭遇的青年人，想听听他的叙述，给他助一臂之力，跃出困境……他在想着，主人笑容满面地进窑来了，张口便说：“请你来想同你拉拉话，了解一些山外的情况，开开眼界，增长些知识。我想这比请一桌人吃喝一顿有益 Z 得多。这时偏偏来了个油商，我去应付了一阵。快请坐下喝茶。”

陈珪璋在捉摸油坊主对他如此友谊善良的态度，是否是发自内心

的。他便向主人说道：“我来这里，蒙大叔的关照，非常感激。大叔问山外发生的奇闻怪事，只要大叔喜欢听，我简略地说几件事，给您凑个兴，亦希望您能评个理。”

主人高兴地赶忙拿起茶壶给杯子里倒满茶，说：“不敢说评理，能听出个是非曲直也不错啦。”

陈珪璋欠身接过主人递的茶水，向主人问道：“今年五月间姜鸿谟围困庆城的事，您听说过吗？”

主人道：“知道的不多，听说老谭知道姜鸿谟要来袭击庆城，他带着民团跑啦。一伙年轻人自愿守城，使滚木礮石，将姜鸿谟给打败了，姜部溃退了。谭世林也够丢脸皮啦！”

陈珪璋惊讶地赞许主人说：“大叔知道得不少么！”

主人乐呵呵地说：“我这个人住在山里，山外的事我爱打听，不然，消息闭塞得成了井底的青蛙啦。无兴趣怎么能请你老侄与我聊天呢？对了，最近听人传说，武举陈杰的大儿子叫陈珪璋，拳打不讲理的洋神甫。老谭发怒，他死怕洋人，四处捉拿陈珪璋。听说庆城四门紧闭，却没有抓到陈杰的儿子，把武举和他的小孙子给抓走了。”陈珪璋问道：“您没听姓陈的为啥要打洋神甫？”

“我听说啦，洋神甫吃饭住店不给钱要走，被陈珪璋上前阻拦，就打起来了。我就想吃饭住店不给付钱，只有土匪、恶霸才有这样行为，哪能不打架呢？我还听说过，洋神甫摆出臭架子说：‘张九才火烧教堂，杀了一个神甫，他们还未向县衙索取赔偿款，吃你们几天饭还要钱？’你听听这是什么狗屁话！听说那个年轻的二掌柜他爹是个武举，老子英雄儿好汉，气愤至极，将洋神甫从马上拉了下来；将另一个神甫的鼻子插了一捶。洋神甫到谭世林那里去告状。谭世林趁机大搜捕，要捉拿陈珪璋。还有一个叫赵文华的人，结果那个也未曾捉到，却将陈武举及其孙子 § 抓去坐牢了。”

陈珪璋一边听着在想：这位油坊主人，从他的言谈中，能听出是

个同情自己的人，但不能亮出自己的姓名。便感叹地说：“有德的人不会孤独，会有人同情支持的，正像大叔您这样的人。”

“是啊，是啊，‘德不孤，必有邻’。这些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我就想，你洋神甫传教，你就好好地传教，可欺压百姓，搞些见不得人的坏事，逼怒了附近的农民，烧了他们的教堂。为这，洋神甫又跑到北京，逼着徐世昌总统给赔了十几万两银子哩！”

陈珪璋插话补充说：“他们赖了北京政府 17 万两银子，装了五五大车才离开了京城；然后又去省城兰州，吓唬省长，又赔款 5 万两。可是，他们回国近五年，觉得中国人好欺负，又回到庆阳，却仍然霸道地吃饭住店不付钱，欺人太甚，无人敢管他们。”

油坊主气愤地说：“他们有那么多的银子，不给付店钱，还有王法吗？难道我国的法就管不住洋人吗？陈武举的儿子敢于顶撞洋人，我看他就是位英雄。”

陈珪璋听到油坊主在义愤填膺地怒斥洋人赞义士，感动得突然起立，跪倒在地，激动得两眼泪水盈眶，说出了他是何人。油坊主听罢又惊又喜，赶忙扶起陈珪璋，赞叹地说：“我观察你英气豪爽，必是个勇士，快快起来叙谈。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力协助。”

“今日从大叔这里知道了家父及小儿已被谭世林这老贼关押入狱，国仇家恨，何日能报？！我怕在大叔这里难以呆下去了。我要报仇去，要与谭世林这老贼，最后拼个鱼死网破，出出这口怨恨气。”

油坊主看出，年轻人一身倔强的性格，满腹的悲痛，劝勉他坚定胸志，莫误时光，应早创大事。他明白他遇到的是一位英雄义士。

陈珪璋听了以后万分感激。

油坊主又鼓励他说：“你家父辈乃是出了二位武举的英豪之家，你又是才气出众，智勇双全。我这小小油坊怎能容下你这位勇士？你先静下心来，我要为你多筹些银两，送你奔赴新的前程。”油坊主说罢，进套窑去取出了一把折腰子短枪，向陈说道：“这是我多年收藏

的一支德国造的‘毛瑟枪’，为我护身用。现在我赠送与你，可能用处更大。”

陈珪璋接过手枪，再次感恩拜谢，两人长谈许久。在夜幕降临时，主人派一位忠厚的长工送陈珪璋一程，当夜离开了下马关。长工次日返回。

陈珪璋离开了下马关那位富有正义感的油坊主，第二天他顺着出走时走过的原路，朝南一直向二峪塬返回。他想回家看看，然后奔赴他心目中所向往的地方。为了避免遇到熟人，他从下马关开始，采取昼宿夜行。进入庆阳地界，顺着梁状高塬向南走去。我们已经知道，这条南北走向的梁状塬，长达百十里，而宽度只有三至五里，它的左右两旁各是一条宽阔的川道，干旱所影响的农田里，是一片稀薄的庄稼；那里是一片荒芜的黄土地，真是荒年曝月的景象。环江水、柔远河的水枯竭得像一条细白线似的，在蜿蜒地流淌着。他突然对养育他的这片热土，产生了恋恋不舍之情。而谭世林哪里会容他呢？

他暂时躲在一个破窑里，啃着油坊主为他带的干粮，饮用着葫芦里的凉水，边吃边喝边想着他的未来。天空朵朵游动的白云在夕阳的照射下，显现一片金黄。又过一阵子，暮色苍茫，陈珪璋便准备在夜幕降临时分潜入他城外北关的老家。他站在二峪塬畔，鸟瞰城郭，尽收眼底。古老而凝重的城池在夜间鸦雀无声，能看得见的灯光像萤火虫发出的光亮那样微弱。城上民团守城的团丁，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他。他若在路途碰不见熟人，用半个时辰便到家了。他将油坊主人赠送他的“毛瑟枪”和数十发子弹藏于郊外，便在夜幕中潜入了家中。他为了不惊动四邻，越墙进入院中。连那条看门的黄狗，见到自家人回来了，只是摇着尾巴，小声地吱吱叫了两声，翘起鼻子，亲昵地闻着主人的腿。陈亲热地摸了摸黄狗头。他去叫开媳妇的房门。两个孩子都睡得很甜蜜，只见这对年轻夫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媳妇悄悄地说：“老爹和孩子已经保释回来了。”这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并发出颤抖的哭泣声，他们都说不出话来。陈珪璋抚摩着妻子头发，安慰了一阵说：“你不要再哭了，快擦干你的眼泪，我们去看看爹娘去。”

陈杰哪里知道儿子会突然回家来。他给儿子述说了他们入狱的经过。只是谭世林在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他和孙儿。谭还对保释的任绍亭说：“要让武举出狱，也得有人保证他随叫随到才是。洋人来纠缠，我也有个说法。”就这样由任绍清、任绍亭老兄弟俩多方交涉，算是保出了陈家爷孙俩。回家才三天，陈珪璋深夜归来，给全家忧中降喜。

不多时，闻讯先来看望的是陈珪璋的二伯父陈俊，他见到曾经轰动全城、有胆有识的侄儿回来了，张口就说：“你娃不愧为我们陈家的后代，是有侠义心肠的人。有志者事竟成。回家看看出去再闯么。二伯年纪大了，什么事情都是闯出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福气，亦不会掉下馅饼来；全是苦干实干得来的。”武举陈俊不管别人怎么想，见到侄儿，就道出了对侄儿的想法和希望。陈珪璋听罢，立刻跪倒在地，向他二伯父表态说：“一定按二伯父的指教去做。”

“好！”陈俊接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要自己器重自己，你威严必生，哪能叫老谭这个狗贼欺凌！有什么难处来找我。”陈俊说完，算是与侄儿见个面出屋去了。陈珪璋送走他二伯出门，便迎来了他大伯的到来。他大伯父喜容满面地进屋，握住侄儿的手说道：“你回来了这就好，不要再出走啦，闯江湖的人最后还是要叶落归根的。你二伯父和你父亲，考上武举多么不容易，但是他们都早早解甲归田了，一半时间就在家闲居！你不要出走啦，跟大伯去学塑像。小伙子，学下我这手艺，你活到老吃到老。这儿请你去塑爷像，那儿叫你去塑娘娘。天天有肉吃，顿顿有酒喝，一生平平安安，不担惊受怕该多好！”

陈杰听得蛮着急，等他哥话音一落，赶忙笑着说：“哥！你侄子就不是那种爱静的人，叫他搞塑像，说不定他会与塑好的周仓打起来的！”

陈家老大盯着侄子质问道：“那你还要出走？就是你爹将你纵容成这个样子！本来嘛人之初性本善嘛。”

陈杰这时向他哥解释说：“这是恶势力逼出来的。做了好事，他

们要嫉妒、要报复、要砍头，不反抗行吗？”

泥塑匠陈老大一听三弟还在支持他娃出去闯世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随声附和道：“是啊，是啊，这干哪一行就爱哪一行，你爹和你二伯是耍刀弄棒的清朝武举，他们支持你出去闯，我也同意。我来把娃看看，祝侄儿前途无量。是的，庆瑞从部队回来，在庆城干了两件大事，耍了谭世林，保护了老百姓。在洋人面前敢争个理，不是李鸿章、袁世凯那号人。你娃在城里，乡亲们拥护你。”陈老大要走了，他又转回来问道：“你路上盘缠准备得怎样？没凑够大伯给你再添补一些。我想通啦，不是我侄儿不想在家待，而是谭世林老贼容不得我侄儿。”

陈老大、陈老二闻悉来看过侄儿，已经是夜半四更天了。陈杰让儿子媳妇回屋去休息。临走前他对儿子说：“明早起，哪里都不要去，免得消息走漏，谭世林将你抓走。另外我要给你岳父通报一声，让他们知道，最好你离开前见他们一次。他们为你的事以及为我们出狱，都费尽了心机。”

陈珪璋夫妇答应后，便回屋去了。媳妇为丈夫做饭烧水洗脚擦身子，他们没有惊醒儿子，便在一明两暗的东房内另一套间吃罢夜餐，就睡下了。他们没有瞌睡，只有说不完的话。其中有一件事，他妻子给谁也没有说过，那就是赵文华派杨生海专程请陈珪璋上山，去老爷岭林锦庙共谋造反之事。她觉得现在应该说给丈夫了。当他们枕在一个枕头上，妻子告诉他这件事之后，他惊喜地在妻子怀里抬起他那热烘烘的头，赶忙问道：“你是否向别人说过？”“没有，那时爹和元光还没有出狱，即便是出狱，我对他们也不敢说。”

陈又问：“向你爹说过吗？”

“也没有，你未回来，给他们说了顶啥用！”

陈珪璋满意地赞许妻子说：“你没有说就好，现在我们不要给两家老人讲。我立足稳定，会派人回来告诉你们的。”

第二天清早，陈杰派小孙子元光去他外爷家，告诉了他爸爸回家的消息。任绍亭惊喜万分，他约大哥任绍清前来看望。他们为避嫌分散开，陆续到了陈家。陈杰将两位亲家迎到上房，当着陈珪璋的面，让儿子感谢岳父和任二叔，为他出狱所作的得力周旋。陈珪璋便跪下谢恩。任绍清上前拉起女婿娃说：“人常说一个女婿就是半个儿，我能不管吗？”另一个说：“庆瑞如此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他也是我老弟兄俩的骄傲。”然后任绍亭又问：“怎么样，庆瑞回家能待得住吗？谭老二他还在耿耿于怀，容不下我娃啊！”

陈珪璋气愤地说：“任叔放心，我也容不下他谭老贼，走着看吧。”他们叙谈了很久，陈杰家宰了只羊，早晨请两位亲家吃了“羊血捣顿”和酒菜，并请来他二哥陈俊陪客，给儿子远走高飞送行。

任绍亭回家筹了 50 两银子，派家人送到陈家，以作途中的盘缠。

最后由陈珪璋的二伯父提议：“孩子出走，我们当老人的该送几句祝词，以赠庆瑞免落险境。”陈俊从他的房间取来保存了数年的董福祥画像，要让侄儿在董帅像前，铭记二老对他的赠言。他带领庆瑞给董帅磕头三拜，便向侄儿言道：“我也没有为你作的诗句，送侄儿几句古语名言，以作训语：‘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侄儿不可一步登天，那是个寿命短的征兆不可取之。”他接着又引古语说：“‘天下之弊，由是而积，道高益安，势高益危。’老谭他以势压人，他不得好死。”

陈杰读诗不多，他只说了几句挖苦老谭的话，叫儿记心间：“我儿创业，在迫害面前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不灰心，我就高兴。我们不怕他谭世林，10年前他不过是我的一名马前卒。他腹内空空，所放的言词举动都不过是冯翊清的代言人，八大家门前的一条警犬罢了。”陈俊插话说：“如今人们是荒年饥腹，兵戎相见，民不聊生，百姓如同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正是义士出露头角之日，侄儿要审时度势，牢记在心。”陈珪璋对二老的提醒十分感激，他最后说：“父伯的教训，儿定铭记肺腑，永世不忘。”

正在这时，派在庄外锄哨的人跑进上房告知：“村头已出现了民团兵丁十多人，向我陈家庄来了。”两位武举岂能看着儿子被抓走！陈杰计上心头，指派家人抬来梯子，将陈珪璋迅速藏入大堂北墙正中悬挂的大匾后面。看来陈杰早就找好了孩子的藏处。估计他们是搜不出来的。不出所料，带民团捕人的领头人是谭世林民团的一位辅佐，进门碰见的两位战功赫赫的武举人，使这位辅佐在思想上缴械了，他想起陈杰曾率领他们击败彭四海那威武的英姿，就有些畏惧。他跨入上房，一眼就发现堂屋的祭桌上掉有不少的尘土，他向上窥视，见有陈家为祖宗修的一副大匾，他明白了几成，没有向主人打招呼，就指示手下团丁到各个房间去搜查，然后他才对二位武举说：“两位都司提标，传闻陈珪璋返家，我等受命前来提人，要惊动二位啦。”

陈杰不悦地说道：“庆瑞被吓得逃出客店，如今寻无踪影，他能从何处回家？”

陈俊看出这位老总语气不恶，面带几分喜色，使出惊讶的声调问：“事出有因，那就请老总搜吧，你也好回去交差。”

团佐道：“陈武举能谅解我的处境，那就太好了。”他说罢，在屋内九条桌下搜寻了一阵，正要退出上房，外面的团丁们向他报告：“未发现陈珪璋。”只见辅佐扬了一下手，对两位武举含笑说：“全是他妈的捕风捉影，打扰你们了，我们回去了。”就这样走了。

陈俊、陈杰赶前忙后地将辅佐一伙送出了院门，才松了一口气。他们感到事不宜迟，说不定那谭老贼还会亲自带人来搜查。陈杰请来他大哥给儿子鼻下栽了一撮浓浓的胡须，穿一生长袍短褂，打扮成了个农村小学老师的模样，混出村子走小道，取得他埋在野外的“毛瑟枪”。茫茫人生路，四海皆是家。他在夜幕降临之时寻找他的归宿地去了。

第六章

一

天空澄碧如洗，阳光灼人眼眸，天气炎热，既是多云天气，也是云中无雨。两个年头了，广种薄收，已经都很困难了。饥民像热锅上的蚂蚁，成群结队地南来北去，走村窜巷，向富裕人家开始乞食了。

陈珪璋一路上遇到逃荒的灾民。他怀着忧心忡忡，去寻找他与灾民同样的落脚地。当然他与灾民不同，是要去寻找一个奋起抗争的机会，打开粮仓，解救被饥荒肆虐的难民；拿起武器，和恶势力拼个高低。他沿着柔远河北上，到了城壕川，翻越老爷岭，到了二将川，才问到了去林锦庙的方向。林锦庙是沿着一条大沟向东走去，绕过几个岔道，最后进入森林茂密的一座山口，这儿距陕西的保安县不远。几个在半山坡放哨的人跑下山来，拦住了陈珪璋的去路。哨兵盘问清楚陈的来由，便指派一人送陈珪璋向林锦庙走去。两人行走之间，陈珪璋从哨兵口中略知赵文华一伙在此招募灾民，举事造反的消息。哨兵前面带路，陈不便多问，边走边低头深思着：谭世林老贼和那魔鬼般的无雨干旱的天气使饥民号寒，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了；不打富济贫，就得饿殍盈野，白骨曝日。哨兵领着陈珪璋拐弯子穿林子，最后到了一个山岭脚下，不远处出现一座巍峨的建筑物，它就是林锦庙。陈远看去，被这座庙宇搞得难以理解！它是一座金碧辉煌，飞檐点金，雕梁画栋的殿宇。他就想，在这偏僻深山里，是谁挥金无度建的呢？可能是时空的变迁，这富丽堂皇的庙宇，与这里越来越荒无人烟的山沟，极不协调。这儿过去肯定是个不寻常的地方。

快要到林锦庙大门前了，带路人请陈珪璋暂且止步，他要过座小桥，进庙去禀报赵营长（文华）。陈等候桥旁。他留神地观察到出人庙院的人影稀少，看来赵文华自封的营长，也只是对外张扬而已。

他正在边看边想，只见庙门里面拥出十多个人，这些人中间没有穿长袍的，没有戴眼镜的，也没有留洋式分头的，全是衣衫破烂、头发颇长的草莽汉子。他们是一群无路可走的穷苦农民，啸傲山林，盘

踞林锦庙一带，插旗造反，对抗谭世林。他们从庙门拥挤着跑了出来，跑在前面的是几位庆城的乡亲，其中有赵文华、杨生海。他们两位的亲兄弟，由于一起参加了张九才的农民起义而被杀害。还有同乡的李福祿等 10 余人拥出庙门，热情地与陈珪璋握手、问好，将陈珪璋迎进一座大殿。这座大殿是供奉十八罗汉的庙堂，这些大肚子罗汉们个个喜笑颜开，敞怀亮胸，举臂呐喊，似乎也在迎接着陈珪璋的到来。

人们如此热情地迎接陈珪璋，看来他已经在民众中颇有名气了。在甘军任过连长在庆城他智退姜鸿谟旅；站相公时，敢于同霸道的洋神甫评理争高低，并且敢于摸摸大地主们豢养的民团司令谭世林的“老虎”屁股！因而才使这些兄弟哥儿们敬慕和器重他。

大伙坐定，无需赵文华介绍，陈珪璋便合起双手，站起来说道：“诸位兄弟在此创业治军辛苦啦！我愿跟随诸位。在文华哥的指挥下，同甘共苦，对抗共同的仇人谭世林老贼！”他这么一表态，引起了大伙一阵鼓掌声。

赵文华接着说：“珪璋老弟是文武全才，智谋超人。他的两位父辈都是清末武举，多次立功。他家是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两代世家。他的到来使我等如虎添翼！”

大伙乐得阵阵的满堂笑声，笑声落下，陈珪璋语重心长地说道：“兄弟哥儿们！我们现在聚兵林锦庙，这是个难忘的日子，我等举义兴亡成败，都离不开一个苦字，大家互相共勉，才是最重要的。”

赵文华也激动地表态说：“打倒谭世林，救黎民百姓出水火的宗旨，我们不能丢。”赵文华这时将几位不久入伙的兄弟介绍给了陈珪璋，他指着郭彦标说：“郭大哥是不久前带领着 20 余位兄弟，从镇原黑河赶来入伙的，我们再次表示欢迎！”

郭彦标听罢，突然站起来立正说道：“我们仇深苦大，与万恶的民团势不两立。闻听在林锦庙众兄弟举势造反，我们就来投伙，打富济贫救百姓！”陈珪璋以友好的眼神向郭点头表示敬意。此人个儿不高，身材消瘦，从其眼神看出，他是个蛮精明的人。

站在郭身旁的同样是一个满脸胡楂，干黄透青的中年人。他看上去像个大烟鬼，实际上听说他并不吸烟，而是坐过三年牢，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饿汉子。他越狱出逃，跟着他的郭大哥来到这儿。有一些聚拢在庙堂的兄弟，看来面容都非常憔悴的，但是，善良的脸上没有任何邪恶的表情。有些是由于他们反抗谭世林的暴政，被记在了谭的黑名单上，正如赵文华的弟弟、杨生海的弟弟，由于参加了张九才的农民起义，抓不到哥哥，将弟弟都残杀了。这张九才烧教堂、杀知事，是万名群众对暴政恶势力的义愤，是官逼民反的。

大伙见过新来的陈珪璋，都陆续散去，帮他们做饭的几位妇女在后勤总管李福禄的指点下，端来了一碗稠稀饭、两个洋芋蛋，请陈用餐。

李福禄也是被谭世林逼上梁山的。父被关押，他就跟着赵文华造反了。陈珪璋见到李福禄给他端来的饭食，就想起，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等举义的兴亡成败，都离不开个苦字，丢不掉个仇字。”他想他吃这个头顿饭，绝不是赵文华在吓唬他。他一边吃，一边在想：只有振奋精神，让兄弟们举事抗暴打富济贫，死里求生，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吃罢饭，文华几位兄弟已经给他打好了草铺，他与赵文华睡在一起。赵文华谈了如何使“掉包计”，沿路跟了陈翻译三天，将那箱文物搞到手的经过，而且告诉陈，他将文物箱埋在驿马关的什么地方。陈珪璋也讲了他在“复兴礼”客店负责，同洋神甫发生厮打事件等等，两人无话不谈。他们一直拉话到天快亮了，才都闭眼睡了一会儿。

二

几天以后，陈珪璋约赵文华到野外散步。陈也算是个军人出身，他们一边散步交谈各自的思谋和打算，一边观察了林锦庙附近的地形山势，以防有变，好带领弟兄们防御和撤退。他们边说边爬山，一直爬上林锦庙身后的老爷岭顶端。陈看到西南方向的子午岭群山叠嶂，诸其山群中，太白梁在阳光雾霭的映照中，银灰色的土地覆盖着大山，

呈现出了一片旱灾荒年的景象。他们坐在山梁的一棵百年大树下，远望迷蒙灰暗的深山谷，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陈珪璋坐在草丛中，同赵文华筹划起他们的未来。

赵文华以征询的口气向陈珪璋发问道：“我们已经集中了 60 余位弟兄，他们想跟我干。但是，武器是个大问题。几次我都想带兄弟们夜袭民团的哨所，但靠我们的大刀长矛、十几条土枪，我总觉得手里的家伙不利索，迟迟不敢动手出击。”

陈珪璋静静地听完，好像早已有所考虑，趁赵文华将这问题提出，他就说：“是的，古人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何况我们的对手是民团的谭世林。老兄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非常重要，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他说着从裤腰带上掏出由油坊主赠送他的那只“毛瑟枪”，继续说：“像这样的枪，只能用来护身，打仗那就不行啦。”

赵文华接过“毛瑟枪”，看了看含笑道：“你老弟的为人处世，肯定是感动了那位油坊主。”

陈珪璋接过枪说：“这位油坊主倒非常赞扬我们在庆城智退姜鸿谟，敢于对抗洋神甫，还鼓励我寻找你老兄共谋大事。”

文华激动地说：“我们是谭世林老贼逼上梁山的，穷人支持我们造反，老天爷也支持我们造反。旱情严重，群众都想跟着我们造反，打土豪抢粮食救百姓。”陈珪璋说：“我们造反有群众基础。”陈接着说：“文华哥，我刚才想起一个愚弄谭贼的小计谋……”

赵文华听罢，高兴地问道：“你有个什么样的愚弄谭贼的计谋呢？”

陈珪璋解释说：“我们来一个假归降，让谭贼收编我们，搞他一批武器。”

赵文华认真地问道：“他们会相信我们吗？”

陈珪璋说：“谭世林骨子里是不会同意我们回去的。但是民团的决策人不是谭世林而是‘八大家’，‘八大家’里的决策人是冯翊清冯

大会长，他最后说了算。李知事亦要听冯的话。因为民团十几个营，都是商会筹款购买的枪支，他谭世林也是被冯翊清会长一手提拔起来的。”

赵文华听着陈珪璋的分析，不时点头表示理解。他接着陈的话音说：“这么说冯大绅士是个核心人物。我们装着上民团这条船，还要首先打通冯的这一关。这样我们得再次请你岳父任绍亭出面疏通疏通。”

陈珪璋含笑说道：“不，这回我们再不能连累他老人家了，因为我们使的是骗术。”

赵说道：“你这一说，我就明白啦。将我们投递的信直接交给谭世林。”

陈珪璋说：“那有些掉价。我们派人既送谭世林，也送冯大绅士，冯不是对我们很感兴趣吗？”陈珪璋接着说：“然后我们派人去告诉我岳父和绍亭叔，请他们静观冯、谭二人的动静。这时，冯大绅士会找我岳父和任绍亭从旁周旋了解情况的。冯会长劝说我父，规劝我等，诚心诚意地在老谭手下干事，再不要云里雾里地响雷下冰雹，与谭世林作对。”他们一个说着，一个听着，不由得两人抱在一起，狂笑了起来。赵文华向陈珪璋胸前打了一捶，说：“你比我念的书多，花花点子也多。怎么样，回去写信去。”

“我也只念了五本书，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甬客套啦，你的文化在咱们这群人里还是最高的。”

日落已经好一会儿了，天色渐渐被黄昏笼罩，他们怀着愉快而兴奋的心情，下山像箭穿似的，一会儿回到了林锦庙。

陈珪璋回到庙内，早给他们准备好的饭菜，都已经冰凉了。好在年轻人的肠胃都是炼钢化铁的火炉子。稀饭、洋芋进肚皮，一会儿就化为乌有了。他们俩暂且给谁都不说，赵文华给陈珪璋挡驾，让他钻

在一个神像的后面，安静地在写“归顺”民团的诈降书。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陈珪璋从读过的《三字经》等书库里，苦思冥想两个时辰，才写出百十个字的诈降文书，交给赵文华过目。赵拿起信开玩笑地说：“你也知道，我这眼里能看清楚几点墨水子！你念我听，还客气什么！”

陈珪璋说：“那我读啦，你仔细听着：‘尊敬的冯大绅士、冯大叔，尊敬的民团谭司令、谭二叔，两位前辈大人：我等已在荔园堡川的林锦庙，聚众百余人起事，正逢荒年匪乱，民不聊生，我等若熟视无睹，对抗民团，对穷富人家都是个不尊。愿投靠谭司令民团，为保一方百姓治安为你们分忧，盼望两位大人恩准来归，万事遵命。本来我等都是谭司令手下的人，望能原谅晚辈们有损谭二叔的不尊言行。如蒙收编，愿在谭司令的统率下，守备一方安宁。小民赵文华、陈珪璋代表一百三十名弟兄叩首。’”

赵文华听罢，含笑道：“你将谭世林这老贼捧得太高了！”

陈珪璋赶忙解释说：“你不吹捧他，如何叫他晕头转向，能把枪送给我们吗？”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心里憋着气，脑子里容不了他。”

陈珪璋含笑说：“容不了他，你也得容啊！”

赵文华说：“这个我明白。你看我们派谁去送信合适？”

陈珪璋道：“你考虑派一个聪慧的人去。”

赵文华说：“那就派李勤去，顺便让他到咱们家去看看。”

陈珪璋说：“不能去，要去了解家里情况，另派人去为好，不然就连累咱两家老人了。”

赵文华对陈说：“非常妥当，非常妥当。”他含笑又在表扬陈珪璋了：“你下棋一眼能看三步棋，而我只能看一步。这次诈降成功，首先要给你立一功。”

陈珪璋赶忙颂扬他的赵大哥说：“大哥志向远大，跟着张九才起义，反帝反恶霸，我不如你；举众林锦庙造反，先行一步，我也不如你。”说得赵敞怀大笑。然后他严肃地说：“这都是官逼民反，无路可走么！”二人说得情投意合，相互鼓励了一阵，便派人送信去了。

三

六月中旬，是庆城北大街马王庙古有的盛大庙会。可是，今年的庙会很不景气，兵荒马乱，旱魔肆虐，往年那种游人众多，擦肩而过的拥挤场面没有了，而今年庙堂敬香足迹寥寥无几。送信人李勤赶回庆城想看个热闹，可是他大失所望。他踏进庆城北门，几步迈入马王庙院，见敬香人不多，他便退出，赶快向“庆盛吉”家去，办他负有使命的正事。李勤从北街向南走去，不一会儿，便到了北大街的箭道巷口。巷口有座高大的石牌坊。牌坊的北面是冯大绅士家的住宅区；牌坊的南面是冯大绅士家的一溜数十间的大商号“庆盛吉”的总部。他进入商号，向一位相公（站柜台的店员）问道：“先生，冯会长在里面吗？”

“你是干什么的？”

“送信到此，主人要我亲自递交冯会长。”

“你受哪家主人的差遣？”

李勤神秘地向那位相公耳语道：“受陈庆瑞的差遣。”

这位相公知道陈庆瑞便是陈珪璋，他让送信人少候片刻，他进去禀报。

李勤在前面等候，他窥视了商号后面的大院。通过高大的窗户，他远远望见里面大院的一座高房里的大木槽里存放着盐腌的“火腿肉”。黑红黑红的火腿肉油汪汪的。李勤知道“庆环火腿”是陇东一带的名贵食品，可没有见过垒得像劈柴垛那么高的火腿，5尺高的大窗户，被垒得高高的“火腿”都挡完了。他正在观察着，相公娃出来说：“冯会长不在店内，请到家里去。”

李勤走出商号，朝北进了一座石牌坊，巷口的头一家便是冯大绅士家的大门。大门两边，是一对青石雕刻的3尺高的护门石狮子。红漆大门，足有3寸厚，门上钉着四排茶杯大小的圆形铁铆钉。掩蔽的红漆大门，造成一种威严的气氛。好在李勤也不是第一次到过这家大门口，他便振奋起精神，走上前去，拍了两下黄铜大门环，将门推开个缝儿，从里看到一只高大的黑狗脖项套着一条铁链子。它猛然向李勤扑来，但被铁链子猛地一下又拉回去了，黑狗也只是将李勤挡在二道门外就是了。二道门比头道门还要森严，它是个小三间房组成的二道门卫房，一明两暗，中间是进入的大门，两旁南间是看门人的住宿舍；北边一各六间是客人暂时停步歇脚处。门房里出来两个老头，据说是弟兄两个，是一对哑巴，略能听得懂一些话语。他们闻狗咬声，出得房门，哇啦唾啦地问来人何事。李勤递上信，说要见冯大绅士，哑巴拿着来信，拉着李勤进客房暂候；另一哑巴，拿着信穿过前面的大院，向西院去了。不一会儿，哑巴出来了，他还是哇啦哇啦地指着院内，要带李勤去见冯大绅士。李勤赶忙弯下腰去，拿起长袍的底襟扑打他鞋上的尘土，便跟着哑巴进入大院，又穿进一个西院，向北房正厅走去。李勤略略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这个西院的南北，还各有一个大院子。院子的西边，还有几个小院。李勤记得老人领他给冯家缴租子曾进去过，但他没有来过这个大院。老人对他说过，庆城“八大家”的院内都有粮仓，几个仓房里都放满了荆条编制的条囤，囤子高达约5尺，囤下面用四条腿的粗木架支撑着，囤子塞满了几个房间。每年冬季，特别是庆城的两条河结了厚冰，各地的佃户吆着毛驴，开始向地主家送粮食缴租子，直到大囤满小囤流为止。李勤想到这些，不由得含怒而过。想到，而今老百姓十室九空，到了饿殍盈野的地步。而大地主们，不发慈悲……李勤正在想着，哑巴出来领他到了上房大厅走廊下。哑巴正要揭竹帘让他进去，李勤只见他认识的冯大绅士亲自揭开了布帘子，迎他进入大厅。冯大绅士穿着深灰色浅花绸子长袍，外套一件黑色缎子团花马褂。他微笑的嘴角，露出一颗银色的镶牙，从他那鼻下深黑的胡须上看，他不过50余岁。冯的这一举动，李勤心里捉摸，这是此次诈降的一个吉祥的征兆。

冯大绅士首先开言问道：“嗯！你就是送信人？”

李勤并不知道这话是恶意还是善意，但他知道礼多人不怪，便恭敬地向冯深深地施一礼说道：“会长大人，我们陈副营长，您是晓得他在甘军任过连长。就他懂得军事，领导全营每天操练，未能亲自来，就派鄙人来了。”

冯大绅士嗯了一声，问道：“你们那里到底有多少人？”

李勤嘴里不打绊磕地说：“除了 30 余名逃荒的家属，精干的小伙子，入伍者为 137 人。”

冯大绅士闭目听罢，点头又问道：“武器都有吗？”

李勤早准备有答辞说道：“共有快枪 10 多支，毛瑟枪、折腰子短枪各有 50 余支，当然还有大刀长矛。不少人还会武术。”

冯大绅士听罢，面带笑容地说：“你向我讲的，看来都是实话，你先去住下。我要与县上的李知事、民团的谭司令商量。你暂时住下，不要上街乱跑，传说你进城的来意。”

李勤一面弯腰施礼，一边向外退去说：“侄儿明白啦。”出了大厅，有人在门外等候，领他安排住处去了。

冯翊清接到了陈珪璋、赵文华的“归顺书”，非常高兴。叫来总管家，让他们赶上骡轿车把李知事接来；再去通知“仁义重”家的任绍亭副会长、“永茂隆”家的韩少文、“恒义兴”家的李志良、“复兴礼”家的李庆隆都来，还有那“世丰福”、“春顺昌”、“永兴元”、“庆盛吉”，请他们四家商号派代表来参加磋商会。再派人去将谭司令请来。

总管听完，一一在纸条上记下。然后说道：“车子没有那么多，顺路者，一次接他们可以吗？”

“不必派车去接啦，人家都有漂亮的骡轿车，用不着我们去车接。”

总管退出大厅，叫人将南院马号的院子打扫干净，准备停车子。然后派人分头拿着名单去通知客人。一个时辰之后，“八大家”的主要人物，有的亲自来了，有的派总管来了。任绍清、任绍亭老弟兄两个坐一辆轿车来得最早，接着，韩少文、李志良、李庆隆、谭世林也来了。谭世林上街爱骑马，似乎骑马能表现一个军人的气质和威风，所以他出街，耀武扬威，总是要骑马。往往一些熟人见他骑马过街，早早地回避，不想给他打招呼，有时，碰到回避不及，街道马路两旁的人，同时给他打招呼，他只是扬起他的右手，两边摆动摆动就是了。其实，他并未看清楚谁在给他打招呼。谭世林他还有几个损人的口头禅：“那个龟孙子”啊“我操他的祖宗”啊。这近几个月，像陈珪璋、赵义华这些人，都成了他臭骂的对象。谭世林骑马到箭道巷冯家大门外，大门对面的马号，跑出人来牵走了他的马。他看到马号院子停放了六七辆装饰讲究的大轿车，他就意识到参加会的人不少。

冯大绅士看到他一手培养的谭世林来了，他向谭世林招手叫他到前面来坐，他让谭世林首先看过陈珪璋投来的“归顺书”，说：“你先看看，陈庆瑞来信了。”冯低声说着，给谭世林投去了一个微笑，谭世林在冯翊清面前可说是百依百顺。谭曾在市上当过买卖商品的中间人，经商期间，由于他与冯大绅士拉上了瓜葛，后来就被冯翊清一眼看重，举荐谭步入警界，任过民团缉察队队员、警座团练团长等职。他看了陈珪璋的“归顺书”，明白冯大绅士是赞成收编的。可是，谭世林咽不下陈辱骂他所编的歌谣。但是，他想最后还是冯大绅士说了算。谭世林看罢信在沉思，冯大绅士从谭手中要过信去，向在座的各位说道：“诸位，大家好！今天请你们来，商量一件安抚民乱之事。数月前，曾是护城有功的陈珪璋等一伙年轻人，由于同洋神甫的一次殴斗，逃入东山，聚众百余人，他们举旗编军称营，已经数月。荒年数载，饥民号寒，他们不忍扰民，愿归民团收编。如今李知事回江苏探亲月余未归，这件事我等议决啦！”他说到这里，拿起归降书让大家传阅。首先传阅的是“裕茂隆”大掌柜韩少文，接着是年轻的“恒义兴”大掌柜李志良。韩少文首先发言说：“年轻人有悔悟，我看可以收编。那一带匪情、灾情严重，许多的富裕户的粮食衣物几经抢劫。

将他们收编，可保一方平安。”接着“恒义兴”大掌柜李志良跟没发言道：“本人双手欢迎收编这股乱匪。据报告：他们将我在那里的几个粮仓领着灾民全都抢劫一空，收编了他们，肯定比不收编好。”

大家听着两位的发言，在下面议论着说：“他们两家是会同意的。因为城壕川以北的几条川道，多是韩、李两家的土地，当然他们同意。”

“仁义重”家的二掌柜，商会副会长任绍亭得知此事，高兴地说：“我同意收编他们归顺谭司令，我们智而容愚，博而容浅，粹而容杂嘛。庆瑞能归顺，我全力支持。”

冯大绅士向谭世林投一眼色，让他表态。谭世林无可奈何地说道：“改编了这股乱民，叫他们就驻扎在那一带，不可将他们过早地调进城内，这话我要说到当众。”

冯大绅士含笑道：“我们当然要一步一步地来，可也不能画地为界，不让人家出山。得贤者是安，而不是祸。”

“仁义重”家大掌柜任绍清听了亦表态说：“庆瑞归来，是冯大绅士、谭司令执行相爱则治，变恶则乱方针的结果。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有问题我们再解决嘛。”

商会副会长任绍亭最后亦表态说：“我是举双手希望能收孩子们回家来。干旱近两年，庄稼无收；蒋介石在南方剿共产党，在北方打冯玉祥，这天下大乱，无有国安；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啊！”

冯大绅士最后表态说：“诸位都同意收编这股反民，那就定啦。具体几项措施，我要与谭司令再议，譬如服装、枪支的分发配备、番号的确、人员的任命等等。总之我对庆瑞这年轻人，挺有好感。他们能击退姜鸿谟旅，出我预料。我们大家都少掏了多少银两，民众免去多少的劫难。我们现在要制治于未乱嘛。”冯大绅士讲完，大家议论了一阵，会议就算结束了。

冯翊清最后将谭世林留下，要提醒他收编陈珪璋的好处，谭世林

吊着不甚满意的苦脸候着。冯大绅士送走了客人，返回厅堂说：“世林坐吧！坐吧！我看出你对收编这些人不太同意。”

谭世林赶忙解释说：“没有，我没有。不过陈庆瑞这娃不识抬举，我非常反感。”

冯翊清含笑说：“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何必与他一般见识。”他说着，将长袍的后襟向起一扬，坐在刻花的檀木高背椅上，端起五彩的龙凤盖碗茶杯抿了一口说道：“我想，将他们收编有以下好处，有些我们不能对外讲就是了。这第一平稳了那一带的地方治安。人们说我们‘八大家’、‘七小家’，四乡都有仓库、字号，不收编这伙人，他们就抢商号、破粮仓。刚才你也许听清楚啦，为什么‘裕茂隆’、‘恒义兴’家两位大掌柜竭力主张收编，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在想些什么。”

谭世林插话说：“这个我倒听出来了，因此，我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

冯翊清接着又说：“听出了就好。第二，陈庆瑞这娃他父他伯，都是清末的武举，看得出庆瑞是个后起之秀。他们击退姜鸿谟攻城，我们省下了万余两银子，去塞姜鸿谟的腰包。商号免去了一场浩劫。我们的民团十营毫无损失，与他很有关系嘛。第三，庆瑞在谢有胜部队当过连长，打仗很会动脑筋。只要他娃乖乖地归顺我们，将来在你手下当个营长，蛮能给你出大力的。第四，当然我们要防一手，巧妙地派几个人打进去，窥视他们的举动。如有造反行为的征兆，我们就哄他到县城里来给他任务，把他们关起来，那容易得很。”

谭世林在冯大绅士面前是个最会看风使舵的，他候冯说完便说：“您这一讲，我就转过弯啦。那您看给他们发放多少枪支？”

冯大绅士拿起归降书说：“从信中看，他们 130 余人，土枪、大刀占多数，快枪只有十几条。给他们补充 100 支快枪，服装按人头发给，再给他们送去两支盒子枪。你现在从每个营抽出十条枪也就够了。”

谭世林说：“是的，我按照你的意见去办。”

第七章

“收编”的消息，李勤派人先行回山报告了赵文华，众兄弟沸腾了起来。有人惊讶异常，像是晴天霹雳一般，在大旱灾之年，打富济贫救灾民要收场了；另一部分人高兴得不得了，当兵能吃饱肚子啦！面孔全是笑逐颜开，好像他们盼望已久的事儿终于实现了。陈珪璋、赵文华、杨生海、李福祿等几个头人跑到前院走后院，指示着叫大家打扫院落，整理睡处，洗换衣服，杀猪宰羊，准备迎接枪人。赵、陈在院子张罗了一阵，布置庆祝筹办事宜。他们几个人又将李勤派回的人叫来，又问了一些亟待要知道的问题。赵文华向送信人问道：“老谭到底给我们能发多少枪支，有无要将我们的人掺和到他们部队里去？”送信人只摇头说不清楚。但是，他肯定地说：“给我们发枪，发服装，发给部队番号，李勤倒是给我说得明明白白，不会错的。”

陈珪璋鼓励那人说：“你知道这些就很不错了。”

赵文华看着陈珪璋，扬着手势说：“枪我们是要的，服装番号扯他妈的蛋！送来了我们就搁在那里。”

陈珪璋点头说：“那当然，谁穿民团那身灰皮！不过有用场时，我们也穿穿。”

赵文华好像一下子被陈珪璋提醒了什么似的，赶忙说：“那就保存好，有用场我们就穿穿。”

大家心照不宣地都笑了起来。不过，赵文华还是向陈珪璋问道：“你脑子里又在想什么新点子吗？”

陈珪璋含笑说：“没有，没有。不过送枪人来了，我们得让兄弟们穿上军装，整起队伍，欢送他们走啊！这还是必要的。”

赵文华道：“这个应该，应该。”

陈珪璋又说：“我们还得准备一份厚礼，好让这位送枪人回去给我们‘上天言好事’。”

李福禄道：“就将我们搞到的银子送给 100 两拉拢拉拢他。”

“那就好，钱是由你管，你同意我们就定啦。送他银子 100 两，替我们说话，迷糊住谭世林。”

当天，在林锦庙的大门处，栽了四根高杆，杆上面又绑了两道横梁，上面绑了密密麻麻一束的柏树枝，算是个迎宾的牌楼。还用大红纸写着“庆祝收编”四个大字，造成一种节日的气氛。这也是陈珪璋精心策划的。

现在还有一个未能凑够人员数目的问题，要亟待解决。因为当初上报给谭世林的收编人数为 130 人。而现在实际上不到一半人。陈珪璋提议：“动员缺粮少吃的农民，为咱们顶个兵员，只在这儿待两三天，蒙骗过送枪人就行啦。”赵文华一想说：“好啊！大旱缺粮之年，事后每人送他一斗米，他们会来的，人数就凑够了。”

最后，他们分头派人出去在一二十里内的村庄，很快说服了乡民，动员了 60 余名中青年，充实了兵员数目。一天一夜之间，他们办妥了一切准备工作，只等谭世林派送枪人来，跟他们见面。

第二天中午，送枪人真的来了，负责人叫杨楷。李勤也同时到达，后面还随着一位背盒子枪的，像是杨楷的护兵。李勤将出来迎接的陈珪璋、杨生海给杨楷作了介绍，杨楷见了陈珪璋，便大踏步地上前施过军礼，又握住陈的手含笑说道：“早闻你的大名啦！你智退姜鸿谟旅，在民团上下人人皆知。”

陈珪璋摆摆手说：“太夸奖啦！太夸奖啦！我为保庆城，免受浩劫，言语不慎惹怒了谭司令，我谭二叔，将我赶出了县城。现在我们与谭司令又言归于好啦！”陈珪璋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时，欢迎的锣鼓声、唢呐声，还有鞭炮声，响彻了这一带的山沟树林。陈珪璋小心翼翼地问道：“运送枪支的骡马离这儿多远？”

杨楷回答说：“不远，不远，沿路没有喂牲口的大店，他们喂好牲口很快就赶来了。”杨楷正说间，从大门口向南远远望去，便能瞧

见有五六匹骡马、驮着枪支弹药，由林锦庙前沟里进来了。似乎后面还有五六个士兵武装护送。陈珪璋心里一下平静了下来。他乐呵呵扬起手表示叫大家让开路说：“请杨参谋进里边去休息，我们赵营长在大殿院子等候你呢。”

“那就快进去吧。”杨楷进入大门。好家伙！他瞧见院内一旁排列整齐的三排队伍，在赵文华的指挥下向民团的全权代表杨楷致敬：“庆祝收编”“庆祝收编”的口号声喊出来了。“向杨参谋致敬！”的口号也喊出来了。赵文华同杨楷握手，说：“弟兄们对收编普遍欢迎。现在没麻达了，实现了收编，大家极为高兴！”

杨楷首次见到赵文华雄壮而高大的身躯，就感到这人与众不同。赵文华跟张九才农民义军造反，杀过洋人，烧过教堂，处决县知事，那是完全可能的。杨楷便赶忙上前施军礼，握手说道：“久闻你的大名。见到你们这些朝气蓬勃的众兄弟，冯大会长、谭司令是会十分高兴的！”

赵文华是个木匠出身，他也应付了几句说：“杨参谋夸奖啦。我们这些聚集起来的农民兄弟，想给民众保一方平安，怎奈武器低劣。谭司令收编，这就好啦。”

杨楷补充一句说：“那你们可是如虎添翼啊！”

赵文华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说法，赵接着向大门外望去，却不见运输枪支的骡马到来。这时，听得庙门外的锣鼓声、唢呐声又响起来了，看来，驮枪支弹药的骡马队到了。赵文华领着杨参谋走过排得整齐的队列，杨参谋看到这群造反的农民使用的武器确实太差。他看到大约只有10余支快枪、二三十支土枪，好像还有几把“折腰子”短枪，其余的全是长矛大刀。给这位杨参谋留在脑子的另一个印象是这批兵员多数都很年轻，他想，快枪到手，估计经过三五个月训练，便能培训出一个好的连队。他正在想着已经走出了队列，这位杨参谋便让将枪支、弹药和服装从马上卸下来。赵文华、陈珪璋粗略地看到，枪支有近百支。他们从杨参谋的手中接过交付的清单。这位杨参谋，

趁队伍还未散去，便宣布说：“清单你们过目啦，这次冯大会长和谭司令，按照你们所报的人数 130 余人，发给你们 100 支步枪，编入第十一营三十三连。”他接着又说：“按实有人数编队，不作扩大性的编制。”

陈珪璋听罢，带头鼓掌，表示赞同。便招呼杨参谋到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客房休息去了。赵文华走到队伍前面，高兴地说：“你们队列排得很整齐，衣服洗得干净，精神可嘉。现在解散。你们不要走远，得到了这批枪支弹药，我们要大大地庆祝一番，让你们大吃大喝两天。”管理事务的李福祿，这阵子招呼三位赶骡马的、六位护送枪支的民团团丁，陪他们大吃大喝去了。赵文华指示叫杀了两头猪、三只羊，请来了三四个厨师，大办酒席。

陈珪璋招待杨参谋到了下榻处，他们似乎是一见如故，好像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从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看，杨楷对陈珪璋的敬佩，是因为 1926 年陈在谢有胜部下当兵，由于英勇过人，从一位士兵破格提升为连长，是年 4 月他领着庆城百姓，智退陕军姜鸿谟旅的围城，免去了一场劫难。5 月，他又敢于对抗洋神甫，满城百姓将陈珪璋视为英雄。正当这位参谋情不自禁地夸个没完没了时，赵文华进屋来了。

杨楷参谋想：虽然赵文华不记谭世林杀害其弟弟的前仇，愿意归顺谭司令，但他既不能像颂扬陈珪璋那样将赵表扬一番，也不能不说些鼓励的话。便笑容满面地说道：“赵兄带兵有丰富的经验，挑选入伍的成员，个个年轻力壮，我回去一定要向谭司令汇报。他会很高兴的。”

赵文华咧着大嘴笑说：“而今是大旱荒年，老百姓缺吃少穿，都想来参加我们这个队伍。不混碗饭吃，那怎么行呢？只好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至于其余一些无粮吃的百姓，我们也劝说一些富有的人家，叫他们拿出一些粮食救济灾民。因而，他们都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入伍。”

陈珪璋这时打了个话岔子，向杨提出个问题问道：“杨参谋这次

从庆城到此，走了几天？”

杨参谋道：“路上走了三天多，昨晚上住在温台，今天就赶到这儿了。”

赵文华问：“温台那里有旅店吗？”

杨参谋提醒陈、赵二位说：“旅店可不敢住。我们住在民团九营二十六连三排哨站，住他们那里安全。王树才排长听说你们被收编为民团，可高兴啦！以后你们要与他们多多往来。”

这时，陈珪璋突然被杨楷提醒了什么似的，趁机说道：“那就请杨参谋返回途中多将这里的情况，向王排长介绍介绍。过去是敌对的，现在是兄弟部队。操练方面，我们还要向他们学习学习。”

杨参谋惊讶地说：“陈兄曾在谢有胜部任过连长，还需要向他个排长学习吗？你太谦虚啦！”陈珪璋解释说：“在谢有胜部时每日都在打仗，基础操练时间很少。”

话说一段，杨生海进屋来了，请杨参谋去进餐。赵文华指着杨生海向杨参谋介绍说：“他是你的一家子，杨生海老弟。”

杨参谋心里一惊，暗自想道：“全是谭司令的死对头。”他赶忙含笑上前握住手说：“听说过，听说过。”他说完此话，心里打了个冷战！他知道杨生海的弟弟两年前也被谭司令给砍了头，因而，他只好婉转地打个岔，对他的三位乡党说：“诸位是庆城的三位英雄，你等被收编，给民团增辉不少。”

大家听了发出一阵笑声。陈珪璋赶忙说：“饭做好了，请杨参谋快去用餐。”

杨生海接着说：“给六位护送枪支的兄弟和三位脚夫专门开了一桌，都开始吃啦。”他们走出赵文华、陈珪璋住的一座小庙堂，到了庙院，看到130余名人员围了十几个圈子，在大吃海喝着酒菜。这些兄弟们，可说是大旱数年，从未喝过白酒和黄酒，未吃过这么大块的羊肉和猪肉条子。主管后勤的李福祿这么想；获得百十条快枪比起打

三五次大仗都缴获得多，又是一个弟兄不伤，吃这顿饭，那是绝对划得来的。杨参谋看到这些心里也在捉摸如此热情地庆祝被收编，看来上下人等都是乐意被收编的，愿意归顺民团谭司令的。这么看来，冯大会长力争收编这批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走着看着想着，三个头人已将杨参谋领进了设有供奉十八罗汉的一个较大的殿堂。殿堂的香桌上已经摆满了肉菜，同院子里兄弟们吃的不同。这里的酒席能叫出个名堂来，看得很清楚是桌“全羊席”，外加四碗猪肉，猪肉条子一碗、方块猪肉一碗、猪肉丸子一碗，还有一碗羊血捣顿。如此用心筹划的饭菜，是前一天夜里从20里路以外请来的厨师和陈珪璋这位粗中有细的年轻人，给具体安排的。这才出现了今日红火热闹，能够亮出他们心窝里喜悦的场面来。

入席以后，相互敬酒，就不在话下了。特别是陕西的西凤酒和庆阳的马岭黄酒，将几位都喝得半醉了。

这时，陈珪璋与赵文华耳语了两句，只见赵点点头，陈珪璋退出殿堂，不一会儿，他便使茶盘端上了十几颗银元宝，共100两。杨参谋见此情景，开初他很惊讶，接着笑哈哈地问道：“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陈珪璋放下满盘的银两，感激地说：“这是文华哥和我们兄弟几个对杨参谋的一点谢意。”赵文华也不遮不掩地说：“希望杨参谋给我们‘上天言好事’！”

杨楷坦诚地说：“诸位的威望和声誉已经名扬庆城，除了冯大绅士支持收编你们，还有‘裕茂隆’家大掌柜韩少文、‘恒义兴’家大掌柜李志良，都支持收编你们呢。”陈珪璋心想：这两个大地主家的土地全在悦乐一带几条川道里，他们支持收编，那是可以理解的。他想罢，含笑说：“得到‘八大家’的支持，我们‘吃粮’这个饭碗就牢靠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但是，素来不会夸奖人的赵文华，对杨楷说：“杨参谋为给兄弟们送枪是跋山涉水，昼夜操劳，如今安全地将枪支送到，我们能不谢忱你吗？”陈珪璋也意味深长地劝道：“杨兄，你还是收下吧。我们小时候都在一个巷道里耍大，从小为友，盼望以后也能成为知心朋友，在一搭共事。”

杨楷听罢很受感动，就同意收下了。杨生海在一旁说：“一家子如果感到这盘银两拿上显眼不方便，你前面走，我们派人跟着送到你家里去。”

杨楷高兴地说：“这样甚好，这样甚好！不然，他们不知会说你们给了我多少银两。”

赵文华、陈珪璋说：“这样很妥当，就这么办。”

酒席从下午 5 时一直吃喝到晚上 8 时，盆盆罐罐盛满了的肉菜和酒全被吃得一干二净。喝酒撂倒了十好几个人，就连护送枪支的六个团丁、三个脚夫，也醉倒了一半。虽然人人都是非常痛快的，但是，痛快的心情大不一样：有的觉得在大旱荒年，能吃到这样一顿席，简直是做了一场梦；有的在想着，从此吃粮当兵，再也不饿肚子了；有的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咋么一回事！但是，这时半个字的字渣子，都不敢泄露出去。筵席深夜结束，人们都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集合队伍，准备欢送杨参谋回庆城。人们早早地换上军装，扛上了发放的枪支，排列在大院里。由陈珪璋指挥，挑选了 100 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庙院的大门外，由七八个人组成的锣鼓、唢呐队站立在队伍的后面，等候杨参谋一伙出来，就吹打起来。不一会儿杨等一伙送枪人走出了大门，镇鼓响个不停。可惜的是，买下的鞭炮在欢迎时，都情不自禁地一下子放完了，只好使劲地敲锣打鼓吹唢呐了。几个头人对杨参谋显得异常亲热，恋恋不舍。送了 5 里路程后，这位杨参谋怎么也不让再送了。陈珪璋等只好停步，行一军礼，上前握手，他向杨参谋说道：“送礼人已经走在你的前面，直去老兄家里了。”

杨参谋只是说：“谢谢啦！不必再送啦！”

陈珪璋最后向杨参谋叮咛说：“你路过温台时给那里的王排长说说，我们不几日就去他们那里学习操练，望给以方便。”

杨参谋说：“那没有问题。向他们学习，你们也太谦虚啦！”杨参

谋说完，骑上马赶前去撵他们的送枪人了。

赵文华、陈珪璋、杨生海三人在返回的路上，是异常地高兴。陈珪璋的一计，就搞来了谭世林老贼的 100 条长枪和两把盒子枪、近 2000 发子弹、120 套军装。赵文华向陈珪璋说：“这军装回去让大家脱下来。我们不穿它，你说呢？”陈表态说：“我们穿它干啥？给兄弟们讲清楚，我们怎么能与谭世林老贼同流合污呢？”

杨生海接着说：“我不为惨遭杀害的弟弟报仇，我他妈的就不是人！”陈珪璋心里明白，赵、杨的两个弟弟，前者是被谭世林用刀砍死的，后者是被用铡刀铡掉了头。谭世林真他妈的是个活阎王！

在回去的路途中，陈珪璋又提出一个趁热打铁的主意。他对两位兄弟悄悄地说：“既然哄骗了老谭，现在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我再出个点子，你们看行不行……”陈珪璋说到此，他悄悄地给两位知己说：“我们不日再去夺温台守备的那排人的武器。我看条件已经成熟。”然后他们低声说了些悄悄话……赵、杨二位听罢，露出了惊喜的表情，示意赞同陈珪璋所出的点子。因而，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精神又抖擞起来，一路欢声笑语，准备再干一场。

三人返回林锦庙。在家管后勤的李福禄赶到大院子，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他向赵文华问道：“一切都顺利吧？没有让这位杨参谋看出我们的蛛丝马迹？”赵文华道：“没有，没有。”陈珪璋表扬李福禄说：“你请来了那位高明的厨师，做了那么多的肉菜。将你那诚心诚意愿意让谭世林收编的心情，表现得蛮不错，他能有什么不满意？”大家进到经常议事的那个十八罗汉的殿堂。说真的，这些十八罗汉神态各异、乐呵呵的表情，对陈珪璋说不定是他种种谋略的启蒙老师哩。他们要再次筹划一次惊人之举。管后勤的李福禄忙着去给大家端茶倒水，被陈珪璋给叫住了：“福禄，甬走，赵大哥有事与咱们商量。”

这时，李福禄已经将前脚迈出了门槛，赶忙又退回来问道：“这回有我的任务？”

赵文华说：“是的，你的任务还不轻。”

陈珪璋对李福禄说：“你考虑挑选十名青壮年，跟我走一趟。都要穿上军装，系上皮带，准备明天天不亮出发。干什么去，现在保密。出发以后再告诉兄弟们。”

李福禄似想起了什么事，言道：“今日谭世林派人给我们送枪来，大吃大喝一顿。请来顶名的人要求我们将他们留下，愿意吃粮当兵。我都登记了他们的姓名，但没有答复他们入伍的要求。”

赵文华说：“你通知他们，报名的人越多越好。”然后又向陈珪璋问道：“你刚才说这次外出，由你和福禄弟去，把老哥和生海撿到家里干什么？”

陈珪璋含笑说：“大哥你想想，我们好不容易搞来了百十条枪，你不在家坐镇指挥，万一有人把枪搞走，我们都不成了猴子掰包谷啦！”

赵文华听罢，几乎笑了出来，说：“对！你不愧是在正规军当过连长，军事头脑蛮多。”他又对杨生海说：“咱们留下，组织大家擦擦枪，将要留下的人挑选出，增加林锦庙附近的哨站。珪璋你看怎么样？”

“大哥比我考虑得更实际，更周到。”

赵文华说：“这就好，祝你们再接再厉，再创奇迹。”

李福禄听着赵、陈的对话，有些糊涂：什么再接再厉，再创奇迹！他忍不住问道：“怎么我们马上就要行动起来？”

赵文华对李福禄说：“是的，为了保密，你们出发以后珪璋会告诉你的。”

陈珪璋不想让两位兄长去，他所想的另一个问题是赵文华、杨生海在谭世林的心目中是有名的“匪首”。谭将他们两位亲弟弟使刀砍了，铡刀铡了，十分残忍。老百姓都知道，民团团丁也是晓得的。这次叫赵、杨二位去会引起敌人疑心的，可能坏了这次行动的计划。可是，这话又不能明示赵、杨，会引起他俩的义愤和悲伤。

他们四人分工以后，陈珪璋给李福禄谈了外出的任务。李福禄这个年轻人高兴地说：“那我们不仅仅组建一个连，而且可以打出一个营的旗号！”

陈珪璋赶忙伸出他的手，捂住李的嘴说：“你喊得这么大声，是发疯啦！”

时隔3日，谭世林派人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地传来消息，通知赵文华、杨生海回民团总部授衔领奖，祝贺他部收编，并进一步商谈部队的防务任务。

赵文华让李福禄领送信人去安排食宿，他与陈珪璋、杨生海分析这封通知书的善恶和利弊。

陈珪璋思考了一阵，首先说道：“对老谭的这封来信，不管他是真是假，我们都不去理它，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真的让他们收编。这个送信人，叫他住在这儿待几天，然后放他回去。”

赵文华听完陈的意见，十分赞成地说：“是啊，我们本来就给谭老贼使的是个骗局，血债未还，他授我等的军衔扯他妈的蛋！先让送信人待在这里蹲几天，等候你们从温台返回，再放他回去。”杨生海惊讶地问道：“还放那人回去？”陈珪璋含笑解释说：“两国交战，不杀信使。”杨生海傻笑着说：“我倒看上他带的那把盒子枪，蛮漂亮的！”赵文华风趣地说：“以后队伍发展了，编个盒子枪营由你来指挥！”说得大伙捧腹大笑。

又过了两日，在一个天色未亮的时辰，陈珪璋、李福禄带领10名精干的年轻人，全部穿着清一色的民团所发的灰色军装，腰间系着皮带，头戴军帽，谁也没有拿枪支，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前面由陈珪璋带队，后面由李福禄断后。趁着天色未亮，人们鸦雀无声，3个小时急行军，赶了40余里路程，到了温台镇附近的一个山岭上停下来。陈珪璋和李福禄赶前去，爬在一座山岭上向温台小镇窥视。最初看到山下哨所的操练场地上一个人也没有，观察了好一阵，听得营房里吹响了哨声，一会儿大约有一排人武装、整队，准备操练。这时，陈珪

璋向坡下的人示一手势，叫大家上到山顶整队下山。队伍站好，他这才向大家宣布，他们今天早晨来温台是干什么来了。十位弟兄一听一时群情振奋，大家交头接耳，喃喃私语。陈珪璋向他们叮咛：“你们每个人都要面带喜色，举止要稳健，我们表面上是来这儿向‘友军学习操练’的，不到时候绝不要乱动。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们一定要不出差错，行动麻利地踏了敌人这个哨所，缴了他们的枪。再给谭世林老贼猛击一拳！”陈说罢，李福禄扬了一下手，陈领队在前李在后，他们大摇大摆地下山去了。

温台小镇的小学操练场，这时已经有团丁在进行跑步操练。有人发现在不远的山坡大道上，有十多个服装整洁的军人向他们营地走来了。陈珪璋远远听得，有人喊他们站住，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陈珪璋叫大伙暂停。他只身向那人喜笑颜开地一边走，一边自我介绍道：“我们是林锦庙被谭司令收编为十一营三十三连的。本人叫陈珪璋，到此向贵连学习操练。”陈珪璋说着，不停步地向前走去。对方是个排长，看到来人未带枪支，他就信了几成；又听来人叫陈珪璋，他就更加相信了。跑前来施一军礼，上前握手说道：“我明白啦！团部杨参谋到林锦庙给你们去送枪支，他们曾在我所住过一夜。返回途中杨参谋向我提说过，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操练……”陈珪璋含笑听完，问道：“你就是王排长吧？”“是的，是的。”“我们要打扰你们了。林锦庙弟兄全是新入伍的农民，基本操练知识很是缺乏。今天我引10名班长，到贵排学习操练，望多多给予方便。”排长感动地说：“学习不敢当，弟兄们操练你们看看，多多指导！”排长指示团丁取来几条长凳，让大家坐下，他便叫队伍停止跑步。作分列式排好队，给团丁们介绍了来客学习他们操练的事。然后，向大家叮咛道：“刺枪式的动作一定要整齐划一。”

陈珪璋、李福禄看到这一排团丁装备齐全，30余人，每人一支汉阳造的步枪，背挎一把有牛皮套的红缨大刀，肩上挎着沉甸甸的子弹带，看上去每人都有十几排子弹。他想起老谭只给他们每人四排子弹，可见他不是一视同仁。可是，陈珪璋也知道，团丁的武器装备虽

好，但是舍命拼搏的人可说是一个也没有。比起他们绿林好汉兄弟们的拼搏精神，那就差得远啦。

陈珪璋接着向团丁们表态说：“弟兄们！我们是一群贫苦农民组织的武装力量，现在被民团收编。我们的军事操练很差，来此参观，向兄弟们学习。今天我带来了10位班长、1位排长，希望能看到你们的精彩表演，即你们的正步操练、步枪的冲刺操练，以及你们的大刀劈杀表演。让我的兄弟在贵排开开眼界。”

那个王排长听完陈珪璋的讲话，深感不安地说道：“听说陈先生前两年在谢有胜部作战有功，从一位士兵越级提升为连长，何必如此谦虚。”

陈珪璋猛然心里一怔，赶忙含笑解释说：“那几年甘军每天都在打仗，弟兄们非常辛苦疲劳，哪有操练的机会。”

王排长听罢说：“陈先生太虚心啦！请坐，请坐。”他又说：“请诸位多多指导，我们在诸位面前献丑啦！”

李福禄同陈珪璋坐在一条凳上，他张个笑脸，面对着那排人悄悄地对陈珪璋说道：“这一切都是如愿以偿，马到成功啦！”

陈珪璋严肃地面对着将要开始的操练表演，喃喃地对李福禄说：“你胡说些什么，赶快给我闭嘴。”

这时，王排长叫队，操练开始。首先是横队正步走，接着散开队形，枪上刺刀，开始步枪刺杀，表演约5分钟。

陈珪璋带头鼓掌呐喊着：“精彩！精彩！”这时，王排长喊号令收兵，将队伍集中，带到操练场的左边，靠近陈珪璋一伙座位的后面一块空地上，将30余支步枪分为6组架成了枪架，先是部队集中，然后又列队散开，开始劈刀式表演。

这时，10位弟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陈头领，他们好像个个都是老虎，将在霎时间就要扑过去，夺取那批枪支。陈珪璋看出大伙急了，他心里在念叨着说：“无毒不丈夫！”他突然站起来，从腰间拔出

那支德国造的“毛瑟枪”，照着离他不远的那个王排长开了一枪，击中了腿部，王即刻倒地直摆他的手。李福禄，接着使盒子枪照着王排长的头部开了一枪，王排长倒下去不动了。陈与李举着枪，要求团丁们不准乱动，喊他们放下了刀。李福禄喊着说：“兄弟们，愿意跟英雄陈珪璋干的，我们欢迎！”

这时，只见团丁们将手中闪着亮光的宽叶子大刀一个一个都放到地上了。其他十位兄弟早早地都扑过去，将架在操场的30余支步枪也都抢到了手。

陈珪璋最后说：“愿意跟我陈珪璋一起打富济贫、救灾民的兄弟，都站到这边来。”他这么一说，人们都站过来了。不过，还有四五个团丁不知是被吓呆了，还是不愿意站过来，抱头蹲在那里不动了。陈、李再没有理睬他们。

被打倒在地的王排长是真的被打死了还是装死，谁也不去理他。

陈珪璋知道大功告成，在此不可久呆，将愿意跟他们走的人监视着回营房取了些行李，便匆匆集合，将所有枪支集中卸下枪栓，仍让团丁们背上。子弹各人带各人的，将大刀集中起来，分头由几个人背上。在返回的路上，陈珪璋为了消除这批团丁的恐惧心理，故意同这批团丁拉得亲近了许多，总算平平安安回到了林锦庙的大本营。

第八章

陈珪璋在返回林锦庙的途中与李福禄商量，提前派回去一位兄弟，给赵文华、杨生海还有郭彦标送信去，好叫他们敲锣打鼓迎接一下新来的弟兄。当然，主要是给弟兄们一个喜悦的欢迎场面，以显示兄弟般的感情，好让这些团丁们安下心来，喜爱这个集体。

正如陈珪璋所想的一样，大获全胜的喜讯传到林锦庙，赵文华、杨生海都高兴得蹦了起来！他们高价在临近村子买了两只羊、一头猪，准备给每人一大碗肉菜，迎接新入伙的 20 余名民团团丁，庆祝又一次的获枪大捷。

由于事态的发展，谭世林不仅要大动干戈进行围剿赵文华、陈珪璋一伙，而且一度赞扬收编的“八大家”绅士们，这下也完全变了想法，支持谭世林围剿，对不给他们面子的陈珪璋等，昨天赞他们为“英雄好汉”，今天又咒骂他们为强盗、土匪，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

温台民团守军被缴械的消息传到了谭世林的司令部，谭对陈珪璋一伙恨之入骨！他便传令备马，要去见冯大绅士。这回上街，所通过的街巷，都引起了市民较大的震动。平时谭世林骑马上街，都是四平八稳，边走边向街道两旁向他打招呼的熟人频频招手，身后也只跟一个护兵。而这次却大不相同。谭世林带着四位护兵，都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举鞭催马一阵小跑通过大石铺的道路，马蹄下冒着一阵飞溅的火花，从南街的钟楼巷出来，转向朝北的十字大街口，直向北街的箭道巷去了。那咯哒咯哒参差不齐的马蹄声，惊动了街道上所有的人。谭世林以这种姿态出现在街道上，人们都会明白，谭世林又要带兵出征什么地方，去平定什么动乱了。这回马队朝北街去，而不是朝东去。可以看出，他是先要到冯会长那里报告发生的问题，而不是去东街县衙门禀报李知事。

谭世林带着一队人马来到北街箭道巷口。下了马，他们正要敲门进去，巷道口南边的“庆盛吉”商号出来了一位先生，向谭世林招呼问道：“司令，您找老会长吗？”

谭世林转过身子说道：“正是要见冯会长。”

那人说：“老会长在铺子大厅里，正与几位老者饮酒。请进去谈！”

谭世林向他的护兵们说：“你们将马匹拉进巷道的马号里去。”说罢便跟着这位先生向“庆盛吉”商号里进去了。

冯大绅士已经知道谭世林来找他，便走至房门口将谭迎进了客厅，问道：“出了什么事啦？快坐下说。”

谭世林用巧妙的言词气愤地说道：“匪首赵老五、李福禄匪心不改，拿着我们发的枪支去温台缴了我们一个排的武器。团丁们作了顽强的抵抗，在那里负责的王排长也被土匪们击毙。他们抢走了我们一个排的枪支，还拉走了团丁 20 余人。”

冯大会长问：“陈庆瑞去了没有？”

“还不清楚他去了没有。”

冯会长听后非常生气，拍着桌子指示谭世林：“你多带些部队去给我围剿，这些人匪性难改！难改！”

谭世林道：“李知事那里，我就顾不得去了……”

冯扬了扬手说：“你带部队快去追剿！知事那里我会向他讲的。”

谭世林回到他的司令部，召来团副张继善，令他通知城壕、悦乐、柔远几条川道的民团，集中两个营的兵力，翻越子午岭，向庆阳县境内东边与陕北保安县接壤的老爷岭迅速前进，包抄林锦庙的匪首赵文华一伙，不得有误。

由于谭世林要亲自督战，团副张继善也不能不去，而且还得由他现场指挥。谭世林、张继善从庆城出发。当他们带着一个连的骑兵，从庆城大街耀武扬威地经过时，街上的行人和商铺的先生、相公们全晓得了谭世林带队向北去，肯定那里又要起战火了，不然民团团总谭世林和团副张继善兴师动众地带这么多的骑兵干什么去？在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们都有一个不祥之兆。过去每次谭世林率领大队骑兵出

征，都曾传来过他铡子铡头、活埋乡民的惨痛事件。有根有据的传闻：谭在悦乐镇一带，一次就曾枪杀和活埋了曹士忠等 17 名红色造反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华池又一次活埋了 8 名革命干部。一个 7 岁的小孩，见其母被推下坑去要活埋，孩子嚎哭不止，谭世林便一脚将小孩踢下坑去，同时活埋。所以，谭世林今天又带骑兵北去，那一副杀气腾腾的凶恶神气，不知将有多少人又要死在他的屠刀下。

当陈珪璋在温台端了民团一个据点后，赵文华、陈珪璋现在作何种打算，怎样对付这个将要爆发的激烈战斗呢？他们当天返回林锦庙，时辰不过太阳偏西下午两点钟。陈珪璋派回的报信人，提前一个时辰就将捷报告知了赵文华、杨生海、郭彦标等人，他们张罗着迎接陈珪璋、李福祿的凯旋归来。他们又该大吃一顿，表示庆祝了。赵文华让大伙狂欢一阵之后，便把几个有关兄弟头人召集在一起，向他们提醒说：“诸位兄弟，在大家伙继续狂欢时，我将你们几位请来，是想商世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看来在林锦庙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如何行动我首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生海，他考虑的打法：“我们现在人、枪都有了，对这一带的地形较为熟悉，不妨在这儿布置个战场与老谭这狗贼拼一下。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不怕打不赢他们！”

赵文华听罢杨生海的意见，向陈珪璋示意。陈珪璋接着说：“生海的意见，好处是我们在此阻击敌人，人熟地熟，打起来进退有道。但是敌人这次来，不会是一个连、一个营，而是兵力更多，他们同样会对老爷岭林锦庙这一带地形反复研究的，估计这次谭世林还会带骑兵来。因为他对骑兵很重视，我想叫他们在这儿扑个空，比在这儿迎战要好些，因为我们是刚才组建的一支农民武装，不适宜在这儿打阻击战。”

赵文华这时被陈珪璋提醒了什么似的，当时就表态说：“我同意珪璋的说法。”杨生海似乎也理解了陈珪璋的意见，便又抢着说：“我领会珪璋兄的意思，我们要将老谭的部队引到一个地形对我们更有利的地方，再收拾他们。对吗？”陈珪璋点头表示同意说：“正是这样。”

他接着又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只能在敌人行军时偷袭他们，而不是摆开阵势阻击他们。现在谭世林集中兵力要来围剿我们林锦庙，我建议我们尽快离开这里，让敌人扑个空，叫他们在行军的往返途中，加重疲劳，这对我们打败他们是很有益处的。”

赵文华同意陈珪璋的意见。他问道：“你说他们向东攻来了，我们向西转移，对吗？”

陈珪璋听罢，不住地点头，说道：“最好是向西南转移，到桐川桥一带去。那里沟壑甚多，岷岷纵横，地形复杂，便于我们偷袭敌人。”

杨生海一下子被陈珪璋提醒了，他不在乎前阵子与陈珪璋的意见相左，抢着陈的话题补充说道：“那一带就是岷岷多，地形复杂，我去过。以桐川桥为中心，南有唐家岷岷、范家岷岷、葛家岷岷，西有李家大山头，北有党家岷岷。这些岷岷都距离桐川桥几里路程，我们将弟兄们隐蔽在沿路的几座岷岷附近，敌人向桐川桥开来，我们沿路出击发起攻击，将他们分割成若干段，那就热闹了。团丁们都得跳崖逃命。”

从镇原来入伙的郭彦标听了陈、杨两位的意见说：“我也同意我们转移到桐川桥去，在那里隐蔽队伍，攻击敌人，对我们都有利。”

赵文华向大家问道：“还有什么好主意吗？”

大家无人发言，看来都同意向西转移。赵文华最后决定说：“看来在这儿打不成，咱们向西南方向的桐川桥转移，军事上讲究选择战场，那里打起仗来，有许多的岷岷和大山，会帮我们很大的忙。我已经将所有的弟兄们编了4个排，一个排40余人。现在我宣布：第一排由陈珪璋指挥，第二排由杨生海指挥，第三排由李福祿指挥，第四排由郭彦标指挥。我们指挥所设在第一排，我同珪璋弟发布命令，你们各排要注意同我们联系。告诉大家带够三天的口粮，每个排带两口锅，准备起灶。”赵文华说罢，向陈珪璋问道：“你还有要说的吗？”

陈珪璋说道：“请大家注意，我们在离开林锦庙时，一定要将庙

堂和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要给谭世林一个印象，我们是从容不迫地撤离，而不是仓促逃窜。”

赵文华听完珪璋意见紧接着说：“这个很重要，要给谭世林一个感觉，我们是有计划地从容转移。一定将殿堂院落打扫干净。”

决定传达下去以后，准备携带的口粮、打扫院落以及疏散了几个病号，大家整整忙乎了一天。经过赵文华、陈珪璋几个人的检查，好像林锦庙压根儿就没有住过人，更不是个匪窝子。半夜三更天，山村的人们刚才入睡，他们便人分四队，夜行百里，从县境的东北方向，朝西南而去。他们渡过柔远河，越过二峪塬，下了西川，过了环江，进入蔡家庙沟口，还踏了一个民团据点，收了几条枪，为了保密一个人也没有释放，全带着继续前进。蔡家庙这条沟有一条不小的溪水，沟下面有一些零星的水地，沟深近 30 余里，从沟埝爬上山去，南面便是桐川桥、党家岵岵、唐家岵岵、范家岵岵，西面还有个李家大山，这些岵岵、大山都距桐川桥南北不过三五里路程。赵文华、陈珪璋如何在此摆阵歼敌，打起来你就会明白。

这次谭世林率两个营围剿赵文华、陈珪璋，他认为是反民、土匪，在他看来动用这么多的兵力还是头一回。以往下乡镇压反民抗粮抗款，带上一个排武装，就够吓唬老百姓了。这次他指挥两个营，还有他喜爱的那个骑兵连，觉得是已拥有铺天盖地的军队，能吓坏赵、陈。所以他根本就不怕在途中被对方埋伏袭击的事件发生。因此，他开始出发，随在后卫营后面，部队到了温台，他看到这儿所驻扎的一个排的民团哨所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狼藉不堪，他就气愤得怒发冲冠！要部队加快行军速度，翻越子午岭，向老爷岭下的林锦庙进行大包围。这时，谭世林从后卫赶到前卫连的位置，恨不得将赵文华、陈珪璋生擒到手，除非他们长上翅膀飞上天。

可是，部队的一个前卫连和他那个骑兵连刚到达柔远镇，返回的探子向谭世林报道：“林锦庙内现无土匪盘踞。庙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看来就不像个土匪窝子。”

“你放屁！不像个土匪窝子像个宫殿？”接着谭严厉地问道，“林锦庙无人，你们就没有向附近村庄打听他们向哪里去了？”

“我们叫来了几个村民打听过了。他们讲一部分从北沟进去了，一部分从老爷岭上去了，还有一部分向南沟出去啦。看样子他们是化整为零，四处躲起来了。”

谭世林思考了一阵，向站在他身旁的郭营长说：“你们这个营继续前进，占领林锦庙，分多路在那一带搜山围剿。第七营返回城壕川待命。我就不相信赵文华、陈珪璋会窜到哪里去！”这样谭世林留下第六营占领林锦庙搜山，第七营随他返回城壕，再作去向的定夺。

在赵文华、陈珪璋离开林锦庙的两天以后，从桐川桥传到庆城团部的消息说，那里一个排的哨所被赵文华一伙给袭击缴械了。这下气坏了谭世林。他指示他的二把手民团团副张继善说：“你迅速带领一个骑兵排赶赴驿马关，就近调动驻扎在西峰的第三营、驿马关第二营北上桐川桥，围剿赵老五这伙土匪。我随后就赶到。”

张继善团副带领一个骑兵排，马不停蹄赶了 100 余里路程，到了驿马关。张团副想到他担任民团团副，也是一个有职有权的人，这回谭世林放开手让他充当前线总指挥，不能让谭世林把他作陪衬、当摆设，他也想独自露一手，打个围歼战，叫谭司令看看他的指挥能力、果断的魄力和勇敢的胆量。可是，他从城壕川到达庆阳，向西峰发了电报，要三营火速北上驿马关，电告驿马关的二营，要他们整装待发，准备赶赴桐川桥围剿赵文华一伙。可是当他由城壕川急行军 150 里路程到达驿马关时，调动的一个营，实数不到 300 人，已经在驿马关集中。留在驻地的团丁，有放哨的、守营的、换哨的。加之，听说这次是真枪实弹的战斗，差不多每连留在家的有五分之二。谭世林的民团，以往都只是派团丁下乡催粮要款，镇压所谓蠹贼破堡子，去将他们撵跑而已。听说这次要攻打的是不怕死的赵老五、陈珪璋所部，民团的大小官兵都有些怯阵，知道陈珪璋智勇双全，战斗激烈是不在话下。民团各连队在出发前，将一些有亲朋好友关系的团丁，都借口留在营

地，他们明白，谭世林的民团虽说一千好几百人马，但是真正打过硬仗的几乎没有一个。就从谭世林民团起始到他的强大，号称十营兵力的大民团。就这样的民团，陕军的姜鸿谟旅要来攻庆城，他们都不敢与对方接触，碰碰对方的软硬。由于这个民团，起手创立是以商团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也只能是保护商界的利益及大地主们各地的粮仓商号而已。所以，百十名的造反者，他们却调动六倍的兵力来围剿，可见他们自感无战斗力。

我们现在说说赵文华、陈珪璋，夜行百余里，由县境的最东面转移到县境的西边，隐蔽在蔡家庙沟塬党家岷岷塬畔的几户人家里，禁止百姓出庄院。老百姓为他们烧了几锅稠稀饭，他们泡着干粮，吃饱肚子，派两个人去侦察好敌哨所的位置，打算在黎明前南下 5 里路程，踏了桐川桥敌人一个排的哨所，再去占领桐川桥南面不到三五里路程的唐家岷岷、范家岷岷。赵文华、陈珪璋将所有百十名弟兄，分四队埋伏在桐川桥北面的党家岷岷和周围村子的共 30 余人；桐川桥南面的唐家岷岷、范家岷岷共两个队 60 余人；正面迎敌的兵力也只有四五十人。

正像陈珪璋向他的兄弟们所讲的那样：“我们这次踏桐川桥敌哨所是准备打援。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只是桐川桥这四五十人的兵力，埋伏在南北三个岷岷的兵力是隐蔽的。你们隐蔽得越好，我们出击围歼敌人取胜的把握就越大。如果敌人从北面蔡家庙沟上塬，北面党家岷岷埋伏的兵力就不要主动开枪，让他们通过岷岷一两个连队之后，再切断他们的后续部队围歼他们；敌人从南面驿马关来到范家岷岷、唐家岷岷，我们隐蔽的人要同样先放敌人过岷岷一两个连队，再将他们的后续部队切断，然后从后面追击。这样形成敌人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后面有我们的追击部队，谭世林这群当兵的饭桶，不被打死就得跳沟逃命了。不要怕他们人多武器好，团丁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哪有我们这些绿林英雄的战斗力强？”陈珪璋说得大家都笑了。

赵文华接着也讲了一阵。他鼓励大家听命令，要勇敢地冲击！“我们的‘诸葛亮’珪璋老弟，刚才给你们讲了作战的意图和打法，只要

按照我们讲的去打，一定能争取个大的胜利。为了打富济贫救灾民，牺牲了也值得。现在我们已经释放了两个俘虏，目的让他们回去告诉谭世林我们在这儿，让他们派部队来好了。关键是他们要从北面一来，在党家岷岷，只能放他们进入岷岷一两个连队；敌人从南面的范家岷岷来，同样只能放他们进入岷岷一两个连队，然后分一少部分人封锁岷岷，不要让他们再通过人来。另一部分人，你们要跟在敌人后面追击，我们的第一队由正面阻击，要让敌人腹背受到我们的攻击。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啦！”大家回答。

赵文华接着说：“现在我给你们分配出击的任务：生海带二队埋伏在党家岷岷；郭彦标大哥给咱们领第三队埋伏在范家岷岷；福禄的第四队埋伏唐家岷岷一带；珪璋的第一队和我，在桐川桥正面迎敌。”

“那不行，你们在一起太危险。”喊叫的人是第二队队长杨生海。

陈珪璋向大家解释说：“你们只要勇敢地在敌人后面打，捅他们的屁股，我们就很安全，不会出问题。”

赵文华候陈珪璋说完，就命令各队负责人带队奔赴自己的隐蔽地点，等候战斗。

现在他们自林锦庙至桐川桥，经过一个整夜又半个白天，到达桐川桥。这儿南北的几个岷岷与桐川桥相距不过四五里路程，赵文华他们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的岷岷通道。人们暂不得进入通过。民团两个营，留一个营在林锦庙一带搜山，另一个营返回营地待命。谭世林与他的民团团副张继善，还有他带的张廷芝第一骑兵连，昼夜兼程第三天赶到了驿马关。

民团团副在进军途中将这次战斗的任务告诉了郭营长。郭在想：敌人全是一些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其中的赵文华、杨生海、李福禄都是谭世林要捉拿归案的“匪首”，加之智谋超群的陈珪璋，将要碰到的是场硬仗、恶战。他还听说赵文华是个生性猛烈、心手俱重

的汉子，谭司令几次擒拿赵都未得手，无奈将其弟杀死，欲除其根。这回赵文华举众百人，与赫赫有名的陈珪璋结合。民团里长官们畏惧，团丁怯阵，此次战斗吉凶难卜。这位郭营长对即将打响的战斗，内心恐慌。当了民团司令多年的谭世林也不例外，觉得战斗的激烈程度将是空前的，因为所谓的谭司令，他也从来未遇到过激烈的战斗。他那个所谓的司令头衔，全是催粮要款，捉拿“蠹贼”而获得的。目前即将开始的战斗，是斗智斗勇的考验，而不是依靠高高城墙的保护可以高枕无忧的。现在赵文华、陈珪璋将谭世林引入地形复杂的地面战斗，谁胜谁负，很快就明白了。

赵文华、陈珪璋将 150 余弟兄分作数队，除了守好桐川桥周围的几座岷岷的通道，特别在通往桐川桥沿路的张旗、八虎坡、三里和东庄，10 人一组都隐藏在农家院落和沟边塬畔地带。正当谭世林的先头连队接近桐川桥时，那里响起来激烈的枪声，这枪声同样也是赵文华向埋伏在沿路的弟兄们发出的进攻令。是这些不怕死的绿林好汉们从沿路村庄冲出来，向敌人扑去的时候。在西南面两座岷岷隐蔽的李福禄、郭彦标，各带 20 余人赶到了大路上，堵截敌人，将敌人的兵力分散开了。这时，只见第四队的郭彦标队长英勇无比。看来他战斗经验丰富，盯见敌人几个骑马的军官，其中有位指挥官在马上指手画脚地调动队伍，这时北面的赵、陈、杨带领七八十人冲下来了，只见张继善团副掉转马头向南撤退，正好被郭彦标碰上，郭举枪射击，对方也向郭还击。一阵激烈的枪战，郭彦标清清楚楚地看到，骑在马上的一名军官被打下了马，那正是民团团副张继善。郭彦标向前跑去，生擒那人，只见躺在地下的张继善向郭彦标猛射两枪，郭彦标中弹也倒下去了。敌团副张继善被赶在前面的兄弟左右开枪击毙了，郭彦标也牺牲了。

由桐川桥追击下来的赵文华、陈珪璋、杨生海带领的七八十名兄弟，与沿路打散的敌人边打边冲，同李福禄和郭彦标率领的第四队人员会合了。对郭大哥的死大家万分地悲痛。这时，谭世林骑着他的高头大红马，身边围绕 10 多匹骑兵在等候前面战斗的报告。只有骑兵

连连长张廷芝带着一群骑兵冲过重围，赶到了谭世林的身边，但是骑在马上所看到的是一群狼狈不堪的团丁，向南溃退下来。而且看到有人将他的民团团副张继善尸体也抬了下来。谭惊骇万分，马上传令，叫民团撤往驿马关。

民团撤走了，赵文华他们获得了胜利，击毙敌人 11 人，俘虏 70 余人得战马 13 匹，缴获步枪近百支。初战告捷，士气大振。陈珪璋考虑，不能与民团再次纠缠，建议迅速转移，摆脱谭世林再次调兵追抄，跳出庆阳县境，向东进入宁县，再作定夺。赵文华、杨生海十分同意，便抬上郭彦标的遗体，就匆匆转移了。初战告捷，赵文华的兄弟们，个个兴高采烈。由于他们善待俘虏，被俘的团丁们，又碰到了认识的老乡和朋友，大家都扬眉吐气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特别是见到了相识的老朋友和乡党，就更是亲热得不得了。

第九章

谭世林在桐川桥惨败，损兵百余人，战马 10 余匹，最后他的团副张继善也被打死。谭闻讯不得不带着他的后续部队，策马逃走了。他们回到驿马关布置，准备在这儿守城对抗，预防赵文华、陈珪璋乘胜追击。但是精明自知的赵文华、陈珪璋晓得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不可能连续作战，便率 200 余人向东南方向的宁县境内转移了。

谭世林调两个营重兵固守驿马关，他便带骑兵连剩下的 70 余人马返回庆阳。骑兵连长张廷芝是陕西保安人，靠他父亲的面子在谭世林身边当了个骑兵连连长。张廷芝的父亲张鸿儒是个有七八百人马的民团团总，叫儿子到谭世林手下干事，一来是为了锻炼，二来也是为了拉队伍。父子俩想在谭世林这儿搞点兵变之类的活动，带人再回保安去。张鸿儒的民团实际上活动和控制范围在陕北三边地区。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个人叫刘培基，他是刘志丹的父亲，是民团团总张鸿儒的一个营长，掌握该团七八百人的一半兵力，最初都是铁板一块的信任关系。由于刘培基与刘志丹的父子关系，张鸿儒对刘培基慢慢有了戒备。在一次民团大整编的名义下，刘培基被明升暗降，取消了营长的实权，委任为民团团副，每日与张鸿儒在大烟灯下说古论今，军队的事儿，只听汇报，不再发号施令了。

桐川桥谭世林吃了败仗，张廷芝感到时机已到，便乘谭世林被赵文华、陈珪璋搞得焦头烂额，顾此失彼的机会，在护送谭世林回庆城途中，与他几个排长班长暗里勾通，准备兵变，让这个骑兵连剩下的 70 余人，听从他的指示脱离谭部，一起回保安永宁去。张廷芝已向下面透露了他的心事，就得立即行动。

谭世林回到庆城，匆匆忙忙洗漱、吃饭。家里给他报来的第一个消息，是他的大儿子谭振武从城北三十里铺姜云家抢回一个俊俏的闺女，她在家里闹腾得土地爷都不得安生。家人将她没有办法，大公子又病倒在床上起不来。盼望司令回来，能叫她安稳一阵子。可是，谭世林被赵文华搞得损兵折将，回家又遇见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儿，一气

之下，叫将这个犟劲的女子送回姜家去。

说起地方恶霸，有钱有势力的人，都是有玩弄女人、霸占民女的恶习。

谭世林回到家中，那女子寻死觅活喊叫着，他也无心在家呆下去，便带着随身的四个护兵到司令部安静一会儿。当他回到司令部，传来的第一个消息是张廷芝这小儿不顾自己与他父张鸿儒的情面，带着骑兵连剩下的 70 余人马回到营地吃了一顿饭，在街上买了些烙馍，一起连夜朝北逃走了。为什么说他们是逃走了，因为营地被他们洗劫一空，他们是仓促逃走的。这一下好比陈珪璋、赵文华在谭世林的身上割取了几块肉，伤口正疼得要命，张廷芝这小子又给谭腿上戳了一刀子。他想赶快去晋见提拔他步步高升的冯大绅士去，好听些宽心话，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谭世林今天夺路上街与往日不同，不是骑马绕鞭向人们打招呼，而是催马匆匆过，与平时骑马漫步悠闲地过街反差就大了。不由得一些细心人看出，谭是忧心忡忡地过街的，肯定哪里又出了问题。不是人们乱议论，而是桐川桥激烈枪声，谁也遮掩不住它的轰鸣声；加之儿子抢来的民女，闹翻了家；张廷芝带骑兵连哗变；谭世林这阵子是被抽筋割肉了，他怎不疼痛和烦恼？上半天发生的事，最迟下半天便家喻户晓了。他带着痛苦和烦恼，去见他的恩师冯大绅士。这次是 50 来岁的谭世林，见了 60 来岁的冯大绅士，好像是儿子见了父亲一般，眼泪盈眶。冯大绅士从北房大厅赶出来迎谭进屋，赶忙说道：“一切我都知道了。给赵老五、陈庆瑞他们面子，他们一概不领情，那你就只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

谭世林听出冯翊清终究是他的顶梁柱和主心骨，便向冯说：“有您这句话我的心劲就有了。不怕赵老五、陈珪璋不低头！”

冯翊清听罢，提示谭说：“陈家二举，你要给他们留点情面。搞得过火了，民不容。”谭世林说：“我知道分寸。不过他们真是匪心不改，我这恨心就不会消！”

冯翊清又提醒谭世林说：“你这人办什么事，总是‘事必躬亲’，有些事就让他们去办嘛。人抓回来，你也不必要去见他们。”谭世林固执地说：“陈家我可以不去，赵子沟赵文华家里我要去。几年前他们弟兄几个参加张九才的农民暴动，我杀了赵文华的二弟；这回他前后又搞走了我们两百多条枪、七八十个团丁，我得去赵子沟向他们讨个说法。我们对他们不能毫无办法！”

冯翊清表态说：“惯匪你就去看着办，我管不了那么多。李志禄知事去省城兰州述职，走了半月未回，听说他要求调离回山东去，早无心在这儿呆了。你去办你的事。”

谭世林回到民团部，又从下面营里暂调了一个骑兵连作为他的民团团部警卫连。派了一个班的兵力，仍由团部的郭营长率领去陈珪璋家逮捕陈杰武举。谭指示，要他务必抓陈全家人到案，一个人也不能留在家。要叫陈珪璋晓得，如若再接二连三地袭击民团，袭击一次他就杀陈家一口人。不信陈珪璋就不怕他姓谭的！

郭营长领命，带八九个骑兵闯入陈杰家中。团丁将陈家四面包围，根本不分青红皂白。陈杰被五花大绑，陈杰的二儿子陈玉璋和陈珪璋的两个儿子也被逮捕绑了起来，连患肺病的恹恹欲睡的陈珪璋的妻子，还要拉起来带走。但看到她连床都起不来，如何能让她走路呢，便将陈妻留在家中了。任绍清、任绍亭两位亲家赶到陈杰家中，见有病的女儿没有被拉走，他们也就只好躲在人群里观看了一阵，不好劝说什么，就走开了。谭世林逮捕了陈杰子孙三代四口人，他像是有了对抗的资本似的，捎话带信给陈珪璋，今后他们如果敢于偷袭民团一个营地，就杀掉他家一口人，而且要将首级挂在城楼示众。谭世林的这一手段，后来倒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陈珪璋绕着庆阳城在陇东各县活动，却再没有攻击过庆阳民团营地。

谭世林指示他的部下逮捕了陈家三代人。他要亲自去赵子沟赵文华家中，以处置陈珪璋家中的模式，来对付赵文华一家，看看他们还有何种办法与他谭司令对抗！说来也玄乎！谭世林认为他的谋划是能

够制服一切的。可是他却未能想到，赵文华在对谭也林的几次愚弄和打击过程中，早就领教过谭使的残酷暴行，因而当谭世林带兵赶到北关外的赵字沟赵文华家抓人时，赵家院内已经是街门大开，房门大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经过四下搜寻，向对门隔壁邻居盘问，才知道赵文华家大小七八口人，在昨天夜里悄悄地逃走了。而且听邻居们讲，是逃往宁县南义井赵家坪去了。谭世林想穷追不舍，但又考虑赵家人这些举动若是赵文华、陈珪璋的阴谋圈套，路途遭埋伏袭击，追击团丁，他就又中了赵等的计谋。因此就以烧房屋，挖祖坟鞭打尸骨解其恨。不一阵子，赵家院内火光四起，院子的几间瓦房和窑洞里所有的家具都在大火中烧成灰烬。谭世林行恶，迫害民众，手段极，其残忍。枪杀、刀砍、铡刀铡、活埋，是他常用的手法。他还挖别人家的祖坟。他认为，任何出类拔萃和时运亨通的人物，只要将其祖坟骨殖挖出曝尸，他家祖上的“风脉”也就被毁掉了“脉气”。后来连陕北红军刘志丹家的祖坟也被他挖出曝尸。谭世林返回民团团部，觉得未能抓到赵文华家的人做人质是个遗憾。他想：如果赵文华、陈珪璋真的不怕我谭世林警告，我就将他家所有的叔伯老人统统关押起来，作为人质，他来攻一次城，我就杀他祖宗三代一个人，不信他娃是铁打的心肠！后来在两三年内，真的陈珪璋带兵在庆阳周围各县，破城夺寨，收编民团，就是未敢攻庆城。谭世林在起初逮捕赵、陈两家家属时，满腔怒火，返回城的途中，他就气消心平了。谭世林骑在马上走着，又想起他的副手民团团副张继善的身亡，他已作了对张团副死后安排：追悼会啊、抚恤金的发放啊、家属慰问啊等等。抚今追昔，张继善也算得上是他的一个得力的助手，无论如何也应该去驿马关参加他的追悼会。他就想当他大儿子谭振武去世时，他调动了两个连的骑兵和步兵，为他的儿子送葬，纸人、纸马、部队摆了半条街，是多么的排场。时隔不久，他的民团团副，他的唯一的副手战死阵亡，不搞一个像样的追悼会能行吗？可是想起桐川桥激战，那人仰马翻，枪子如雨点般地射来射去危险的处境，他现在再也不想出庆阳城了。因为他这阵子是不久前被任命的五县民团剿匪司令，只是对付手无寸铁的反抗农民，撵走个三五成群的“蠹贼”，那曾是不要命的追击过。像桐川桥激战，

他并没有经见过。所以他要设法寻找借口，不去参加追悼会。

谭世林回到庆城，拖延了两天，未去参加在驿马关为张继善召开的吊唁悼祭，正好宁县县知事效维国派快马通报求援，说是赵文华、陈珪璋一伙大闹九岷塬，宁县民团损失惨重，望能迅速派兵援助，以解其危。效维国派信使送信之后，获知谭世林也是被赵文华他们在桐川桥打得屁滚尿流，谭的副手张继善被击毙的消息，心底就凉了半截子。靠谭派主力来援助他是无希望的。谭世林为了支撑他那个刚被宣布任命的五县剿匪司令，硬着头皮调去了一个骑兵连进驻宁县城，去战斗激烈的盘客塬助战。赵文华、陈珪璋见势不抵，不与交锋带领众兄弟进入子午岭山区。

这位信使向谭世林汇报说：“赵、陈从桐川桥转战宁县，聚众已有 500 余人，多是自愿参加，有不少不怕死的绿林好汉，还有 200 余人沿路破阵踏塞俘虏的民团团丁。他们人人都持快枪大刀，个个都喊着‘打富济贫’的口号，民众对他们是一呼百应，希望他们开仓抢粮救灾民……”这个信使越说越起劲，谭世林听得气满胸膛，他拍了一下桌子，制止了那人的叙述，将来人盯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真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接着对这位信使说：“你先下去休息，我要设法调民团到宁县去助战。”

信使十分高兴地辞别退下。

谭世林在考虑要不要派兵去宁县。不去吧，他刚被任命为五县剿匪司令，就会将脸皮全丢在宁县人的面前了；派兵去，他自知这阵子是处于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处境。他正在忧虑难决之时，宁县那位知事效维国又派信使求援来了，言道：“赵、陈一伙数百人，在宁县九岷塬东西数十里，捉官吏、打豪绅、开粮仓，闹翻了天。他们个个都是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知事效维国，恳求谭司令务必派兵去支援，以张正气……”

谭世林听着听着又烦恼了。他想：这效维国手下的民团，个个都是他妈的怕死鬼！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宁县的民团有千人之

多，怎么就组织不起个攻势反击呢？他想罢又找来信使问道：“你们县民团兵丁千余人，就组织不起个阻击战吗？”

这位信使又兜开了他的话匣子说：“组织啦！组织啦！县知事效维国先生将他手下得力的几位巡官都派去督战支援。可是，被逮去的几位巡官警官都砍了头，命丧黄泉。他们送回信息，要将俘去的巡官蒋云台和百余团丁交还回来，要求县府必须出巨款赎回。他们给县知事出了个难题，效维国还要为此事筹款，不然民众会将效知事咒骂个狗血淋头，因而他为筹款救人的事亦忙得不可开交。”

谭世林大概又听得不耐烦了，见他又是自言自语地说：“用刀不会使刀刃，用兵不会摆军阵，也难怪他们乱成一窝蜂。”他这么想着便想起前几天他们所遭遇的袭击，又觉得他与效知事的处境，在打仗方面都不过是半斤八两的水平。他这阵心中涌出一种同情心，便向站在他对面的这两位信使说道：“你们前后来的两个信使，暂且住下。我要派两连骑兵去宁县支援你们。不过你们不要事先透露风声，我要前后派两个骑兵连陆续到达县城，叫赵文华、陈珪璋不知道援兵究竟有多少。其实我派去就这两个骑兵连，而且分六股进入县城。你们还可以放出风声去，就说后面还有步兵陆续到达。打仗嘛，就是要兵不厌诈。这样，那些兴风作浪的蠢贼就会逃走的。”

两个使者听罢，便颂扬谭世林说：“司令用兵如神，谋略八斗。我等茅塞顿开，回去定禀告效知事，让他也学着谭司令的军事智慧。”谭世林听着，高兴得直点头。此时，他想起前几天追击赵文华，照样也是谋算不周，动用三个营十个连兵力，最后损兵折将百余人，一个也没有抓住。他想到这里，开始向两位使者点头，后来他听着听着又摇起头来了，感到要真弄懂用兵之道又是多么地艰难。

第十章

赵文华、陈珪璋在桐川桥获捷，士气高涨。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行程百余里，越过宁县境内的马莲河，从西向东数十里，到达了九岷塬。顾名思义，九岷塬的东南西北，就有大小九处岷岷，是个防守有利之地。

从桐川桥转移的路上，赵文华骑在马上，与他并肩行进的陈珪璋建议，把队伍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宁县境内去。他告诉陈珪璋：“宁县的赵家坪有我们赵家人，过去我常去那里探亲，因而，也熟悉九岷塬，对那里印象蛮不错。九岷塬一带东西有二三十里，南北只有十余里，周围深沟数十丈，有九座岷岷与九岷塬连接。那里便于防守，利于退却。再往东有个康家塬，塬不大，但康家塬紧靠子午岭山区，敌人如果来围剿，我们就进山。如果宁县知事效维国不敢与我们应战，那么我们的老营就扎在康家塬。将弟兄们重新编制一下，就在九岷塬一带活动。咱们众兄弟多受官绅压迫，怨深仇大，视团丁警士为敌，与敌交战都能舍命拼搏。还有部分兄弟在大荒年月草根树皮掘食殆尽，参加义军生命幸存，奋进抗敌都是好样的。”

陈连豫骑在马上，倾听着他赵兄的谋划，敬佩赵在这样的凶岁荒年里，打富济贫开仓放粮的爱民之心，便表态说：“你选择的战场我完全同意。你的怜悯灾民之心，我也与你一样。我们通过打富济贫救灾民赢得民众，这是给我们起义天赐良机。”

两人正谈着，只见充当前卫的杨生海骑马跑了过来，向赵文华报告说：“大哥，我们前卫队已经进入宁县瓦斜的北坝子，很快要渡过马莲河。是东去攻打南义井，还是南去攻打宁县城？”

赵文华告诉杨生海说：“你们渡过马莲河，沿路不可进入村庄惊扰民众。再渡过宁县城北河，沿路拔掉春荣、石鼓民团据点，向九岷推进。那一带的岷岷甚多，是我们摆战场的好地方。你将我与珪璋的意见告诉李福禄，让他们第二队跟随你们后面，我与珪璋带第一队压后。有新情况速来报告。”

杨生海又向赵文华请示说：“沿路有许多灾民跟着队伍走，劝他们离开，他们不肯离去。怎么办？我想把他们组织起来编几个队，叫他们跟随在我们部队后面，你们两位看怎么样？”陈珪璋向赵文华说：“这样好。将他们组织起来，待分到粮食，也好劝他们早些背粮回去。我们的队伍里只增加灾民，不及时疏散他们回去不行。”

赵文华点点头说：“这个甚好，我们三人就这么定了。各队里的灾民，年轻人留一些，年岁大的搞到粮食分给他们一些，劝他们回家去。因为沿路的灾民还会跟着我们走，要帮他们寻找粮食。”

杨生海听罢，马鞭子一扬，骑马就赶到前面去了。

这群草莽好汉向东南开去，沿路踏了几个民团的哨所，收缴了几十条枪，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壮大，连团丁们都收编在队伍里了。沿路遇到的灾民听说赵文华部是打富济贫、救灾民的义军，不少的灾民一家几口人拿着口袋，扛着镢头，跟着队伍。义军休息吃饭时，就去村子里寻找富人家的粮仓。装粮食，每个口袋只给三五升。领到粮的就劝他们回家去了。有的一家几口人继续跟着走。灾民越跟越多，不仅有“口袋队”，而且有“镢头队”。“口袋队”是分粮食的；“镢头队”专门到富户人家去挖粮食、挖银子。在陇东黄土高原，人们习惯除了将打下的粮食存放在囤子里，还将多余的粮藏在地下。有的在窑洞挖坑埋粮食，有的在院子里挖坑埋粮食，还有的在庄外地里挖坑埋藏粮食，怕军人来了要粮，怕土匪来了抢粮。由于黄土高原上地气凉雨水少，野地里挖坑，周围围上谷草，将粮食埋下去，一年半载不会腐烂。这几年连年的旱灾，数年绝收，一般农民的存粮藏粮都吃光用尽了，以野菜野果为食。富豪人家放在囤子里、埋在家里的粮食也都快吃完了，但是藏在野外的粮食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跟着义军的“镢头队”，专门到庄子附近的地里去挖粮食，挖出的粮食有些埋在地下年长月久，已腐烂了。能分到的粮食也有限，挖出的多，就多分些，每条口袋给分5升粮；挖得少就只能分到一二升粮。

赵文华、陈珪璋他们从队伍里抽出十多个人，领着灾民专门干挖

粮这件事。一方面解决灾民之困，另一方面解决义军所需的口粮。虽然一个人每天吃不到斤半粮，但是也得有半斤纯粮供应。他们沿路只要遇到较大的富裕人家，都是这么干的。

队伍渡过马莲河，他们没有去攻打县城，继续向东。杨生海的第一支队踏了春荣镇的民团据点，缴了 10 多支快枪；李福禄支队缴了石鼓民团的枪，团丁也都跟着义军走了。

下一步便是攻打九岷。因为九岷距离子午岭山区近，九岷塬上有个街镇，这一带岷岷很多，正像九岷镇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四周有大大小小九座岷岷。最大的叫黑牛岷岷。这回打九岷镇是由陈珪璋带领的第一支队主攻。这支义军进入宁县境内，踏了春荣，攻下石鼓。“赵老五（赵文华）的义军来了！”消息便像七八级狂风似的，很快便传到了宁县的塬川和深沟，特别是陈珪璋攻下了九岷镇后，又缴获团丁一个排的枪支。

这一下守在县城的知事效维国真是乌云压顶城欲摧，他只好东抽西调，组织了两百余人的一个民团和一个骑兵班，命令宁县最高军人职位的两位巡官蒋云台和苟日升，要他们迅速带领民团堵截围剿赵文华、陈珪璋这股声势浩大的“土匪”。

蒋、苟二人得令，他们便将各地集中到县城的数百名团丁在黑牛岷岷集合，分为三个连编制，加之县府组建的一个骑兵班，连同蒋云台、苟日升，共 10 余匹马队，由蒋云台指挥开往九岷塬指挥部队围剿。

效维国一面组织本县民团围剿，一面派人向新任的陇东五县剿匪司令谭世林求援。谭手下号称 10 营兵力，2000 余人，都是由征集的壮丁组建的，战斗力极差。战斗力强的也只不过两三个营，能够显示威风凛凛的也只是谭世林最喜爱的几个骑兵连。可是，后来又被他那个骑兵连连长张廷芝哗变，带走了几十匹骑兵，向陕北保安跑了。因此，效维国的求援，谭世林能派多少民团增援就难说了。不过谭世林是个爱出风头的人物，也许他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将他最后的几个骑

兵连调往宁县。他打算派骑兵到宁县去一趟，威风一阵之后，又很快将他们调回来。这是有可能的，不然谁能将他五县剿匪司令看在眼里！

长话短叙，现在继续说说赵文华、陈珪璋如何在九岷塬布阵。他们得知宁县知事效维国在继续动员组织各地民团，准备围攻义军。赵文华、陈珪璋、杨生海、李福祿等，侦察到县知事的谋划和民团将要到来的路线，他们从九岷塬诱着敌人向后退。以蒋云台为首的指挥官骑着马不断地向前追来。赵文华在康家塬的桥子东埋下了伏兵。蒋云台认为义军未遇抵抗，不打自退，便接连追击，10余匹骑兵脱离了后面民团的步兵，轻敌猛进，陷入赵、陈的伏击圈。首先，埋伏在桥子东的义军用火力切断民团一部分后续部队的前进。然后杨生海带领他的第二队跟在民团后面，形成尾追的形势，李福祿支队阻击住未过岷岷的民团。陈珪璋在桥子东正面迎敌，形成夹击民团的先头部队的局势。这一布局，使民团腹背受到夹击。百余人投降了，蒋云台、苟日升两位警官亦被俘。挡在岷岷那边的百余人后续部队与指挥官蒋云台失去联系，经李福祿的几次反击，都向县城退去了。这次九岷塬大捷，100余名步兵团丁和10余名骑兵被俘虏。团丁们之所以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主要是这些团丁从来没有打过一次硬仗。多是在民众抗粮抗税，三五成群袭击富人家寨子抢劫银两的情况下，将他们抓到县衙，押起来了事。从来没有摆开阵势，打什么攻坚战、围剿战，他们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所以，首次大战一败涂地。而陈珪璋、赵文华、杨生海、李福祿，这些都是多年在甘军里出入沙场的勇士。特别是陈珪璋在战场上英勇过人，智谋超群。其他几位，都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坐山为王，举旗造反的绿林好汉。

九岷塬大捷，缴获枪支百余、战马七匹，生擒警官和一些连排长共七人。这些都是在赵文华的砍头名单之列。但是，陈珪璋想得不一樣，他认为杀人不如放人。叫效维国知事，送100支枪、300双鞋子，就放他们回去。陈珪璋出这个点子，能想通的首先是赵文华。他盯着陈珪璋惊喜地说：“好啊，你老弟这个点子出得好！这就等于我们又消灭了他们一个连。

陈珪璋紧握双拳，向赵、杨、李三位兄弟说：“报仇，我们有的是机会。现在最需要的是枪，是壮大我们的武装。以人换枪，给县知事出个难题，叫他们‘坐蜡’思谋去。”赵文华背起手，在地下来回地走着，提问道：“如果效维国压下我们的条件，不露风声，不愿再交出枪支，那怎么办？”

这时，不常出点子的杨生海抢着发言说：“我们能否释放几个团丁回去，将家属们煽动起来闹事要人，使效维国不得不送枪赎人。”

陈珪璋听罢惊喜地说：“这是个好主意。”赵文华听罢拍着桌子高兴地说道：“你们两个的意见我都同意。”赵又对杨生海表扬地说：“你杨豁豁平时不做声，这个主意出得好。放几个团丁回县城点火去！”

杨生海逗趣地说：“我是个说话漏气的嘴，平时不多说话，不过肚子里主意还是有的。”

大伙听罢，有的拍手，有的大笑。大伙决定，为了防止宁县知事压下义军提出的放人条件，不作理睬，不让人晓得，便在俘虏中选了三名团丁，放他们回城去，将义军提出的放人条件张扬开，让被俘家属到县衙去闹事，迫使知事按照所提的条件办。

宁县知事效维国接到赵文华送来以枪换人的书信，果然将来函压在县衙，3天不让人晓得。可是，期限只有7天。这个善弄权术的效维国，是个北大政法学院出身的小政客。他受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器重，任命为宁县知事。到任还不满一年，他玩弄权术拆散了邵三纲、王瑞珊、傅明玉反官府的武装联盟；逮捕了早期共产党员、甘肃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王孝锡，并送往兰州，被刘郁芬杀害。可是，这一回赵文华、陈珪璋送给他的放人书信，将效维国真的给难住了。他想：九岷塬一战，已经损失枪50余支、骑兵7人，现在赵文华提出条件要以枪换人，以100支枪换回100余名俘虏，不答应就要砍掉他们的头。口气这样大，真是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几百名团丁将个蠢贼降服不了，我效维国倒被他们降住了。效知事在没有被降服之前，他还是硬着头皮撑着腰杆，不露风声，压下书信，自观事态的变化。可是，他

万万没有想到，赵等投来书信只有 3 天，街面上就传出赵文华要效维国以枪换人的消息，期限只有 7 天，否则所俘官兵，全部要被砍头，已经剩下 4 天。传言后来愈传愈玄乎，被俘人员的家属都到县衙洪堂闹事了，把个效知事的县堂包围得内三层，外三层，喊声不断，哭声不止，挤着向效知事的办公室冲。这位知事最初说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书信，给大家解释了半天，没有人相信。后来闹得民众将效知事的办公室桌子都推翻了，桌上的盖碗茶杯都滚到地上打碎了。这些手无棍棒的请命者，恨不得脱下鞋子摔向这位狠心肠的知事。这位效知事口是心非地在想：他若承认那边来了信函，便会搞得他易放难收的地步。他们已经在战场上夺取了几十支枪，又想向我效知事，一枪不发，再要百十支枪。如果这个条件容忍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因此，绝对不能答应。可是，他看到群情激奋的民众，如果不想个法子缓解民众对他效知事见死不救的气愤，那就臭名远扬，德性扫地了。在省主席刘郁芬那儿也交不了差，成了千人所指，万人咒骂的对象。这样何时休？他顶着人们吵闹的呐喊声，想通了利弊，还是顺民心为好。便装着喊叫他的跟班们，挤眉弄眼地对他们说：“你们快去收发室看看，是否有赵文华他们寄来了信？”跟班们早看出知事示出的眼色，便跑进里边去，拿上赵文华给他们送的文书，向门房收发室跑去转了个圈，又跑回大堂，对知事喊叫着，手里摇晃着一封信挤入群递给了效知事。效知事看罢这才向民众说道：“有救了，有救了！他们来信了，提出条件放人。我效维国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救人啊！”效在大众面前答应筹款买枪救团丁。

这时，下面有人问道：“筹款买枪救团丁，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我们的人啥时才能赎回来？”民众认为枪给得迟了，“土匪”就会杀人了。特别是蒋、苟两个警官的家属，暴跳如雷，喊声不断地在说：“现在将民团的枪支交给他们 100 支，将人先赎回来，再筹款给民团买枪支。”

效知事当做没听见，不作正面回答。可是，他心里在想：推迟送枪，那边将人杀了过半，你还得给他们枪支将剩下的活人赎回来。因

为民团抵不过他们，再打起来，不知还要被他们俘虏去多少人，拿走多少枪支，那就形势更糟了。他想到这里，便向被俘的家属们大声地说道：“大家不要再吵闹了！我很快集中民团的枪支，凑够 100 支将人赎回来。请你们现在回家去，等候我的消息。”

效知事退出陆续散去的人群，回到办公处，便瘫在凳子上不想动了。这时去庆阳求援的人回来了，他告诉知事：“五县剿匪谭司令讲啦：他们派一个骑兵连来。骑兵连只保护县城安全，不去城外作战。给效知事说清楚。”特使将谭的话转告效之后，这位县知事的高兴劲儿又减少了一大半，帮他救回俘去的百十余名团丁，看来一点忙都帮不上。他想，来了总比不来好。便派人快去给骑兵连准备粮草，腾出几家骡马店，准备马匹占用。他这阵子一刻也不能闲下，赶快通知各乡镇民团，研究送枪救人的事以及布置骑兵连到来的住宿问题。这时的效知事，忍辱负重，上听省局，下传全县，忙得团团转。他内心十分抱怨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说是照顾他这位北京政法学院高才生，却让他到了这个小县任知事，使他焦头烂额，到了如此狼狈的地步。他感到十分窝囊，开始考虑向刘郁芬要求离开宁县。

赵文华、陈珪璋手中抓到百十名民团警丁，下书给宁县效知事，要他们送枪换回人质，一面等候回音，一面整顿部队。这时，他们举出了“甘肃义军混成团”的旗号，将三个队改为三个营。他们以康家塬为基地，这里位于该县九岷塬东端，子午岭西麓。背靠子午岭重山密林，面对九岷塬十余道岷关，胜可以出据九岷、春荣、金村、盘客，退可以从容退入深山老林的子午岭，有充分回旋之地，能蓄众养势。这时，首先招来了王瑞珊部残散人员入伙。王瑞珊是宁县新庄镇人，民国十五年，因与新庄巨豪石镜湖不和，被迫出逃，拉起数百人队伍，除暴安民。后与邵三纲、傅玉明联盟，杀了石镜湖，抗粮、抗税。民国十六年（1927 年）与官府对抗，中效维国计谋，近百人被捕，其余全被击散。闻赵、陈起事，他们明串暗约，搜集枪支，数十人一批一批地投奔赵、陈的旗下来了。

赵、陈在康家塬扎营，他们用之不竭的兵源主要还是出于空前骇

人的饥旱年馑的所迫，而积极打富济贫所吸引的四方饥馑流民。九岷塬战斗取胜，义军名声大振，曾受效知事迫害欺压的邵三纲、王玉珊率领 200 余名红枪会武装和当地贫民入盟，使义军的队伍在三四个月之内猛增至千人，奠定了力量的基础。这时，驻守康家塬已经不堪重负，赵、陈便率部转战于宁县的盘客、襄乐、金村、九岷塬和正宁县的湫头、罗川、三嘉塬及合水县的古城川一带。宁、正、合三县接界的子午岭山区豪绅富户，没有不被他们“光顾”过的。那里饥民饿汉成群结队地组成“口袋队”、“镢头队”，还有为之引路的“耳目”和观情报讯的“坐探”。有的人随其义军成为一家，也有长期随义军而终不归其统属。

言归正传，我们再说说效知事送枪换人之事：这位县知事在被俘家属的压力下，召开了各乡镇民团团总会议，了解到全县各民团人数共有 700 余人（包括谭世林的那个骑兵连），枪只有 500 余支。除去骑兵连的枪支，本县共有枪 400 余支。要从 400 余枪支中抽出百十支枪，每支枪要配备 20 发子弹。会议整整开了一个上午，才定下了各民团交出的枪支数字。有人提出豪绅们家中的私枪，也应该叫他们作出一些“贡献”。效知事对他们回答：“这个你们回去在管辖的地区，叫豪绅们拿出多少枪支，补充给民团，自己去定。不过亦不能将他们的枪支全收上来，否则他们会到上面告状。你们知道反民四起，灾民遍野，他们手中不能没有枪保卫自己。”

百十支长枪和所配备的子弹算是凑够了数。这位知事派人去康家塬与赵、陈联系。约定在九岷塬最大的黑牛岷岷送枪放人。陈珪璋了解被俘的蒋云台警官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是他们义军需要的人才，向蒋提出挽留，跟他们一起干。但是，蒋以陈等为非法武装，不愿同伙，还因他在平凉师范报考，已被录取，提出候他毕业再说，所以，赵、陈一起将蒋释放了。黑牛岷岷虽然比不上庆阳城北二峪塬上著名的侯家岷岷百米长、百米深、一米之宽的险道，但还是一座相当大的岷岷。从岷岷的这边向那边人传话，使高声说，对方才能听见。这样，在黑牛岷岷双方面的接触都有一定的安全感。正式放人和正式送枪，

以吹哨子开始，从两头向岷岷的中间走去，然后由义军交换俘虏，包括 3 名伤员和 3 名死者尸体；由县府交出枪支，800 发子弹，200 双鞋子。在岷岷上具体送人交枪的代表都没有双方的负责人，但是从岷岷的两头显然能看到对方的一些负责人在指挥着这次交接的事。义军和民团都摆出了一定阵容，以防发生突变，在交接过程中没有发生问题。陈珪璋想：肯定是那位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已经彻底认输了。就连谭世林派来的骑兵连，都没有敢闪面抖抖威风。他将他的想法告诉赵文华团长，赵便敞怀大笑地说：“他们服了我们。咱们就放手干！”

第十一章

1928年初夏，马仲英部骑兵纵横驰骋甘、宁、青三省，搞得冯玉祥在中原与蒋介石对抗时不得安神，抽出甘军去平定马仲英变乱。冯玉祥的中原兵力减少。陇东一带的赵文华、陈珪璋聚众起事，冯玉祥认为是蠹贼抢粮谋食罢了，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赵文华、陈珪璋乘甘军忙于中原蒋、冯大战，他们在九岷塬获胜，便又率众出击，未碰到较大的对抗，连续破城夺镇一路顺风。通过打富济贫，队伍发展得很快，便向着广阔的平原迈进。首一仗是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山河镇是靠近子午岭的一座县城。城四周是比较大的平原。由于这里接近子午岭林区，气候湿润，今春下了两场雨。小麦收获在望，五月底冬麦成熟，饥民百姓盼着夏收接济。赵、陈围城已40余天不克，阻挠城内民众夏收。守城人心已散，官府在民众压力下，只好派人出城与赵、陈言和。赵文华对他们说：“我等并不是攻破县城要在这里久住，而是为筹集军饷。”赵、陈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办法，表示宽和，向来人提出要县府交出1000块银元、200双鞋子、100条枪支，便撤兵解围。官府不敢讨价还价，只好如数缴纳，义军便撤走了。

“甘肃义军混成团”在打富济贫救灾民的旗帜下，攻城夺寨，开仓分粮，声势大振。穷苦农民和无数的灾民称赵、陈为英雄，义军为救星。可是城乡的官吏、大地主、大恶霸视这群人为土匪蠹贼。由于赵、陈提出的口号响亮，旗帜鲜明，数月之内在义军的旗帜下拥众近万人，当然其中有“口袋队”的人数就占一半。六月中旬，义军攻打正宁县山河城以后，稍作休整，赵、陈率众从宁县康家塬的子午岭东区直驱西下，万余人围困宁县县城。还有万余人的“口袋队”沿路破寨分粮。“甘肃义军混成团”的红旗插遍了县城周围的村寨，人喊马叫、枪声不断，大道上尘土飞扬，刀矛闪亮。城内居民人心惶惧，不知所措。到任不久的新县长王重揆指挥保卫团、警兵连、壮丁队，分段把守宁县城。谭世林派来的骑兵连和王重揆守城的机动兵力，哪儿紧派他们到哪儿去。宁县城原是宁州的古城，它依山傍水，沿崖攀山，城分三层，险设机关，非一般乡镇城堡可比。

王重揆认为，抵御赵、陈来攻是无问题的，因为赵、陈虽然拥众甚多，但无火炮支援，快枪也不多，欲近不能，远攻无效。赵、陈围城6天攻击多次，并不见效。城内有700余人的武装，拥有400支快枪，义军无可奈何。

事有凑巧，人们常说的“天遂人愿”之类的期盼在赵、陈围城之时有所出现。谭世林派来的那个清乡骑兵连，有个姓贺的排长叫贺四德和警兵稽查昔少才他们同情义军，仇视国民党当局，早怀离心，暗通赵、陈于6月18日夜晚，潜开西城门，迎接义军入城，城内发觉时已无法抵御。县长、兵站站长由数人保护，缒城逃跑，城内吏绅兵丁被控制，谭世林的清乡骑兵连，无施展兵力之机会，全连被获，连长苏万得做了俘虏。贺四德带部投归赵、陈。全城兵、警、团丁全部缴械，大部警兵被改编为义军。赵、陈进城未杀一人，不扰贫家小户，他们首先打开监狱放出囚犯，放火烧了县府大堂二堂三堂，然后指挥“口袋队”的灾民，打开了几家最富有的粮仓，任随部队而来的饥民和城乡贫苦农自取。有许多富家将粮食挖坑埋在地下，都被“镢头队”挖了出来，以充军需。他们收缴枪支400余支，军马百余匹。自愿参加义军者数百名。在城内呆了八天，赵、陈率众离开县城，向早胜塬开去。吏绅拔贡李登甲、豪绅粟存之被绑票拉去。由于天气炎热，人马经过八纵坡行进一天，李登甲年迈体弱，因烟瘴甚重，热死在坡道上，赵、陈为此颇落了一些骂名。

赵、陈义军袭击宁县城以后，率众南下早胜。早胜商绅们晓得了县城被克，人财损失严重，决定在赵、陈来攻时，不作抵抗，赶忙筹备款、物，主动出城迎接并求不要惊扰市民。赵、陈同意，总队过镇不扰，并分驻良平、店头、张堡。他们腾出手来处理所俘官绅及其他事务。首批豪绅被家里出钱物赎回。谭世林的清乡连连长苏万得却带来了不少的横祸。

苏万得是哥老会的人，被俘带至良平。早胜哥老会四处活动，设法赎人。他们通过黄得贵旧部人员吕福海去寻陈珪璋说情，付款赎出苏万得，不料苏万得途中被人杀害。赵、陈大怒，便派部下副官崔斌、

阎平带队前去出事地点严查重办。他们二人在途中对此案作了分析，认为早胜哥老会赎人，总不会又在途中暗杀了人。义军所部也会派刺客杀人。又闻这一带有位谭三行为不洁，众有怨愤。他们就是这样骑在马上得出一个结论，杀人的是尚家村村民所为，因为要杀苏万得没有数人是办不到的。所以他们进村将村民赶聚在一起，逼令交出杀人凶手，否则将会以合谋杀人罪论处。民众感到人命关天，岂可妄言？村民无以交代，崔斌、阎平竟滥用武力，逼供无效，擅自杀害村民17人。此种杀戮逼供，一时惊动远近，愤怒者冒死去见赵、陈，要求严办崔斌、阎平两位暴徒。赵文华、陈珪璋听罢大吃一惊！陈珪璋对来人讲：“本部令崔、阎带队处理苏万得被杀一案，叫他们去严查重办，并无血洗尚村之意。”

赵文华气愤地说：“这种屠村暴行有损我义军形象。不下令严办，如此下去，队伍如何控制？大背人心的事，我义军不能再干。对崔、阎二人立即推出斩首。”

崔、阎被推出刑场斩首，却有人闯杀场哀哀求情。此人名叫梅生莲，他闯荡江湖，与上下九流各色人物有特殊接触关系，屡至土匪枪刀下夺命救人。梅以崔斌之交同在黄得贵部做过副官为由：“坚持要保救崔斌，不追其咎，以为死者已死，多杀无补。”

陈珪璋权衡利弊，认为妄杀村民10余人，不能说‘死者已死，多杀无补’了事！我们痛恨的是恶霸、官吏，哪能血洗尚村呢？他说要听听赵大哥的决定，向赵文华问道：“大哥你说怎么办？”最后赵文华气愤地说：“交情与罪行怎么能抵消呢？说情不准，推出斩首！张榜公布，严明我军军纪。”

陈珪璋提醒赵文华说：“这次屠村事件，我们得设法抚恤一下被杀的村民家属为好。”

赵文华被提醒了。他说：“应该，应该。你同李福禄商量，叫他设法子搞些钱，给每个死者家属送些抚恤金去。”

从此，部队各营滥杀无辜被杜绝，扰民事件亦不多了。

赵文华、陈珪璋在良平驻扎一个时期，众部分驻良平周围数十里塬边，互有支援，他们游击于宁、正、旬、彬诸县交界地区。

冯玉祥闻赵、陈揭竿而起，骚扰他的后方，命陕西国民军冯治安部北上围剿。双方在甘、陕交界的正宁，旬邑、织田镇的阳坡头一带相遇。彼此一战，冯军大败，其部军官杨抱诚、郭镇海、李秉春等率部投靠赵、陈，赵、陈军势愈来愈强盛。陕北地方势力高世秀派司书汪飞西前来联络，意欲收编赵、陈。但汪见义军众心大振，有勃起之势，他不再提说高世秀收编问题，决意要留在义军共成大事。赵、陈见汪有文化，在马福祥部供过军职，年过半百，阅历丰富，在义军作为军师，也是难得人才。便与汪结为了五兄弟。杨、郭等军官是训练有素之年轻军人，锐气方刚，精明能干。汪投入赵、陈之部，觉得部队颇有生气，愿与义军共同举事。赵文华、陈珪璋、杨生海、李福禄等大喜，随之结拜“七兄弟”以年岁为序排列：汪飞西、赵文华、陈珪璋、郭镇海、李福禄、杨抱诚、杨生海。汪被尊为“大哥”，杨生海为“老七”。

不久，宁夏的地方军苏雨生，闻赵文华、陈珪璋势力日趋强大，派幕僚张本人前来联络，有收编赵部之意。张本人来到义军，目睹耳闻，见义军崛起之势甚大，表示来此他就不愿回宁夏去了。张本人为定边县人，毕业于洛阳军校，投身革命，曾与刘志丹等人共谋渭华暴动；举事失败，他转向苏雨生部。现在他表示不愿再回苏部去了。赵文华、陈珪璋听罢大喜。义军拥兵甚多，但人才无几，看重张的才学重其言，用其谋。

张本人到部不久，感到义军游击频繁，虽然捷报频传，但纪律松弛，管理困难。他向赵、陈提出精兵减冗的意见，正好赵、陈亦在考虑此事。这时，天下普雨，旱情渐解，秋田播种还来得及，而大批农民仍随义军游移不归，显得部众过盛，筹饷不及，装备不良，管理十分困难。张本人建议，兵精可以一当百，眼下之众则十难胜一，宜精兵减冗，提高队伍素质。赵文华采纳其言，对部众进行了第一次大的整顿。

第一，以原建的三个营为基础，对所部兵众进行清理。选精干之兵，裁老弱残。凡随义军取食之饥民，愿意入伙者，选精留编；不愿者劝其回家，抢时务农。第二，加入的农民，张本人建议尽量安抚，“出来是咱们的部队，回去是咱们的百姓。回家种庄稼，也会给我们操心、送信、供粮饷。”赵、陈十分同意，拿出大量军费，发给他们上路，有的还发放籽种、牲畜。还放风警告官吏豪绅，不准欺侮他们。

部队经过整编，拥精兵五千，加强了纪律性，队伍日见整齐。杨抱诚、郭镇海来归所部，未改变原来建制和编制，赵文华并给补充了人员装备。

赵文华、陈珪璋在良平驻扎，整顿军纪、充实兵力，裁减了老弱残，劝说随义军求食的灾民返回家之后，他们这时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发展义军，解决粮饷，补充武器军械，扩大在陇东的势力问题。赵、陈为此召集七兄弟和新来的谋士张本人，以及几位知情谋略的副官开会，让大家各抒己见，各献其能。首先发言的便是杨抱诚。杨与陈珪璋在甘军黄得贵部共过事，早已是同僚好友，这次投靠义军，十分满意。他献计说：“据我所闻，太白的子午岭东麓，陕甘交界的葫芦河川道，有不小的一段水田，是个富庶的地区。大家号称它为小江南。有户李姓的富豪人家，听说财有万贯，住在一座石崖下的一排石窑内，家有万两银子，塞在家里修建起的夹缝墙里。搞到这批银子，我们就有军费了。”赵文华听罢，乐得哈哈大笑地说：“杨老弟，缴获这批银子，我就指派你去。带你的所部去完成此项任务，怎么样？”杨抱诚道：“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办。”

陈珪璋赶忙补充一句说：“我们目的是取那批银子，如果无火力对抗，你老弟就尽量少伤人。”

杨抱诚这个年轻人心直口快地说：“那没有问题。听说这家财主还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我若娶她为妻，你们会同意吗？”

赵文华风趣地回答说：“只要人家主人同意，老哥给你筹办喜事！”逗得大家都笑了。

接着赵文华继续引导大家献计献策。这时，郭镇海提出关于充实枪支的建议。据他掌握的情况表明，镇原县县长刘维垣到任以后，很重视抓武装。除了购置武器装备县警之外，他还请来几位枪械师制造枪支、手榴弹，很有声势。郭镇海提出：“我们去攻破县城缴获他们那个武器修造厂，你们看怎么样？”

赵文华听罢，高兴地说：“你老弟的这个建议很好么！能搞到一个枪械制造厂，那我们是求之不得。”

陈珪璋亦开心地说：“我们在敌人手中夺枪很重要，这造枪修枪，在我们义军也是十分需要的。等着我们打镇原，我和你一同前去搬运那个修造厂，让他们跟着我们义军指挥部服务转移。”最后赵文华关于军粮的供应问题讲道：“旱灾数年，人们的粮仓已经是十室九空。我们义军以及随义军求食的灾民共万余人，吃饭问题是个头等大事，大军无粮可吃，就自散了。因此，发动大伙找到较多的粮食，是我们集中兵力打大仗的首要条件。这方面你们谁有高见？”

只见张本人略有所谋思，开言道：“董志塬是陇东著名的粮仓，部队向那里移动，对解决粮食问题可能要好些。听说那边好些富豪人家，存放有一二十年的陈粮。”

不甚讲话的杨生海听到这位张本人的发言，想起了一件事。他对大家说道：“张先生的发言使我想起来在距离董志塬不远一条小川道的魏家川，有一姓魏的大户，名叫魏天才，听说他家存的陈年老粮甚多，10多年都不动用。”赵文华惊奇地问道：“10多年不动用的陈粮还能吃吗？”

杨生海嘴有残疾，说话困难，又解释说：“在董志塬一带，听说有些富豪人家粮食用不完，有的在塬上庄稼地里挖坑约五六尺深，二三尺宽，周围用谷草铺垫，将粮食倒下埋好，能存放一两年。还听说这家姓魏的富豪，在一座塬畔削山为崖，挖了四孔大窑，窑地垫的谷草，草上面铺芦席，四孔窑洞全部储满了粮食。然后将山土放下来，将窑洞口埋严实。听说年长日久，山土上都长出了像拐棍子粗的枣树

棵，其年久可知。”

赵文华听罢，认真地向杨生海说：“这个你记住，等我们打到董志塬，一定要搞到这批粮食。”会议快要结束了，赵文华向陈珪璋说道：“上面几位兄弟，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我们要攻击的目标。该怎么吃掉它们，你给咱们谈谈。”

陈珪璋听罢，振作一下精神，向大家说：“二哥要听听我的意见，我想，兄弟们提出要攻击的目标有好几个，还是一口一口地吃为好。一来显示我义军出击的雄厚兵力，二来取胜的把握较大，三来对外的震撼力较强。这震撼力强大，就能使八方勇士向我们靠拢。”

赵文华听罢问道：“你的意思我们要攥成一个拳头出击为好？”

陈珪璋说：“是的。”

赵文华向汪、张二位谋士问道：“你们两位看看如何？”

汪飞西点头又哈腰地说：“甚好，甚好。”

张本人也赶忙表态说：“我同意珪璋讲的。集中兵力出击，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大。在我义军兵力还不很强大的情况下，这个决策就是我们的攻城掠地的重要战法。”

会议很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探马报道：“发现在良平东北方向有一股人数众多的队伍开来。”赵文华宣布会议结束，叫大家同他一起出庄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大家赶出村子，站在庄外一个大土堆上向东北望去，见好多的人马，大约有几百人，排着队向良平来了。杨生海建议集合队伍有所防备。赵文华向杨生海说：“你去集合队伍，以作防备。”

陈珪璋分析：“对方整队向良平走来，估计又是哪路的绿林好汉，投奔我们来了！”

赵文华问道：“是吗？”

观看的三四个人都在议论着：“有可能，有可能。”“看来又是那

股兄弟们投奔义军来了。”

正在议论，望见有三位骑马者向良平镇奔驰而来，这才看清楚，他们穿着军服，挎着盒子枪。这三个骑马的人，到达赵文华跟前，便跳下马讲他们是谢牛的部队投奔义军来了。大伙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原来都是甘军黄得贵部下的老熟人。谢牛，甘谷县人，行伍出身，原是黄得贵部一营长。黄部在三原兵败，被三原的胡立僧部收编。听得赵、陈举义起事，声势浩大，他们都是老黄的甘军部下，何尝不想回归甘肃？因而谢牛提出投奔赵、陈的义军。大伙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呼即应，跟着谢牛投奔来了。这次来投伙的有 500 余人马。大家等着谢牛营长的到来，各位三原阔别，互诉个人的遭遇，这时良平镇敲起了锣鼓声，迎接谢牛营到良平，谢牛营便驻扎在附近的胡村。

过了两日各营起程，北上首先攻打合水县城，由杨生海营主攻。合水县城，半面依山，城墙高筑。全城南部开阔，北部山顶筑有堡楼，是守卫城内的制高山堡，可居高临下，俯护全城。该城山顶窄，平地宽，俗称“葫芦”。赵文华、陈珪璋率众围城，由杨生海营主攻，声势颇盛。

合水县新到的一位县长叫高成名，率领警兵团丁，使土枪、土炮和炸药，早有防备。他们守城又是居高临下，抵抗十分顽强。赵文华急得无计可施，便亲自率杨生海营攻城。敌县长高成名在山城顶端指挥炮兵轰击城外义军，城墙上的民团不时向城外扔炸药包，义军伤亡不少。赵文华在一气之下率部冲杀，中弹倒地。陈珪璋亲自冲向前去，将他的赵大哥背了下来。赵已昏迷不醒，军医给赵设法止血抢救，陈珪璋便指挥杨生海营、杨抱诚营、李福禄营，还有他自己率领的一个营，发起四面总攻，为他们的赵大哥报仇。他呼喊向前，率众冒死进攻不息，但手中无炮，城高难破。城内知其击毙义军首领关系重大，守备更加坚实。陈珪璋无奈，只好收兵撤退，赵文华已经抢救无效身亡，他们便搬尸北上，向城壕川转移。

这时，陈珪璋鼓舞士气，命杨抱诚带领一个连，东越子午岭，陕

甘交界的葫芦河川，向太白镇几家大户袭掠财物，以支军费。号称小江南的葫芦河川果然有几家富豪，其中就有一家，姓王的正像杨抱诚所讲的，家藏银子甚多。王家真的在修得一面厚厚的夹层砖墙中间填满了元宝、银元和金银首饰。总共在太白镇收获的银子，足够万名义军使用个把月。

义军的团长赵文华牺牲了，大家十分悲痛。向城壕川撤退途中，陈珪璋异常痛苦。他在运送赵文华遗体的灵车旁边，悲痛欲绝。随员们知道赵、陈少年时代是在一个街巷里耍大的，青年时候他们同去参加甘军，在一个部队共事，一个战壕里作过战。在谭世林的迫害下，无路可走两人又被逼上梁山，在林锦庙，聚众起义。好不容易！现在正是义军走向兴旺发达之机，赵便离开了兄弟们。陈珪璋悲恸欲绝。

灵柩运到城壕川，几个大营的人马陆续汇集。他们选定了一片依山傍水的平台做赵文华的坟地。平地约二三十亩，陈珪璋带领众头领，挖土起墓，埋葬了赵文华。为防止谭世林日后掘墓翻坟，他们在夜间将台地耕翻了一遍，又用人马踩平，然后磨过一遍地皮，掩去坟墓痕迹，致哀而去。

事到如今，义军不可一日无帅。赵文华去世，部下即推选陈珪璋为甘肃义军混成团团长，统领各营，遵照赵文华主持会议所制定的作战计划行事。

陈珪璋是个忠厚宽和的人，素以能忍事让人著称。他爱兵如兄弟，为部下所拥戴。虽然义军受挫，士气仍然旺盛。陈主帅，是义军又一次蓬勃发展的转机。陈珪璋也决心图谋大计，爱护部下，倾听众言，重振军威，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行事。对义军各营再行整编，将各营建制提升一级：义军团扩编为旅，即为甘肃义军混成旅，下编四个团；陈珪璋为旅长，亦称“司令”，汪飞西为参谋长，谢牛为第一团团长，李福禄为第二团团长，杨抱诚为第三团团长，杨生海为第四团团长。其余：郭镇海、张本人等，为团副或参谋。其他人如邵三钢、王瑞珊旧部的徐建雄、王赞武、井长青等，分别委任为营长、连长或其他军

务。

新的军容显示了建制清楚、编制完善，乌合之众的军容大大地有了改观。他们开始重视军训，提高攻守能力。1929年8月9日，他们扫清了东华池一带国民党统治的乡政权，成为义军控制的一块后方基地。

但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声”！冯玉祥容不得自己的地盘内有其他力量存在。现时，他虽然“下野”，其势力仍在。西北军便想拔掉这个甘肃义军混成旅，计划派遣于克尧师来围剿，除去心腹之患。

第十二章

1929年9月下旬，“甘肃义军混成旅”在陈珪璋首领的指挥下，万众一心，奋勇前进。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宁县良平，兵分数路，挥师西进；夜间疾行180余里，直取镇原。在夜深入静时分，数千人马突然包围了镇原县城。县长刘维垣从梦中惊醒，还未来得及布防，陈珪璋亲自带2000余人，其中百十人抬着横梁和大纛猛击铁皮包的城门。5分钟后，城门墩错位，门扇便向里倒下去了。陈珪璋部便占领了全城，各团又分头袭击了几个民团把守的乡镇。义军兵从天降，镇原县长刘维垣根本没有还手之机。义军要什么，他便给什么。陈珪璋未曾伤害这位县长，并且提出不分回汉，不扰百姓，各方团结，广泛打击陇东的谭世林势力。这次偷袭镇原，主要是收集该县武器，充实部队装备，特别是要缴获一个枪械修造所。陈珪璋对刘维垣县长以礼相待，想任用其人，让部下细心看护，不许侮辱。陈珪璋为了安定民心，召集学生和民众讲话。他考虑自己讲话不能见信于众人，就聘请县长刘维垣出面讲话以安慰民心。这位县长向在场的学生和民众感慨万千地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义军这次攻城出奇神速，使我未能预料。义军进城如此不扰民，亦是出我等预料。对本人如此宽待，同样也是感慨万千！大家放心地拥戴义军，终归是福不是祸。”特别是那些住校的女生，当义军入城以后，陈珪璋分派部队送她们回家。陈珪璋明言不扰民，宣示以后，许多开明达礼富豪人家殷勤奉献。吝不欲出者，才“绑票”为人质，三日后弃城而去。在离开镇原时，他带走了县长刘维垣全家，打算在部队稳定下来时让刘维垣掌管枪械修造所，为义军服务。

义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占领董志塬。途经泾川，主要收缴民团警兵武器，以装备义军。董志塬有“陇东粮仓”之誉，义军不断壮大，粮食供应需求十分突出。同时在大旱荒年数载的情况下，贫家小户早已断粮，到了寻食无着的地步。董志塬富豪大户甚多，有囤数年的陈粮。义军不去开仓放粮，富豪人家宁肯粮食霉烂，亦不愿暴露他家的陈粮暗仓。

“甘肃义军混成旅”在陈珪璋的率领下，各团、营、连更加步调一致，听从指挥。采取集中兵力，重锤出击的作战方针，形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好局面。攻打镇原他们采取了出其不意得胜。占领董志塬，各团分头按指定目标夺取各乡镇民团枪支和几家富豪人家的粮仓。

1929年的10月5日，他们又是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董志塬上，以各团为作战单位，大约又是在一个时辰内端了四个乡镇民团，缴获200余条枪支。正巧所谓五县剿匪司令谭世林在西峰巡视，得到各镇乡的急救增援的请求，他尚不知先增援哪里为好。义军遍地开花的迅猛攻势，使谭世林明白，声势浩大的义军，号称万人军阵，西峰只有他的一个营兵力，如何能对付了他们呢？加之西峰镇可说是个无城墙的市镇，虽然商业、运输业比县城繁华，但低矮破碎的城防不堪一击。哪有庆城巍峨牢固。谭世林带兵有个经验，他懂得打不赢就撤。他是依据兵书上三十六计中最重要的一计，带着他的一个营，扬言要增援董志塬，实际上部队向北朝县城庆阳逃走了。不过他还派出两个说客去见陈珪璋，劝他不要占西峰、攻庆阳，否则他要一个一个地将陈家被押在狱中的三代四口人全部杀掉。这么一来，谭世林给陈珪璋头上似乎戴了个不小的“紧箍咒”，致使陈珪璋暂不去攻打西峰、庆城。

义军开到董志塬，第一步缴了几处民团的枪支，大约有200余支。第二步又派出部队和他们的“镢头队”、“口袋队，”去寻找富豪人家存放的老仓陈粮。旅长陈珪璋盼着这下能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他这时调遣驻扎董志塬后寨的警卫旅部的杨生海团，带了一个武装连和一个50余人的“镢头队”，到董志塬魏家川的一座旧庄院里，去寻找魏老二家存放多年的陈粮。结果被“镢头队”挖出的陈粮多达万余石。正像张本人所讲的，在一个偏僻的崖畔山庄，由“镢头队”从一座窑面塌陷的土坡中，发现了被崖土掩埋的四孔大窑洞。窑内装满了麦子，由于窑口被崖土掩埋，窑内空气稀薄，四窑陈粮还未霉烂。杨生海与陈珪璋商量，其中一孔窑洞的粮食交给跟随他们的“口袋队”和“镢

头队”，任意搬运，转运回各自家里去；另一孔窑洞中的麦子全部分发给塬上缺粮灾民；留下两窑麦子，发动群众，给义军磨面烙锅盔。每百斤麦子交 70 斤面粉或 80 斤锅盔交给义军。群众有利可图，都积极给义军磨面、烙锅盔，大大地解决了义军的口粮供应问题。

“甘肃义军混成旅”在董志塬驻扎了 10 余天，他的对手谭世林唯恐义军下一步攻打庆城，接二连三地给陈珪璋捎话带信，声言：“如果陈庆瑞胆敢攻打庆城，我就要将陈珪璋的叔辈四人、堂兄堂弟八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一个地，要在他围城时，杀在城楼之上。”陈珪璋是个帅才，能屈能伸。谭世林给他捎来的口信，他也只好认了。他想：为了保全家里老少的安全，暂且不攻打西峰、庆城也就是了。馍馍不吃在笼子里放着，他老谭能跑掉，庆城‘八大富豪’能跑掉吗？义军在不断地壮大、充实、整编，人马上万，但枪支只有四五千条，衣着还是五颜六色的农装占多数。陈珪璋便派人筹款给弟兄们赶制军装。

陈珪璋在陇东的崛起，首先引起庆城八大富豪的不安。虽然义军在绕着庆城打富济贫，夺城掠地壮大自己，但是，攻打庆城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庆城的冯大绅士、冯大会长心里也是清楚的。不想个办法，只靠谭世林吓唬陈珪璋那是不行的。于是，他便派亲信去北京恳求在京的庆阳一位常驻京议员侯效儒，请求他搬动军方，围剿已经势力不小的蠹贼，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阶段，以除庆阳之患。侯效儒，庆阳人。少年有志，赋性聪颖，勤奋好学。1894 年，清朝廷派最高学台到庆阳考试院监考，他的成绩名列前茅，被选送平凉高级中学深造。三年后赴兰州参加乡试，在 2600 百名生员中，侯效儒为前 10 名举人，被清廷委任为广东知府。他与孙中山先生有着秘密往来。1899 年被调到北京任宫廷内阁大臣，赴俄国解决库页岛争端问题，使沙皇俄国赔偿了中国黄金 2 万两，受到朝廷的嘉勉。冯翊清等八大富豪托人上京，请侯效儒在军中周旋，派兵镇压义军。

这时，1929 年秋，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在中原与蒋介石交战，冯指示他在甘肃的刘郁芬部队的于克尧师，由兰州南下东进，正好侯效

儒乘机请求冯玉祥的于克尧师，对义军围歼。于师进剿“甘肃义军旅”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庆阳城，而且后勤部队已经陆续到达，城、乡、镇都在为于克尧师到达庆阳作着后勤粮秣的准备。这一消息最早被庆阳商会副会长任绍亭得知，他便暗地派人到董志塬，告知了陈珪璋。

陈珪璋向传信人仔细地问道：“于克尧师开往陇东真的已经派来了后勤人员吗？”“是的。”送信人还告诉珪璋说，“于师的到来，听说还是冯翊清请求在京城侯效儒参见冯玉祥的。冯玉祥指示他的甘肃亲信刘郁芬省长派他的于克尧师，来执行这个任务的。”陈珪璋继续问道：“你可晓得这次于克尧师能来多少部队？”

送信人想了一阵答道：“可能是五个团，五六千人。因为他们叫县知事按五个团给他们准备粮秣。”

陈珪璋思考了一阵，说：“这样我就明白了。你现在回庆城去，还是跟我们部队走？”送信人说：“我要回城去告诉任副会长，他好放心。”送信人最后又问了一句：“你们向哪儿转移？”

陈珪璋告诉来说：“回子午岭山中去，看他于克尧能将我们怎么样？”陈珪璋接着询问了他家祖孙三代被谭世林关押在狱中的情况。来人向他悲愤地说：“不仅将你父亲、你弟弟、你的两个儿子关押狱中，连你的二伯父陈俊伯伯后来亦关押起来了。他们说你二伯父支援你反对老谭的。你被逼迫出走，家里男人全被老谭关押，嫂子一人在家，她伤心得肺病又发作了，吐了几次血。你岳母派的人照料她。这个谭老贼，技穷无术，想出了那么个馊主意，想叫你不得攻打庆城。你放心没麻达，‘馍馍不吃在笼子里放着’，你们义军壮大了，老谭那贼会将狱中的亲人给你送回来的。”

陈珪璋高兴地说：“谢谢你对我的安慰。”

“这不是我说的，乡亲们私下都这么议论。”

“谢谢乡亲们啦！我不会辜负大家的关怀。”最后，陈珪璋叫他的副官取来一些银两，送给送信人10两银子。另外托送信人给他岳

父捎去 100 两银子，酬谢他们全家对他疾病缠身的妻子的关照。并派人一路将送信人护送到庆城南门外，让他回城去了。

送信人走后，陈珪璋刻不容缓地召开了紧急会议，召集了四个团的正副八位团长、两位参谋长，以及特务团团长和警卫营营长。

他向大家通报了由城内亲戚派人传出的口信，他说：“冯玉祥的于克尧师长带领约 5 个团 5000 余人，由兰州南下，专程开赴陇东，清剿我们义军。该师的后勤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庆阳，正在征集粮草。我请大家来议议，我们如何对付他们？”

突然传来的敌情，使大家似乎紧张了起来。在场的人正在思考，陈珪璋又向在座的各位弟兄们继续说道：“据来人讲，这次于克尧师到达庆阳，是冯翊清写信请在北京的侯效儒向冯玉祥请求派兵来围剿我们义军的。”

“那么冯家老二冯翊瀚能不插手吗？”汪飞西问。

张本人解释说：“冯翊瀚前不久被一个刺客杀害了，他大概是没有插手。”张本人接着说：“既然于克尧师专程到陇东跟我们对抗，那就不能回避，当然也不能与他们打阵地战、堵截战，只能采取南方红军使的游击战。”

这时，三团团长杨抱诚向张本人问道：“游击战怎么个打法？”

张本人在思考着说：“游击战就是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困我扰……还有四个字记不起来了。”

陈珪璋听到张本人的发言很高兴，便鼓励地说：“张兄，听说你跟着刘志丹参加过渭华暴动，红军的战术知道得不少。望张兄多作贡献。”

张本人感到陈旅长对他如此器重和信任，便站起来躬身说道：“愿为义军鞠躬尽瘁！”

陈珪璋在张本人游击战法的话题下，就说起他的意见来了。他讲

道：“我看游击战就不错，敌强我弱就得这么打。‘敌进我退，’退到有利地形，退到我们的防卫范围之内再打嘛，这个好。”他接着又说：“敌人来了五个团，我们只有四个团，武器装备我们差，不能与他们相比。但是，我们每个团、营、连、排的指挥官们都是称雄的绿林好汉，是敢在敌人手里空手夺枪的不怕死的英雄。我们有这样的弟兄，还怕敌人的枪到不了我们的手里？”然后他向大家问道：“你们都同意张参谋主任的打法吗？”

“同意！同意！”大家都表示了态。

还未发言的汪飞西参谋长提醒大家说：“回去作准备转移的工作，恐怕首要的是让兄弟们多带些干粮。趁董志源出产麦子，发给群众些麦子，给我们做成干粮锅盔，然后让士兵们掰成碎块晒干。每人做个袋子带5斤干粮，省着吃能吃六七天。我军转移到山里，有粮吃，心不慌，等着敌人来了跟他们干。”

陈珪璋感到汪参谋长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他向大伙说：“每人背一袋干粮很重要，搞不到袋子，就将自己洗干净的裤子扎起腿装干粮。我们有干粮吃，在森林里隐蔽三天五天，等候敌人来上我们的圈套是没问题的。”

还没有发言的杨生海最后提出：“我们义军要转移，最好转移到城壕川去。那里我们地形熟，距离林锦庙近，群众基础好，桥头沟门，那里山岔多，地形复杂，是我们一个好战场。”陈珪璋听罢，心里一掂量，觉得他杨老弟提出的是个制服敌人的好战场。便表态说：“诸位，杨团长提出兵撤城壕川。那里在座的几位都未去过。不过，我告诉诸位，城壕川确实是个诱敌深入而又使敌人难于撤退的好战场。城壕川南侧高地是一片10多里长的森林地带，我们在那里可以隐蔽队伍。再向川北进去，就到了杨生海老弟所讲的桥头沟门，桥头沟门里面，有四五个沟岔小道。如果我们在沟门那里两面山头隐蔽下重兵，进了桥沟门的敌人就不会再能逃出沟去。这样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一定能围歼大量的敌人。”

义军的一团团长谢牛简单明了地表态说：“陈旅长你就决定吧！我们对城壕川那一带人地生疏，你说撤退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打。打伏击我们不会吃亏。”“甘肃义军混成旅”在董志塬作了三天的准备，在一夜之间，各乡镇驻扎的“义军”走得无踪无影。

于克尧师南下到达庆阳，5个团5000余人的队伍一下子驻扎庆城周围的各个村庄。他们像是飞来的蝗虫似的，驻扎在哪个村子，将仓库的粮食全部吃净吃光。实际上仓库里并没有多少存粮，不少的富户人家把多年的陈粮都挖出来让于师的兵吃掉了。如果于师再不离开庆城，吃粮就成了大问题。若不是富人家贡献出他们陈粮，这场“剿匪”战就难以打起来。就这样师部在庆城呆了4天。“永茂隆”家掌柜的韩少文，自愿在他家给于师长腾出一院房子，供师部驻扎。因为庆城“八大家”只有他家的院落多，房屋豪华阔气。他家到底大大小小有多少院子，客人谁也记不准。生客进去，无人引路，就找不见你要找的人；出来无人领你，你也找不到出去的大门。给于克尧师长腾出的院子，当然是靠大门近的院落，一来他们出进方便，二来后面的院子主人住下亦安静。这位于师长到来，送慰问品的人可不少，特别是庆城的“八大家”——你送他不送能行吗？因此，于克尧这位师长，正像是家里娶媳妇、儿子过满月似的，送礼人鱼贯而来。富豪人家都盼着于师到来，能根除这股“土匪”以安“民心”。

于克尧师在庆城驻扎了4天，各部队准备好了进山“剿匪”的干粮，就快要起身向东山的城壕川开去。以冯大绅士为首的“八大家”迎送代表们，今日都要去于师长的驻地“永茂隆”家给于送行。当然还有所谓的五县剿匪司令谭世林也在内。至于庆城的“七小家”、“二十四个银货家”，想见见于师长的颜容风采，还见不上呢！只好由冯大绅士代他们送份礼单，也算够他们体面了，表示了“民众”拥戴于师。冯翊清率领八家富豪，即任绍亭、韩少文、李庆隆、李志良……还有他冯翊清自己。这群县城的富豪能晋见一位中将师长，感到他们能有这样的荣耀还是头一次。冯翊清带领大家向于克尧致词道：“于师长亲率将士来庆阳进山围剿‘匪徒’，乃是造福安民的救星，我等

望眼欲穿啊！盼望大军早日凯旋返回。”“永茂隆”大掌柜韩少文，因为师部在他家住，亦就随便地说：“民众都是大旱望云霓，盼着大军来啊！”于克尧被这群富豪们给夸奖得十分开心。他让大家入座，便说道：“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当头之时，哪有不来之理？况且，有曾任北京原宫廷内阁大臣侯效儒大人的请求，我等也不能不来。这次进山剿匪，诸位就听着我军的捷报！”

冯翊清乘机恭维地说：“侯效儒君乃是庆城的一大才子。他与孙中山先生暗中有往来，与蔡锷将军关系甚密。我等不求他搬兵剿匪，还能有何法？”

于克尧听罢，动情地接过冯的话题说道：“冯会长的贤弟冯翊瀚先生，听说他与侯效儒都是贵县的两位大人才，亦曾是国民议会、众议院的两位常驻议员。听说才华出众，徐世昌总统很重视他们才学，两位被誉为‘北方才子’。可惜冯翊瀚君在京遇刺身亡，是我们的巨大损失。”

大家听罢，都很沉默。只见冯大绅士躬身谢道：“谢谢于将军能记得他的不幸殉职。于将军进山‘剿匪’，重任在肩，我等将全力支持。”

于克尧显得十分关心地说：“诸位财多身威，要壮大民团才行。”

这时，到场的所谓五县“剿匪司令”谭世林，看来也该表个态了。他向这位中将师长痛苦地说道：“这群蠢贼战术以偷袭为主，打了就跑。他们从不摆战场与我民团对阵。”谭好像还要向于中将献什么妙计似的又说道：“大军进山，蠢贼必然是化整为零，要多方侦察，才能摸到他们主力的踪影。”

于克尧感到这位民团司令有所指教似的。他到庆城已经知道这位五县剿匪司令与这股土匪有所接触，损失枪支已有四五百支，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壮大了这群蠢贼却还在这里给他说道三道四。便不惊不奇慢条斯理地说道：“先民还请教割草打柴人嘛！我军要知己知彼，少不了侦察工作。看来谭老弟这方面很有经验，望能派几个侦察排协助

我军搞好侦察，怎么样？”

谭世林对他自己的发言后悔莫及，便说道：“愿派侦察部队协助大军，协助大军。”

于克尧说：“那我们就这么定啦。”

作为商会副会长的第二号头面人物任绍亭，由于他家的女婿陈珪璋，富人们都叫陈“土匪头子”。他在此种尴尬场面，只好坐在后排凑个“八大家”的人数，不准备发言。好在几位到场的富豪们，也都没有在这位于中将面前引逗使他难堪。

冯大会长最后从袖筒里掏出一份送礼名单，上面写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银货家”向这位中将师长送的礼单和抬来的礼品。大家要告辞了，冯翊清对于说道：“于师长，地方民众为慰问将士们进山剿匪艰辛献身，送银 5000 两，以改善士兵的生活，弥补军费之不足。”

于克尧听罢十分高兴，向各位富豪们说：“诸位礼仪周全。部队进山剿匪，艰苦之处诸位都能体谅，我就感谢大家了。在战时状态，庆城我还留驻一个团兵力，以防他们偷袭殃及城民啊。”说起于师奉命开赴陇东围剿义军，他的师共九个团，可是他只调动了五个团完成这次担负的使命。在庆城，他又留下一个团，可以看出，而今的大小军阀，都是以扩充队伍，保存实力为主。他们又都傲气十足，藐视对手。

冯翊清道：“于师长用兵如神，这样我等就更加安全放心啦。”

于克尧轻敌而放肆地说：“诸位就等着我军传来胜利战报的佳音吧！”然后，于送大家离开了师部。

陈珪璋的“甘肃义军混成旅”经两天的行军转移，到达庆阳东北部的城壕川。这条川道，南北约 30 余里，是个不很长的小川道。川道的南头有个叫田沟门的狭窄要道；它的北边 20 余里，有个叫桥沟门的川口，像是这条川道南北的两个要塞大门户。这里距离林锦庙不

远，陈珪璋对这一带地形地貌非常熟悉。他一路骑在马上，运筹谋划着这场战斗的布局 and 打法。陈习惯在行军途中商讨问题，因而，他首先将两位旅部参谋长参谋主任汪西飞、张本人叫到他的身旁，一边骑马走着，一边向两位军师述说着他的作战方针。他们到了城壕川的田沟门那里，也就是说要进城壕川了，便向他的军师问道：“你们看看，这城壕川南段有这样狭窄的田沟门山口，到川道的北面约距 20 里路，仍有这样个山口，叫桥沟门山口。二位考虑，我们在这条川道，搞他一个包围圈。让于部人马大量进入田沟门之后，我们用一个团的兵力在田沟口阻击敌人后退。再用一个团的兵力，从城壕川中段南边的森林中冲出来，分割切断川道的敌人之间联系。我们再派两个团，在川道里面的桥沟门等敌进入桥沟门以东，再次将敌分割切断他们的联系。我的经验，打仗只要能分割开敌人一个整体的联系，就注定了敌军失败的一半命运。”汪飞西、张本人两人觉得陈旅长的布阵颇为新颖。张本人首先表态说：“我非常同意陈旅长的谋划，我想我们敢这样布阵，是由于我们的每个兄弟都是勇往向前的绿林好汉，定能取胜。”

汪飞西也接着表态说：“这种打法，可说是致敌长途行军 10 余天袭敌不备的一着妙棋。我们让于部上钩，就得如此战法。”

陈珪璋听罢两位军师意见，甚为高兴。他又说：“引诱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那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将这个任务交给警卫营去完成。”他接着说：“再布置一团、二团隐蔽在田沟门一带和南面山坡的森林里；将三团、四团布置在川道北面的桥沟门一带；让警卫营诱惑着敌人向前追，再派一个班的人化装为乡民，混在老乡之中，主动给于部当向导，说我义军逃窜得如何狼狈，撤退的路线从哪儿到哪儿，迷惑敌人，向我们的包围圈里钻。”

张本人听罢拍着双手说：“好主意啊！”他还建议道：“还可以让士兵沿路丢一些行李，显示我军撤退得够慌张忙乱了，使敌人无所顾虑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陈珪璋一边听，一边点着头，同意两位谋士的意见。他最后说：

“你们跟着部队往前走，我去后面一团、二团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叫他们不要开进川道去，就在川口的田沟门两边山上布阵。他们的任务就是不让进入川道的敌人跑掉，将他们分割歼灭。”陈珪璋带了他的一班卫队转回去向田沟门去了，召来了谢牛团长和李福禄团长，向他们布置了作战的具体任务。一团团长谢牛立刻谋划起具体的战术战法。可二团团长李福禄，向陈旅长建议说：“两年前你在保卫庆城时，对姜鸿谟旅使用的‘滚木礮石’战术，使他们大败而逃；在这儿使用这个战术，我看也行。山上的大树，将它们伐倒，截成滚木；川道河滩里的大石，抬上山去，当做礮石。打起来将它们推向山下，看看谁能阻挡得住它的冲击力。”谢牛团长一听，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再强大的部队，也难阻挡滚木大石的冲击力和打击力。”

陈珪璋觉得两位团长对他交给的作战任务，不仅无条件地接受，而且能使用脑筋想办法制服敌人。便说道：“从我们武器装备上看，我们是弱者，干部是强者；弱者要战胜强者，不设法采用一些敌人料想不到的战术，就无法战胜他们。两年前姜鸿谟攻庆城时，我们没有一支快枪，就是用滚木礮石击败了姜旅。现在我们有了3000余条快枪、5000余弟兄，还能战胜不了于克尧师4个团的围剿？我们将部队带到这儿来，就是要在这一带占它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谢团长可能还不熟悉这一带的山山水水，可是福禄兄弟，他比我还要熟悉这一带山、水、人啊！”

“是的。”李福禄含笑说道，“我们在林锦庙扎营时，三天两头都得转到这儿来，看看有无民团的踪影，地形熟悉，民众也都认识我们。”

“这样就好。”陈珪璋最后又重复地向一团谢牛团长说，“一团摆在南面的田沟门，阻击敌人进了沟的不要让他们再逃走；福禄的二团埋伏在东面的森林里，那里是这条川道的中间地段，准备在那里分割切断围歼敌人。不过，枪打响，首先使滚木礮石攻击敌人，敌人乱了阵脚，你们就冲下山来，围歼他们。”两位团长听罢陈旅长指示，全都心领神会地离去，布置砍树的去砍树，抬石的去抬石了。

当然，陈珪璋布置好前面川道的作战任务，他又带着一班骑兵，向后面川道的桥沟门赶去了。估计他们还是采用行之有效的滚木礮石战打先锋，然后使步兵从山坡上冲杀下来，发起一场近距离的夺枪战。

这天清早，天空乌云滚滚，地面也是雾气沉沉，是个不豁亮的天日，也是乡民常说的有不祥的征兆。这个不祥的征兆，是应在于克尧之师，还是应在陈珪璋之旅，大概很快就能晓得了。现在，我们来说说闻讯而动的于克尧师向城壕川进军的情况。于师按编制是三个旅，九个团上万人的大师。可是他领得了冯玉祥的赴陇东剿匪命令，启程东调部队时，是由于他藐视这股新起的“东山蠹贼”，还是由于大小的军阀们所固有的惜兵如命的老毛病，舍不得将他的全部兵力一次投入战斗，因而，他率师南下陇东，只抽调五个团，一半兵力未动；还在庆阳城留了一个团。看来于克尧是藐视了这些他认为的“山中蠹贼”了。

于克尧的前卫部队由一位十分凶猛强悍的马团长率领，于克尧就省了许多心，似乎天塌下来这位马团长也能给他撑得住，抵得了。马团长是于能依靠得住的“干将”。这位马团长也不辜负师长的重望。他倒是沿路找来乡民，不断地打听义军撤退的踪影。他正好遇上了混在乡民中的义军便衣人员。这些“乡民”是有问必答，向这位马团长将“义军”描述为“一群乌合之众，山野村夫”。还说：“不过他们里面扛快枪的人不少，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这位粗头大脑的马团长接着问道：“他们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吗？”“村民”又恭恭敬敬地告诉这位马团长：“这不过是个比喻。他们队伍很乱，是成群结队地向川道北面跑了。”

“这一带的山上没有他们的人。他们跑都来不及，还能藏到山上，让你们抓住？”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们有骑兵多好，赶到前面去，把他们都俘虏住了。”

这位马团长心里想，骑兵，一个团只有一个侦察排，跟在团部的

后面。这样的深沟密林，他们也不敢离开部队远距离侦察。他只能率领前卫团进入城壕川，沿路边走边打听。“义军”便衣队的误导，于军信以为真，他们就大胆快速向前追赶。前面的团队赶上前去，后面的团队也就不需要沿路侦察了。他们就是二团跟着一团，三团跟着二团，都是急行军，从前川向后川里追赶。他们也真的发现了义军大约有三个连队，在狼狈地向后川逃窜。这正是陈珪璋派出的旅部警卫营在诱敌深入，计划将敌人四个团中的三个团诱入城壕川，来个关门打狗。

敌人发现了义军众多的部队，哪能轻易放过让他们逃走呢？于克尧在后卫部队得知前卫一团已经发现了义军的大量部队在逃窜，立即命令一团马团长跟踪追击，将前面这股逃匪抓获。马说：“这也算是我部进山剿匪，向师长献的一份厚礼。让他们在庆城游街，显示于师旗开得胜的战绩。同时，也是回报庆城众豪绅们的一份厚礼。”想象往往是一种欲望，并不是已经得来的实惠。在整整一个上午，于克尧师的四个团，已经有三个团进入了城壕川，在 20 余里地段的川道里。他们的第一团的那位马团长，在得到“穷追不舍”的命令后，已经追进桥沟门多山多沟岔的死胡同，这便是城壕川的川道儿。这时隐蔽在桥沟门里面的义军第三团团团长杨抱诚感到是由他首先开战的时候了。他们部队还未配备有号兵，他便以鸣枪为号。前川里听见后川道响起了连珠炮般的枪声，随后整个川道的东、西山头上也响起了枪声，接着从山崖上、从岭畔上，成千上万的滚木礮石滚了下来。巨石将小树击断，滚木在大土坡上蹶跳而下，冲击得山坡在塌陷，尘土在飞扬。于军躲避都来不及，哪有还击之力。“滚木礮石”之后便是七八千人满山遍野的喊杀声，他们有的持快枪，有的拿大刀，有的举长矛，个个都喊叫着“缴枪不杀”的口号，于克尧师的三个团全被击溃了、粉碎了、俘虏缴械了。于师所以能被击败，他们是在行军途中，而不是持枪搜索前进之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义军会采用“滚木礮石”袭击他们，而不是枪战；于师从兰州到此千余里，途中并未歇脚停留，加之久旱荒年，沿路士兵都缩着一个吃不饱饭的饿肚皮，哪有打仗的兴致？还有一个原因，于部甘肃籍士兵众多，他们并不愿离境南下作战，

在此当俘虏倒是救命的机会。所谓的“蠢贼”却打败了于克尧的正规军，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的。清点战场，义军缴获于师的枪支 2900 余支，其中获轻重机枪百余挺，近百支枪被“滚木礮石”击坏，伤亡亦百十人。于克尧未敢再回庆城与豪绅们见面，他带着剩下的两个团返回兰州去了。于师在撤退的沿路，士兵们像一群蝗虫似的，吃光抢光，许多壮丁被拉走了。

陈珪璋从一个被俘敌团长的口中得知，敌师长于克尧未进入伏击圈，而是跟在后面的一个团队，在田沟门以南的香山塬畔设指挥部。陈珪璋突然脑门一转，想出个主意：趁敌人正乱着，设法派兵袭击于师的指挥部。他迅速将一团、二团原有的马匹以及俘获敌人三个团的百十匹骑兵，组织了一个追击队，全都换上了于军的服装。他命令李福祿团长带领追击队，冲至于克尧的师指挥所去捉拿于克尧。李福祿是个机灵人，他迅速组建了 100 多匹马队的骑兵连，从俘虏兵身上换下了军装，给组建的义军兄弟穿上，伪装成于师的部队。在不到 1 个小时之内组建好骑兵追击部队，便骑马向田沟门外的香山塬开去。沿路敌军看到从田沟门冲出一股骑兵，显然是他们自己的骑兵队伍，未作阻击。骑在马上领队的李福祿还大模大样地向站在路旁的士兵问道：“于师长现在在哪里？师指挥所在哪里？”路旁的军人有的摆手说：“不清楚！”有的说：“师指挥所就在前面的香山塬畔上。”李福祿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只见他一扬手，骑兵拉成一个长队，在一条长龙般的尘埃掩护下向香山源开去了。

狡滑的于克尧知道，他们没有骑兵部队，心里一怔，感到惊恐。但观其服装又像自己的队伍。看到向他们赶来的百十匹骑兵跑动得来势迅猛，觉得有诈，想逃走又怕是自己人。发愣了片刻，他才清醒了过来：前面三个团队，是没有骑兵连队的。于克尧慌张了起来，只见他拉着两个护兵向南塬的沟边跑去，其他人也都慌成一团，四散逃走了。

李福祿他们冲上塬去，指挥所的帐篷里已经跑得连个人影都没有了。里面物件乱七八糟，狼藉不堪。但是，在一个单人床铺下面放有

红油漆刷过的大木箱，木箱上用粗绳子捆绑着，未能被扛走。于克尧向哪里逃走了？李福禄一时还弄不清楚，他指示骑兵到塬上各处搜索。李福禄这时将那个显眼的大木箱从床下拉出，他感到木箱沉甸甸的，木箱上还锁着一个一拃长的大铜锁。李福禄指示将箱上绳子解开。他拿过士兵一支长枪，使枪把子照着铜锁砸锁子掉地。打开木箱一看，好家伙！箱内装有大半箱元宝、银元，银元正好将箱内的元宝空隙填得满满的。银子足有几千或上万两。箱内还放有一些文件，李福禄翻开一看，有庆阳“八大家”给于克尧送银、送物的花名单；特别还发现冯翊清给京议员侯效儒写的一封请求派兵镇压义军的信。这封信是由侯效儒呈送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徐在信中批示由冯玉祥派兵镇压围剿。冯玉祥同样在这封函件上批准由他的于克尧师出兵开赴陇东征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如此众多的要人批文，最后到了陈珪璋的手中。这封请援信的转批，将隐藏在庆城的义军对手是谁，不是看得一清二楚？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于克尧师损兵折将，“八大家”富豪们所掏的腰包，意外地都落到义军的手中。

李福禄晓得如果原路返回，那是一定要碰到于部拦路阻击。好在这一带山山水水、沟沟峁峁，他可说是熟路自知。他拐弯绕道领着大伙兄弟用了半个时便回到田沟门。

陈珪璋得知虽然未能抓到于克尧，但所获得的东西，却将庆城豪绅们对义军恨之入骨的情绪，暴露得淋漓尽致。他对李福禄表扬道：“战场上我们收缴那么多的枪支；在于克尧的指挥所，你又获得这么多银两和重要的文件。这是我们一次全胜的战斗！”

不过，李福禄似乎要提醒他们陈司令，说道：“哥！这冯翊清老贼，我们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竟然能买通冯玉祥派兵围剿我们义军。我们就这么饶了他？”

陈珪璋含笑说道：“冯翊清能搬兵于克尧师来围剿我们，这也在情理之中。你说我们给冯翊清个‘颜色’瞧瞧？不，现在不是时候。我倒觉得我们还得谢谢冯大绅士，没有他搬兵与我们义军作战，我们

哪会一下搞到 3000 余件枪炮、2000 余名俘虏？我看对冯翊清应该嘉奖。”

李福禄听罢，傻笑着说道：“那我们还得感谢他？”陈珪璋拍着李福禄肩膀说：“你急什么？我们刚才吃了一顿饱餐，还没有消化，你明白吗？”

第十三章

于克尧师在城壕川与义军激战，惨败不堪。此种战例可说是骄兵必败的一个典型。冯玉祥在等候着于克尧围剿陈部的捷报；庆城“八大家”豪绅们，盼望着这次大军进山能将他们认定的匪首陈珪璋生擒活捉。可是，于克尧怎么也未想到，他认定的这群钻山的“蠹贼，”给他们使的非常原始的作战方式，把在途中行进的于师三个团队打得落花流水，只有躲避之机，无有还击之力。于克尧是跟在部队的后面，侥幸未进入义军的包围圈，他得知前面的三个团 3000 余人惨败的消息，便带领一个未被歼灭的团队，沿着子午岭以西，进入合水县境绕过庆阳城，匆忙向西峰退去。他只带着五个团中未曾参战的两个团走了。于克尧再也没脸皮去庆城赴豪绅们为他凯旋归来所准备的盛大宴会。但是，后来逃出包围圈的四五百名溃军和伤员，仍然沿着回庆城这条路向南而逃。他们在战场上失败，要在逃窜的沿路进行报复性的补偿，吃不到粮食，就进老百姓家杀羊宰牛，沿路进行抢劫，然后向西峰镇方向退去。

庆城豪绅们久等不见于师长的到来，听得于部这次作战损失严重，他竟然连回庆城的体面都丢光了！这就反映出于师的失败是溃不成军；而且于克尧师长是惨败而逃，还是被击毙在城壕川，一时就很难断定。不过，虽然于克尧未返回庆城，但是，打散了的残兵拥进城，抢劫商店，像台风似的袭扰而去。人们常说盗贼还比不上残军抢劫得狠，因为他们是明火执仗地抢劫，好像民众应该理所当然的“慰劳”。三年前姜鸿谟旅攻庆城时就曾被手无寸铁的陈珪璋一伙年轻人，使“滚木礮石”击退；这一次又是陈珪璋率领他的义军兄弟以威力无比的凌厉攻势，又一次歼灭了于克尧师的三个整团。看来战争中击败对方的办法是千方百计。劣势战胜强势，靠的就是个“勇谋”二字。这两个字里面包含着他们的理想追求和智慧，因此，它战无不胜。于部的惨败，就在他们是为了吃粮而当兵，因而屡次都败在他们所说的“蠹贼”手里。

“甘肃义军混成旅”在庆城东北百余里路的城壕川大捷，惊骇了

庆城的巨富们，他们有的要逃往西安，有的要转移到西峰，也吓坏了谭世林民团的官兵。谭世林动员民众全城警备，并抽调四个营进城防守五座城门。他扬言：“如果陈珪璋胆敢攻打庆城，谭世林就要将关押在狱中陈家三代四口人绑赴城楼问斩。他们若攻一次城，我就杀掉他们一个人质，将首级挂在城楼上示众！”谭世林的这一招数，两天过后得到了验证，陈珪璋部确实未敢攻庆城，仍然又将部队退往宁县的早胜去了。这时，庆城的“八大家”巨豪们得知义军向宁县撤走，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庆城商会会长冯翊清，人们称他为“不倒翁会长”。在他任职 20 余年间，庆阳换县知事 17 人，但是，他的商会会长职位始终不变。可算得上庆阳商界一位纵横捭阖、看风使舵的能手。这时，他又要施展他的手腕。冯翊清认为，一手被他培养提拔充当了庆城民团司令的谭世林，使出的许多对抗陈珪璋的威胁和恫吓，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根据他的“经验”，他产生了与陈珪璋和解的念头，以贯彻他“不倒翁”的思想路线。他看得很清楚，“和解”的念头不管含有多少的苦涩味，但必须这么做，才能保住他会长的地位，保住八大家的安全，保住他一手创建的民团武装。他琢磨了利弊关系后，首先将陈珪璋的岳父、庆城商会的副会长、他的副手任绍亭请到家中商谈。

任绍亭虽是陈珪璋之妻的二叔父，但是，现在的关系也不如前两年了。由于谭世林关押了陈杰一家四口人，陈家在家看门户的只有陈珪璋的老母亲和陈的妻子。她们长时间在谭世林的迫害和威吓之中生活，年轻的陈妻受到精神的压力，患上了肺病，忧伤而亡。任绍亭与陈家的关系，从此也就淡薄了。冯大绅士请来任绍亭想通过他去疏通商会与陈部的关系，改善一下谭世林与义军紧张形势。冯翊清向任绍亭讲出肺腑之言，说道：“今天请老弟来，是想与你交换一下你对目前义军攻势的看法，想为我们大家寻找出一条活路来。说得知心一些，你看看我们与陈庆瑞他们有无沟通的必要和可能？”

任绍亭还未听完冯的解释，就明白了会长提出与陈和好的原因，他就开诚布公地说：“和好的时机应该说是到了，再不和解，我们全

城百姓都要陷入灾难之中。”

冯翊清含笑说道：“是呀，是呀。今天我请你来，就是为了与义军的和解。不过，再怎么说明陈庆瑞总会给你这位老叔父一些面子的，不至于使全城百姓陷入深渊与灾难之中吧？”任绍亭严肃地说：“你听人说过吗？这人走，茶就凉了，听说有人正在给庆瑞找续房哩！他快要将我们都忘记了。再说县衙里关了陈家好几口人，你叫我劝他们与民团和解，是个很费周折的事。”

冯翊清听出任绍亭的话音里对陈珪璋的情感有着无限的失落，就赶忙说：“我与你商量，是要与你定一个对陈庆瑞今后的大方针。当然亦不是让你出头露面从中调解，你是有你的苦衷和难处。不过我冯翊清亦晓得：陈珪璋他也不会是忘恩负义之人。”冯想：既然不愿出面周旋，能让他知道我冯翊清的心思也好。任会将他的片和解之心传送到陈珪璋耳边，起到了传话的作用，这也就够了。

任绍亭煞费苦心地想了一阵，他推荐一个人，说：“西峰商会会长陆雨山这几天回庆城住，此人与谭司令关系甚密，给陈珪璋也有资助，何不请他从中调解呢？”

冯翊清听罢，感到他的脑筋太迟钝了，陆雨山竟然走在他的前面了，他就激动地说：“我们要迎头赶上去，只好请陆雨山从中周旋了。”冯停顿了一阵，又向任绍亭询问道：“你说说我们拿什么礼去和解？”

任绍亭不假思索地说：“将押在狱中爷孙三代四口人放出来，比什么礼都重，否则难和解。”冯翊清听罢，就忧虑起来了，说道：“人质乃是谭世林制服陈珪璋的一把利剑。人质给送回去，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制服他们的手段？恐怕老谭不会同意手无寸铁守庆城了。”

“怎么能手无寸铁呢？谭世林不是要调四个营兵力进城守五城门吗？”任绍亭问。

冯翊清向任深入地解释说：“我说的是如果我们将押的人质送给陈珪璋，我们就等于手无寸铁了。集中四个营守城，那能守得住吗？”

恐怕四个团也不行。陈珪璋现在手下已经拥兵万余人，四个人质就能抵挡万人的攻击，这个你也明白。”

任绍亭用肯定的口气说：“如果不将在押的亲属首先送回去，送别的礼他是不会和解的。”

冯翊清听着从座位上站起来，背起手走动了几步。他想了一阵，停下来说：“我们给他们赠送 3000 套军装怎么样？”

“3000 套？”任绍亭说，“那是无事惹事，上万人的军营送 3000 套军服给谁穿，给谁不穿？再说，你送军服，不放他的亲人出狱，他能高兴吗？反倒逗他会发火的。”

冯翊清听罢，呆了一阵，说：“依你的看法，非放人出狱，送他们与陈珪璋团聚，再无别的办法？”

任绍亭反复对冯说道：“你放他的亲人出狱，再送他们父子相见，才是诚心诚意地和解，然后送他们些物资，表示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哟！支持那谈不上，能做到和解也就行啦。说到底为了在这个乱世荒年里，求大家个平安无事亦就是了。今天咱们老弟兄俩把这个问题谈透了，我就去找谭世林劝他将陈家父子放出来，再送到早胜去，让他们父子们团聚。你在这儿呆会儿，我派人去请谭世林来，咱们两个给他谈谈，叫他放人。”

任绍亭说：“我就不参加了。你一个给他谈可以直言不讳，说明利弊。即使训他两句，他亦不会把你怎样。”

冯翊清思考了一阵说：“那也好，我找他谈。”

任绍亭走后，冯派人赶着轿车，不一会儿就将谭世林请来了。谭世林是个爱骑马在街口兜风的人。作为一个军人他很少坐轿车，这回坐轿车到冯家来，他坐上车，那两条穿着马裤和长靴的腿几乎弯不过腿弯。他人还没有进客厅，那沉重的靴子就在院子里一路发出“蹭楞”的响声，冯翊清早就听见了。冯揭开门帘，谭世林已经到了客厅的门口。

冯含笑说：“我听见你‘蹭楞’的脚步声，就知道你来了。”

谭世林说：“我是骑马惯了，你派轿车去接我，盛情难却，我坐上轿车，两条腿直得无处放去！”

“我请你来，要与你商量件事……你这些天都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这陈珪璋小儿越来势力越大了，我们得留些神，防备这娃带兵来攻庆城。”他边说着边走动着，然后他手掰着指头对冯翊清说：“陈珪璋领的这股土匪攻克了宁县、正宁，打开了合水、环县，夺取了镇原、泾川，几乎将庆阳周围的县城全攻破啦。这几天我就在想，庆城他娃就是不敢攻打，这是什么原因？”谭世林睁着布满红丝的眼睛，用一种惊叹的表情在问。

冯翊清不慌不忙，亦不惊不喜地问道：“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谭世林迫不及待地表功说：“我将他娃给制住了！陈珪璋所攻下的几座县城，哪个县的武装民团能比得上我们强大？其他各县都是只拥有三五百条快枪，咱们县的武装力量有2000余条快枪，是有10个营的编制。虽然人数还不足，但也有2000余人马、2000余条快枪，陈珪璋他怎么能不怕呢？他现在是捏着柿子拣软的吃，庆城这颗硬柿子，苦涩得他娃就是吃不下去。”

冯翊清看着他的这位民团的谭司令趾高气扬的神气，心中悲喜交集，觉得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位谭司令，危不惧，险不怕，眼儿拙，心肠硬，带兵还可以，施政可不中用。冯翊清想毕，打断了谭世林的发言，反问道：“你的民团有于克尧的势力大吗？”

“那当然不如。”

“不如就不要再与别人比了。今天我请你来，要同你商量一件大事，决定一个大方针。你说说现在还将陈家子孙三代人关在狱中合适吗？”

“那你说不合适？”

“是的，现在继续关押下去就很不合适了。”

谭世林听了很惊讶，对他的恩师吐露真言说：“我给您说过，陈珪璋造反三年，陇东六县反复遭劫，不敢来攻庆城，就是因为给我们给他娃下了战书：如若他胆敢攻打庆城，我就将他们三代四口人质拉上城楼，斩首示众，血溅城楼！陈珪璋才不敢攻庆城，保住了城内贫富的安宁。怎么不合适呢？”

冯翊清还是苦口婆心地对这位赳赳武夫开导地说：“我们不能由于关押了陈家几个人质，就变得有恃无恐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要好好考虑。”

谭世林睁大两眼说：“十四五！我都五十四啦，还能掂掇不清个利害？我们不警告他，陈珪璋早就攻破庆城了。”

冯翊清又通俗地向谭说道：“你现在要明白，陈珪璋打败了于克尧，能打败不了你谭司令？”

我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要你看清目前的形势，找出妥当的办法与陈珪璋和解。”谭世林无奈地说：“要同他们和解，这是会长要想的办法，我听你的就是了。”

“你听我的，那你可不能反悔！”

“可以，你说吧。”

“现在你把他家四口人质放出来，派人送他们到早胜去，也算我们与陈珪璋这娃和解。”

“一次四人全送走？那不行！和解也得有个过程。”

冯翊清倒是含笑问道：“你说第一次送几个人去？”

“我看先将陈珪璋的父亲和他二弟陈玉璋放出送去。”

他要真的与我们和解，给我们面子，再送他儿子陈元光、陈元明去。”谭世林亦颇为得意地继续说：“我们押着他家的大儿子，陈珪璋他就不敢攻庆城，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冯翊清感到谭世林同意放两名人质出狱，送他们去早胜，这也是个好方案。他含笑说：“你能认识到送人的必要性，那你在这件重大问题上就是位俊杰嘛。”他接着用一片掏心窝的话，向他一手培养的这位谭司令说出了他做人的肺腑之言。他接着说：“最聪明的人到任何时候，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对自己的利弊，来决定行动的方针，否则就处处碰壁或失败。我这一辈子基本立场不会变的，但又会随机应变。这就是我 20 余年担任商会会长，陪送 17 位知事执政所总结的经验。”冯翊清讲着，谭世林在不断地点头，表示理解。谭向冯翊清说道：“带人去早胜的合适人选，我看还是任绍亭副会长为好。虽然他家的侄女，陈珪璋之妻，已经去世快一年了，但是，任绍亭总算是他内亲，尊严和恩惠是一下子消失不了的。他又是商会副会长，他去送人是最合适的人选。”

“是的，是的。我还要再找任副会长做工作，劝他去一趟。我们去送人，也得带点礼，我考虑送 5000 两银子，表示支持他们的事业。当然，这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送陈杰与儿子去过动荡的军营生活，给老汉找一个伺候的人，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这是必不可少的。伺候的人，最好找他们亲戚家人去，省得陈珪璋疑心。送不送陈珪璋老母亲去呢？听说她卧病在床，能送就送去；不能去，由我们商会负责雇人伺候就是了。”冯翊清他就是这样，以不变应万变的口舌，说通了这个，又去说服那个，想到这件事，又想起那件事，还要召集“八大家”的豪绅们说说和解的利弊关系。其实，冯办事大家还都是相信的，因为他的“老基本立场不会变的”。否则他怎么会担任 20 余年的商会会长而不倒台呢？“八大家”的豪绅们一听要给陈珪璋送亲人去早胜，就知道该和解了，否则就会是灾难临头。富人家刚有这种想法，冯大会长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可见冯办事，“八大家”是放心的，因而，大家都同意让他斟酌着去办。

派谁去送人？冯翊清想来想去，还是同意谭世林提出的由任副会长任绍亭去最为合适，亲家送亲家，情意浓浓；庆城商会的二把手，去送人质，亦代表了商会和官方和解的诚意，这样就非他莫属。我们

能预见到，不管任绍亭内心有何等的惆怅，是非去不可。冯翊清沟通了各方面对送人质的必要性，就派人去看望了陈珪璋的老娘。这位老媪确实是重病缠身，卧床不起，来人向她报喜传讯，谭世林要送陈杰和她二孩子去陈珪璋那里团聚，老婆子激动地说：“这一天总算来到了，我死而瞑目。”她说罢，泪流满面。探望的人含笑问道：“那您老能同他们一起去，看望你的儿子吗？”

老人摇头说：“我卧床不起，怎能去呢？去了是他们的累赘，能放他们爷孙们出狱，我就满足了。”

来人看到老人连床都起不来，哪能坐车颠簸？便拿出一包银子，带来一位姑娘，对老人说：“商会冯会长考虑您可能去不了，给你带来50两银子，雇了个姑娘将你伺候上，亦算是商会给你的照顾。这些银两留下你们用吧。”

老人闭眼未睁，只是点了点头。来人要离去，那姑娘送他出门。

陈杰和他的二孩子陈玉璋从监狱出来，在家呆了两天，由他的任亲家陪送，分坐两辆华贵的轿车，顺着马莲河川道而下，向宁县的早胜去了。

陈珪璋的义军在城壕川大捷中，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大大地武装了起来。之后他率师返回了宁县的早胜镇。义军胜利归来，扬名四方。许多甘军被国民军击败的部队官兵听说陈珪璋举事成功，又闻得他的人品好，这样隐蔽在深山老林的小股部队，有营长带领一营兵员投奔而来；有的带一个连、一个排投奔而来了；还有一些甘军在蒋冯大战中不愿出省作战，也投奔了义军。数月时间，陈珪璋便拥兵万余人，成为威武之师，四方皆知。但是，军营紊乱、军纪不严，有的营地竟然成为乌合之众的聚集处。陈珪璋深感他的治军之方欠缺。他与七兄弟们商量扩军治军的事，悉闻他的老父和二弟突然来了，并且是由他的任叔陪送，陈就暂停开会，送走了各团的头领。他不知先从哪儿问起为好。看到被关在狱中两年之久的父亲和二弟脸色憔悴，他万万没有想到，谭世林迫害他们一家三代到了如此地步。这使他义愤填膺！

他跪倒在父亲面前，安慰老人道：“父亲和二弟在狱中受苦了，全是我害苦了你们！”陈杰赶忙扶起儿子，一句话未讲。任绍亭在旁边鼓励陈珪璋说：“你多打胜仗，谭世林他就不敢再迫害你们。”

陈珪璋的二弟陈玉璋气愤地说：“他们虽然将我们放了出来，但是我的两个侄儿——你的亲儿子，还被关押在狱中。”

任绍亭看到陈珪璋愤愤不平，他赶忙解释说道：“他们很快就要被放出狱的。孩子小，哪能过惯军营生活？只好候我回去，将他们接出来收留在我那里。你哪能照看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好了，你们打一次胜仗，孩子在狱中的待遇也就好多了。”

陈珪璋十分理解他任叔的处境和他的为难之处，他向任绍亭躬身下拜说：“谭世林迫害我全家人，多亏您和我岳父说情和经济资助，女婿我忘不了你们的恩惠。谭世林迫害我全家三代四口人入狱，虽然我妻玉兰在悲戚哀嚎中亡故，你老还是一如既往，照顾了我的全家，关怀着我的事业。”

任绍亭自惭形秽地说：“照顾你们全家，有时我还是力不从心哪！”

陈杰听着赶忙插话道：“快让你叔坐下休息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再慢慢地谈。”

不一会儿，炊事人员给他们端来了大瓶的酒、大碗的肉菜和橡头般大的蒸馍，任绍亭感到如此的大锅饭，亲家如何能吃得惯？但是，他还是装得乐呵呵地说：“亲家哪！这菜多馍大，在军营里你可是饿不着肚子。”

陈杰是位武举，哪能听不出任亲家在给他说宽心话？赶忙叫大儿子陈珪璋给他任二叔斟酒，接着便说：“宣统三年（1911年），我们城防部队在击退彭四海围城时，在民团里亦吃过这种‘橡头’般的大蒸馍。现在拿起这种蒸馍，感到蛮亲切的。”

任绍亭这阵子在这些大盆大碗的肉菜面前，感慨地说：“那次彭四海围攻庆城，知府善昌亲自到你家，将你请出来，要你去率部出城

击退彭四海的围城。你也同你珪璋儿一样是智勇双全，率领两百骑勇，听说谭世林还是你的马前卒，突然冲出城去直扑彭四海的指挥部，彭四海差一点儿被你生擒。彭四海逃走了，穷寇无首，士卒们便闻风都退走了。现在看来，亲家和我们的这位女婿对保护庆城都是功绩卓著，会名留史册的。”

陈杰赶忙放下手中的筷子，握着双拳充满敬意地说：“亲家不必提旧事啦。谭世林这人，在那次战斗中，我带领两百骑勇冲出城门时，他正是我的一个骑士。不久，他的马匹被敌人击伤，谭被摔下了马，唯有他临阵胆怯早早地徒步跑回城。回到城，我也批评过他，无马可骑就不向前冲杀啦？谁让你跑回城内的？因而，在我们骑士凯旋入城的队列中就没有他。听说他也从不在人面前提说击退彭四海的那一次战斗。”

任绍亭听罢，诙谐地含笑说：“你在九年前教训过他一顿，你儿子在3年前又教训过他一次，谭世林能不记你父子的仇吗？”任绍亭引逗得大家一阵笑声。

任绍亭看出陈珪璋是个忙人，他想在进餐中征得陈的一句话，便问道：“你到底与谭世林和解不和解？这次送你父亲和你二弟来，你看我回去向他们怎么回话？不过，冯翊清他们还是希望能与你们和解。”

陈珪璋只好向任绍亭实话实说道：“你老人家不问，我也得给你个答复。和解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实心实意。谭世林老贼现在将我两个儿子还关押在狱中，我能与他们和解吗？因此庆城是非打不可。现在我手里有八九千条枪、万余兵员，我部由五个营扩大为五个团，成立甘肃义军混成旅，我们与谭世林不打一仗，不较量一次，看来他是不会服我义军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义军目前所控制的地区除庆城外，北面的环县，西面的镇原、泾川，南面的宁县、正宁，东面的合水等县，都在义军的手里，而且有的县城，我们已经任命了县长。庆城如果再让谭世林霸占，在我们的控制区留下他这个隐患，那我部

还如何向外发展？请任叔转告他们，要与我真的和解：第一，就将我儿放出来，送到这儿来；第二，谭世林要我们和解，就带领他的民团来投降；第三，我们要委任新的县长到庆阳西峰去上任，希望冯大绅士给予支持。这些就是我们与谭世林和解的条件。希望他们不要搞阴一套，阳一套，拖延时间！”陈珪璋最后的条件，任绍亭也听出，似乎给冯翊清也捎有警告。他含笑对陈珪璋说道：“你提出让谭世林带领他的民团来投降，是否改为带领民团来投诚归附为好。因为你们还没有打过几仗，胜负未定，提归附好。”

陈珪璋仔细听完，说：“那就按任叔的意见，向他们讲好了。”

任绍亭在陈珪璋的司令部呆了三天，他帮他的陈亲家从司令部搬出，住在一家市民四合院的五间北房里。陈珪璋给雇了当地的一男一女两个佣人，为陈杰老人做饭，外出采买。而且他还向佣人叮咛，伙食费要计划着用，不可超支。陈珪璋对家人如此公私分明，他不想让自家人过特殊优越的生活，与部队有个距离。这样做，他就好管教部下不得扰民和任意花钱过挥霍的生活。任绍亭听到这些，他内心里赞叹不绝，他们能有这样一个明智的女婿，感到满心的欢悦。不过，他到这里以后，曾几度隐约听出：陈珪璋的前妻已故，续房已有人在提说。耳边吹来此风，他就在想，他哥的岳父尊亲，也许就不会那么亲了。他临走那天，陈珪璋不让外人干扰，他们四个亲人吃了四盘肉菜，喝了一小坛“马岭黄酒”，完全是一桌普通家宴，算是为他任叔离别饯行。任绍亭临走时，留下了庆城商会给陈杰的500两银子和一辆轿车，作为亲家生活费用和行军转移途中乘坐。任绍亭最后感叹地说：“这些银两够你们家里搅缠一个时期。”

风尘仆仆的任绍亭从宁县早胜返回庆城，到家便派人给冯翊清会长送去了个口信，说他稍作休息，吃罢晚饭，便到商会，汇报去早胜与义军商谈的结果。

冯翊清得此消息，立刻在考虑通知谁来听任汇报情况。他首先考虑的第一个人便是谭世林，最好先甬让谭参加，因为冯翊清预感到陈

珪璋如果同意和解，可能提出收编民团，谭世林会同意吗？他肯定不会同意。那么，当初冯翊清与陈珪璋和解，这个念头是怎么想的呢？看来是义军在城壕川大捷，歼灭了于克尧师的三个团，将他吓出了一个和解的念头；现在要真正拿出和解的诚意、条件来兑现时，他又觉得像割肉破腹般的痛苦，不过他在想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谭世林恶贯满盈，他的翻坟破家司令的骂名；逼陈珪璋出逃，产生苦果，招惹的祸殃，谁也不能替他免除所降临的报应。祸根与谭世林有关，而并不是他冯翊清。他想到这里胸有成竹，赶快派人去接“八大家”的几位老掌柜来商会听汇报，商谈对策。

“八大家”晚上聚集商会，骡、马轿车在街旁停放了七八辆。从门外远远望进去，会议厅内灯火通明，巨富们在召开重要的会议。各位豪绅们陆续入座，随从们都退出大厅。冯大绅士满面喜悦地说道：“诸位，大约月余天我们没有见面了，老兄、老弟们都身体好？身体好就是莫大的福气。今晚请各位来，商榷之事想必你们都知道了。任副会长几日来，日夜辛劳去早胜陪送武举陈杰与他珪璋儿相见，为我们与义军和解带回来福音。现在请绍亭副会长讲述其内容，我们再作议论和决定。”巨富们坐在那里都认真地洗耳恭听，一阵子厅内鸦雀无声。座位上有几位老人拱手胸前，向任会长表示恭敬，任绍亭点头含笑回敬，然后简言向大家描述了陈珪璋义军崛起的阵容和旺盛的士气。他说：“目前义军拥有八九千人的武装力量，而且其中有一半兵力是甘军黄得贵和谢有胜旅败逃的军人。这些甘军，有的带领一个营，有的带领一个连，有的带一个排，来投奔了义军，因此，他们不是草莽、蠢贼，义军有一定的战斗力。”任绍亭停顿了片刻，又含笑解释说：“为了避嫌，这方面我本来不想多谈，可是，这些情况不谈是不行的，诸位要决定和解不和解的问题，但谈多了也不太好，说少了又不够全面，只好简明扼要地说说，供大家斟酌。”接着他便讲了陈珪璋向民团提出的和解条件。任绍亭刚说完，突然听见大厅外面闯进一人，高声喊叫：“美死他陈珪璋小儿啦！要我民团投降，没那么便宜！”大家听声音，便知道是民团的谭世林。

冯翊清赶忙站起来，招手让谭世林走前来，说道：“我们打算听了任副会长的汇报，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再请你来商定。既然你来了，咱们就一起谈谈吧。刚才你火气很大，大家心情同你一样，不过此事牵扯我县两千余民团弟兄的生死问题，我们要靠枪杆子，不能靠嘴片子。”冯翊清越说声音越高地问道：“我问你，你谭司令的民团能打得过陈珪璋的义军吗？能打得过，打得胜，我们就与陈珪璋不和解，就和他打到底！能行吗？”

“你们支持我，我就能打胜他们。”谭世林睁着一对牛眼回答冯翊清的话。

在场的“永茂隆”老掌柜韩振武看不惯谭世林那样放肆，生气地说道：“谭司令你要负责地向我们讲话，不能感情用事。我们与义军和解亦是在设法保你这个民团，我们所说的和解并不是投降，你急躁什么？”接着南街“复兴礼”家老掌柜李庆龙手拄拐杖，戴着白色水镜，等着韩振武讲话刚落音，就抢着说：“世林老侄，自从你升为五县剿匪司令，就蛮不讲理啦，飞扬跋扈啦！竟然为无理取闹的洋人帮腔，帮他们捕人，把个聪慧的、很有作为的青年人陈珪璋逼上了梁山。他现在带了上万人马下山来了。我这次从西峰回来，听说义军很快就要进驻西峰啦，你能拿出什么对抗他们？现在只有将陈珪璋的押在狱中的两个儿子放出来，送到早胜去，我们再次派人去谈判和解之事。你谭世林就克制一些！不要再给庆城百姓惹是生非。你上次为洋人出力报效，派人搜捕陈珪璋，将我‘复兴礼’客店里里外外搜寻了几遍。我‘复兴礼’每年转付给民团3000余两银子，你的报答，就是派人去搜寻，去捣毁它？！”

谭世林感到似乎不解释不行了，他低声下气地辩解说：“捣毁是没有的事，搜寻是有的，我再向老先生道歉！”

冯翊清听了李庆龙的发言，感到很有启示。他接着李发言的腔调说：“庆城出了陈珪璋这样的青年人，很有智慧和气派，两年前竟然领着一伙年轻人击败了姜鸿谟旅的围城，前不久又率领他的义军神奇

地打败了于克务师的三个团。现在他拥兵近万人，我们要慎重考虑如何对待这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陈珪璋提出和解的三个条件，我看还是可以接受的。释放两个孩子出狱，现在已经到時候了。我们说与陈珪璋和解，放他孩子出狱，就是表现出一种和解的诚意嘛。他要派他委任的县长执政，我看现在也是无可非议，本来这几年县知事，不到两年换一次嘛。陈的义军占领陇东六县，他的腹地庆阳城不可能长时期地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要和解，要很快地设法和解。那个第三条和解条件，要将千余人马的民团，归附于他部指挥，我看也可以……”

谭世林听到这里，又沉不住气，气冲冲地说：“大会长，我的五县剿匪司令是由兰州省府批准的，他们有权改编吗？”

只见坐在前面的李庆龙激动地说：“于克尧师长是冯玉祥总司令任命的，陈珪璋不是照样歼灭他数千人马？冯总司令能将他怎么样呢？”

冯大绅士继续说道：“据任副会长回来讲，陈珪璋先提出是要我民团出城投降的。任兄劝他家的女婿将投降两字改为归附，陈珪璋同意了。这样我们再次派人去谈判民团的归属就留有余地嘛！你谭世林给陈珪璋赔个礼，道个歉，民团重归你指挥，这是有可能的。”冯翊清提出这个方案，“八大家”的巨富们点头的点头，发言的发言。有的说：“陈庆瑞乃是庆城出现的一位英杰人物。他不能不考虑我们大家的建议。”有的说：“既然我们与义军和解，首次就赠送他们万套军装，以表示我们对陈的拥戴。听说他们的服装现在还是五颜六色的农装。”

任绍亭一边听着，一边看着，也一边在想。他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几位巨富之所以发言一边倒，看来冯翊清最早的发言就定了调，因此，“复兴礼”家老掌柜李庆龙才对谭世林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当然，这主要的还是陈珪璋势力的壮大，才使大家改变了主意；同样也显示了他们不倒翁的高超手段；明显的一边倒言论，替如说他们规劝谭世林，

实际上是想让人传话给陈珪璋听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更深沉。任绍亭想着这些变化。冯翊清最后说道：“诸位既然都同意与‘义军’和解，三条意见我们一字不改地同意了两条，民团的归属大体定了，但是，得给经营 10 多年的世林老弟保留个位置。执政者能博爱，天下百姓寄其身嘛！我想庆瑞这个年轻人，能率万军，还能容不了他谭叔叔？”冯翊清说罢转身去，对着他的任副会长含笑道：“下次与庆瑞谈判，还得劳驾任副会长走一趟。”

“我不能再去了，请能换个人为好。”任绍亭摆动着手说。

冯翊清笑哈哈地说：“你也属于他的岳父大人之列，他不能不考虑！”

任绍亭显示出失落的表情说：“人走茶就凉了。谈判人选下去再议吧！也许我再去那里时庆瑞的续房已经过门了。那就难堪我也！”他提出：“西峰商会会长陆雨山先生这几天回庆城家里住，他与陈珪璋、谭兄两人关系甚好。听说陈要委任陆雨山为环县县长，谭与陆又是干亲关系，陆雨山是位合适的谈判人选。”冯大会长听罢，在想，他自不如陆雨山的眼光，赶忙说：“陆雨山回庆城家住，这是个好机会。世林跟我去一趟，请他帮忙怎么样？”谭世林未想到冯会长要他陪同去，便不得不一同前往。说：“可以，我陪冯大会长去求陆大会长。”

会议结束，各位富人离去。

冯翊清得知陆雨山几天前回到了庆城，就急迫地约谭世林去看望陆雨山。下边伺候的人告诉冯大绅士：“去陆家街巷有一段路程比较狭窄，轿车进巷去难走，全程又是石块铺路，坐轿车也颠簸较大，改为骑马怎么样？”

冯翊清想：坐轿车颠簸大，骑马过街又显眼。干脆天黑以后我们步行去他家，好在北街到西街路程不太远。他与谭世林商定后，大约在夜晚 8 时，冯家的两位家人给他们打着手电筒，照着路，便到了陆雨山家里。陆家事先得到谭世林派人告知，早就准备好了茶点、水果，

等候冯、谭二位的到来。两位会长虽然同是庆城和西峰商界的首领，但并无多的往来，每次陆回庆城呆数日，能见一面的机会不多。

冯、谭到了陆家的大门口，陆雨山正好赶出大门迎接，躬身说道：“会长、司令二位亲临寒舍，实在担当不起啊！”

冯大绅士上前握手说：“我们往日见面甚少，偶尔见一面就显得稀罕啦？”

谭世林赶忙说：“不过，我去西峰，每次都要与陆亲家见一面的。”

陆雨山接着冯翊清的话说道：“晚上劳驾二位到家，实在是蓬荜增辉，快请到客厅坐。”

大家进入大院，见北房五间大房内灯光通亮。陆会长的长子陆筱三忙活着斟茶、取烟，招呼过后退下。

谭世林首先说道：“冯会长和我到家，是要请你帮个忙啦。”

陆雨山拱手胸前说道：“请！不敢当，我力能办到的，愿尽力效劳。”

冯翊清便说道：“世林老弟想与陈庆瑞的义军和解，上次已由任副会长送他亲家与庆瑞合家团聚，庆瑞已经同意和解。现在我们考虑再送两个儿子去见他父亲，考虑请你送去，劝庆瑞消气，与庆城百姓言归于好。特别是陈与世林的关系如能够化对抗为友谊，乃是庆城百姓的福气。”

陆雨山听着点着头，表示理解冯翊清的一番苦心。他说：“在陈珪璋率领的‘义军’城壕川大捷后我就曾对谭司令劝说过，要不失时机地转变看法，设法与陈庆瑞和解。智者善谋，若不能掌握时机，事后就被动得多了。现在还来得及，我明天就过西峰去，两个孩子就交给我，我去劝说陈司令与我谭亲家和解。顺人之情，事必成嘛。”

冯翊清听罢陆雨山的一席话，他感到对谭本人都有所指，他便说道：“目光短浅，失掉时机，就费大事了。也怪我们商会决策有误。

现在想起来，我们容忍过多少人的过失，就是对陈珪璋不能容忍。关押他的一家三代，现在悔之晚矣！”冯的一席谈话，给陆雨山留下这样的印象：其中有批评谭的话语，亦有责备自己的过失。陆便安慰二位说：“认识了，省悟了，比什么都好。我回西峰，去早胜送两个孩子，一定将你们现在的心思都告诉陈司令，最后我想会和解的。”

谭世林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道：“只要将我民团警兵不化整为零，我老谭是会将这个队伍带好的，请转告陈司令放心。”

陆雨山听着心里一惊，在想：这位谭老弟还是有条件的和解。正好冯翊清说道：“送两个孩子去早胜，我们还动员孩子他舅舅任勉一路帮你照应。”

“那就更好了。”陆雨山说，“昨天，我到狱中去看望过孩子一次，他们两弟兄在狱中呆了两年多，身体十分虚弱。你二位恐不大晓得，这样骨瘦如柴的两个孩子，我问他们的年龄，哥哥元光今年才12岁，弟弟元明才10岁。两年多的狱中生活，孩子惶恐得很。这对他们太不公正啦！”

“孩子在狱中如此不幸？”冯翊清惊讶地自问，他又接着说：“不如将孩子接出狱，在家调养几日再送去。”

谭世林显得尴尬而惶恐地说：“推迟送人那延误了时间怎么办？孩子在狱中是他们家里人送饭，孩子身体消瘦，也不会是监狱的责任。”

冯翊清对谭道：“怎么能这么说？”

陆雨山也含笑说道：“谭司令，你不将10岁左右的两个孩子关在狱中，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考虑。陈司令也不会有那么气愤。”

“亲家，那你说怎么办？”谭世林在问陆雨山。

“几天时间孩子能吃胖吗？时间长了陈司令更加气愤了。我看再呆两天就送去。给孩子洗个澡，缝几件新衣服，‘求仁得仁么’，我去了再说说情，让他消气。”冯翊清微笑着说道：“这就请雨山兄多多说

情啦。我和世林还要到狱中看看孩子去，将他们领出来。”

“那好！那好！”陆雨山送客人至大门口。

夜间，特别是过了晚上 10 时，庆城街巷已经是人迹罕至。为了不引起十字街口那几个小摊小贩们注意，冯翊清让掌灯引路的两个家丁熄灭了手电，并且让他们退后去走慢些，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冯翊清与谭世林到了十字街口，紧走而过，由西街向东街的县衙门去了。他俩如同旋风一般匆匆而过，很少有人看清楚他们是谁。不过他俩过街，倒是被一个视觉敏锐的卖蒸馍的小贩看见了。但是，这个小贩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冯大绅士，一个谭司令，未曾有家丁和护兵跟随，匆忙过街，他觉得不可思议。好像是两位大人的幽灵过街似的，他惊恐失色。不一会儿，他又看见两位手持手电筒的人从眼前闪过，但他们在漆黑的夜里，也是不正常的表现。这使他进入梦幻一般，这人赶忙向身边卖瓜子的侯兄悄悄地问道：刚才你看见了吗？冯大绅士和谭司令从这儿匆匆而过。”

“是吗？你大约是走神花眼了，他们两位过街能无声无息，能无前呼后拥的护兵吗？”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他们俩真的从这儿过去了。”

“那就怪了！”

“接着又有两个人疾走而过。”

“你一定是眼花了，走神了。我怎么没有看见？”

“你忙着给顾客卖瓜子，能知道吗？”

“我不信，他们两位怎么能身后不跟护兵呢？这不会是他们的幽灵过街吧？”

“是吗？那你在，我不卖馍了，我要回去了。难道我看见鬼啦！”

“时间不早了，你说的蛮吓唬人！你走我也要走。看到的，再甬给别人说。”

冯大绅士、谭世林赶到县府，衙门的狱警和监狱里的狱吏、狱卒闻风都赶来了。谭世林向一位狱吏问道：“陈家两兄弟押在哪里？快领我们去看看。”

狱吏鞠躬答道：“请司令、会长跟我来。”

昏暗的狱中走廊里，有几盏微弱的油灯在闪动着。一溜溜木栏杆式样的牢房里，可以听到囚徒们睡觉发出的鼾声和哀伤的叹息声。他们走着走着，又听到了孩子悲咽的哭声。这时，新上任的县长王希华闻讯亦赶来了与两位寒暄一阵。他们向前越走，听的哀鸣声就越明显了。冯翊清叫谭世林和王县长停下来听了一阵，这悲痛的哭声，正是陈珪璋的小儿子陈元明的声音。他正躺在 12 岁哥哥陈元光的怀里，极度悲伤地一会儿叫着爷爷，一会儿又叫着妈妈，声音嘶哑地哭泣着。元光抱着他的弟弟，劝说道：“不要再哭了，天快亮了，你就不怕了。爷爷、叔叔走了，你晚上总要哭一阵子，这怎么行呢？”

正像人们所说的：刽子手有时也还有三分善心，他们听了一阵，只见谭世林向狱吏摆摆手说道：“快打开狱门，马灯挑亮些。”两个狱卒将马灯拧亮，举得高高地进入了陈元光和陈元明所在的监房。孩子们黄瘦虚弱的面孔上，还流着泪水。在昏暗的狱室里，孩子四只敌视的眼神射向来人。谭世林假惺惺地摸了摸孩子的头，说道：“你们受苦了。爷爷们不晓得，狱中是这么地臭气难闻！”冯翊清也走前去，含笑伸手去握孩子的手，元明吓得将手缩了回去。元光对他弟弟说：“不怕，他是冯会长。”冯翊清能向孩子说些什么呢？他直起腰，向站在他身边的王希华县长说：“快将他们从狱中放出来，派人送回陈杰家去。给娃们洗个澡，剃个头，换身净衣服。”

王希华只是点头，表示照办。

但是，谭世林并不放心他们出狱。他考虑，他们出狱逃走了怎么办？这样他与陈珪璋较量时手上就真的没有筹码了。冯翊清感到将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狱中押了两年多，太过分了！他自己在责备自己：当初太短视了，正像古人说的：不会观察天水之势，焉能应付天下之

事！太难了，太难了！

这时，前阵子在两个受苦孩子面前曾表达过怜悯的谭世林，转过身去向一个狱吏低声说道：“你们好好侍候，不能离开他们。明白吗？”

“明白，明白。”

“后天有人送他们去早胜……”

“知道了，司令。我们好好照看好孩子，送走为止。”

冯翊清和谭世林从监狱出来，他们要分手了，冯对两位司令和县长责备地说道：“当初我们将孩子作为人质，就不等于他们都是犯人么？现在将孩子搞成这个样子，陈珪璋能饶了我们吗？当然王县长例外，你到任才不久。”王赶忙说道：“有责任！有责任！”

第十四章

一

陈珪璋率领他的万名义军兄弟在城壕川全歼冯玉祥部于克尧师三个团，震撼了甘肃。在此一年前，被国民军击溃的甘军，如谢有胜旅、黄得贵旅的残部，他们进山躲避，免于被歼。现在他们闻讯陈珪璋举事起义，声势浩大，有的带一个营，有的带一个连投奔陈部。义军可说是军阵势力日增。

陈珪璋感到要成大事，必须严明军纪，解决部队的供需问题。但他自感缺乏治军经验。为了保全他一手创建的“义军”，他脑海里产生了要请一位夙孚众望的人来做统帅的念头，待实力加强了，基础稳固了，再做军帅一把手。为了严明治军，他现在甘当副手。不过，请人领兵，必须慎之又慎，这一点陈是明白的。陈珪璋想请帅治军，还有一个想法：是要摘掉富人给他头上所戴的一项“土匪”帽子。有个真正的归属军旅名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税征粮扩军，改善军需供应，杜绝部下“绑票”拷要钱粮的弊端。

他谋划好了改变部队所处困境的想法，候“义军”反回宁县早胜，便召集他的“七兄弟”来商议这件事。陈珪璋将他的设想告诉了大家，大伙异口同声地赞成他的想法，认为这是改变军容面貌，借风使船的上策。陈珪璋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就将他心目中要请的军帅向“七兄弟”讲了出来。大伙洗耳恭听。陈珪璋说道：“我提出的人选，在座的几位兄弟都是熟悉的，他就是原甘军的黄得贵旅长。自从黄旅长所部被国民军击败以后，他就逃往大连去了。”陈珪璋将要请的军帅向大家摆出来，曾在黄得贵旅任过营长的杨抱诚团长、谢牛团长都似乎意外地闭口无言；李福禄团长、杨生海团长，知黄得贵情况甚少，也都支持陈珪璋的推荐。陈珪璋便含笑向杨抱诚、谢牛两位团长问道：“怎么样，你们两位支持我的人选吗？”

杨抱诚说道：“黄老处事不斩劲不利索，黄旅兵败都是他指挥不力。不过我看也可以，我们用的是他的牌子，对吗？”

谢牛团长迟迟不表态，他与杨抱诚的看法是相同的。他说：“荒草梁一战，他不向我营下达撤退命令，就带着我们那个团两个营的残部撤走了。我只好独树一帜，带全营士兵钻深山老林，才有了投奔义军的今日局面。不过，我们有珪璋兄，黄来了我们不怕。”

陈珪璋听完两位团长所说的，也有同感。他在想：推荐老黄为帅，是因为黄有一定的建军经验。有陆洪涛任命的甘军旅长这块招牌，可以使我们变匪为伍，可以委任地方长官，可以收税收粮，改变军需无源局面，克服“拉票”过日子的困境。他想罢，便向几位兄弟说道：

“人无完人么。黄旅长有缺点，我们知道了就可以帮他、提醒他。他有甘军旅长的头衔，能为我们撑举‘义军’这面军旗。尽管他年纪大了，但有两位参谋长和我们几位兄弟‘辅车相依’，问题不大。”

参谋主任张本人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态度谦和地说：“‘屈己尊人，居于其下，都是谦恭之心。我们用谦恭之心，请黄旅长荣归‘义军’，对我利大于弊，特别是目前非常时期。”

陈珪璋听罢，乐呵呵向他的七兄弟老大哥汪飞西问道：“兄长！你看怎么样？”

汪飞西参谋长的根底，是个国民党员。他顺势表态说：“我们以‘今是昨非’，看待黄旅长为好，甘军黄旅覆灭，他会反省的。再说珪璋旅长请黄旅长挂帅，主要靠他的声望，而不是别的。”

陈珪璋高兴地说：“那我们就这么定啦。两位参谋长，你们考虑物色何人前去大连请黄旅长归来。张兄所提我们应该以‘屈己尊人’之心，都是为了发展我们‘义军’，而不是削弱它。”

二

“义军”的头领们开了一个决策性的会议，陈珪璋像是解开了心中一个疙瘩，他展望着义军的美好前景。他刚从会议室回到办公室，一位副官慌慌张张跑来报告他：“您派出去到天津买枪支的李勤甫参谋被陕西邠县（今作彬县）苏雨生部队扣押了，两大箱枪支亦被扣留。

事情发生在李参谋吃过饭返回店中，换我去吃饭时就听说李参谋被逮捕，两箱枪支也被没收了。我这才日夜兼程赶回来报告陈司令。还听说陕甘红军领袖刘志丹和李参谋被关在一个监狱里。”

“是吗？”陈珪璋想起，他们在城壕川、柔远镇、南梁一带活动的那年，也常听到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活动的情况，可是，一次也没有遇过面。他怎么也被捕了？他心想：看来这打富济贫的人都是官府的眼中钉。然后他向来人问道：“你们这次去天津都买了些什么枪支？”

“15挺轻机枪，120支盒子枪和手枪。”

“好吧，你下去休息，我们商量好解救的办法再告诉你。”

枪支、人员被扣在邠县，陈珪璋感到气愤。他将汪飞西参谋长请来商议如何搭救李参谋，要回这批武器。汪飞西想了一阵，说道：“西安杨虎城不是派说客表示要与我义军结为友军吗？我去找来谈谈，请他们帮忙将我们的人、枪要回来。看看他们如何表态。”

这时，陈珪璋又想起，陕北红军刘志丹也被关押在那县监狱，是否也能说个情将刘放出来。

他将此事告诉了汪飞西。汪飞西便说：“刘志丹是个共产党人，我们最好不要替他说情。”

陈珪璋感到难以理解地说：“共产党又怎么样？他们也干的是打富济贫，关心的是穷苦人嘛。”

汪飞西听罢，似乎不好再说什么，便答应道：“释放刘志丹的事，我可以向他们提出，让他们考虑。”

“那就好，你去办吧。咱们要看看他们能否兑现。”

上万人的义军到现在建制还不全，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要找陈司令批示去办。陈珪璋几天难得有个机会，去后院探望老父亲和他的二弟陈玉璋。今天他想抽时间过去看看。说是后院，实际上距离司令部

有好几个院落。他一路走着，向他打招呼的人，向他请示事儿的还不少。他还没有见到父亲的面，就有位副官赶来向他报告说：“报告陈司令，‘二大人’娶的新娘子，已经到家了，请你过去看看，凑个热闹。”

陈司令突然听到二弟娶妻，他就停步仔细问端倪。那位副官告诉他说：“‘二大人’早就有娶妻成家之心，一直找不下称心如意的。前几天得知山河镇王某有一妹，容貌美丽，已订婚他人，但未嫁娶。王某闻陈‘二大人’物色女子成婚，便将其妹悔约背亲，攀附于陈‘二大人’，但已订婚的男方，不肯放弃婚约。‘二大人’无奈，与几位士兵将王妹抢回家，就这么成婚了。”

陈珪璋得知无理之事，竟然发生在他家。感到未退婚约，强势夺妻，很不在理。他想罢，又念其弟为自己的事备受铁窗之苦，也该到成家的时候了。只要娘家同意，也就不作深究了。

他要不要现在到二弟那里去凑个热闹？他想，二弟事前未给他打招呼，看来不去为好。二弟什么时候领新娘来见他，他就送份礼，恭贺他成婚就是了。这样，陈珪璋又原路返回司令部。返回途中，他想请张本人参谋主任去女人的婆家劝说一番，向他们道歉，请他们原谅。

可是陈珪璋还未向张本人说完他二弟娶亲的经过，只听得司令部的大门口人声嚷嚷，陈珪璋不知何事，想出去看看。被张本人劝阻说道：“我去看看，应付他们就是了，用不着你去。”陈便点头，让张向大门口赶去。张将来人口请进司令部大院，听他们讲述发生了什么问题。

原来是陈‘二大人’带领人马，将一家迎亲的新娘，从半路给抢回后院，拜了天地成婚了。这件事是与女方的哥哥王某共同谋划的。有人禀告了陈珪璋，陈大为生气地说：“怎么是我弟拦路抢亲，这成何体统！”他让来人向张参谋主任告知：“事到如今，只能好话多说，婆家所花费的礼品费用，我们如数付还，让他们消气就是了。”

这位副官将陈司令的意见耳语告诉了张参谋主任。张只好点头，

表示知道了。

告状人看到，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参谋主任，态度十分和蔼，不时地道歉，以礼相待，承认他们‘二大人’缺礼不规。他们也只好告诉这位参谋主任说：“‘强不凌弱，众不暴寡’，陈司令弟弟爆出了这样的丑闻，实在叫人难咽下这口气。”

张本人还未发言，旁边一位副官插话说道：“你们说‘二大人’抢亲无礼，但就我们知道，你们亦有抢亲的行为。女方提出退婚，你们不作回音，却带人到王家抢亲，闹得满村的人看热闹。我们‘二大人’这才不得不半路将姑娘接走。”

张参谋主任听罢，觉得这位副官帮了他很大的忙。但他想谁是谁非，就不必细追究了。他倒是笑逐颜开，轻言细语地说道：“现在看来其所以发生抢亲事件，看来这位娘子一定是美貌无双，才酿成这场闹剧。我看现在已经入洞房啦，生米煮成熟饭啦，是不是就这么了事为好。至于你们订婚所花费的钱财，开个单子我们付给你们就是了。”

张本人正向来人劝说着这宗抢婚亲事，只见司令部的大门口进来一位被搀扶着的老者。他一面使拐杖打他那个闹事的儿子，一边向张参谋主任表示歉意：“很对不起，他们闹到司令部来了，请多多原谅！多多原谅！”又转向儿子讥嘲地说：“你爱她，别人也爱她。你胳膊能扭过大腿吗？”说罢，将儿子揪走了。张本人赶忙指示一位副官说：“快跟着老人去向他解释清楚，陈司令要如数赔偿他们所花的婚礼费。不会叫他们钱财上有损失。”

三

西峰镇的商会会长陆雨山回庆阳县城家里呆了几天，便与孩子的舅舅任勉将孩子陈元光、陈元明带过西峰镇住了两天，就送往宁县的早胜义军司令部来了。

为了不惊动众人，陆雨山、任勉带着孩子，未到司令部去见陈珪璋，而是直接来到陈杰住的院落。陆雨山与陈杰见面，互称老兄，陈

杰叙述狱中之苦一言难尽。爷爷抚摸着孙儿的头，泪流不止，没有想到他出狱离开孩子才月余天，他们就面黄肌瘦，到了如此地步。陈元光对爷爷说：“你与叔叔走后，弟弟每天都要痛哭几次。特别是到了夜间，狱中非常黑暗，他吓得就哭，钻在我怀里，叫妈妈，叫爷爷，一直叫到他睡着为止。我们在狱中难以忍受寂寞和狱卒们的训词，就慢慢地消瘦了。”

陆雨山赶忙插话说：“给孩子请个中医看看，调理一下身心。”

陈杰说：“不妨事，孩子见到我和他爸爸精神会好起来的。”

不一会儿陈珪璋来了，他二叔陈玉璋亦来了。他们抱着喜悦的心情来看儿子，没有想到，见到孩子被谭世林迫害得如此面黄肌瘦，精神恍惚。他一阵悲愤之心难以控制，只给陆雨山匆忙打了个招呼说：“陆二叔谢谢您啦！”就抱着两个孩子，泪如雨下。男子汉虽然没有哭出声来，但他嗓子已经哽塞得说不出话。他也许见到了两个面黄肌瘦的可怜孩子，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和老母亲她们也是在谭世林的迫害下，悲愤而痛苦，忍受不住她家三代四口人在5狱中的折磨。他的妈妈被惊吓卧床不起，他的妻子也是一病不起身亡。七口之家如此遭遇，陈珪璋哪能不满腹的气愤和悲伤呢？

这时，两个孩子的亲叔叔陈玉璋领着结婚不久的妻子，将两个侄儿领到他们的房间去了。陈珪璋这才与陆雨山亲切地拉起了话：“陆二叔，你此次回县城救出了我两个孩子，给我解下了一个沉重的心病，侄儿非常感激。”

“是的，是的，两个可爱的孩子在狱中关押两年之久，哪能不牵挂父母之心呢？不过孩子此次出狱，冯翊清、谭世林是将孩子送到我家门上的。他们到家之前，我曾去狱中看过孩子一次，他们知道我回县城家里，就在一天夜里两位到家看我，提出请我将孩子转送你们。你们两家经过文斗武斗，看来他们是认输了。”

陈珪璋语气悲愤地说：“他们认输了，我却被他谭世林迫害得家破人亡，我怨气难消。陆二叔你说是不是？”

“是的，是的。不过，我劝你们还是宽容饶恕他吧。佛经上说，饶人一命，胜似七级浮屠。”

陈珪璋给陆雨山个面子，便说：“饶他一命是可以的。但谭世林必须交出全部军权。否则我们只有在战场上再较量一番！”

陆雨山听罢，恳切地提醒陈珪璋说：“气度还是要再大一些好，我们能够一枪不发地改编他手中两千余人的武装部队归顺义军，给他一个立足之地还是可以的。”！

陈珪璋看在陆雨山的劝导上，他答应不追究谭世林的罪行，让他削官为民以观后效。

陆雨山被陈杰和陈珪璋殷勤地在司令部招待了两天。他便迫不及待地离开早胜，赶回西峰镇，陆给庆城的冯翊清打了个电话告知他与陈珪璋所谈问题结果。冯翊清感到很失望。交出军权，削官为民，冯翊清他首先就想不通，他胸闷得一时喘不过气来。接过电话，他大失所望，四肢感觉无力，他便静静地坐下来在想，最后他叫谭世林来商谈对应之策。

陆雨山在电话中听出冯翊清很失望，他想他得回庆阳劝说一番，看看有无解决的可能。因此，第二天陆雨山从西峰返回了庆阳。

冯翊清听陆雨山返回庆城家中，便派轿车接陆雨山到商会，并设宴会谈。参加会谈的只有冯翊清、陆雨山和谭世林。陆雨山想：既然冯翊清召集的人少，就能以诚待人，无话不谈了，要开导他们认清形势，兴利除弊才是。陆雨山又想：在陈珪璋方面自己是将要委任为环县县长的可信赖之人；在谭世林这里，自己又是儿子干亲，能偏谁向谁？陆雨山准备开诚布公地向两位说清利弊让他们作出决定。今天设宴款待那只是个样子。陆雨山要发言了，他看到谭世林面孔严肃，俨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冯翊清这阵子面对陆雨山从容不迫、镇静自若的表情，完全将他在电话中显示出的惊讶不安的神态，掩饰得无影无踪。陆雨山不管两位仁兄是如何心情不愉快，他还是以救人须救彻悟之心，说明利弊，保其安全的目的。他这么想着，只见冯翊清向陆雨山含笑

说道：“雨山老兄为庆城百姓安居除灾，奔走数日，劳苦之功，显而易见，我代表庆城商界同仁，首先向仁兄表示谢意，今日聚会，就我们三人，我想我们无话不谈，商量个良策，以除庆城战火之危。”冯翊清说罢，向谭世林问道：“谭老弟，你有什么补充吗？”

谭世林还是面孔铁青，令人生畏地说道：“烦劳陆兄了。解我等与陈珪璋之矛盾，辛苦多日，我感激不尽！现在我们与陈珪璋的斗争，看起来复杂，说起来也简单。他陈珪璋能允我老谭一次，我也就服了他娃，兰州任命我的陇东五县剿匪司令也可以不要，愿归顺与他。但是，将我削官为民那是不行的。我们无任何枪杆子，哪能有我的活路？还有我的发言权吗？”

陆雨山还想听下去，谭世林却不再说什么了。两位在场的也知道，谭世林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也只能枣胡子改板只两句。可是，这两句倒是将他的观点说得一清二楚。

陆雨山听罢感到一阵语塞，但他还是言辞诚恳、情意深长地说道：“老弟是军人出身，处事决断一目了然，这是你的性格，不过直言失官之事也是有之，行无约束的事儿，也常常后患无穷。我想，谭老弟向陈珪璋写个检讨书，我去再给你帮帮腔，当不了个正司令，当个副司令也可以嘛。”冯翊清也无计可使，便说道：“陆兄说的这倒是一个感化陈珪璋的办法。陆兄去了再给武举陈杰多多做些说服工作，陈庆瑞这娃也是会消气的。”

谭世林无可奈何地说：“叫我给陈庆瑞写个书面检讨，那我这兰州省府委任的庆阳五县剿匪司令就是泥捏的啦！”陆雨山只是微笑，冯翊清便反驳道：“不管是泥捏的、肉长的，我问你，你现在能打过陈珪璋的义军吗？”

陆雨山也插话劝说道：“谭兄，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写个检讨或许你就获得了许多，有什么不好呢？”冯翊清向谭世林最后说：“就这么定啦。你写不了检讨，我代你写行不行？雨山兄往返劳累，实在对不住啊，事成我们以商会的名义请雨山兄赴宴，我们庆祝和解。”

“那就这样吧。”陆雨山又对着谭世林含笑说：“多检讨两句，少不了你的什么，谭兄明白这个道理！”陆雨山说罢，就起身要回家去了。冯翊清、谭世林以及几个商会的干事前拥后护地送陆雨山出了门，有的端凳子让陆雨山上轿车，有的揭轿帘，似乎都盼望着陆会长下次来时能带给他们福音。

送走陆雨山，谭世林又跟在冯翊清会长的身后，他还是嘀咕着：“写检讨合适不合适？”

冯翊清不悦地低声提醒谭说道：“你该知道卧薪尝胆的故事吧？你就这么执拗地转不过弯！”

谭世林给陈珪璋写检讨书的事，冯翊清想请谁代写这种检讨都是不妥的，风声扬出去对谭世林和他冯翊清都不多好。他前思后想，还是自己替谭世林代写为好，他也知道，谭的肚子里墨水不多，是写不了的，他也不愿意写。

冯翊清让谭世林在一旁喝茶静坐，他就坐在文房四宝俱全的乌中透红的楠木大写字台前，充当一名文僮的角色，舞文弄墨代人写起检讨书了。这封检讨书，既有低三下四的恳切之言，亦要有隐语暗词，他想罢，开始润笔写道：

“陈司令珪璋麾下，你谭二叔向你请罪！”

吾屡次迫害你家三代人，实属罪恶难赦。愿痛改前非，率本部人马归顺义军，将功赎罪，取得您的谅解，如蒙不弃，自当知恩图报。

罪人，谭世林顿首。”

检讨书经反复润色写好，冯翊清便交谭世林过目，谭读到“实属罪恶难赦，”就读不下去了，他惊讶地向冯翊清问道：“‘实属罪恶难赦’，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冯翊清告诉谭说：“不承认有罪，陈珪璋能原谅你吗？不说‘罪恶难赦’人家就不会赦免你的罪恶。”“那么这最后一句‘谭世林顿首’，这‘顿首，是什么意思？”冯翊清又给解

释说：“顿首就是你向人家磕个头。”

谭世林听罢无可奈何，但他又气呼呼地骂人了：“我谭世林除了给老先人磕过头，再给谁也没有磕过头！我给陈庆瑞这个不到 30 岁的毛孩子磕头，这就亏死我了！”

冯翊清看出这个自命不凡又迂腐固执的谭世林死不肯低头认罪，他内心气愤，又装着笑脸向谭问道：

“叫你给人家写封信你就不愿意，叫你在信中表示给人家磕个头，你也不愿意。你算算你这一生砍了别人多少个人头，锄子锄了别人多少颗脑袋？”然后他又微笑地说道：“这是文人的礼貌语言，书信中磕个头算个屁。”

谭世林又厚着脸皮问道：“那关于给我要个职务的事，你写了没？”

冯翊清说：“写上啦，写上啦，信中最后一句，‘如蒙不弃，自当知恩图报’，就是给你要职务的意思。”冯翊清说到这里，他觉得他与谭世林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他便不遮不掩地给谭世林出谋划策地说道：“我想，如果陈珪璋给你面子，委任职务，就暂且在里面混着。要不然，我们也应该准备一手，对付他们……”

谭世林迫不及待地问道：“你说我们怎么准备对付他们？”

冯翊清凑到谭世林身边，低声说道：“你手中整编后有七个营，两千出头的人马。你考虑能跟你放得下心的两三个营长，好好地谋划谋划。陈珪璋给你有权的职位，不让你离开部队，那就干下去，我们从中再给你说说好话。陇东 13 县，让他给你个守庆阳防务，也不算要求过分。如果他们定要你削官为民，你就暗使手脚，让两三个营哗变，带上千八百人暂投陕北张继儒那里去，以待有机会再反扑回来，他陈珪璋给你也定不了什么罪名。”

谭世林听罢，如同拨云见日，一时的冲动和高兴使他站起来，握住冯翊清的手，说道：

“会长啊！会长，你扶我一名叫卖食品的小贩展翅高飞，进入军界，像扶我上台级似的。千方百计地为我提官晋升，我是感恩不尽！现在您在我危难关头，又给我谋划由危转安的计策，我怎能不叩头跪拜呢？”

冯翊清赶忙扶起谭世林说道：“快起来，这像什么话，你是我扶植起来的，民团也是我一手建立的，你疼爱它，我比你还要疼爱它。我这么一说，你就会理解，我与你的心是一样的。”听话的人和说话的人都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他们写好书信，迅速派人送往陆雨山家中，陆雨山候送信人离去，便取出书信一阅，他读罢只见他头儿摇晃了两下，哼了哼，微笑无言。

第十五章

一

陈珪璋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知道自己目前的短处——治军经验不足。要将万名义军兄弟领入正规之军，非请帅领航为他整军不可。否则，无法生存，饷械两缺，全靠“拷要”、“绑票”不是“义军”生存之路。他深深地感到不招贤纳士，义军就难以成军。陈的这种渴望之心，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他派人到天津去请甘肃督军陆洪涛任命的第一旅旅长黄得贵帮他治军，但月余天还未接到信息。他又派人去平凉请他在刑场救出的宁县警佐蒋云台为他筹谋；又将他俘获的四名县长，均以礼相待，尊为先生，有困扰之事，请他们赐教；还不断地派人到各地访贤纳士，将冯玉祥部的退役军官，都筹划在他的聘用之列。当然最需要的还是请一位深孚众望的将军来做统帅，扶助他的部队加强军力，步入正轨。他亦明白，请人领兵须慎之又慎，这个他心里清楚。请黄得贵做帅，也只请他一人，他现在身边并无一兵一卒。可是，黄的旅长职务少将军衔，在蒋介石那里，还是大名鼎鼎承认无误。

陈珪璋派去请黄得贵的一位早胜本地人名叫刘忠厚。黄得贵兵退早胜时曾住在刘杰山家中，刘忠厚在叔家来往时与黄得贵相识。他为人忠厚，办事可靠，善应酬。陈珪璋便请他去天津向黄陈述聚众经过、处境和形势。为了表达诚意将殷切地期望请黄挂帅之意写在一方白绸上，呈交黄旅长。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黄得贵住天津也是寄人篱下，有久静思动之意。他看到北洋军阀从南到北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无望复振。便通过关系自找门户，投到国民党北京军分会何成浚门下。何从蒋介石那里给黄得贵讨了个“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的头衔，让他承担捣扰冯玉祥的后方任务，参加配合讨冯战争。可是，“司令”的委任状只是一纸空文。蒋介石对黄得贵这样输光了老本的旧军人，用之在急，但并不投资。黄得贵正在苦闷之中。刘忠厚这个“挡不住”的早胜相识，风尘仆仆

地来了。刘忠厚呈上陈珪璋的书信，知其内情，黄得贵认为天助他也，以陈之兵而实司令之名，身带国民党给他的 500 元路费、7 名随从，跟着刘忠厚直奔早胜而来。

陈珪璋料定黄得贵见信必来。琢磨来日在即，他便与“七兄弟”商谈迎接事宜。大伙考虑，迎接军帅，莫过于拿出新的战绩，给军帅助威，显义军风采。陈便率部围攻歼灭了冯玉祥系统平凉镇守使陈毓耀派驻泾川的一个营的兵力，凯旋而归。两天过后，打前站的人来报，黄司令已离早胜不远，即日可到。陈珪璋立即集合所部，列队迎接。当刘忠厚引领黄得贵一行顺利到达早胜镇时，部队和早胜商绅已在镇区内外张灯结彩，鸣炮鼓乐，进行了盛大的欢迎。

黄得贵是位年长五旬，身高 6 尺的魁梧大汉，鼻下留有一撮黑白相掺的短须，身着一身青的寿字团花缎子夹衣，裤腿上系着两寸宽的白丝腿带，脚穿一双八眼新式皮鞋，头戴黑绒礼帽，手中拿着一个白铜水烟锅，烟锅上还镶嵌着十分显眼的景泰蓝花纹。他看上去确实像一位败将休闲的模样，一点将军的风度也没有。他未曾想到，来到这里得到了如此尊敬和厚爱。他下了轿车，将手中端着的水烟锅交给了一位随从副官，便向各位团长、当地绅士以及排列在前排的陈珪璋、汪飞西、张本人一一拱手施礼。他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各位如此热情的欢迎！我黄某甚感荣幸！”

陈珪璋代表大家说道：“黄司令到来，我‘义军’就有了台柱子，有了统帅！”

黄得贵听罢陈珪璋当着大家的面说出的这句开肚见肠的话，一下子感到心安神泰。

陈珪璋放出话去，为了黄司令的到来，各团、营、连可以让弟兄们大吃海喝两天，以表祝贺！这位黄司令到来的第二天，陈珪璋便召集营以上军官与黄司令见面。黄旧部的原来几位营长，如杨抱诚、郭振海、谢牛，现在都升为义军的团长。他们见面，说起黄得贵旅的惨败，都是甜酸苦辣掺半，恭维黄得贵的赞扬不多，叙说离别之苦的也

不少。黄得贵安慰他们说：“现在好啦，我老黄反省过去，再领大家重振旗鼓嘛！”黄得贵说罢，又觉得自己有些自视高明，便转变话题在众人面前将陈珪璋也表扬了一番。他显得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有珪璋旅长带领大家，我们就无坚不摧啦！谢有胜旅长曾告诉我，珪璋在他麾下当兵，相当勇敢，曾带领一个班与国民军激战，突破了敌人防线，战功显赫。他就决定越级提拔珪璋由班长升为连长。这次在刘忠厚老弟那里我又听说陈旅长以弱胜强，巧妙布阵，击退了姜鸿谟旅的进攻；在城壕川大胆用兵又歼灭了于克尧师的三个整团。真是英才盖世！我老黄怎能不来助我这位陈副官一臂之力呢？”黄这么一说，引出了大家一阵欢笑声。

陈珪璋忠厚而实打实地说道：“黄司令过分夸奖你的这位副官啦！我‘义军’虽然兵马上万，但还是群龙无首，黄司令到来，我‘义军’就有人举帅旗啦！”黄得贵听得笑逐颜开，他摇头摆手地说道：“过奖啦！过奖啦！”

他们迎帅掌舵庆贺了两天，把路途颇受折磨的黄司令搞得精疲力竭，烟瘾大发，他一头躺在床上，两天就没有离开大烟枪。陈珪璋和他的两位参谋长围在左右，盼着黄在建军整纪方面能说个三条五点。可是，只见他问这问那，就是说不出有分量的意见。大约过了五六天的工夫，他像是要新官上任放三把火似的，将陈珪璋和两位参谋长叫到床前，才说出了他的几条整军意见。

黄得贵开首就说道：“目前‘义军’是万人之军，百事都可能发生，我觉得第一件大事必须很快建立司令部的八大处。因为万人以上的兵力，是个师级指挥部，成立八大处好让他们去分头管理，不能事事都来麻烦你们几位。八大处要组建参谋、作战、军械、军需、军医、军法、稽查等八大处，委任负责人，完善司令部的办事机构；第二条意见，‘义军’服装必须整齐划一，将五颜六色的服装统一改为灰色军装，因为大家都同意由‘甘肃义军混成旅’，改为蒋中正委任的‘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军’，这样军服不统一就不成体统。”黄得贵说到这儿，停顿了好一阵子，继续说道：“这第三条意见，我就想不出来了，你

们看还应该有什么改进的？”

聪慧的陈珪璋这时诚挚地说道：“这第三条嘛，我就诚心诚意地向黄司令交权，‘义军’改为‘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军’你就应该走马上任啦……”

黄得贵听罢，既觉得福自天降，又感到受之有愧，便口是心非地狂笑着说道：“那怎么合适呢？给你们当个参谋就行啦。”

陈珪璋劝解说：“我们要名副其实，蒋中正任命的‘讨逆军司令’哪能虚有其名呢？”

黄得贵还是推推让让地说：“这样无功受禄，我是受之有愧，有愧！不过弟兄们的深情厚谊我亦不敢推辞，希望各位辅佐，我就领这个情、带这个头啦。”

实心实意的陈珪璋，便突然带领大家向蒋介石任命的这位“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军司令”跪拜，并宣布：“从今日起，‘甘肃义军混成旅’就改为‘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军’。黄旅长就是我军的司令。”

“这样很不合适吧？”黄得贵这么一推辞，参谋长张本人便顺口说道：“黄司令是一把手，我们陈司令是二把手，两个都是我们的司令。”张本人的这一表态，使黄得贵摸到了水池的深浅，他明白：他们是在用他的名而不是用他这个人。

改旗换名，下边团营有许多人想不通，经过了一番内外的解释工作，大家才在公开场所不再说怪话了。黄得贵雄放出的三把火，把义军的司令部忙活了两月有余，组建的“八大处”人事安排才初见雏形。军服的制作还是在筹款之中。黄得贵司令在刘忠厚的陪同下，每日睡在大烟灯的旁边，他知道别人是用他的名，因此他也就心满意足百事顺心，不愿再去过问军务。陈珪璋向他请示，他也只是点头同意。黄得贵到来月余天，只是到司令部附近的几个连队视察过几次。看到士兵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农装，他就心里发急，不愿多去下面视察。

可是，陈珪璋借着蒋介石给的“甘肃讨逆军”的这块招牌，正在

委任各县县长，指派税务官员，派遣各县仓库的负责人，贯彻他的政令似乎还通达有效。不过，时过两月，还没有收到刀下见菜的实惠、立竿见影的效果。下面便有人对改旗换名的举动有了非议，团营连军需供应特缺，“拉票”关押人质要钱之事多次发生，“正规军”形象无从说起。

“义军”的几个头领正忙着整军建政，忽听各路探子报告，冯玉祥的甘肃部队，似乎有从四面八方向“义军”扑来之势。探其意图，据说是将冯玉祥的驻甘部队南调东去，出潼关开赴中原，与蒋介石决战。同时顺路要降伏陈珪璋之部，以报复他的于克尧师在城壕川被歼灭三个团所结的仇恨，以及“义军”不断地在西兰公路的泾川、长武、邠县一带拦截袭击冯军的南下部队和夺取军用物资，阻碍行军进程所结的仇恨。当然冯玉祥急于东调部队出潼关南下作战，对陈珪璋部采取围歼与笼络相结合的手段，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陈部屈从，改编为国民军。于是，冯玉祥派马鸿宾师正宁东出，派冯治安师经邠县北上，又派驻西峰的一个骑兵团南下，这样数路大军从四面向宁县早胜逼近。

陈珪璋在冯军逼近之时，紧急召集各团团长议决去向。杨抱诚团长、汪飞西参谋长主张蒋介石给的“讨逆军”原非正规军，他们不供粮饷，不给军械，形同虚名。而今冯招降给的国民军一个旅的名义，不如暂时接受冯部改编，以度危机。可是，黄得贵考虑由于不久前得到了蒋介石的重新委任，并派飞机四处撒传单，通告民众，任命了几个甘肃的讨逆司令，其中就有黄得贵，因而，黄是不愿投向冯玉祥的；另外，他原来领导的甘军旅，是冯玉祥以国民军的名义将他击溃消灭，他还耿耿于怀，哪能与冯部媾和？所以黄得贵态度变得十分强硬，主张在地利、人和对“义军”有利的早胜城下与冯军决一死战。对黄得贵的主张，陈珪璋深锁眉头，是否定的。他向黄得贵作了反复的解释，请黄宽恕谅解。然而，老黄还是不肯同意。而且黄意识到，他留在这里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作用了。

冯玉祥向“义军”提出了“战”、“和”两种主张激起了“义军”

内部激烈的矛盾。冯部告诉“义军”：他们被收编，“义军”并不抽调一兵一卒，只是讨要陈珪璋改旗更张的一句话。然后授予陈部一个国民军“暂编第一旅”的番号。随即他们便解除包围圈，南下出关，赶赴中原参战。这样改编之事就算解决了。

可是过了10余天，冯玉祥又电令陈部率部出关参战，要他们急速动身。陈珪璋巧使难题，要求“拨发军装一万套，以整军容；补充武器弹药，以便出关效力。”冯军本来就军费不足，哪能满足其要求？并知陈有异心，给了也是白给，表示“一时难以满足。”陈珪璋以此拒不赴命。冯部忙于中原鏖战，也就不再提陈部出关之事。从此，陈珪璋部便收起“甘肃讨逆军”的旗号，挂出了冯部“国民革命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的旗子，公开合法地活动在冯军的后方，名正言顺地征粮收税，招兵买马，发展自己的力量。

黄得贵自知他在陈珪璋部不好再呆下去了，他认为陈珪璋背叛了自己，欺辱了他，但他又不便发作，决定离开陈部，设法另树旗帜，跟陈珪璋对着干。不过陈珪璋绝无驱黄之意，接受冯军改编，也是出于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长策。但是，黄胸怀狭窄，听不进劝阻。他的亲信告诉他，固原的李富清部趁甘肃军力空虚，治安日益混乱，托人请求黄得贵去固原主事以救他的再次崛起。黄得贵感到时机已到，向陈珪璋提出他要亲自去固原收编李富清的人马。陈知道因为改旗更张，黄在这里呆不住了，要另找出路。虽经过他与两参谋长的劝说，但黄离去的决心已定。陈珪璋最后还在说：“那就暂时人分两处，将来我们还是一家。”黄口头答应了。陈便设宴，为黄饯行。并特意选黄的旧部精干人员100名骑兵，送黄做警卫部队。又派了营长杨得春带队北上护送到环县境内，才返回早胜。

二

陈珪璋部被冯玉祥改编为“国民军暂编第一旅”，早胜镇突然成了龙盘虎踞之地，“义军”呈如虎添翼之势，庆阳五属各县的头面人物——商会的负责人、大地主豪绅们、原来对陈部的“义军”恨之入

骨的人，现在都派人送礼、捐款支持庆城出生的这位将军来了。特别是庆城的“八大家”富豪们，曾经将义军视为“土匪”和“蠹贼”的人，而今成了司令部的座上客。他们都摩肩接踵，登门拜望来了。这样无论是旅部或团营驻地，都是宾客满座。使得各团团长、陈珪璋和他的两位参谋长，都应接不暇了。陈珪璋特意向庆城和西峰前来祝贺的富家客人，放出风去说：“国民军暂编第一旅不久就要进驻西峰，让庆阳父老检阅我军的风采。”

庆城南大街“复兴礼”家老掌柜李庆龙便赶忙表态说：“庆城百姓一定多搭彩门，迎接子弟兵。”北街“永茂隆”家老掌柜指派他的儿子韩少常亦前来祝贺，他言道：“我与李老前来，是遵冯大会长之命，祝贺并赠银 8000 两，以表示支持我子弟兵高升正规军的一点微薄之力。”

前来祝贺的各县商界和一些头面人物，有的捐银 1000 两，有的赠银 2000 两，陈珪璋共收银子数万两。这样一来，解决了“义军”军费的枯竭问题，他们早就盼望的军服统一制作，购买枪支弹药的计划都有了着落。

说起购买枪支弹药的事，陈珪璋两月前派出一位副官去天津购买枪支弹药。这位副官好不容易从天津买到一批轻机枪和盒子枪共两大木箱，百余挺，在返回途中，路过邠县时被杂牌军苏雨生部截获扣押。正巧这位郭副官与被诱骗逮捕的刘志丹关押在一个监狱房里，几天以后，他们成为狱友，互相露出了真言。说起陈珪璋，刘志丹盛赞陈在子午岭起事，能在大旱荒年，带领灾民打富济贫，挽救了许许多多乞食逃命的灾民。后来刘志丹被杜斌丞营救出狱，杜老先生也将这位李副官营救放行了。这也许是杨虎城所托。李副官押送枪支返回到早胜，他将出狱经过详告了陈旅长。陈珪璋对刘志丹亦是十分佩服的，他说刘志丹的游击队是“地道的贫农队伍，打富济贫那是不手软的。其实与我‘义军’是一个主张，可惜我们在东山没有碰见过。”

李副官赶忙说道：“刘志丹也说到过陈旅长。他说你那时带领灾

民打富济贫，为穷苦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有赞语。”

陈珪璋含笑说道：“是的，前几年连年旱灾，那时灾民全是穷苦之人。不救活他们，谁跟你对抗那个凶狠无赖的谭世林恶棍？”陈珪璋说到这里，告诉李副官、杨抱诚团长他们，月余前在西兰公路的长武路段，截获了青海马步青派往天津买回的一批军火。三大马车，六大木箱枪械，共500多支，全是他妈的盒子枪和手枪。我们是不会放他们走的。这么多的手枪，我计划建立一个手枪营。我想你回来了，就由你负责，候我给两位参谋长商定下来，就这么办。其余的可以补充给连排军官佩带。最后陈珪璋向李副官问道：“你们出狱后，你晓得刘志丹到哪里去了？”

“我看到有七八个人将刘志丹护送着走了。他最后向我说：‘我们后会有期。’他在狱中对我讲，他很想有机会能与陈司令见一面。”

陈珪璋也告诉李副官说：“特务二团团团长刘宝堂现在是我的儿女亲家了。刘团长对我讲刘志丹乃是广州黄埔军校的高才生，军事上是位内行。我是想与他见见面，请教带兵之道。刘宝堂团长，亦是陕北保安人。”陈珪璋说到这里，他高兴地告诉李副官说：“你还不知道，我与刘团长已经是儿女亲家啦！我元光儿与宝堂团长的女儿已订婚了。我会请我这位亲家设法与刘志丹联系的，会找到他的。”

两人正谈得心旷神怡、精神愉快的时候，参谋主任张本人急急忙忙地拿着一封信走来了。他讲：“这是庆阳谭世林的投降书。”陈珪璋听罢，心里一惊：“老家伙真的低头啦？低头了我也不用他。”想罢对张本人说：

“你念念信我听。”

张本人念道：“陈司令珪璋麾下……”

陈珪璋赶忙问道：“‘麾下’，是什么意思？”

张本人解释说：“‘麾下’，是下级称将帅的一个尊称。”

“那你往下念。”

“……谭二叔向你请罪！”

“什么‘谭二叔’，恶棍！”

张本人含笑又念道：“吾屡次迫害你家三代人，实属罪恶难赦。愿痛改前非，率本部人马，归顺‘义军，’将功赎罪，取得您的谅解。如蒙不弃，自当知恩图报。谭世林顿首。”

“这‘如蒙不弃’是什么意思？”

张本人又解释说：“‘如蒙不弃，’就是说如果你不抛弃他，他就知恩报答你。”

陈珪璋听罢，生气地浓眉竖立，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动地说：“用他不用他，上次陆雨山叔来我就告诉他，谭世林我是不会用的，不会给他一官半职，因为穷人不会同意的，灾民不会答应！他变为庶民，已经饶他不死，他还想在我手下干？没门！”接着陈珪璋向张本人述说道：“此人在庆阳民团掌权 10 多年，在他手下杀害了多少无辜百姓！特别是在庆阳东山的元城子、城壕川一带，他迫害了多少老百姓！此人残忍狠毒，他活埋了多少人？铡刀铡了多少人头？挖别人祖坟挖了多少家？我前两年在子午岭山区活动，就听老百姓讲刘志丹家的祖坟被谭世林挖开，焚尸扬灰，房屋家产一火烧尽。红军战士和他们党员被杀 20 余人。这种恶贯满盈的人，已到末日，我要再给他一官半职，老百姓能不骂死我陈珪璋？！”

张本人听完他们陈司令对谭世林罪恶的诉说，移开他那凝滞的目光向陈建议说：“那我们就原信退回，不去理他，他就明白我们的态度了。”

“这样可以。”陈珪璋思考了一阵，接着又说：“我们委派康藩先生去西峰上任县长，看看谭世林怎么表态，再给他制订下一步的对策。”他说到这儿，又向张本人说：“你去退信，告诉我陆二叔会长：谭世林民愤极大，名声恶臭，为他蒙受指责不值得。3年前我去谢有胜旅当兵，就是陆写信帮的忙给我的盘缠。我作战勇敢，谢旅长知道了，

一下将我从一个班长升为连长。我雨山叔喜欢帮人，他是个老好人，劝他不要当‘东郭先生’。”

张本人提出：“我们任命康藩先生去西峰任县长，他现在就可以去了，看看谭世林如何对待。”

“是的。”陈珪璋表态说“可以，首先让康藩先生去西峰上任，给部队进驻西峰，做一些准备工作。”接着他又说：“我已任命陆叔雨山为环县县长，候到我们进驻西峰以后，再让他去环县上任。我部进驻西峰，少不了他的帮助。”

“是的，是的，这个我就明白。”张本人说罢就走了。

谭世林自从托付陆雨山带走了他给陈珪璋的请求饶恕的那封信，时过七八天未见回音。岁月如梭，可是，谭世林觉得他是度日如年，渴望着陈珪璋能对他手下留情，给他在民团留个三把手的位置也可以。他盘算也许过个三年两载，他仍会卷土重来。可是目前，他心情焦虑不安，睡下噩梦不断，饮食亦减了一大半。追其原因，谭世林比谁都清楚，多年来他残杀无辜，镇压反抗者，手段的残忍，无与伦比，因而，他目前出现的终日恍惚不安的神态，亦是理所当然的。再往近些说，他将陈杰武举家迫害得家破人亡。陈家七口被他逮捕入狱者达四人，两人共铐一个 18 斤重的大脚镣。陈珪璋被“逼上梁山”，出走子午岭结伙造反；受惊吓的陈妻悲愤身亡；年迈老母一病不起。害得别人破屋更遭连阴雨，漏船又遇打头风。种种处境全是谭世林所制造。如今被他屠杀的人们似乎都在擦拳怒目地述说他们被迫害的冤屈。他杀人的手段凶狠残忍，无以复加。试想谭世林他能被饶恕吗？

谭世林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来了他向陈珪璋低头认罪的那封退回的信。可是，信中一个字的答复都没有，可见这次投书请罪所招惹的祸殃。他拿着这封退回的信，见无一字批文，就觉得心神不时地像虫子在心头蠕动一般，又好像是心脏病发作了，心绪像是一把乱丝似的，怎么也理不出是福还是祸。他急躁不堪，很快从桌旁迈向窗前，打开窗户，一阵凉风扑面，也没有使他心平气缓，他简直像屁股上长

了疥疮似的，坐立不安。这种无言的回答，谭世林已经明白，陈珪璋不光抛弃他而且是要给他定罪的。谭世林明白了他的未来，他的可怕的末日，看来他要按照他与冯翊清所拟定的第二步计划行事了……谭世林还没有来得及执行他们的第二步对抗陈珪璋的计划，有人向他报告：西峰镇镇政府里来了一位新到任的县长康藩，带了七八个人，在街道已经张榜宣告，他是陈珪璋委任的西峰县长。谭世林听罢，哪里允许这些藐视当地军政的首脑，宣布一位县长到此上任呢？他马上给驻西峰的六营赵营长指示，要他领一班骑兵，去镇政府将康藩赶走，再派一班人上街道将宣示的布告撕掉。并命令他营进入战备状态。他还恐兵力不够，又电告庆阳的两个营急速赶赴西峰布阵，准备对抗陈珪璋。谭世林心里清楚，他这个由兰州省府任命的陇东五县剿匪司令，手下还有八个营两千余人马，都还不是泥捏的、火烧的瓷人！

谭世林派一班人马，拉拉扯扯驱逐新到任的县长，这一下惊动了西峰镇的数千户居民，穷人说：“糟糕啦！新任的县长被赶走啦！”富人说：“好极啦！陈珪璋想进驻西峰没那么容易！”一时间人们在街面和巷道里议论纷纷。

西峰本来是庆阳县的一个镇子，在大镇子委任县长，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有的说好，有的说歹。西峰镇的商会会长陆雨山听到谭世林派兵将陈珪璋委任的县长给赶跑了，他就跑到衙门张望，看到了谭世林指派的一位郭营长带了 10 多个武装人员，推推拉拉地将康藩县长向南街拉走了。听民众说这是谭司令驱逐新任县长出西峰啦。谭世林现在是破罐子破摔了。陆雨山急急忙忙赶到谭世林在西峰的驻地，一见面就喊叫道：“好我的你哩！你仁兄就过分自强了，驱逐陈司令任命的西峰首位县长，你把活路都变成死路了，你以为你有两千人马还可以对抗，你晓得吗？现在陈珪璋不是过去绿林草寇，而今是国民军正规部队的旅长，是驻扎陇东五属的军政首脑。你清楚吗？”

谭世林怒目扬臂地说：“这些我知道，既然他庆瑞不与我和解，将我往死路上逼，不给我个转变的机会，我就和他拼个‘鱼死网破’！”

陆雨山听罢劝说道：“拼个‘鱼死网破’是不妥的，陈珪璋是个年轻人，是能听别人相劝的人，劝说他对你手下留情还是有希望的。当初他空手无枪，你也给过他枪，你是变仇为友帮过他的。而今，我想他也不会置你于死地，陈珪璋只是将你削官为民，我看是暂时的。他的部队发展这么快，迟早还会用你的。什么事都是由人调解说和的，人们常说：这天不转云转，太阳不转地球在转，山不转江河在转嘛！你急什么？现在怎么办，你将人家派来的县长撵回去了。这转化就更费事了。我是向火上浇水，你是在向火上泼油。”

谭世林听罢认识到自己把事情愈搞愈糟了，便向陆雨山颠三倒四地说：“那我不转陈珪璋他能转吗？”

“你老兄不是不转，你是在倒转，你越转与和解的希望就越远了。本来嘛，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撵回去了陈司令任命的县长，这就闯下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祸端，我得从头给你们再去和解。”

第十六章

一

陈珪璋派往西峰上任的县长康藩到达西峰镇镇政府还没有半小时，就被谭世林派兵赶走了。这陈珪璋哪里能容忍？他就想：要进驻西峰就必须将谭世林这绊脚石搬掉，因为谭世林目前还是冯玉祥委任的一个“甘肃暂编第六旅旅长，兼陇东民团军司令。”手下约有两千余人，其中有数百骑兵。谭的这批武装力量在陇东各县还算是优良的。

陈珪璋知道谭的后台老板是挺硬的。原想叫他们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最后再解决这个他曾经哄骗过百余条枪支，“帮”他最初发迹成军的谭世林。就是因为这一点“功劳”，他不打算把这个恶贯满盈的谭世林斩首，而只是将他削官为民就是了。可是，谭世林他就是死不悔改。但是，谭也知道，陈珪璋手下有近两万兵力，现时他只想要个一官半职，就归顺陈部，想着在这动乱的世道，他是有机会卷土重来的。世故的谭世林也懂得，现世既有革命的崛起，又有各地军阀的割据，形势的变化如同风云的运转，他认为他是有机会重整旗鼓的。可是，这次谭世林赶走陈珪璋委任的西峰县长，陈珪璋一定要解决谭世林的问题，否则在他所控制的陇东五六个县的腹地，庆阳县城留下这个祸根、肿瘤，他怎能率大军向外发展呢？陈珪璋以矢志不渝的决心，处理他与谭世林的矛盾，而采取什么战略战术就成了他思考的主要问题。方案当然可以想出许多，但是要将谭世林赶出西峰，派兵围歼这仅是一个方案。不过能预见到，围城攻打势必使西峰镇在战火硝烟中纷飞，民众伤亡惨重，房屋倒塌亦都不会少。结果民众所迎来的便是满街狼藉，大失民心的结局。想到这些他就认为围城歼灭谭兵不是上策。他便指示手下参谋即刻通知各团团长到司令部开会，商议夺取西峰的战法。这位富有智谋的年轻人看来心中已有了谋略。

上午派出的通信兵传达开会命令，下午3时左右，驻防百里的几位团长都催马加鞭赶到早胜来了。会议开始，陈珪璋讲了谭世林赶回他任命的西峰县长一事，大家一听就急了，火了！有的说：“围城歼

灭他，现在是时候了。”有的说：“我们这个暂编旅近两万人，他谭世林的暂编旅只有两千人，还怕打不赢他？”有人说：“不要再去派人说情啦！说情多了，谭世林以为他也是冯玉祥任命的暂编旅旅长，我们将他没有办法。打起来让他看看谁的力量大，谁的办法多，谁敢不服咱们义军！”

陈珪璋听罢几位团长的豪言壮语，看来打是肯定了。他就向两位高参询问道：“你们两位有何高见？请畅言。”

汪西飞考虑几位团长都表了态，打是主流，他能不同意吗？便说：“谭世林向我们对抗得这么紧，我们是不打不行啦。”

张本人接着也表态说：“要打怎么个打法，我们还要多想些办法。我们不是要进驻西峰吗？围城攻打，那密集的枪弹射击，对民众的伤亡、房屋的破坏也不会少。这都是能预料到的后果，陈司令必须要考虑如何避免民众的遭遇和损失。”

陈珪璋听完大家的发言，满面生辉地说道：“都说得好啊！我们决定了打，张参谋主任又提出了怎么打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他提出了我军攻打西峰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要进驻西峰，如果将它的街市打得个乱七八糟，狼藉不堪，我们就愧对乡亲了。那么，我想将他们的兵力诱出西峰再打。具体的打法和你们每个团的作战任务，等会儿再讲。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派谁去引诱驻扎在西峰的谭部三个营出城与我们作战……”

陈珪璋还没有说完他的想法，三团团长杨抱诚、四团团长杨生海几乎是同时报名，要引诱谭世林驻西峰的三个营出城与他们交战！陈珪璋听罢，抿住嘴笑起来了。他赶忙向两位姓杨的团长老弟说道：“你们两位都将谭世林引诱不出西峰。”陈说罢，招手将几个参加会的人都叫到他身边，小声地如此这般向大家讲了他的诱敌出城的计划。大家惊奇得目瞪口呆。听罢，才知道他们的陈旅长陈司令，对于赶走谭世林三个营出西峰早就运筹帷幄，胸有成竹了。这时，还是勇猛善战的杨抱诚团长急着要作战任务，便说道：“那就将伏击任务交给我们

三团。”

“人家三个营，你一个团，等于一比一的兵力，那怎么能伏击得了呢？”说话的并不是别人，正是第一团团团长谢牛老大哥。一团也要求参加伏击！

张本人抢着表态说：“这就差不多。打伏击战，最重要的是在打响以后，显示一种排山倒海之势头，压倒敌人反击，才能有取胜的可能。人越多取胜的系数就越大。南方红军他们打仗就是这么干的。”

汪飞西参谋长少言寡语，最后将张本人表扬了一番说道：“张主任是参加过陕西渭华暴动的，游击战、伏击战他是知道一些的，我建议还须再投入一个团，更为妥当。让四团参加力量上更有优势。”

陈珪璋听着大家的发言，又想起另一个问题。他问道：“我们这个甘肃暂编第一旅，是冯玉祥总司令任命的；谭世林的甘肃暂编第六旅，也是冯总司令任命的。我们将他们诱出西峰围歼，冯玉祥是会批评我们还是会表扬我们？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陈这么一说，几乎将大家问住了，他接着说了他的想法：“搞得不好是要受责备的。”

最年轻的杨抱诚团长急了，问道：“那陈司令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进驻西峰啦？也不赶谭世林走啦？”他接着含笑道：“陈司令，你是否有些心慈手软啊？”

陈珪璋倒是很严肃地向大家解释道：“我军进驻西峰这是刚才大家定了的不会变。至于怎么叫谭世林出西峰，我意叫他们自己调民团回庆城去。你们看怎么样？”

汪飞西着急地说：“他们自己人怎么能将谭世林叫出西峰回庆城去呢？”

陈珪璋不慌不忙地向大家说道：“我刚才想了个办法，你杨抱诚的第三团驻扎在镇原，调两个营向庆城西面的桐川桥和葛儿岷岷集中，逼进庆城西塬；驻环县的一团谢老兄率两个营，南下至三十里铺逼进庆城的北面；驻扎在合水的五团，同时派两个营逼近庆城东边的南庄

一带，这样我们同时出现在庆城周围，矛头对着庆城，谭世林肯定要放弃西峰，赶回去保卫庆城的。就这么调动一下他们的兵力，我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西峰了。”

大家回味了陈司令调动引诱敌人出西峰的计谋，觉得这比调谭部出西峰，中途袭击要省劲得多，惹出的麻烦也少。你退出西峰，我进入西峰，两不失和气。冯总司令也给陈珪璋说不出多少责任来。大家觉得他们陈司令陈旅长，什么战略战术的点子都是一套一套的。陈珪璋说完见大家无有异议，盯着他想听下去，他便将藏在心窝里另一个想法又告诉了大家。他接着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谭世林的近两千余兵力其中有数百匹战马，他们已经表态要归顺我军，我也不忍心将他们击溃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我们收编他们，并不包括谭世林，因为他的罪恶民愤太大，给他一官半职，老百姓不会允许的。我看咱们还是装个围攻庆城的架势，逼谭世林出西峰回援庆城，西峰我们不打就能进驻。关于第二步围困庆城的事，他们也许知道，我们攻打庆城没有炮兵是攻不破城的，因而，我们围而不打，时日久了，城内势必粮食短缺，饮水困难，这时，我们派人进城，找内线让他们起内讧，义军照样可以将部队开进县城去。”

大伙听罢点头的点头，思谋的在思谋着。大家都发现，他们的陈司令处事心机深远，一事三思，什么事都比别人盘算得周密，仿佛他指挥作战，处理军务，处处都显示了他的每个毛孔里都是心眼，浑身也都是胆似的。所以，向他称兄道弟的，尊他为司令的，叫他为旅长的，无人不折服在他的军旗下，其实他才年纪刚过 27 岁。许多军阀的说客、亲朋好友、革命者，闻风而来，有的拉关系，有的想做盟友，有的来探军情，有的来靠乡党找官位。陈珪璋不管他们是什么派系，什么亲朋好友，都不拒之外，因为他体会到，人才就是取胜的力量。在赞扬恭维声中，他能摸索到他的长处和短处，因而，他盖宾馆，迎“食客”，采纳智慧之言，从不怠慢客人。

二

话说谭世林三天前暴跳如雷赶走了陈珪璋任命的西峰县长康藩，他平静下来思考，开始陷入了不安，像许多小虫子在心头蠕动着一般。他知道这一下他与陈珪璋和解之事连影子都不存在了。现在他后悔莫及，急得皱眉锁眼，紧张得坐卧不安。可是，三天过去，陈珪璋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认为，陈珪璋还在容忍他、原谅他、争取他，因为，他还有八个营的兵力，两千六百余人。比起陈珪璋手下之兵可算是军中的精锐。他想到这些又觉得陈部迟迟不报复他，还是想与他讲和。他想到这些又洋洋得意起来。

可是，赶走县长还不满3天，他的庆城防务指挥部给他打来电话报告说：“据探子报告，陈珪璋的部队已经从庆城四周向城郭紧缩而来。”

谭世林着急地问道：“现在他们都进到哪儿啦？”

指挥部回答说：“北面敌军由环县南下，到了庆城以北三十里铺；西边已经到达桐川桥子；东、南方向陈部已经到了板桥一带，现在停下来在集结队伍。冯会长让我传话于你，盼望司令早回庆城布防。”

谭听完电话，他想，陈部大军已经从庆城四周推进到距城二三十里地，放慢进军速度。他估计停下来是在集结兵力，要在庆城与他决战。他觉得他现在的任何和解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成为泡影了，只有死守庆城绝无别的选择。他知道庆城是个岗阜之城，城高二十余丈，枪击炮轰都是打不出个缺口的。即是火炮轰击出个缺口，城高度仍然陡立不低，要是他们使云梯攻城，他想他就使陈珪璋用过的“滚木礮石”战术，对抗陈珪璋足够了。庆城庙宇甚多，拆下大檩、横梁、立柱，抬上城去，他们在哪里发动攻城，就将滚木从哪里推下去，能杀伤许多敌人。谭世林放下了电话耳机，急不可待地向他在西峰驻扎的三个营下达命令，立即起灶造饭，准备今夜晚撤离西峰，赶回庆城去。命令传达至连队，正是傍晚夜幕时刻，有一些士兵将晚饭抛弃，跑到街市乘乱开始抢劫商店。一时间街市混乱不堪，商号、经理、相公叫苦连天，不少谭兵进入商店抢东西，个个都是腰缠衣物，囊中突起，

乐得手舞足蹈，向营房跑去。街市混乱了半个时辰，谭兵在黑暗的夜里偷偷撤离了西峰，逃回县城庆阳去了。从西峰回县城庆阳有两条道路，走小路为 90 里路程，走大道为 120 里。小路走的是弓弦，要翻山下沟；大路走的是弓背，一番平塬大道，下塬十多里就进入庆城了。谭世林考虑走大路而不走小道，他们怕的是小路上陈珪璋会给他们埋有伏兵。他下达命令，急行军一夜之间从大路赶回庆城。谭世林带了一排骑兵，比他的部队早到了两个小时，一路行程无阻。谭世林回到庆城，听说陈部距城二三十余里，都没有前进围城迹象，他便纳闷：会不会是陈珪璋给他使了个不攻而占西峰的鬼把戏，将他调回庆城呢？他意识到，他有被陈庆瑞这娃戏弄的可能，他们不发一枪夺取了西峰。他不打算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这个感觉和发现，包括他的恩师冯翊清，因为他深深地感觉到，陈珪璋调兵，给他使坏，让他哑巴吃黄连，在众人面前有口说不出啊！

谭世林趁天色未亮回到庆城，在家洗漱过后，他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贤妻，给他亲自冲了一碗牛油茶，用清油烤了干巴脆黄的两片油馍。关于陈珪璋围城的事，她也许知道一些，可是她从来不向谭世林打听军务上的事。因为她很早以前说过民团的事，被谭世林痛骂了一顿，老婆从那时发誓再也不过问军务上的事。以往都是谭世林过几天从司令部回老婆房间一次，她只是指示丫环端茶，厨房里做饭，谈些儿女亲友的事。所以，陈珪璋近日围庆城的事，她也知道一些，只要老汉不提说，她从不打听。老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谭振武，他爹给了儿子一个营长的职务。此人手毒心狠，同他父亲的性格一脉相连，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杀人、铡人、活埋人，从他父亲那学得有过之无不及。他竟敢将“八大家”朱某的一位闺女，抢到他的营房逼她成婚，仗势欺人，无法无天。因为他恶贯满盈，30 来岁就病死了。民众说他是招惹的祸殃，小鬼将他拉到十八层地狱受审去了。谭世林认为，他的大儿子谭振武是他的好帮手，送葬那天，在南大街他的司令部门前，摆出了 20 余张方桌，放满了为他儿子所做的数十件“纸货”，其中有古式的楼阁、牌坊、士女和骑兵，有数丈高的纸幡，所有“纸货”都是五彩绘制的图案。埋葬尸首那天，送葬的队列中有数

百匹骑兵，他们四路纵队站满了半条街道。现在陈珪璋的大军逼近庆城，谭世林的大儿子再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如今他不仅有断去一臂之感，而且惊慌恐惧，心神不宁。不过他也知道，天塌下来有山顶着，他现在心中无主，可是，他的冯大会长冯翊清，可能早就胸有成竹，会给他出谋划策的。4年前陕军姜鸿谟旅围城，冯翊清给他出过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点子。谭带领上千名民团去子午岭大山里躲避，他一兵一卒一枪都未损失，姜兵退去，就回城了。这回陈珪璋围城，冯大会长不会不给他帮忙。

谭世林匆匆地吃罢早点，以往他是骑马过街到冯会长那里去，这回他是叫陈珪璋佯攻庆城，将他“调出”西峰的，骑马过街有碍面子，别人以为他还在西峰抗击陈军，不料他已经逃回庆城。所以他只好坐马车向冯会长家去了。谭世林回庆城，怎么不找县官而找会长呢？这也是庆阳政界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大旱又加民乱，上任的知事、县长就像转花灯似的。战火连年，县长们一年换一个。1929年上任县长王希华，上任不到3个月，回河北盐县探亲未归。1930年，陈珪璋任命的县长康藩到了西峰就被谭世林赶走了。这原有的和新来的县长都未在职，谭世林当然就得去找冯会长。其实县长在县衙议论这样的军情大事，也得去冯会长那里议决。

庆阳这个古老的县城从来就没有被兵、匪攻破过，谭世林去拜见冯会长，密商对付陈珪璋的大军逼进城垣所采取的措施。说白了他们两人是在商定城内留多少兵马，城外隐蔽多少兵马，搞一个里应外合大战，驱走陈兵。他们二人一见面，冯大会长迫不及待地向谭问道：“兵撤庆阳，一路畅通无损，这就是大胜利！”

谭世林用忠勇果断的口气赶忙说：“听说‘义军’大兵围城，就是路遇任何阻力，我也要豁出去，赴汤蹈火，不避艰险地赶回来的。”他这一说，似乎将陈珪璋智取西峰捉弄了他的丑闻，掩盖得无踪无影了。

冯翊清招呼谭坐下，相公娃给端来了盖碗茶。冯便老谋深算地对

谭世林说道：“你刚才回来，我观察陈庆瑞的围城部队不会撤走的，他们是在得陇望蜀。取西峰未发一枪，肯定要在庆城与我们决一死战的”。

谭世林扬臂怒目地诈唬着说：“庆阳城墙这么高，他陈珪璋使用‘滚木礮石’能击退姜鸿谟，我们也能用同样的攻法打击他们。”

冯翊清一边听着谭世林的豪言壮语，一边想，敌人攻不破城，这是能够做到的。不过，全城百姓被困城内，两千兵士和骑兵缺吃少喝能坚持多久？别人不清楚谭世林是明白的。如果陈珪璋只是久围不攻，一个月城内粮草使净吃完，怎么办？他候谭世林将话说完，便将这个意思告诉了谭并提醒他：“我们久守不是上策。陈珪璋这次攻城，城不破他是不会撤兵，不伤我们筋骨，他是不会罢休，因为，他不会在他所占领的陇东六县腹地庆城，留下他向西发展的这块飞地，他能允许吗？”

谭世林听罢瞠目结舌，便问道：“这么说，陈庆瑞这娃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

冯翊清赶忙插话道：“你这就说对了，看透了！不过，他陈珪璋要想斗过我们，还嫩着呢！”

谭世林迫不及待地问道：“会长有何高见，何不赐教于我？”

冯大会长这阵子所考虑的是如果他讲出他的想法谭世林不同意怎么办？但他又觉得，他的想法迟早是要说出的，而且愈早愈好。因此，他决定将他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筹谋讲出来，以备谭东山再起。他这才说道：“世林老弟，我今天给你说个直言无讳的心里话。这几年，陈珪璋不与你战场上交锋，我看他是先吃小的再吃大的。现在到了吃你这个近两千兵马的大敌人了，这是他们谋划已久的行动，现在开始了。”

谭世林吃惊地问道：“真是这样吗？”

冯翊清回答说：“那可不？他们采取稳扎慢进，等候着将你三个

营从西峰撤回庆城，他们必有围城的大动作。”

他俩正说间，司令部的探子慌慌张张跑到商会，向城内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报告：从今早晨开始，陈兵都不让乡民进城啦！东西二塬塬畔，有陈兵在移动。

“这么说他们的部队又向前移动了？”谭世林惊讶地问。

冯翊清这才说：“可能是这样。现在我要向你老弟说一些挖心窝子的话，你今天晚上赶快将两营骑兵撤出城去，骑兵在城内是我们的累赘，将他撤出城去，就是我们的宝贝。”

“六七百骑兵撤出城去，民众会不会说我们是不战而逃呢？”

“民众懂得个屁！数百骑兵在城内，天数多了，草料供应必然是个大问题。将骑兵撤出城去，形成一个内外呼应夹击陈珪璋部的形势，叫他的围城部队有后顾之忧，怎么能是不战而逃呢？”

“那我们能不能再撤出几个步兵营牵制他的攻城部队？”

“不妥。部队撤出城去多了不好，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你的两个骑兵营，我记得有近700人马，这就够了。多了陈珪璋会派主力部队围剿追击的。骑兵撤出城，布防远一些，譬如说城壕川、悦乐一带为好。”

谭世林不解地问道：“布防那么远，对围城之敌会有什么威胁牵制？退到东川二十里铺的贾家桥子就行了。这样，对他们的围城部队就有威胁。”

冯翊清看出谭世林不理解他让骑兵撤出的根本用意，他也一下不便说出他的最终目的。他还是向谭劝解说：“骑兵距离城太近，陈珪璋就要派团追赶骑兵，你明白吗？”

“他派步兵追赶骑兵，我们能怕他们吗？”

冯翊清对谭开导说：“陈珪璋拥兵两万余，听说人家有骑兵千余，每个团都配备有一个骑兵连，平时是团的侦察部队；打仗，他们就是

团的追击部队，五六个团集中起来，七八百上千的骑兵，你明白吗？”

谭世林听着听着也气冲冲地说道：“我承认打不过陈珪璋，但我们向他求和，陈庆瑞他就是不肯与我们和解，逼着我与他对抗，这个会长是清楚的。”

冯翊清听出了谭的心中之苦恼，他这才开门见山地，实言相告谭说道：“你现在明白，你交出军权陈珪璋都饶不了你。你不服，我冯翊清也不服。老弟，现在我要向你掏出挖心窝子的话，劝你将两营骑兵撤出庆城，让你带他们远走些，是为了你今后有机会，卷土重来好有个资本。若果兵马都集中在城内，你将来是光杆一个，商界和我冯翊清还有什么做后盾呢？”

谭世林听罢，感动得几乎要跪倒在冯翊清的面前。他双手握着冯翊清肥厚嫩白的双手，热泪盈眶地说道：“老哥，我亲亲的兄长，几十年来，我的发迹变泰都因你一手栽培。未曾想到，在我现在危机四伏的年月，你为我想得这么多，这么深远，这么周到，我若不死再跟你 20 年！”

冯翊清赶忙安慰道：“你的寿何止 20 年！现在不说这些泄气的话，你要急速地将骑兵调出城去，按照我说的逐渐由近退远，向外界人讲，就说骑兵布防城内，草料难以解决，布防城外就能里应外合牵制敌人的攻城势头。最终你可弃城逃走，带着骑兵走得越远越好，可以到陕北张家父子（张继儒、张廷芝）那里去躲避几年。他陈珪璋现在不是国民军吗？形势千变万化，到时候冯玉祥调他去别处作战或驻防，我就设法拥戴你回来，这个不是不可能的。”谭世林听罢，似在末路中逢生，乌云退去见到晴天似的，赶忙跪倒在地说道：“弟身遭厄运，您启示于我恩同再造，实在不胜感激！”

冯翊清也激动地安慰道：“我们情深意长多年，各不相舍，现在我们恩德并举，只好忍痛暂时离开。”冯翊清说得自己眼眶泪花乱转，只好不再说什么了，要谭世林赶快布置撤出骑兵的事宜，不可叫别人堵死了撤退的道路，计划就落空了。谭世林在陈珪璋围庆城还处于网

开一面的时候，他便指示两个骑军营四位正副营长谋划好，赶天亮以前将 700 余骑兵朝着北城门开出，一夜之间行程 30 里，首站到达贾家桥一带布防扎营，并放出话去，要在陈珪璋围城攻坚之时，杀他个回马枪，要叫陈部腹背受敌。

第十七章

一

1930年3月天，董志塬上气温还像冬天一样，寒风飕飕。被谭世林的退兵狼奔豕突地抢劫以后，西峰街市的商家第二天有一半都未按时开门营业。这些未开门营业的商家，多数是被撤退的谭兵抢劫比较严重的商号。真是头一天还是民众的所谓“保护者，”第二天就变成了盗贼。也许他们全知道，这回离开这个高原上繁华的商业城，恐怕不会再有机会来了，所以他们抢商店早就垂涎三尺。

陈珪璋正在早胜筹划进驻西峰的事，得知谭世林撤出西峰抢劫商店的事，他就不失时机地给还留在早胜一带的郭镇海第二团、杨抱诚的第三团、刘庆祥的骑兵警卫一团、吴江文的步兵警卫二团以及刘宝堂的特务团下达命令：“务必要认真执行军纪，不得扰民。”最后他还让口头传达他的训令：“进驻西峰就是回我的老家，检查军纪要严格不得敷衍。”关于部队进驻西峰军容的安排，哪个团排在前面，哪个团收尾，他都作了具体的布置。譬如说，骑兵部队、骑兵警卫一团列队过街，而且要各团的骑兵侦察连也要调集在一起，参加入城式。还将骑兵手枪营安排在司令部的后面等等，以显示国民暂编旅的雄威。

陈珪璋最爱他的部队。杨抱诚的三团打仗攻无不克，军纪执行得较严格。他们的进城部队有三个方队，接着安排下来的是旅部的八大处官员，再接着是旅部两位参谋长陪同陈珪璋入城，后面是手枪骑兵营方队，接着是五百骑兵组成的两个方队，最后是郭镇海团、刘宝堂团队入城。按照排好的入城次序，部队在向西峰开发途中各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路部队两天以后都陆续赶到西峰郊区。由于陈珪璋指派张本人参谋主任提前一天到达西峰，与各方人士有所接触，并阐明了部队的严明军纪，表达了陈珪璋部队返回庆阳的期盼：是向家乡父老致以敬意，表示绝不惊扰民众的蠢事。张本人特意向在场的各先生问道：“诸位，你们可晓得，为什么陈司令派三个团去围困庆城吗？就是因为不想动用武力夺取西峰，使民众免受炮火之苦，才以佯攻庆

城，调谭部撤出西峰回县城增援。你们这就会明白，义军进城怎么会糟践乡亲们呢？”

在场的人听了，欣然明白陈珪璋使计派部队去围困庆城，是调动谭世林部离开西峰，使民众避免了一场战火。可谓用心良苦，是十分感人的！

接待张本人的是西峰商会会长陆雨山，他极为兴奋地说道：“陈司令率万名大军回故乡看望家乡父老，想必他是不会惊扰乡民的。加之这一枪不发地围困庆城，不用枪炮而夺取了西峰，乃神机妙算也！张参谋主任的智慧也许亦渗透在其中？”

张本人赶忙解释说道：“本人不敢夺陈司令的一片爱民之心，这全是他思谋出的一着良计。”在场的商会委员和几所学校的校长听罢张本人对义军军纪的宣讲，以及对陈珪璋爱戴乡民的介绍，大伙对义军由惶恐心理，一下消失了。义军进城的那一天，商会在南北两条大街上挂出了欢迎义军的好几个横幅大标语，其中写着：“欢迎子弟兵入城”、“欢迎陈司令回故乡”等等。另外商会还动员几个小学校、唯一的初级中学的学生，都打着五色彩旗，敲着洋鼓吹着洋号，集中在大十字路口迎接义军。大街商号两天前虽然被谭兵抢劫，但今天全部开门营业，每家的商号外面，插着一个三角形的旗子，有红的、绿的、黄的，写着全是表示欢迎义军的标语。由于学生们上街迎接义军，市民们也都出来欢迎义军，看热闹来了。

大约早饭后一个时辰，义军组成若干方队，开始进入西峰。入城式最前面的三个方阵，是杨抱诚的第三团。将杨抱诚第三团排在前面入城，因为三团是杨抱诚指挥的屡建奇功的义军主力团。义军上万人的部队统统都换上了灰色的新军服。虽然这里三月天气，士兵还是穿着冬装，但外面都套着一身新军服，以示对庆阳父老的尊重。士兵们的步伐走得虽然不算整齐，可是能看出他们是经过操练的。接着是旅部两参谋长汪飞西、张本人陪同陈珪璋入城。在他们的后面是400骑兵的手枪营方队，这几百支手枪，可说是来得从天而降。原来杨抱诚

团有一段时间把守泾川向西去的道路，巧遇蒋介石为青海马步青部赠送的 500 余支盒子枪和百余支小手枪押送人路过泾川，被杨抱诚扣押。这样一块肥肉怎能让他们过境？就这么，连人带枪一齐没收关押。这阵子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中原激战，一来顾不得派人要枪，二来蒋介石也略知陈珪璋的名字，计划派张庆华（庆阳人）回庆城做陈珪璋的工作，也就不再多提扣枪之事。就这么将枪送给了义军。因而，这期间陈珪璋的盒子枪、小手枪就很不少了，有些装运手枪的大木箱还未曾打开过。其中还有陈珪璋亲自派人去天津购买的百十支短枪，这人名叫李勤甫，是陈的一个忠实的副官。他从天津购枪归途中经过陕西邠县，被杂牌军苏雨生扣押。碰巧李和刘志丹被关押在邠县狱中同一个监狱里。刘志丹听说此人是陈珪璋派出的买枪人，两人认识以后谈得很投机。刘志丹在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子午岭山区活动时，听老百姓说过陈珪璋带领他们，在连续数载的荒年中打富济贫、救灾民的事。刘对陈的印象蛮好。被陕西省委派去营救刘志丹的杜斌丞，经刘志丹的介绍，也将这位李勤甫一并营救出狱。陈珪璋当然十分感激。不过这百十支手枪还没有往下发放，也许陈珪璋留下这批短枪，要发给后来投奔他的部队。

现在我们还应将话题转回来，继续介绍入城部队的情况：手枪骑兵营过后，是郭镇海的第二团三个方队、刘宝堂的特务团三个方队。提起刘宝堂的特务团，倒是要多说几句：刘宝堂是陕北保安人，与刘志丹是同乡同学又有一层亲戚关系。陈珪璋对刘宝堂十分敬佩。刘来入伙时只带了 500 余人，陈珪璋给了刘一个特务二团的番号，又补充了二三百人。所谓的特务团，就是归陈直接指挥执行特殊任务。一月之后，两人竟然儿女亲家相称，陈珪璋提出将刘的女儿许配给他 11 岁的儿子陈元光为未婚妻。当然刘宝堂是求之不得的。陈珪璋拉紧这位陕北朋友的关系，一方面刘的人品高尚，千里带兵来追随陈珪璋；二是听说刘宝堂与刘志丹是同县同学，又是同窗好友，对陈珪璋联络刘志丹是有好处的。

部队入城式完了之后，民众看得眼花缭乱，心花怒放，高兴极了，

而且人们也议论纷纷，特别是那些与陈珪璋打过交道的人，用惊讶的口气在说：4年前陈庆瑞在黄得贵部当兵，黄部兵败陕西三原，那阵子他独自肩挑行李卷，路过西峰回庆阳，穿着白衬衫、黄色马裤长靴，是个败兵的模样。3年过后，人们竟然看到陈珪璋拥兵万余，人强马壮，武器精良，似在梦境一般。可是，现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威武雄壮千军万马的阵容。也有人回想起陈珪璋在回城倒霉时的日子里，他也曾在庆城庙会的赌场掷骰子，比输赢那种吊儿郎当的模样，似乎只是一瞬之间，而他现在确实变成了陈司令、陈旅长。谁也未曾想到，仅仅只有3年的时间，他就如此的威武荣耀！城外的穷人称陈珪璋为英雄；城里的富人叫陈珪璋为“土匪”；农村的贫苦农民靠的就是陈珪璋领的“口袋队”、“镢头队”，打富济贫救灾民，因而陈在两三年的时间，就拥兵上万。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陈珪璋的“义军”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我们将话题再次转回来，说说西峰数千民众上街欢迎陈珪璋的“国民军暂编第一旅”的盛况：迎接的人中有去看热闹的，有去迎接英雄的，还有的抱着敌视的心态去观察陈珪璋的势力，也有的以尊重的心情欢迎这位治军有方的年轻将军。

陈珪璋进驻西峰，以西街大财主张云家的巨宅院为他的司令部，他的卫队营驻扎在南操场一带；其他各部团队，如郭镇海的第二团和两个警卫团，驻扎在南至肖金、和盛、太昌；杨抱诚的第三团推进到西峰以西近200里的泾川县西部一带，预示为西进平凉的前卫部队。

西峰是我国黄土地上最大的一块平原商城。塬上饮水短缺。大军到来，部队只好分散进驻在董志塬靠近水源的原边村庄。

陈珪璋回到西峰，各界的头面人物愿意来的、不愿意来的今天都来了。司令部人头攒动，宾客满座。

来祝贺“义军”进驻西峰的各界头面人物，个个都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有的与陈珪璋使劲地握手，有的深深地施礼，传递一番衷心地欢迎之意。从他们的祝贺词中，又表示出他们永远支持他的

雄伟事业；还有的双拳紧握，躬身表示欢迎但并不握手，表示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拜见的人们很多，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有的还不相识，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祝贺词，后面人上前拥挤，彼此急于相问，结果就谁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不过，总算留下了相见一面的印象。特别是庆阳城内“八大家”，在西峰分号商家的掌柜的，好像他们与陈珪璋的关系比别的商家还要亲近似的。陈珪璋心里清楚，前两年当他领着荒年里的灾民打富济贫的时候，这些大商家将自己恶语咒骂个不停。

欢迎和接见进行约一个时辰，陈珪璋指示按照来客登记的礼品单、花名簿，在“义盛和”酒楼做了20桌“三角席”，答谢了各界代表。陈珪璋算是高高兴兴地进驻西峰了。

陈珪璋进驻董志塬西峰重镇，他的兵马如何扎营，也是他要过问的一个问题。说起陇东这块最大的黄土高原——董志塬，倒是应该向读者介绍一番：董志塬南北长有200余里，东西宽只有五六十里。塬的东边有一条马莲河，西面是一条蒲河。塬边有一些小沟壑，沟下有小溪流向东、西的两条河。塬上居住着10多万居民。但是，你不论沿着大路小道走去，却看不见那树木遮蔽，高房栉比的村庄房舍。那么塬上的村庄房舍在哪儿呢？你沿着大路小道尽管走，会看到一些不足一米高的低矮围墙和打麦场，以及麦场上那高高的麦秸垛、搁放农具的小屋子。那么人们居住的房舍在哪儿呢？你只要从长长的低矮围墙下面望去，在矮墙围着的中央，是一个四方形的大坑，坑深约有10米，坑下四面的崖壁直径长度各有20余米，坑下四个崖面，各有三四孔大窑洞，坑院共有十二孔窑洞，可居住三四户人家。这就是陇东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坑庄院”。坑院的窑洞冬暖夏凉。靠近塬畔沟边居住的农民，是依靠崖畔挖窑修庄的。董志塬虽然是个土地肥沃、出产小麦的地区，可是塬上缺水，一下要容纳几千上万军人驻防，他们还得选择塬畔庄院，距离水源近的地方安营驻扎。

二

“义军”是以冯玉祥任命的“甘肃国民军暂编第一旅”的番号进驻西峰的，陈珪璋现在是庆属六县的正式驻军军政首脑。这样不多日军饷、粮款、税收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都送到部队来了。

陈珪璋目前着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他那围困庆城的三个团，要有个大动作才行。目前围而不攻，也不是个长法。可是在义军进驻西峰的头一天得到报告：谭世林突然将他摆在城内的两个骑兵营撤出了城。在距城东川 30 余里路段的贾家桥子驻扎下来了。谭世林扬言，如果陈珪璋要攻庆城，他们就内外夹攻围城的部队。陈珪璋召集汪参谋长以及参谋处的孙处长进行密商。他首先将庆城的构造和防御情况向几位作了介绍。

汪飞西参谋长颇有同感地说道：“我也这么想过，民国十七年姜鸿谟旅围攻庆城，不是你当时组织的‘滚木礮石’阵打败而逃吗？谭世林给我们布的是内外夹攻阵势，我们再将警卫二团派去，将他们两个骑兵营阻挡在贾家桥子以北几个地段，他们的骑兵是攻不到城下我军阵地的。”

陈珪璋表态说道：“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不过，我反复想过，我们搞他个里应外合，现在还是有条件的。”陈将参加会的几位叫到他的身边悄悄地说了一阵。他向大家透露说：“我已经派张参谋主任入庆城做几个人的工作，让他们搞起内讧，城就不日可破。”

大家听了都咧嘴一阵笑，认为他们的陈司令运筹帷幄，早就有取庆城的计谋了。

三

陈珪璋的部队围困庆阳城已经五六天了，他们的包围圈由距城二三十里收缩到十多里范围。前些天，四方百姓还不受限制地可以出入城门，卖粮卖菜卖柴乡民也可自由进出。这两天围城部队又向城周围推进了，坐落在城东的东塬塬畔周老王坟，从城西王家塬塬畔的高大碉堡上，以及从北面二峪塬畔和城的四周多处，已经能看到前沿部队活动的人影。卖粮食的农民已经不准进城了，只有卖菜的还允许出入

城门，不过也只是被哨兵认识的专业户菜贩子。

义军一步步地紧缩围城的范围，看来下一步就要将部队推进到川道和城郭的周围，开始攻城了。可是，陈珪璋也知道靠着枪炮的掩护让云梯队强行登城，亦是难以抵挡得住城上使用“滚木礮石”的猛烈打击。这一点陈珪璋比谁都清楚。所以他早就派人入城，暗地里拉关系，使谭的内部起内讧，再夺取庆城。

那么陈珪璋所派的暗探、说客是谁呢？大家会知道，他一定是派了一位脑筋灵活敏捷、嘴皮子利落，说话不打绊磕的人，这人正是他身边的参谋主任张本人。此人是陕北定边人，庆城没有人认识他，入城去就比较方便。他们一行三人，全是担挑着冬储大白菜，进入大街十字东口。他指示两个随从叫卖菜，自己便进入了南大街李庆龙家的“复兴礼”大盐店住下。因为这儿是陈珪璋工作过的地方，混熟了也许有事他们能掩护一阵子。张本人三个人住店之后，第二天他就换装，身穿浅色花纹的灰色软缎夹袍，上身穿一件黑色团花马褂，带着他的两个助手模样的先生，拿着陈珪璋写给要会见人的一封书信，向北街箭道巷口冯翊清家径直地走去，因为带有陈珪璋给冯翊清的一封亲笔信。冯见信中陈珪璋还将他称呼冯大叔，他是又惊又喜！

他丝毫不敢怠慢，将客人引入了后院的一处宅室。冯翊清再次看完信，便称呼来客者说：“郭先生冒险带着庆瑞将军的书函，见我本人，我十分敬佩你们的胆识和陈将军对本人的信赖。”他接着又说：“本来嘛，陈、谭之争早见了输赢，可是谭固执己见，经我们多次劝说，他有和解之意。可是，不等陈司令的回复，他又心变无常，他这会看来是要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地干到底了。不过郭先生你说说，他怎么能对抗过陈司令的义军呢？”

张本人含笑说道：“是呀是呀，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谭世林是在发疯！我想冯会长是清楚的，破庆城依陈司令现有的兵力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他所考虑这样庆城父老要遭受痛苦和伤亡的；再设想，如果我们不采取军事攻势，只围不攻，想必城内父老日

久缺粮缺水缺柴火也是吃不消的。一个月、两个月恐怕庆城‘八大家’所存的陈粮都会被吃净吃光了，军民无粮全城百姓也是不会答应守城。城内的千余名团丁还能为谭世林作战保城吗？再缺粮月余天，庆城也就不攻自破。”

冯翊清仔细地听着，不断地点头，似乎表示能理解，他便接着张本人的话题说道：“是的，是的，郭先生的一席话，像是明月入怀，我自知其理。那么依陈司令的意思，先生可向我交个底，我等在城内如何运转？”

张本人考虑先不说具体该怎么做，他想还是要继续给这位冯大会长讲明形势才好。他继续说道：“我想义军攻克庆城的办法还是有的。主要怕伤害民众，损坏民房，这是陈司令所不愿看到的。义军目前有九个团，万余兵力，这个给谁也不保密，亦不夸张。现在义军由冯玉祥将军改编为‘甘肃国民军暂编第一旅’，陈司令是进驻陇东的军政首脑，这个大概冯会长也晓得了。现在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前几天听说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庆城张庆华先生，已经快到西峰了，合水县籍的郭学礼先生也一同要回来。他们回来是想干什么呢？大概你也有所耳闻，他们是带着蒋介石的期盼和委任状，委任陈司令为‘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而来的。不过蒋、冯中原之战，还在鏖战，争取陈司令倒冯拥蒋，如果谈判成功，很快就要公布于众。我想冯会长你也许听到了张、郭二位要返回故里的消息。”

冯翊清赶忙说道：“听乡亲们说他们二人要回来的。”

冯翊清这时睁大两眼，带着一种喜悦期盼的眼神询问道：“听说中央的蒋总司令还要给陈司令晋升中将哩。这真是乱世出英雄啊！”

张本人也附和着说：“也可以说是英雄造时势嘛！他还不到30岁，就将有如此的荣耀。”两人正说着，听得远处传来枪炮声，张本人听出是城外向城内开炮了。不过发了两三炮，似乎城内也在向城外还击。不一会儿冯会长的电话铃响了，不是别人正是谭世林用急躁不安的声音向他报告城外的新动向，冯翊清向电话里说道：“你不要急，我们

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只听得电话里谭世林在追问道：“你说会有什么满意的结果？”冯翊清没有回答，将电话挂了。他转过身向陈珪璋派的这位郭先生说道：“这还是首次听到围城部队的枪炮声。郭先生的安全就由我负责，是不会出问题的。现在请跟我去房间休息，我估计谭世林是要到我这儿来的，我给他再做做工作，劝说劝说，谈不通我们就另打主意。”

张本人接着冯的这个另打主意的话题问道：“冯会长你说另打主意，这具体……”

冯翊清也嘴巴子不打绊磕地说：“我派人将谭逮起来！我们出城迎接义军入城。”

张本人也是干脆利落地说：“那就好！有你这句话，我们就不走啦。最后我们一起出城迎接义军入城。”

冯翊清安排好这位“郭先生”的住处，并派了几个家仆要他们万无一失地保护客人的安全。冯回到客厅要给谭世林打电话，让他来一趟。他刚拿起电话耳机，他身边的人赶来向冯禀报说：“会长，谭司令来了。”

“快请！快请！”冯说罢就赶到房门口，一揭开门帘，就与谭世林碰了个脸对面，冯翊清便说道：“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来了就好，就好！”

谭世林也没有说什么客套话，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陈庆瑞的部队一天一天地逼近城根啦。今天开始炮轰，机枪扫射，看来他们是要开始攻城啦！”

“你有这么多的部队，他能攻开城吗？”冯翊清显得毫不慌张地继续说道：“我倒担心的是他们不攻城，而死气白赖地围城不攻，候我们耗净城内的粮食，要我们投降。因此，你这几天要特别注意城内有人阴谋搞哗变，你明白吗？”

谭世林向冯翊清透露说：“这个我已经在各营安排了耳目，有议

论、有动向他们会及时报告我的。”

冯翊清似乎感到谭还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便低声说道：“事变往往发生在瞬间，我们把七八百骑兵移出城去了，你也应有所准备，我们不能叫别人将我们瓮中捉了鳖。这话是不好听，有这想法的人，都是为了你好。陈珪璋就是懂得围而不攻困死我们，要叫你打出白旗低着头见他。你也是冯玉祥任命的“甘肃暂编第六旅”旅长，能做陈珪璋的阶下囚吗？”

谭世林听着听着，火冒三丈地怒目说道：“他陈珪璋是个什么东西？他日弄人，他耍死狗，耍无赖欺负我老谭！我有你冯兄的指点，陈珪璋他魔高一尺，我们便道高一丈制服他。”

冯翊清听罢高兴地说：“这就好，带兵打仗，脑子不灵活那怎么行？你要准备走，近千名铁骑兵城外等着你指挥哩。我给你说过，聪明人看得远，看的是明天，蠢人才看眼前。城内这近两千步兵就送给陈珪璋，他们在义军是不会忘记你的。”

谭世林似乎要果断行动了。他向他的恩兄说道：“那我就很快出城去。”

“是的，在他们逼近城外之前，你要缒城逃走。不过城上有哗变的动静你才好逃走，否则陈珪璋会说我们是合谋让你溜走的。”

“是的，是的。”

冯翊清又向谭世林叮咛说：“今晚能走吗？他们要是将城围死，你就走不成了。我也保不住你了。”冯说罢只见他眼眶闪着泪花。

“走不成那怎么行呢？两个骑兵营还在贾家桥、玄马湾与陈珪璋的一团对峙着，我不出去，我们的骑兵不就完啦？！”

冯翊清又提醒谭说：“你出城以后带着骑兵走得越远越好，到陕北保安县去找张继儒、张廷芝父子；还可以走得更远些到榆林井岳秀那里去，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来避难的，不会扰民，吃了喝了他们的，都给他们付钱。你们的军饷由我安排。我想七八百骑兵部队，如果做

到不扰民，他们不敢将你们怎么样。走得远些陈珪璋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追剿你们。听北京传来的消息说蒋介石在中原与冯玉祥、阎锡山打仗，快要结束了。蒋介石在四处抽调兵力向江西、湖南调兵去打共产党的红军。陈珪璋部队很可能调往南方，那时，你仍然回来担任你的司令职务。时局就是这么千变万化。今天，我向你说这些，你我心知肚明就是了，再不可告诉别人。”

“那我今天夜里就设法出城去。”

“不，要缒城逃走，由鹅池洞下去，从那里的瓮城用绳子拴住城垛豁上溜下去，比别处城墙少一半的高度，伤不着人。”

“我得将我的小儿子带走。”

“你能带他走，就带上。关于你的老伴，听说她从不过问你的事，住在后院，也很少到前院来，别人对她没有是是非非的议论，我设法将她暂时安排到农村，不会叫她在城里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我就靠你关照她了。以后我会派人与你联系，向你汇报的。”

现在这座城堡的上空乌云滚动，六级风在呼啸地刮着，是个炮火开战前的征兆。

谭世林匆匆赶回南街他的司令部。什么物件也未带，只是将他的秘书叫到面前叮咛说：

“今晚城外可能有大的行动，你就不必跟我上城巡视去了，我走后将我抽屉所有的公文全部烧掉，你就尽到了责任。”

这位秘书听出谭司令说了些绝望的不再回归司令部的话，他就泪如雨下恳求说道：

“司令你走我要跟你去。”

“你不怕受苦吗？”

“我不怕。”

“那你赶快将抽屉文件烧掉，随后赶到家中，我们一起走。”谭世林说罢，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向钟楼巷他的住宅匆匆去了。因为这时正是深夜四更天，谁也不会想到谭世林在这样静的深夜，一个人回到家中。他匆忙到后院去，叫起已经睡熟的11岁的小儿子谭未庚，叫他赶快穿好衣服跟他走。然后他对妻子说：“我和孩子现在要离开数日，陈珪璋可能要进城。你不要怕，有人会来接你到安全地方去。”

妻子说：“我哪里也不去，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不怕。”

谭世林气汹汹地说：“你再胡说，看我把你一枪崩了！”谭说罢，拉着小儿就走。他向一个未带枪支的家丁说道：“你去后院井上将井绳取下来，盘好装在马褙里，扛着跟我走。”这人二话不说，匆匆跑到后院井旁，取下了井绳，装在一个栽绒的蓝色花马褙里，只见谭世林摆了一下手，拉着他的小儿向南街的鹅池洞去了。给人一种感觉。谭世林今夜要到鹅池洞那里监督部队守城了。

鹅池洞是靠庆城东面的一个瓮城。瓮城内是个风景区，有从城外引入瓮城东河的河水，有古柏、碑石，有楼阁殿宇。从城内下到瓮城去，要通过一个十多丈深的斜坡隧道。瓮城的隧道洞口现在大约有一个班的士兵在把守，洞口架着一挺由三个腿子支撑的一架又粗又长的水机关枪。哨兵们都明白，城防今夜看来紧张了，他们的司令今夜要亲自把守鹅池洞这段低矮的瓮城城墙了。可是，他不让任何人跟着他们下隧道去。他们下了隧道，瓮城里还有士兵在把守。他不让任何人靠近他们，将岗哨士兵都指拨着走得远远的。谭世林亲自将井绳绑在城垛豁上，首先让扛马褙的家丁抓着绳子溜下城去，接着让他儿子抓紧绳子也溜下城，谭世林最后缒城逃走。

谭世林逃走的消息，在瓮城内的士兵全部知道了，也都张扬起来了。这时，一位姓张的营长带着一个护兵，赶到了鹅池洞。他将士兵们集合起来，告诉他们说：“谭司令走了，我们还有县长、会长为我们做主，大家不要惊慌。陈珪璋部队围城八天，为什么他们围而不攻？”

陈考虑打起来城内市民、团丁会受到重大的伤亡；街道商店是要有损失，他们是好意，因而，只是围而不攻。弟兄们现在静静地守住城，等着天亮，冯大会长和王县长会派人出城谈判的。”

第二天天色麻麻亮，只见商会的几位委员穿着长袍马褂，拄着拐杖，要打开南城门迎接陈珪璋的国民军进城。人群里有本县县长王希华和商会两位会长冯翊清、任绍亭，还有陈珪璋早就派进城的特使张本人参谋主任等等。他们出城迎接部队进城，倒使围城部队的总指挥孙远志感到十分意外！特别是在这儿碰见了他们的参谋主任张本人，孙叫出张本人参谋主任名字和职务，一下使冯大会长晓得“郭先生”便是陈珪璋首席参谋主任！逗得大家惊喜之后一阵哈哈大笑！

冯翊清会长这才赶忙说道：“我们的子弟兵攻庆城，智谋众多，都是为了避免惊扰民众。我们几位市民代表，热烈欢迎子弟兵入城！”

围城部队的总指挥孙志远和蒋云台共带了三个团，陈珪璋指示他们，只准部队整队入城过街，然后留一个团驻扎城内，处理谭部士兵的缴械、整编、遣返事宜。其余两个团，一个团向北开往侯家岷岷，监视控制城北东、西两条大川道的动静；另一个团向南，开往板桥镇，在那里的马莲河附近扎营，监视谭兵的哗变，向子午岭逃窜。

正当陈部开过庆城街市时，年轻的指挥官蒋云台站在为他摆好的一张方桌上，腰间挎着手枪，一只手插在腰间，向市民们发表讲演说：“庆城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来打庆城，不是为了报仇、抢物，而是为消灭谭世林的势力，保护地方百姓的安宁。大家不必惊慌！”对他讲话的气魄，有人议论说：颇像明朝元帅徐达开攻克庆城，所说的一番安民话和他所摆的架势。

第十八章

一

陈珪璋围困庆阳城，使得谭世林不得不从西峰撤军回援庆城，义军一枪不发占领了西峰。他们围困庆城，采取围而不攻，10余天城内军民已断粮缺水，士绅们只好迎请陈部入城。当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谭世林与冯翊清还另有他们的筹谋和打算。陈珪璋坚持围庆城而不攻打，这也是经过他的一番苦思冥想而采取的战术。因为炮火轰击，房屋被毁，民众丧命，他们怎么能回故乡拜见父老乡亲们？因而，按照他的筹谋，取得了全胜。

几位兄弟为庆贺夺得西峰、庆城两地，把陈老太太从庆城接到西峰，全家团聚。由参谋主任张本人筹办，做了几十桌酒席欢庆了一番。

张本人在这群坐山为王的人中，算是个有情有义有文化的人。他在指挥大家筹办酒席时，觉得陈家子孙三代团圆，其喜可贺。但是，这个家庭就是缺少一位主妇。他想，陈珪璋孤身漂泊已有数载，现年28岁，创业辉煌。他4年未回过家，前妻病故已有两年，现在家庭缺少的是一位主妇，甚不完美。他想这家事需有位贤内助料理。可是，治军的事儿，已经忙得他废寝忘食，顾不得想这件事。张本人想给陈司令帮这个忙，便与七兄弟的老大汪飞西讲了他的想法。汪飞西哪有不赞成之理？张征得了汪的支持，他们便来了个“先斩后奏”，托付给几个本地人在方圆百里之内，给他们的陈司令物色个般配聪慧的配偶。当然这种事，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奏效的，加之军务之事百端待举，因而，给陈司令未寻找好配偶前，暂不张扬为好。

陈珪璋采用围而不攻策略，又派特使入庆城去做冯会长的的工作，总算是轻而易举地将庆城拿下来了。他就想，这位参谋主任张本人又为他立了一功。张本人这次从庆城返回西峰，还给他带回了意外的喜讯：刘志丹亦趁机在合水县太白镇击毙了谭世林手下的营长黄毓麟，收缴了他们50条枪支。陈珪璋听了十分高兴。他对刘志丹的活动甚为赞同。当然，陈珪璋同情穷人，赞同陕甘游击队打富济贫，也只是

一种朴素的同情心态，还谈不上是一种高尚的理想，或者说只是这种理想的萌芽。所以这才促使他派人去联络刘志丹。在接触的许许多多来此游说与他联合的人们中，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提说过他们是要为穷苦人谋好处的。相反，要来入伙的人，不是要权要钱便是要官；劝他投奔他们集团，有的要给他旅长职务、少将军衔，有的要赐他师长职务、中将军衔。他倒有心想与共产党人打打交道，听听他们要些什么。

陈珪璋反复思考以后，便请来了带兵数百人奔波千里来投奔他的刘宝堂团长和在邠县狱中与刘志丹结为狱友的李勤甫处长，向他们讲了寻找刘志丹入伙的想法。

李勤甫处长一听便晓得，他们的陈司令采纳了他在狱中对刘志丹讲的一些嘉言懿行的好话，在他们陈司令的脑海里，已经结出了成果。陈珪璋派刘宝堂、李勤甫一同前去访贤，寻找刘志丹入伙，因为刘宝堂与刘志丹不仅是同县老乡，而且还有一层远亲关系，是个能够深入交谈的好人选。另一个原因，刘宝堂能够从井岳秀部队带兵数百奔波千里，投奔陈珪璋，使陈十分感动，很器重这位诚实的陕北人。他义气凛然以德报恩，将刘宝堂带来的几百名弟兄，没有分散补充到别的团营去，而将他的原班人马给予一个特务二团的番号，补充了兵员和枪支，直接归陈指挥。陈珪璋是一位待人宽厚、态度和蔼的人，使这位诚实忠厚的刘宝堂十分满意。他见到的陈珪璋比他听说过的陈珪璋还要豁达大度。他是执著地跟定了陈珪璋共谋大事。不久两人成了心腹之友，后来又变成了儿女亲家。但由于孩子们还小，他们二人私下为孩子定亲，并未向外多加张扬。在旧社会如此建立的关系，都是各有他的深谋远虑，凝聚自己的核心力量。陈珪璋请刘宝堂寻找刘志丹入伙，不日便出发了。

二

参谋主任张本人聘请八九位本地人士，为陈珪璋物色一位各方面都很理想的续室。他们在早胜塬、董志塬方圆百里挨门逐户地明寻暗访，不过3天，找到了一位容颜似玉的少妇。她名叫许子卿，原配商

人詹璈为妻，结婚不久詹身亡，妙龄少妇，丧夫两月，还未改嫁。许子卿学生出身，贤善聪慧，美貌动人。陈珪璋一听十分高兴，全权委托张参谋主任为他张罗筹办。婚配那天，宾客满座，所收财礼丰厚。不过，与在早胜庆贺陈珪璋高升为国民军旅长官职所送的礼品，就大不一样。那时各地商绅送银献金，不是上万两，便是数千两，都为这位所谓“钻山蠹贼”出身的陈司令锦上添花。这回送的礼多是金银首饰、绸缎衣料，各式的洋闹钟，乘机讨好这位陈司令。结婚过后，妻子相随军营料理家事。她是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妇，持家周细殷勤，老人孩子们都很喜爱，关系也较融洽。她在人来客往时，自觉回避，不出风头。陈读书不多，又多年荒废，许教陈认读生字，习练楷书，逐渐能够批办公文，使陈珪璋心满意足，十分疼爱她。

婚礼过后两天，陈珪璋的随身副官报告：有两位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做事的庆阳同乡张庆华和合水的郭学礼要拜见陈旅长。陈珪璋看罢来函公文，知悉张庆华正是庆城北街箭道巷张世德的大儿子。陈记得小时候在一起玩耍过，后来张庆华跟着父亲外出多年，不知底细。现今他手执杨虎城的公函拜见来了。孩童时在一起扬土扔石嬉笑打闹的小朋友，今日却成了代表一方赐主的说客。陈珪璋还记得，此人小时同他父亲一样，是个腰粗个高的大胖小子，不知现在他是个什么样儿。来函中还介绍有位近邻合水老乡郭学礼，此人陈倒未曾听说过。

陈珪璋看罢公函，便请来汪飞西、张本人一起去会见客人。汪、张匆匆阅过来函，顾不得细问，便跟着陈珪璋到客厅会见客人去了。

主客见面，似乎张庆华和陈珪璋都显示出格外的热情，客套了几句，那是必然的。陈珪璋见到了张庆华，张的身影容貌正像他想象的那样，正是身高7尺，体重足有200斤开外的一条大汉，陈珪璋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10多年我们没有见了，你却还是我想象中的庆华哥！有这么魁梧的身材啊！”

张庆华以一种恭维的口气，含笑说道：“惊闻庆瑞老弟，不足中年手持一支‘毛瑟枪’创出了率部两万人马的国民军，真是奇人奇绩

啊！”

陈珪璋赶忙解释说：“哪里，哪里，这都是在灾荒年月，我帮了灾民父老，他们帮了我陈庆瑞，我才有了今天。”陈说罢，扭转话题，对这位同来的郭学礼说道：“我们两位弟兄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将郭先生搁在一边啦，请原谅，快快请坐。”郭学礼也想凑个近乎热闹，便含笑道：“我是能理解的，庆城里一个庆华哥，见了庆瑞弟，哪能不多叙述两句！”

张本人与来客握过手，站在一旁听两位客人的一番套话，他就在想：“什么事情都是由人做的，由人说的。陈司令那阵子在赌场掷骰子，在子午岭大山里打富济贫救灾民的时节，他们这些人，痛斥陈珪璋为土匪，是钻山的蠹贼。”他想罢，也走上前去凑热闹地说：“快快请坐，我们陈司令是位创世的英雄；你们两位是才能出众的秀才嘛！”张本人说到这儿，又将汪飞西向客人介绍道：“汪飞西兄，是我义军的参谋长，在高世秀部供职，闻听陈司令得天人共助，有起军之兆，陈司令又仗义爱才，劝留入伙，共谋大计。”陈珪璋也赶忙插话说：“飞西哥是我们七兄弟的大哥，在我们之中他的文化最高，见识最广。”

张庆华伸出双手，躬身紧握汪的手说道：“汪参谋长见识多广，能观察出庆瑞老弟之事业，是有勃起之势，真是远见卓识啊！”

汪飞西瘦脸黄皮肤，约五十来岁，嘴里一口乌牙，斯文地点头说道：“岂敢！岂敢！我军的发展，乃是陈司令勇谋有方，才取得的。”

郭学礼在一旁难以插言，不过，他来陈部之前，听张庆华谈起过这位汪参谋长，其实此人不过是个斗方之士，非博学多才之人。

大家入座，还是张庆华显得情不自禁的，靠他与陈珪璋 17 年前，打闹玩耍的那段友谊之情，又随口说道：“听说庆瑞老弟前不久，与一位貌如天仙的女士喜结良缘，还给夫人带了一份贺礼，望能面见夫人呈上。”说罢，指示身边的随从，从皮箱内取出五色绫罗绸缎各一匹、女子缎子绣花鞋两双、男子八眼皮鞋两双，看来行贿之事早有准

备。张本人凑到陈珪璋身边，趁着大家都在取礼品的瞬间，向陈珪璋悄悄地说：“还是请夫人出来见个面，倒杯茶。”陈珪璋思谋了一阵说：“那就请她来见个面。”张本人听罢离去。

几个勤务兵端着本地特产，富有营养、红艳艳的酒枣、蜜枣各一盘，油炸酥盒子、白皮点心各一盘放在桌上。将景德镇白底蓝花茶杯放到了每个人的面前，正要端茶壶给客人倒茶时，陈珪璋的爱妻在张本人的领引下进到客厅。夫人容貌秀丽，身材苗条，举止文雅大方。张本人指着张庆华说道：“这位是陈司令童年好友，情如兄长的张庆华先生。”他又指着郭学礼说道：“这位是近邻合水县大老乡郭学礼君。”然后张本人又介绍陈夫人说：“她正是许子卿女士。”

许子卿上前去，一边向客人倒茶，一边说道：“两位客人辛苦啦！听说你们在外地多年未回故里，可多住几日会会亲友。”倒好茶水，放下景泰蓝的铁皮茶壶，微鞠一躬，退下去了。在许子卿到场的瞬间，一股高贵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花露水香味，使大厅里增添了不少的迷人气氛。还是张庆华不拘小节，他候陈夫人走出客厅，便赞许地说：“才貌惊人，才貌惊人啊！老弟有此贤内助，福也！福也！”张庆华这么一赞许，逗得大家一阵笑声。

现在应该言归正传了。那么他们两位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因为张、郭两位已经知道陈珪璋是冯玉祥任命的“甘肃国民军暂编第一旅”少将旅长。如果要将陈珪璋从冯玉祥部拉到蒋介石这边来，不给升一级，怕是拉不过来的。这样张庆华候大家坐下来喝茶，便拐弯抹角地问道：“陈旅长部下现有几个团队？”

陈珪璋一边给大家散发水果，一边回答说：“本部现有四个野战团、三个警卫团，其中有一个骑兵团；另外还有一个特务二团和士官教导团。”陈说罢，又请他们的大哥汪飞西介绍了旅部的八大处。汪飞西听陈珪璋让他向客人介绍八大处的情况，便在烟灰盘里拧灭烟头，咳嗽了一声说道：“诸位，我部的八大处是根据我军兵力的实际情况设定的，其中有参谋处、副官处、政治处、军需处、军械处、稽查处、

军法处，还有个处——”汪说着想不起了，他向张本人低声问，张悄悄告诉他是军医处。“对，还有个军医处。”

张庆华明知故问地说：“据我所知贵部兵力超过两万，怎么给一个旅的番号，能容纳得下吗？”三位主人听出话中有话，陈珪璋似乎憋不住气了，他说道：“实力归实力，别人不承认那么多，我们也不会将多余的部队解散了。”

郭学礼看来是要抓住时机赞扬陈珪璋几句，表态说道：“是的，是的。闻听陈司令作战布阵颇能因地制宜，打过几仗都是以弱胜强，使姜鸿谟旅长、于克尧师长都难以招架。这可不是陈司令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西安的杨主任都惊叹不已。”

陈珪璋哈哈大笑两声说：“是这样吗？”

张庆华便接着说：“怎么能不是这样呢？实践真知灼见。这次我与学礼兄来贵部，正是由于感到冯玉祥将军远在外地，不了解贵部军阵势力，给陈司令一个旅长职务，安慰诸位，望在他们的后方不生事端，这怎么能行呢？正是因为这个，我与学礼兄两次向西安杨主任，为我们同乡好友的陈司令打抱不平，讲了你夺枪扩军奇迹般的战略战术。杨主任听了对你十分敬佩，与贵部结盟合作，稳定甘肃政局，疏通新疆通道。说到这儿，诸位可能还不太清楚，日本人对侵占我国东三省早有野心，他们趁着我们内乱之机，漂洋过海，派兵侵占了我东三省好些地方。我们疏通新疆通道，有利于我们与苏俄的共产党结盟，共同对付日本人，苏俄领袖列宁是很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

张庆华讲的我国当前的时局，汪飞西、张本人也许能听得懂，而我们这位年轻的陈司令不一定能听得懂，因为他是一位土生土长、读书甚少，在政治上非常单纯的人，他的天资聪慧，是一位有悟性的青年人。他出外当兵两年，败仗打了不少，可是，他自己悟出了许多克敌制胜的办法。陈听罢张庆华的一席话，便含笑说道：“我们中国人才不怕日本人，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掩，还能没有办法赶走小日本？”

用得着去国外请兵吗？”

“是的，是的，这只是一种预防措施。”张庆华解释说。然后张又十分感兴趣地问道：“庆瑞老弟，咱们是亲不亲家乡人，我对你创军的成就十分敬佩。我要请教你，你在那么短时间从手无寸铁发展到如此威武庞大的军阵，靠的是什么？”

陈珪璋听罢稍作思考，说道：“靠的是老百姓。民国十五年（1926年），陇东大旱开始，庄稼无收，饥民呼号，草根树皮几乎无处可寻，灾民无人救助。我们在林锦庙造反的兄弟，从谭世林那里骗来了百十条枪，便领着灾民打富济贫，组织“镢头队”、“口袋队”到处挖掘地主土豪们多年埋藏的陈粮、衣物和银两。挖出的陈粮、银子，一部分供应部队，一部分分给灾民养家糊口，他们就跟我们生死不离。

“是啊！是啊！”张庆华感慨地说：“天无绝人之路，灾民们遇上了你们这些救世主啊！”

张本人听罢，以自己的亲身感觉又补充道：“我们陈司令之所以军阵发展得如此之快，还有一个受人尊敬的优势——他有用人不疑的胸怀。大家感到来此供职，宾至如归，来了就不想走了。”

郭学礼趁此机会，卖好地说：“一心一德万事成嘛。”说罢向身旁的张庆华耳语了几句什么。

陈珪璋倒是被这位郭学礼提醒了一件事。两年前打富济贫救灾民时，记得郭的老家被“口袋队”、“镢头队”搜寻过粮食，因而郭没有评价他们打富济贫救灾民的事儿。陈珪璋正在想着往事。只听见张庆华喜笑颜开又称兄道弟地说道：“庆瑞老弟和两位高参兄长，我和学礼先生来贵部联络，得到了你们亲切优厚的款待，并能与我们坦诚地交谈，我们可以说完成了蒋总司令和西安杨主任委托的一件重大使命。现在我可以向你们宣布了：国民军蒋总司令任命陈珪璋司令为‘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授中将军衔’；杨虎城以潼关行营主任名义，委任陈珪璋为‘甘肃第一路警备司令’。”

陈珪璋与两位高参听罢，还未吃透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又不得不感恩报德地接受了下来。陈珪璋赶忙上前接过委任状和公文函件，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道：“庆华哥和学礼兄，我们真是亲不亲家乡人啊！你们给小弟办了这么大一件事！得给你们大吃3天酒席答谢二位。不过昨天冯总司令那方面还来函联络，给我们要补充军火哩。”

张庆华赶忙说道：“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战场上大败，已成定局，他哪有军火补充你们？当然你们由一个旅扩大到一个师，军需是要补充的。”

陈珪璋为了表明他不是敲诈，便右手从衣兜里挑出冯总司令来函的公文让张看。张庆华接过信并没有细看，说道：“蒋总司令要接收你们部队改编，已经有人通报了冯玉祥，他们才向你们下达了这种文件，纯粹是一种拉拢、安慰罢了。”

陈珪璋听罢，以惊讶的口气表示说：“你这一解释，我全然理解了。”

张庆华、郭学礼在陈部待了两天，下到两个团里视察了几个连队，便返西安、南京去了。

三

2月中旬一场稀罕的大雪，使桥山山脉的子午岭银装素裹，现在还残雪未消。到了4月下旬，又下了一场贵如油的春雨，唤醒了数年未见湿润的绿色山坡。这里的大旱年月总算过去了。

而立之年的刘宝堂团长骑在马上，边走边观赏着山景，这一切给他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为了不使沿路群众和谭世林的密探对他们的行踪引起揣测，刘宝堂、李勤甫带着一个班骑兵，备足人的口粮和马的草料，由西峰出发，经宁县过早胜、上盘克塬，进入合水县的午亭子，再翻越子午岭，到达太白镇。天色尚早，他们又北上豹子川，在南梁一带打听刘志丹红军游击队出沒的踪迹。他骑在马上，一会儿

观赏山景，一会儿又想着他与李勤甫处长肩负的意義重大的使命。他骑在马上浮想联翩。数年大旱过去了，大灾给人们带来了痛苦、饥饿和死亡，他们的陈司令被官府逼迫出走，上山造反。遭遇到数年旱灾，百姓十室九空，穷人扶老携幼，四处逃生。饿殍路旁，也无人掩埋。他们的陈司令，由于具有一颗年轻人纯洁善良的怜悯之心，举起了打富济贫救灾民的旗帜，组织起来了“武装队”、“镢头队”、“口袋队”，到地主豪绅家去挖陈粮，拷票子，救灾民。他感动天地，助陈发迹成军。想到这里，他只觉一股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向跟在他身后的李勤甫处长扭过身去，自信地说道：“李处长！你我这回的差事定能成功。”李勤甫便问道：“你又想到些什么？”

刘宝堂告诉李说：“我们这是君子寻访才子，怎么会不是好事呢？也可以说，一个军人需要一个才子，才子需要枪杆子，需要朋友。他们有结合点，哪能不结合呢？”

“是的，是的，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更踏实了。”

这次出走访贤，为了不使他们的行踪引起沿途人们的猜测，刘宝堂、李勤甫带着一班骑兵，由西峰出发，经早胜、盘克，进入合水的午亭子，翻越子午岭，整整走了一天的马站，行程180里，到达太白镇。问到陕甘红军的踪影，群众各说不一，有的说翻越子午岭去林锦庙看看；有的说沿着葫芦河北上，去南梁一带打听打听。“因为这个月，刘志丹的游击队袭击了谭世林驻太白的一个营部，两个营长被击毙了，收缴了一个连队的百十条枪支，他们可能转移到南梁去了。”

暮色降临，百鸟归林，牛羊回圈，农家的烟囱都冉冉升起了炊烟。在马背上骑了一整天，真是人困马乏，他们第一天就在太白镇宿营了。在一处农户人家院落，主人给他们腾出了一个用大树锯成两半挖成的木槽，喂养十匹马倒也宽敞。

大灾年月刚过去，靠群众供应饭食是有困难的，他们头一天宿营，就将携带的食品拿出来充饥。吃的这些食品都是陇东特有的出远路所带的食品，有五香油茶和五香炒面。所谓五香油茶，一般是用燕麦面

做成的，在燕麦面中调有五香作料、牛油、肉末、核桃仁，使开水冲成糊状，当做稀饭喝；炒面多使用麦面做成，而粉中同样要放有少许的五香大料，要炒熟。行程中将它装在布袋里，食用时用少量的凉水拌和，使手捏成像红苕那样的条状形，当做馍吃。陇东一带上陕北三边运盐去的脚夫，赶着牲口，数百里路程，晚上夜宿路旁，食用的就是这些油茶和炒面。今晚团长、处长和士兵都用起了这种简便的快餐，特别是油茶，作料多牛油多，味道香，泡馍吃是一顿美食。现在荒年刚刚度过，今天能吃到此种食品，倒是难得。

他们吃过晚饭，士兵们除了派出的两个岗哨，其余的去休息了。他们在屋子里地上铺上一层干草，将自己带的床单薄被铺盖在身上就睡下了。刘宝堂、李勤甫候战士们睡下，就开始分析刘志丹现在何处。他们考虑明天必须赶到南梁去，那里是刘志丹游击队出没的主要地区。他们正在议论着，只见一位面孔和善的老人走进了他们窑洞，自报姓名道：“诸位辛苦啦！我叫李宝，听说你们要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负责人，是吗？”

刘宝堂在灯下仔细观察到这是位日晒雨淋劳苦种田的老人。听其言谈，他赶忙回答说：“是的，是的，老人家你可知道他们现在何处？”

老人将噙着的一尺长的旱烟锅取下来，说：“游击队常来这里，不知你们找的是哪股子游击队？两位贵姓大名？”

刘宝堂看出，这个老人来此相谈，必是专程了解他们的来意。他便告诉老人说：“我叫刘宝堂，这位是李勤甫先生，志丹先生都知道我们二人。老人家能引我们见见刘先生吗？”

李勤甫站在一旁着急地说道：“老人家，你听听我们这位刘宝堂先生一口的保安话，是刘志丹先生的同乡好友。我李勤甫乃是与志丹先生在邠县狱中的狱友，患难兄弟啊！”

老人听罢果断地说：“这下我就全听明白了。我设法将你们说的原话转告给志丹，如果他相信你们的话，他一定会来见你们的。”他说到这儿，将烟锅里的烟灰在炕边上磕掉，说道：“今夜你们就平平

安安地休息吧，不会出问题。我走啦。”老人说罢离去。

在山边道旁几户人家的村庄，刘宝堂带领的一班人马进村不久，暮霭沉沉黄昏降临。被山林笼罩的村庄有多大，他们也搞不清楚，便宿营过夜了。无风之夜一切都是宁静的。可是细听，院子旁边大木槽里喂养的马匹的喷嚏声、嚼草声以及拌蹄声没完没了响动着。静下来再仔细听，山丛的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和沟下小溪旁不断传来的蛙声表明实际上夜间并不平静。

刘宝堂、李勤甫他们会见了那位老农民，便意识到刘志丹可能就在附近村庄。为了不发生误会，他们提醒士兵们睡下要闭一只眼，睁一只眼，静听外面的动静。当然，庄院门外，还派出两人站岗，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

山村静下来以后，似乎听得沟下的蛙声叫得更加洪亮了。刘宝堂难以入睡，他意识到如果刘志丹真的在附近村庄，一定会露面的。他们是在榆林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后来知道刘志丹去投考广东黄埔军校，由于两人关系好，志丹走时还向他露了风。他明白刘是一位共产党人，是他们组织派他去的。从那以后，他们再未见过面。不过，他回忆起中学时的同学关系还是很友好的。在宿舍里他们紧靠着睡在一个大床上，玩翻跟斗游戏，志丹他很机灵，个儿稍矮一些，也不怎么胖，比谁都翻得快。他意识到刘志丹肯定就在附近村庄。他们盼望着天亮会传来好消息。

天色真的亮了。庄上的人出出进进，有的吆着牲口到沟下去驮水，有的在庄院外面积肥场翻积粪土，准备向地里担挑施肥去。刘宝堂与李勤甫这阵也都漫游在田间地头，他们等着那位老人再次会面。

就在这时，刘志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村。他在一农户的窑洞里通过窑洞的窗户，已经观察到了刘宝堂与李勤甫的身影。刘志丹高兴地向那位引见的老人含笑说道：“两位都不假，正是他们，我估计不会出问题，我们出去与他们见面。”

“不会出问题？”老人问。

“不会。”刘志丹含笑说道：“你老不是将我们几个枪手都指派在庄子干活，出问题他们都会赶来救咱们的。”

老人还是担心地说：“咱们是知人知面而不知他们的心，不防备还行？你们六个战士都围绕着那个院子，有的在起圈，将粪土向院子里挑运，有的在隔壁院子劈柴火，还有的混在人群里看热闹。一旦有事变，他们会越墙而过，包围那个院子，他们敢动你一指头！”

刘志丹听完不由得大笑了起来，说：“哈哈……你老将我当花给供养起来了。刘宝堂多年不见，倒是防着些好。那位李勤甫是我年初在邠县狱中的好友，看来不会有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去与他们见面啦。”

刘志丹说着，拉住这位老人的手向刘宝堂他们住的东边院子走去，这时，正好碰见刘宝堂、李勤甫从他们住的那家窑背上下坡回院子来了。

还是李勤甫眼力好，一下就认出了刘志丹。他喊叫着跑前去，伸出双手笑容满面地说道：“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快看看刘宝堂先生也来拜见你啦！”

刘志丹只好抓住李的手，含笑说：“快不敢说‘拜见’二字，见到你们俩，我是十分高兴的。”

刘宝堂这才扑上前去握手说道：“志丹老同学在榆中就是学生的表率，目光如炬，见识远大，我们不如你啊！拜见你老同学，不是恭维你，而是尊敬你。”

刘志丹亦实心实意地说：“老同学客气啦！刘兄有报国之情，投笔从戎，干得很不错嘛。闻听李勤甫老兄讲，第你率部数百千里投奔‘义军’，真是远见卓识啊！”

“夸奖啦，快快进窑去慢慢叙谈。”刘宝堂、李勤甫将刘志丹和那位老人及一位随从护兵，引进了窑内。那位护兵自动留在窑门外，那位老农民或许也感到他们见面如同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担心的，

便说：“你们进去谈吧，我坐在院子里散心，就不参与你们的谈话啦。”刘宝堂也只好随老人方便了。

进窑洞以后，还是李勤甫开门见山地说起了他们的来意：“刘先生有所不知，我们来找你已经迟了。原因是陈司令从早胜进驻西峰，筹办接娶家室之事，我两个又不便离开，就耽搁了行程。特别是刘团长宝堂兄与陈司令的关系还不一般，亲家娶家室，宝堂兄不参加也不合适啊。”

刘志丹听着听着，听出他这位同乡好友与陈珪璋的关系还不一般，随口向刘宝堂问道：“老乡党，你甚时拜陈司令为亲家啦？”

刘宝堂高兴得都抿不住嘴，解释说道：“我有个 11 岁的小女子，陈司令很喜爱她。他当着我的面要求将我女儿许配给他 12 岁的大儿子，过几年让他们结婚。我当然求之不得。”

刘志丹惊喜地想：“这位陈司令看来既喜爱宝堂的那位小姑娘，亦同样赏识宝堂的才能和人品。”他想罢高兴地说道：“宝堂同学向来是仁义之士。你们陈司令眼力不错，一眼就看准了我们老乡。你们父女两个，可真有眼力哪！”

大家一阵笑声。

刘宝堂也只好说两句感想：“老同学过奖啦！陈司令待人宽厚，我是有所耳闻，才带领数百名弟兄投奔他的。结果我是如愿以偿。”顿了顿片刻，他又接着说：“陈司令这人我了解，他涉世较浅，对各方来访者都礼贤下士，迎来送往，殷勤招待。父辈五人，他大伯是个塑像师傅，二伯和父亲均为清末武举，四叔种田，五叔教书。珪璋受两位武举的影响，十分喜爱舞弄棍棒。他曾两次出外当兵，战功卓著，智慧超群，妙计多端。陈司令他读书甚少，渴望有识之士来相助啊！”

李勤甫在旁帮腔说：“怎么样，刘兄入伙，我们陈司令可是真心诚意地欢迎你啊！”

刘志丹表态说：“两位兄弟对陈司令的为人品德、作战谋略，讲

得如此真切，我也早有耳闻。与陈司令共事，当然会感到十分荣幸。”

刘宝堂、李勤甫听罢，便都喜笑颜开地一个人握住刘志丹一只手，说道：“我与李处长是打算三请你这个‘诸葛亮’出山，我们见面一次你就答应了！”李勤甫补充地说：“不，连同我在邠县监狱的诚恳聘请，这亦算是第二次啦。下次我们拿着陈司令正式的聘请书再来，这不正好是第三次吗？”

刘志丹也谦虚地说道：“取笑啦！取笑啦！诸葛亮试探刘玄德的那一套，咱们是不必要。我可以效法宝堂老同学的精神去追随陈司令嘛。”刘志丹这么一表态，窑洞里听得一阵洪亮的大笑声。在外面守候的那位老农民，知道谈判也许成功，便推门进去，含笑着对刘志丹说道：“怎么样？羊肉是炖烂了，该请他们去吃炖羊肉了。”

刘志丹说道：“请两位和全班战士去那边院子进餐吧。遗憾得很，酒一下买不到，羊肉尽饱吃啊！”

就在这时，李勤甫张罗着从桌子下面拉出个木箱，从箱内取出了几条“红炮台”香烟放到桌子上；刘宝堂指着桌子下面另一个箱子说：“这是陈司令让我给你们带了一箱部队常用的西药，请收下吧！”

刘志丹十分激动地含笑说道：“陈司令是最能体会到游击队需要什么。我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回报陈司令的。”刘志丹说得情深意长，大家十分感动。

第十九章

一

陈珪璋的义军以冯玉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旅的名义，进驻西峰镇，庆祝活动红红火火了数日。七兄弟坐下来研究甘肃的军事形势及扩建旅为师，壮大队伍问题和准备移师进驻平凉的事宜。

由于蒋冯中原大战，冯玉祥的甘肃国民军的主力，已开往前方作战。甘肃国民军空虚，防务力量单薄，地方势力趁机纷纷起事，各霸一方。陇东有陈珪璋，天水有马廷贤，洮岷、河西武装各自为政，省令不通。就连平时毫无瓜葛的邓锡侯川军亦派说客要与陈部联合进入甘肃。甘肃省主席王桢下达什么命令，勉强都是以“八大委员”之名义，发布指示。

陇东地区平凉为杨永基所管。此人任过化平县长，调任过平凉警备司令兼县长，后来又为陇东行政长官兼绥靖司令，手下只有四个营七八百条枪支。可是陇东陈珪璋有人马两万余，陇北有黄得贵盘踞海原固原，西吉有个王富德，静宁有吴发荣，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平凉这个重镇。平凉吏民心皆惶惧，市民商绅议无良方，百姓献计策划，要求杨永基迎请陈珪璋部进驻平凉。杨永基也不好不同意，公推名流邓举人、商会马会长、县府李县长等人前往西峰请陈珪璋进驻平凉。

但杨永基又另生心计，再派人与西吉民变首领王富德联系，拟以收编为名给王富德团长头衔，让王部进驻平凉，遏制陈珪璋或阻陈部来平凉。

陈珪璋一见平凉各界代表请他们进驻平凉十分高兴，满口答应。4月底平凉各界代表来西峰，5月初，陈命令驻防泾川附近的杨抱诚部队做好准备开往平凉。其他各部队拔营起寨随后入城。

在这吉祥之日，佳音多传。陈珪璋的知己朋友刘宝堂和李勤甫5天以后返回西峰，给陈带来了兴奋和鼓舞的消息，陕北的刘志丹愿意与义军结合，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这正像前几年孙中山先生在俄国

十月革命的鼓舞下，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这位刘志丹，正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建的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高才生。1926年秋毕业回到西北，任过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党代表。1928年5月参加领导陕西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任陕北特委会书记。

陈珪璋认真地听完，对两位知友畅谈了他对刘志丹的看法。他说：“志丹先生我还未见过面，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错。第一个印象，前几年在子午岭山区打富济贫救灾民，我才知道他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亦是打富济贫，他领导的不是官家兵，这是我对他们第一个好印象。第二个印象，志丹先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孙中山先生培养出来的，是有军事学识的，这样的人才难得。这两点，我也是多次听刘亲家对我讲过，也听张本人参谋主任向我说过，还听你这个处长也说过嘛。不过，我愿请刘志丹先生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也是效法孙中山先生的。孙中山知道共产党能帮助他，我陈珪璋为何不能请共产党人刘志丹帮助我们呢？”

刘宝堂听着心里在想，珪璋所提出的发问，是指他们七兄弟老大汪飞西的观点。刘宝堂知道汪是国民党一个老党员，特别是在国共分裂之后这几年，他们百般迫害共产党人，汪飞西在义军中暗中培植自己的亲信。他还听说，张本人曾与刘志丹一起参加和领导过两年前的渭华起义。汪现在千方百计地要将张本人参谋主任调出义军指挥部去宁县任县长。刘宝堂想，如果他与陈司令没有那层亲家关系，他自己在义军中也是站不住脚的。

刘宝堂想到这儿，只听李勤甫说：“是啊，我在县被苏雨生扣押人狱，买下的枪支被扣，刘志丹知道我是陈司令派遣去买枪支的，他虽然没有向我说他要救我出狱，可是刘先生出狱时向杜斌丞说情，将我亦释放了。可见他对陈司令还是很有好感的。这点我是不会判断错的。”陈珪璋高兴地说：“对咱们义军有好感，当然是件好事，因为我军打富济贫挽救了多少灾民，东山里（子午岭）的灾民全都明白。”

刘宝堂插话说道：“共产党红军就是为穷人办事谋福利的，他们当然很赞赏你的打富济贫救灾民举动。这次我们与刘先生会面，他问到我们义军的势力，我说人数大约超过了两万。他问到有无培养军官的士官学校，我说现在还没有。他讲：‘设立士官学校很必要，特别是义军的兵源来自农民，军官更需要加以军事培训。’”

“这个建议好嘛！刘先生来了，我们就成立士官团。”陈珪璋说。

刘宝堂、李勤甫正在向陈珪璋汇报寻找刘志丹的情况，汪飞西突然走进陈的办公室。他见刘、李回来了，惊喜地问道：“哦！你们回来了？”刘、李站起来向汪回答：“是的，是的。”

陈珪璋说：“这次他们去收获不小。刘先生愿与我们合作，并建议我们要建立个士官学校。”

“很好嘛。你们谈，我就不听汇报啦。”他停顿片刻，又说：“我来是想与你谈谈以旅改师，以团改旅的问题。我们要名副其实。既然他们给你师长职务中将军衔，下面几个旅长副旅长的职务也得议议，你和他们也都该亮相了，我们要实事求是嘛。”

了解实情的刘宝堂听着义军二号人物汪飞西说的一番使陈珪璋高兴的话，他就想起老大和老二在人事安排上的种种矛盾。说透了，是为着参谋长的亲信孙远志、黄慕石的任命问题。这位孙远志是甘肃临洮人，是汪飞西的老乡。曾在黄得贵部一个团部任过文书，是个小知识分子。黄慕石虽是一位黄埔军校生，却是蒋介石的信徒。汪飞西感到他在义军营团中无一知己之人，当时，物色八大处的人选时，汪就提出让孙远志为第一处参谋处处长。陈珪璋依靠汪飞西对孙的了解，就同意孙为参谋处处长。后来陈听到有人议论，这姓孙的虽在甘军中待过，也不过是个团部抄抄写写的文书，根本没有上过战场。哪里能担任参谋处处长？陈听到这些议论，他当做没有听到，就同意了他七兄弟老大的建议，批准孙远志为参谋处处长。这回义军要摘掉冯玉祥委任的“国民军暂编第一旅”的牌子，要举起蒋介石委任的“国民军暂编十三师”的军旗，升陈珪璋为十三师师长时，汪飞西又向陈珪璋

提出要让孙远志升为义军第一旅旅长。因为第一旅旅长选定谢绍安，后来谢率领他的部队在张皮塬与刘志丹的游击队遭遇，受到了陈珪璋的批评。这个绰号叫谢牛的团长一气之下带着他的一部分亲信，向陕北保安县的张廷芝部投去了。汪想趁此机会建议由他的亲信孙远志任第一旅旅长。陈珪璋念起汪是他七兄弟老大哥的情面，又想起四团团团长杨生海阵亡，二团团团长郭镇海重伤未愈，七兄弟剩下五个人了。他就同意汪的意见。今天汪飞西突然到来，他来是要说服陈同意孙远志为第一旅旅长任命的问题。陈珪璋亦感到他这位大哥，有培植亲信之嫌，他只好不作深究就是了。三月间，陈珪璋有意叫蒋云台带两个团，孙远志带一个团去围攻庆城，给孙远志一个有指挥实战的机会。可是，谭世林最后从庆城逃走，结果未发几枪城就破了，也未能显示出孙的作战指挥能力。现在是家大势大了，团长要升为旅长了。老大哥要给自己培植贴心人，陈珪璋也就只好答应汪的要求。陈珪璋考虑过后，对汪说道：“你信得过那就好，在义军进驻平凉以前，我们就将旅改师、团改旅的旗子打出去。”

汪飞西高兴地说：“这就好！这就好！蒋总司令的牌子当然比冯玉祥驰名得多。”他说罢要离去，陈珪璋接着问汪：“你不听听他们两位去找刘志丹的情况汇报吗？”汪飞西本来对陈珪璋要联合刘志丹就心怀不满，不想听这个汇报。可是陈珪璋采纳了汪提议让孙远志出任第一旅旅长的职务，他也就只好不走了，听听刘、李的汇报。刘宝堂在考虑汇报的内容。只见他低头在沉思。李勤甫便开言说道：“上次我在邠县监狱巧与刘志丹先生关在一个监房。我们认识了之后，他听说我是陈司令派出的人员，出狱时，多亏刘志丹先生的帮助。西安绥靖公署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借着检阅苏雨生部队名义，去邠县将刘志丹救出狱。刘先生又在杜先生面前，也叫苏雨生将我释放了。刘先生对我说，他对陈司令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陈司令是个店员和油坊工人出身，也当过兵，带领农民搞过打富济贫的事。”

陈珪璋听罢高兴地哈哈大笑，他正要说什么，只见汪飞西开言赞扬陈说道：“勇士不惧死而胜，遇事无难易而在于敢为嘛。人们许许

多多的思维智慧都是逼出来的。我们七兄弟倒是要感谢谭世林这个老贼，他倒是给了我们不少兴军的良机。刘志丹是个共产党人，他能帮助我们吗？”

陈珪璋听完汪飞西的看法，就说：“刘先生近日可能来我们这里，要请他将黄埔军校学下的那一套贡献出来。我们这些绿林好汉，不学点现代战术怎么领兵打仗呢？”陈珪璋说罢再听不见汪飞西的话音了。刘宝堂坐在一旁想：汪飞西是个有文化的人，在绥远马福祥部供过军职。在目前国共两党正在南方拼死搏斗的时候，他对刘志丹的到来，是不会高兴的。他是以党派划界，而他的陈亲家根本就没有这种界限。正像孙中山那样，谁能救国家，谁能帮他推翻满清王朝，谁能帮他打败各地割据的军阀，他就联合谁。国民党中的蒋派人物并非都是联俄联共孙中山的同志。刘宝堂正在想着，只听汪西飞说道：“你欣赏刘志丹的才学，那你就定吧，给他个团长当当看看再说。团扩旅，旅升师的会议我去筹备；人事安排，就按你考虑的定。”汪说罢离去。

两位旁观者看到汪飞西走去，刘宝堂想：这个姓汪的，已经坐上义军的第二把交椅，而且陈珪璋将陇东六县的行政大权都交他统管，汪飞西还想控制陈的手脚，要在任命几位旅长的职务上安排他的亲信，有显明的二心思想。李勤甫也在想：也难怪姓汪的，亲兄弟闹翻了都互相拆台，何况他们是半路“结兄弟”的人，还能不给自己培植亲信？他俩正在想着，陈珪璋见到汪飞西走了心里有些不愉快，拿起他那一尺长的旱烟锅，装烟吸起来了。他向两位在场的好友说：“我在想志丹先生来了，我们得给他安排个旅长职务。听刘亲家讲，志丹手下部队人数不多，只有五六百人，你的特务团有八百余人，我想将你这个团统在刘先生这个旅里，你同意吗？”

刘宝堂听罢，毫不含糊地表态说：“我同意，同意。我们俩在一起那就太好啦！”

陈珪璋又继续说：“你们两个在一起，有个互相保护的作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收编一些投奔来的部队，慢慢地就发展起来了。

我倒还想筹办个士官团，请志丹先生多下些精力筹办筹办。”

李勤甫说：“我想咱们对刘先生是这样地信任，他是不会辜负陈司令的期望的。”

陈珪璋听了刘宝堂、李勤甫对刘志丹情况的汇报，心里当然十分高兴。他从司令部的前院回到他的住宿处，看到爱妻忙活着包饺子。当然做饭的主力军，有雇用的一位女厨师，还有陈身边的一个勤务兵，再就是手脚麻利过人的陈的爱妻许子卿。许子卿她这阵子腰间围着一个白底蓝花印花布围裙，两手沾有面粉，可能是因擦汗水红润的脸蛋上，也沾有面粉。陈珪璋进屋来，看到妻子在低头包饺子，他未吭声，将妻子俊俏的身材看了又看，禁不住想笑。妻子身穿一件浅花纹的白绸衫，黑绸带花纹的掩膝短裤。妻子未发现他进来，但几位帮手，都看着司令偷偷地在笑。陈便说道：“今天吃饺子？好饭，好饭！”许子卿见陈回来了，拍拍手上的面粉，震得她手腕上戴的一对厚重的银手镯咣啷啷地响了两下。她站起来要招呼丈夫，给沏茶。陈珪璋向她摆摆手说：“你忙成这个样子啦，不用招呼我啦。我去后院和父亲母亲说说话，等着吃你们包的饺子。”陈说罢，又提醒妻子说：“吃汤饺子，辣子油醋放多一些，吃干饺子砸些蒜，蒜水子调香一些。”说罢就通过过厅，向后院娘屋里去了。今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两个住校食宿的孩子都回来了。他们似乎和爸爸不那么亲近。陈珪璋亲昵地摸了摸两个儿子的头，向他们问道：“书念得怎么样？没有挨老师的板子吧？”孩子们抢着说：“没有。老师在大字本上、算术本上都画的是圈圈。”“那就好。”陈听罢向他们扬扬手，让他们出去玩。

父亲陈杰见儿子回来了，问道：“听说你们要请保安的刘志丹给你们练兵？”“是的，刘先生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的，是学习炮兵战术的。”

“你们军事上很需要一些内行来培训士兵。”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我们的参谋长他不大重视。请刘志丹帮我们练兵，他就不怎么同意。”

“为什么呢？”

“他说刘志丹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又怎么样？孙中山先生还请共产党人参加他们国民党，联合起来北伐。孙中山先生看事情还不如个汪飞西？我在《大公报》上看到，孙中山去世以后有个姓蒋的叫蒋介石，他掌握着国民党军权，屠杀共产党人凶得很。”

“父亲，你说我们相信哪个的话？”

“当然应该相信孙中山先生的话。孙中山推翻了几千年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个满清王朝，并提出了联俄联共，开始北伐。他蒋介石只会打内战。在南方打共产党，在北方打冯玉祥，这些报上登的都有。汪飞西他难道不知道这些消息？”陈珪璋正听着父亲讲述，这时，只见他那新婚不久、容貌如花的爱妻和勤务兵给他们端来了两大碟干饺子，两碗汤饺子。这两大碟干水饺，配有两小碗蒜泥、辣椒油、醋水的蘸水子。还有红油满碗的两碗酸汤饺子，这可能是给两位老人端的。妻子端饺子进屋，瞬间屋子里充满了一股喷香的羊肉饺子和蒜水的味儿。

二

依靠汪飞西筹办的扩军会议，今天开会宣布扩军计划。四个野战团、四个警卫团、一个特务团、一个手枪营的众多的团营负责人在西峰中学一教室开会。汪飞西主持会议，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便请陈珪璋讲话。陈珪璋站在讲台上，见到下面在座的兄弟哥儿们，他突然有个感觉：这些马上要宣布为旅长、团长的全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比他这 29 岁的陈司令年龄大的也不过两 3 位。他想，年轻人干劲大，闯劲也不小。所以，不过 3 年时间创下了义军这个不算小的阵容，他十分欣慰。但是，军容壮大了，要巩固再发展，他深感像汪飞西、张本人这样有文化的人才给他们思维启迪，帮他分析判断事物发展的规律就太重要了。他想罢这些，全神贯注地开始讲话了：“各位兄弟！各位长官！”陈珪璋只说了两句，下边笑声阵阵，他接着说：“你们笑我叫你们长官啦？甭听不惯！很快要宣布你们为团长的要升为旅长啦，

是营长的要升为团长，你们能不是长官吗？是长官就要负起长官的责任，不能再马大哈。我当师长不能马大哈，你们当旅长、团长的都不能马大哈。马大哈就是处理事情粗心大意嘛，打起仗来谋略不够，士兵伤亡大那就是马大哈。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关于团改旅的问题。我们目前有四个野战团、四个警卫团、一个特务团、一个盒子枪营。有2万余人，四个野战团，有的2000余人，有的3000余人，还有的是4000余人，现在提升为旅，全部按4000人充实定员。由司令部掌握的四个警卫团，战斗力较强的警卫一团二团补充到野战旅里去。野战旅是干什么的？你杨抱诚知道吗？”杨抱诚团长似乎被问住了，但杨是团长里面最智勇双全的指挥官。他被蒙住了一阵才赶快说：“野战团就是尽管打仗呗！这警卫团尽管放哨呗！”他这么一说，大家一阵笑声。陈珪璋也是半懂不懂，他向张本人问道：“张主任你说说，抱诚说的对不对？”张本人回答说：“大体上就是那么个意思。”

陈珪璋接着又说：“算你杨抱诚说对了。不过警卫团，我原来的用途，是作为野战团的支援部队，哪儿打得紧张，就派去支援那里，绝不是我们司令部需要那么多的团去警卫。警卫司令部的安全有那个特务团就够了。我们还有个500人马的盒子枪营，这个营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威风营，搞到了那么多的盒子枪，不组建一个盒子枪营威风威风，比起将那批盒子枪装在箱子里好。这次各个旅成立，给你们每个旅组建两个盒子枪排，可以叫他们搞侦察，也可以威风威风嘛。军队不威风，不气魄，那不成了狗熊啦！”下面大伙听得是一阵鼓掌声、笑声。陈珪璋候掌声过后，他继续说道：“我们成立四个旅，另外还留几个旅的番号，给后来者用嘛。准备收编宁夏李彦和部队，给他们第七旅番号，由郭镇海兄联络的三原胡景铎部队为第八旅。各位兄弟，今天宣布旅升师，团升旅，司令部要在‘义和酒楼’宴请大家表示祝贺。我的另一个建议，你们各旅亦能开个庆祝会，我要去每个旅参加你们的庆祝会。将你们连以上的军官都召集来，我要与他们见见面。”下面又是一阵鼓掌声，还有的在喊：“好！好！”

陈珪璋最后说：“扩旅以后，哪个是正旅长，哪个是副旅长，哪

个是团长，哪个是副团长，由两位参谋长反复地研究过了，我也同意啦，也征求了有关人的意见，看来意见都不多。这是兄弟们顾全大局，保持团结的表现嘛。”

汪飞西候陈珪璋讲完话，也讲了几句祝词，说道：“陈司令的讲话和我们确定的人事选择，你们要认真地贯彻执行。我们现在都是由冯玉祥地方国民军要升为蒋总司令的中央国民军啦，作为一个指挥官，要养成谨言、服从的习惯。如果谋未发，而使人知之，哪就没有不失败的；凡百事之成，必须谨慎处事，其败必是怠慢或疏忽所致。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勉励的。”他说罢没有请张本人说几句，看来会议就要结束。这时，只听后面有人喊叫道：“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话。”

张本人感到意外地惊喜，他看了汪飞西一眼，汪飞西便鼓掌说道：“张主任讲几句吧！”

张本人含笑说道：“上面陈司令、汪参谋长都讲得好，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不过今天见到我军的诸位旅长、团长都是茂龄年岁，正值壮年。盼望你们跟随陈司令为民除恶，成为忠义兄弟。望你们像唐诗中讲的成为‘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将军。”

下面在座的年轻将校们，听了两位有文化的参谋长的讲话，他们有的听懂了，有的未必听懂，但是，只见陈珪璋带头鼓掌，下面的掌声好大哟！陈珪璋也想卖两句嘴，他说：“我父亲和我的伯父都是清末武举，给我多次讲过汉朝的年轻将领霍去病驱匈奴贵族入侵的故事。那时，这位霍去病大将才 20 多岁，屡次打败匈奴。咱们在座的旅、团将校们超过 30 岁的只有三位嘛。我这个师长今年 29 岁，你们几位旅长的年龄现在超不过我，以后也超不过我！当然，好好跟我干，职位是能超过我的。不过，超过我，赶上我，都绝不要忘记，帮过我们的那些‘辮头队’‘口袋队’在深山里的穷哥们！”

三

10 天前，刘志丹送走了刘宝堂、李勤甫，他将情况上报了陕西省委，省委同意刘志丹去陈珪璋处搞兵运工作。当然，也包括将陈珪

璋争取过来。陈珪璋两次主动请刘志丹到义军供职，看来不仅仅是对刘志丹本人才学的好感，而且是对刘志丹打富济贫主张的一种赞赏。

今天是刘志丹与他的同乡好友刘宝堂、狱中之友李勤甫约定的时日，要去西峰会见陈珪璋。他自己带着机灵聪慧的随员罗炎正要找车去西峰，徐一知领着陈珪璋的一位副官张武轩再次来接头，要领刘志丹去见陈珪璋。刘志丹一见张武轩，知道此人在大革命那两年，他们就认识。张现在是在陈部供职，张武轩说：“你去见陈珪璋我给你保驾。陈珪璋手下有些亲蒋派，拆陈的台，陈的日子不好过啊。他倒是希望有人给他出点子。陈控制的陇东五六个县，兵枪两万余，可是，四周的地方小军阀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刘志丹关注地问道：“是这样吗？”“那可不！镇原的毕梅轩旅、固原的杨万清旅、静宁张应坤旅、三边的张廷芝民团、宁县的李培霄千余人的队伍，再远些还有苏雨生旅，都是三天两头与陈打不停。陈珪璋虽被冯玉祥收编，可是蒋介石派特使拉拢他，给他国民军暂编第十三师师长的旗号，中将军衔，拉他倒冯拥蒋。”志丹说：“是啊，是啊，这些我们也听说过了。不过陈珪璋在这种环境下还多次派人叫我们去，看来他还有他的另外打算，不去应邀，是不够朋友的。”

刘志丹、罗炎、张武轩在长武搭上一辆顺路汽车，他们直向西峰赶路，张武轩跑这一路给陈部买枪支，已经好多次了，对于搞好同司机的关系，他很有些经验。在这两省交界盘查较严的哨站，他就知道要与司机关系拉得亲密一些，他们快到长武检查站的时候，张武轩敲敲车篷，给司机塞了一盒红炮台香烟说：“这里往来盘查很严密，很不易通过。请你停车，我们两个下车，步行进城，这样他们不太注意，坐在车上他们就盘问得没个完。”司机是个机灵人，车上只留罗炎一人，就一路无事地穿街通过了长武城，在城外的二三里处停车等候，志丹、武轩他们赶来上了车。汽车爬上董志塬，车子向北开去，一满是百十里的高塬平路，就到西峰了。在行程中，刘志丹通过张武轩，也了解到了陈珪璋的一些棘手的问题。张武轩介绍说：“义军五兄弟中的老大是个亲蒋派，有时暗中拆陈珪璋的台。比如，陈珪璋对张本

人很信赖，依靠这人办了好多事。那个亲蒋派的汪飞西多次提出要将张本人由司令部调出，让张去任宁县县长，理由是宁县是‘义军’起家的大本营，是囤粮练兵的好地方。张本人在那里出任县长，我们放心。”实际上，汪飞西觉得张本人在司令部任参谋主任，对他这个参谋长是个克星。再就是张本人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渭华起义，在他看来是个危险人物。最后张武轩说：“陈珪璋司令本是个无党派观念的人，谁能帮他发展他的事业，他就用谁。陈司令根本不同意。听说陈司令向汪飞西讲：‘你既然感到宁县工作重要，你就将那里的县长兼上，不更好吗？’听说两人争得很不愉快。后来张本人知道这件事，他怕陈、汪二位搞得不和，便主动向陈司令提出他去宁县上任，以后需要他再回来。这样才解决了陈、汪之间的矛盾。”

刘志丹听罢，不置可否地说道：“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他接着含笑又说道：“实际上任何一个集团，大体上都会有左中右三种人，关键是看谁在掌握着大权。”

从长武到西峰虽说只有 100 多里路程，但路面却是坑坑洼洼，两个时辰才开到了西峰。张找好店住下，上街吃了午饭。这儿的臊子面倒很讲究，每人一碗臊子汤，一碗汤面条，臊子汤里有肉丁、萝卜丁、洋芋丁、豆腐丁、黄花、木耳和一口吹不透的辣椒红油，正像关中户县的“摆汤面”似的，夹一簇头面，放在臊子汤碗里摆一摆，然后再夹着吃，吃得刘志丹嘴里辣得只吸溜。吃罢午饭，稍作休息，张武轩要领刘志丹去见陈珪璋。志丹对张武轩说：“我们得先去同乡好友刘宝堂那里一趟，然后去狱中认识的李勤甫处，才好去见陈珪璋。”张武轩似乎恍然大悟地说：“应该，应该。”

张武轩领刘志丹去见刘宝堂，两人见面极为高兴！一口的陕北保安口音，一下子说得他们好像回到了陕北的窑洞里似的。刘宝堂指示勤务兵叫夫人给客人做饭。得知刘志丹一行已经吃过午饭，宝堂便领着刘志丹、张武轩去见陈珪璋。

刘志丹第一次见到陈珪璋，他感到此人年纪确实不大，超不过

30岁，但从他的目光看出他很自信，眼眨巴得快，对事物的反应一定很敏锐。这人很朴实，熊腰虎背，身体十分健壮，手中拿了一尺长的一支旱烟锅。陈珪璋张口就检讨说：“我们那个谢牛团长在张皮堰袭击了你们的游击队，我训了他一顿，他就带着他的人投靠张廷芝去了。他不是个东西！我知道你们红军游击队是打富济贫的，和我们义军干的是一样的事。”

刘志丹含笑说：“陈司令训斥了谢牛，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对我们很友好。”他接着又说：“红军游击队是打富济贫，义军亦是打富济贫，我们干的都是一件事。”

陈珪璋含笑说道：“我知道你是共产党人，这共产迟早是要闹的。穷人祖辈穷，富人代代富，那怎么行？我赞成你们打富济贫。”

刘志丹含笑说：“你们的‘打富济贫’也是了不起！穷人将你们叫‘英雄’，富人将你们叫‘土匪’。贵军发展得快，就是穷人支持嘛。”刘志丹说得陈珪璋十分舒心。陈珪璋接着刘志丹的话题说道：“我听刘亲家宝堂讲，孙中山先生主张联合共产党北伐，我看你这个共产党就值得我联合，你同意吗？”

刘志丹说：“同意，当然同意。”

陈珪璋越说越开心，继续说道：“听我宝堂亲家说你是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第四期高才生，军事知识学得不少，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队伍，需要各方面的军事常识、军事人才，你帮我办个训练团怎么样？”

刘志丹说：“没有问题，我尽力协助。不过我手下还有几百名同志等我带他们哩。”

陈珪璋在思考刘志丹提出的问题，刘宝堂从旁解释说：“志丹先生还脱离不了他的部队。我建议，请志丹先生任士官学校副校长。制订军校训练课程，检查训练的进度，也就行了。”

陈珪璋听罢便说：“那就这样定。由汪飞西参谋长任校长。”刘宝

堂赶忙插话说：“陈司令，这个校长非你兼任不可，师长统帅全军兼校长声望高，黄埔军校最初也是大家提议孙中山先生任校长的。”

“那么你们说我这个识字甚少的亦可以任校长？”

刘志丹表态说：“只有你任校长，军校才能办好。”

“建军校的事，暂时就谈到这里。”陈珪璋接着说，“我们这里的情况给刘先生介绍一下：义军目前总兵力为 21000 余人。四个作战团已经容纳不下了，最近将四个团加以补充，升为四个旅，还有两个直属团。我想，刘兄自己的部队就仍归你管，另外，我将我的刘亲家的特务团 900 余人拨给你指挥。刘亲家对你是非常佩服的。”

“宝堂兄既是我的同乡同学，又是学生时代的至交好友。我非常高兴与宝堂兄共事。”

“那就好。刘先生刚到这里需要休息，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你不必住招待所啦，就住特务团。请宝堂亲家好好招待刘先生。晚上我们再谈一次，好吗？”

陈珪璋送走了刘志丹，他心情十分愉快。义军中能吸收这样高级的军事人才入伍，在甘肃地方军中是没有的；杨虎城的西北军中，也未听说过指挥官有多少黄埔军校生。他认为高超的人才一定能壮大他的军力军威。

陈珪璋在这样高兴的心态下，回到他心爱的妻子身边，也感到聪慧的妻子更可爱了，使他感受到百事如意。妻子端来了盖碗茶，还未喝一口，汪飞西兴冲冲地拿着一封信来找陈司令，他报来喜讯说道：“驻平凉的陇东行政长官兼绥靖司令杨承基，派士农工商各界代表，请我们义军进驻平凉。”“怎么他们已经派人来了？”陈珪璋接过了公文信函，在看信，汪飞西在旁说道：“平凉驻军空虚，他不请我们拥兵最多的义军去，谁还能镇得住窥视着平凉重镇的众多的武装势力？”

陈珪璋听罢，敏锐地含笑说道：“这么说杨承基这个陇东行政长

官兼绥靖司令兵力不足千人，是不得不请我们进驻平凉啰？”

汪飞西十分自信地说：“老弟，势力是不容争辩的力量。他们请我们去，比我们将他赶走要体面得多，加之蒋总司令任命你为十三师师长，他杨承基不得不亲近我们。”

陈珪璋感慨地说：“这打胜仗能使军力大增，人心振奋；看来这强大的军威同样是一种取胜的力量。这不，我们还未动手，他们就派代表请我们去啦。你让参谋处给各旅拟一个通知，将情况通报他们。另外，叫二旅的郭镇海、三旅的杨抱诚，开始做移驻平凉的准备。”

“好的，好的。”汪飞西说罢要离去，陈珪璋叫住汪说道：“我看还是给刘志丹一个十一旅的番号为好，给他一个团的番号，太不够分量了。黄慕石我们还给他个副旅长职位呢，黄是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同样是个黄埔军校生，而且比慕石还早一期。”汪飞西显得不耐烦地说：“哪你就最后定夺吧，我不再提什么了。”说罢离去。

吃罢晚饭，陈珪璋令勤务兵去特务团通知刘宝堂、刘志丹、张武轩继续到会议室商谈问题。不一会儿，大家都赶到了会议室。陈珪璋一边同刘志丹握手一边含笑问道：“怎么样？我们亲家母一定是给你做的羊肉臊子荞麦饸饹，对吗？”

刘志丹惊讶地问道：“陈师长你是怎么晓得的？还炒了四碟下酒菜。”

陈珪璋说：“亲家多次都是这么招待我的。陕北的羊肉荞麦饸饹面特别好吃，碗大肉多油多，很实惠，像我亲家做事实在那样。”刘宝堂感到陈对他过分夸奖了，便说道：“师长喜欢吃，我叫桂花妈明天给咱们再做一顿臊子饸饹面吃吃。”

陈珪璋赶忙说道：“刘先生到这里来，你请他吃了陕北味道的臊子面，我要请刘先生吃一顿庆阳味道的臊子面。庆阳臊子面里的臊子有肉丁、豆腐丁、洋芋丁、萝卜丁、黄花菜、木耳，叫八宝臊子汤，特别引入解馋的是臊子汤里面有一口吹不透的红辣椒油，别有一种风

味。”

刘志丹感到陈是如此的诚挚友好，他就说：“陈师长对我党和我本人如此的友好。我甚为鼓舞！”

陈珪璋请大家坐下，深有感触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共产党人，有人怕你们共产党，我说你怕什么？人家是‘打富济贫’，我们也是打富济贫救灾民。富人怕共产党，穷人不怕，我们怕什么？另外，我从张本人参谋主任那里得知，孙中山先生北伐时主张与共产党联合，他知道共产党里有爱国人才。我也有同感，怕什么？”他停顿了片刻□又说：“我们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见了有学问的人又杀又关！”

刘志丹倒是将陈珪璋的内心城府瞧得较为明显，使他对这位绿林好汉有了更多的了解。刚才陈提到张本人，此人是他最知情的朋友，两年前在渭华起义失败以后。他与张分散了。看来此人帮助陈了解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还是有功绩的。但是，现在不便与陈谈起张本人的事。他便对陈珪璋说道：“军中无文人怎么行？一个国家有文臣武将，一个军体中文武人才是不可缺少的。犹如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才能下场好雨，缺一无雨啊！”

陈珪璋听罢觉得很有道理，他坦诚地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当师长却识字不多，深感需要文人帮助，文武全才的人，为何不用呢？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任命你志丹先生为我军十一旅旅长，宝堂亲家为副旅长，张武轩副官为旅参谋长”。陈珪璋宣布以后，大家一阵鼓掌声，互相表示祝贺。接着陈珪璋向刘志丹问道：“刘旅长，李培霄这人你认识吗？”

刘志丹回答说：“认识，听说他想请陈师长收编他。”“是的，你去做做工作，了解一下内部情况怎样？”

“只要你同意收编，我可以去跟他谈谈。”

“你看可以收编，你们旅就把他们收编了。这样你这个旅也有两千余人。任命李一个团长就是了。你们旅的驻防区就定在宁县早胜。

后勤补给方面的问题，向后勤处他们交涉领取。另外后勤处发来给你们的20支盒子枪，作为你旅部警卫用。”会后陈珪璋约定十一旅的三位领导明日中午到他家吃庆阳臊子面，当然，吃面食之前也得有几盘炒肉菜喝喝酒。

陈珪璋的家宴，除了吃喝一顿表示友谊之外，刘志丹根据陈珪璋委托，还交来了一份关于开办士官学校的计划。刘志丹在计划中提出：“要公开招考一些有中学学历的学生入校培训；在部队中选拔一批战士入校学习。教员方面招聘几位文化课和政治课的老师；军事教官在部队抽调。教师的薪水可以优厚一些，以便择优录取高水平的教师，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刘志丹说完，他向陈珪璋又建议说：“我这些建议，陈师长最好以你的口气讲给他们听为好，防止有人作梗阻挠。”

“是吗？我明白，现在人多口杂嘛！我会注意的。”

第二十章

一

不知陈珪璋一夜想了些什么，第二天早晨，他就派人将刘宝堂一人请到家中，一边吃早点，一边对他这位儿女亲家吐露了一件心事。他说：“亲家！你觉得志丹先生能同我们志同道合吗？”

只见刘宝堂略加思考，便认真地回答道：“他们的宗旨是打富济贫，你不也是打富济贫？从这点看，就能志同道合。”

陈珪璋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是啊！这一两年，有些人已经将打富济贫丢在脑后了。按你说的看，我们是有共同点！”刘宝堂说：“是的。”“我就等你这句话。”接着陈感慨地说：“我有个经验，不能志同道合，不能兄弟相见，不能生死与共，有的背信弃义，有的中道分离。有些人有党有派，我陈珪璋无党无派，只要我看准了人，能够志同道合，生死与共，我就与他结为兄弟。我们最初的五兄弟，其中三兄弟火线阵亡，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五兄弟现在只留下我和汪大哥了。”

刘宝堂心里明白，他觉得陈亲家只要看准了与他能志同道合的兄弟，他就以诚相见，将你团结在他的周围。刘听出陈话中的意思，心中的愿望，他便说道：“你若与刘先生志同道合的愿望，兄弟相见的诚意，我就与他谈谈，促成你与他有个牢固的结盟关系怎么样？”

“这就好。你们陕北人我见的不多，接触你和张本人兄，我感到很实在。这次接触到刘先生，我仍有同感，而且他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我们最初的五兄弟已经阵亡了三位。我承认有去有来，义军的事业才会不断发展。否则事业都会衰败。”

刘宝堂从陈的司令部赶回家时家人等不到宝堂回来吃早饭，他的夫人已经给刘志丹一行三人开始用早餐了。志丹一见刘宝堂回家来喜形于色，十分高兴，他想必有什么佳音要传给他们，便问道：“陈司令将你清早叫去说了些什么？快说说吧！你只傻笑是咋啦？”

刘宝堂突然又绷着面孔说道：“不好啦！大祸临头啦！”

刘志丹心平气和地含笑说道：“我才不相信。”

刘宝堂这才又笑容满面地说：“你不相信！你们这些做大事的人，看问题看得准。陈司令要与你结拜兄弟，成为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兄弟，你同意吗？”

刘志丹听罢，感觉倒是出乎意料，但是，他对这位陇东邻居的一片赤诚之心很感动，便说道：“陈司令愿与我结拜兄弟，我哪能不愿意！”为了表示求之不得，又重复地说了两次“我哪能会不愿意”。

刘宝堂这才坦诚地讲出了他带部队投奔陈珪璋的经过。他说：“陈珪璋司令对人忠厚义气，是很有名的。他在甘军的黄得贵部、谢有胜部作战勇敢过人，参军从士兵升为连长，就名声大振。黄部、谢部溃逃的散兵，有的带一个排，有的带一个连，有的带一个营都来投奔陈司令。可见，陈是一位不平凡的人。说起他与我结为儿女亲家，虽然他也知道他的儿子只有11岁，我那个女儿也才10岁，他（她）们结婚还早着哩，可是陈司令与我攀亲、与你结拜兄弟是一个意思。你说对不对？”

刘志丹洗耳恭听他的老乡对陈的一片见解和认识。听到宝堂在问他，他便感慨地说道：“一个集团的领袖如此爱惜人才，如此懂得志同道合的重要性，这是具有帅才的表现啊！一个集团、一个部队，若无几个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同志兄弟，那是办不成几件大事的。”他接着又表态说：“我当然愿与陈司令结拜兄弟。”

刘宝堂摸清了刘志丹的心理，他接着讲了一些义军内部的派系情况，其中主要讲了两个人：其一，就是那个汪参谋长，此人是个蒋派人物。他曾怀疑参加过渭华起义的张本人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将张本人调离司令部，给了个宁县县长的职务。陈珪璋是个不愿与“七兄弟”翻脸争辩的人，他忍气吞声同意将张本人调出了司令部。汪千方百计向陈司令施加压力，将一个名叫黄慕石的黄埔军校生请到义军，向陈司令再三推荐，给黄一个副旅长的职务。刘宝堂曾提醒陈珪璋，

这人是个亲蒋派。从他名字就能发现，这人十分仰慕蒋介石，所以他取名慕石。还有个义军的参谋处长孙远志，四旅旅长郭镇海阵亡以后，汪力荐孙为四旅旅长。陈司令知道孙无战绩，参谋处长对他来说已是过高的职务。汪便死乞白赖地要陈同意，陈也只好同意。任命各县县长之权力陈司令都交给汪决定，各县的税务局长由汪任命都不在话下了。

刘志丹听罢刘宝堂叙说的内幕，他就想没有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领导集体，肯定问题丛生，好在陈珪璋已经意识到，他必须要有新的力量来支持他。这就不难看出陈的焦急心态。他想到这儿对与陈珪璋的联合就更有信心。

太阳顶头照，时光进入了中午时分。陈珪璋宴请刘志丹，说是吃庆阳臊子面，实际上在西峰街上请了个餐馆厨师，在家做了两桌“全羊席”款待刘志丹。所谓“全羊席，”是将羊的内脏做成各种各样的下酒凉菜。有人说五脏不能多吃可是做好了吃起来却忘记了一切，吃了还想吃。再一道好菜，是“羊捣顿”，庆阳的羊捣顿，像陕西的豆腐脑，可是比“豆腐脑”稍硬一些。这道菜没有五香大料和辣椒油作为作料，是引不起人们赞扬的。如果这些全有了，那就会吃着吃着赞不绝口：南方没有，北方少见。“全羊席”的其他几道菜，有清炖羊肉、炒羊肉、红烧羊肉，以及搭配各种蔬菜的羊肉炒菜。请刘志丹吃“全羊席”，一来考虑陕北人爱吃羊肉，二来是尊重刘的习俗才做“全羊席”。尊重习俗就表示陈非常重视这位陕北兄弟。

刘志丹估计着吃中午饭的时候到了。正好，陈珪璋派王副官到刘宝堂家请刘志丹来了。并且要宝堂全家到府进餐。这样陈珪璋未过门的儿媳妇必然要到场的。夫人未想到还要她们母女去，这样，洗脸呀，梳头呀，换衣呀，特别是女儿要去见公婆、见老爷爷老奶奶，就要将孩子打扮得更漂亮些。不过，你听说过没有？陕北有句民谣，叫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就是说这米脂的姑娘长得乖，绥德的男子长得帅。这刘宝堂的内助就是米脂人，女儿能长得不乖不俊吗？

派来的王副官在旁等候，母女二人跟随在刘志丹、刘宝堂身后，到司令部的后院陈家来了。陈珪璋再次见到刘志丹，他好像真的见到亲兄弟似的，两人扑上前去紧紧握手不放。从握手的力量，就把各人的友谊心思全传到了对方的心里。陈招呼刘志丹坐下，赶快又对他的亲家母说：“好多日未见亲家母啦！快让子卿将亲家母领到西房叙谈。”然后他将跟在母亲身后未来的儿媳头摸了摸说：“你妈不来你就不到这儿来。”姑娘也懂得了她和陈家是什么关系，不好说什么，嫣然一笑低下头去了。这时，陈家两位小少爷拉着姑娘手向院子跑去了。亲家母和孩子离开了客厅。

陈珪璋又转过身子对刘志丹激动地说道：“宝堂兄对我讲啦，你文武双全，却乐于与我这绿林汉子结为兄弟，这是看得起我。”

刘志丹站起来再次握手说：“快不敢这么说！历代的农民起义，多少地方长官，哪个不是绿林好汉占山为王起来的？庆阳城八大富豪说你是‘土匪’，深山老林的穷哥儿们却说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只要我们想着穷人，为穷人办事，历史评说后人会有定论的。”

“是啊，是啊！你这话说到我心窝里了。我陈珪璋不到四年时光发展得这么快，靠谁呢？靠的是穷人，靠的是灾民。原来我们的五兄弟，现在已经阵亡三人。虽然我有两万余人马，有大哥辅佐，可是我还是感到孤单。你若与我结为兄弟，我会精神大振的。”刘志丹表态说道：“大哥一片真情实意与我结拜兄弟，我哪能会不同意？”

“这就好。”陈激动地问：“我今年 29 岁，你呢？”刘志丹说道：“小弟今年 27 岁，比你小两岁。”

陈珪璋高兴地说：“那你叫我大哥，我就叫你二弟。接着两人便跪倒在地，珪璋喊人将酒碗端来，碗里盛的是本地的马岭黄酒，喝一大碗是无问题。酒碗端上来以后，只见陈珪璋从方桌上拿过备好的刀子，使刀尖挑破手背皮肉，给两个酒碗里淋了几点血；刘志丹并不示弱，照样拿起刀子，挑破手背的皮肤，给两个碗中淋了几点血，两人便大口喝下血酒去。这种盟誓过程，不言而喻，是两人加深生死与共、

深情厚谊的决心。候他们跪毕站起来，两位副官便赶忙跑上前去给他们伤口敷药包扎。陈珪璋十分激动地说道：“今天我与你结拜为兄弟，我特别地高兴！亲家你说呢？”

刘宝堂赶忙鼓励地说：“司令十分爱惜知书达理的人才，晓得人才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哪能不高兴呢？”

刘志丹也接着说：“士为知己者死，那是心甘情愿的。”

陈珪璋听罢，感叹而又毫不掩饰地含笑说：“两位都是有学问的，说话句句都在理上，我很羡慕你们。我在小时候不知读书的好处，不知书本里有黄金。只念了《三字经》、《百家姓》就跟着父亲打拳弄棒，后来我又站铺子当相公，觉得那工作无聊，出外当兵倒也不错。打了两仗，兵败三原，我就跑回家。没有多久，谭世林老贼逼我上了梁山造了反。我没有念过几本书，现在看公文有拦路虎，批条子手下有绊脚石。现在我做好这两件事，还要靠子卿帮我打虎捡石头哩。”

刘志丹微笑着说道：“你有位贤内助的嫂夫人，就如虎添翼啊！”

正说间，参谋长汪飞西进来了。志丹还是第一次见到汪飞西。只见他穿着一身西装，马裤长靴，腰间系着崭新的武装带，身材个儿不低，是个少将军衔。瘦脸乌牙黄皮肤，看来大烟瘾不小。陈珪璋向志丹介绍说：“这是我们汪参谋长，我七兄弟里他为大哥！”然后他又向汪介绍刘志丹说：“他是我向你说过的，文武双全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刘志丹先生。”

汪飞西向刘志丹握手问道：“哦！你就是指挥渭华暴动的刘景桂啰？”

刘志丹也没有好气地顶了两句说道：“穷人反抗富人的剥削和暴政，哪朝哪代都是穷人造反暴动。陈司令反抗谭世林的暴政，也不都是这么干的？”

陈珪璋似乎被刘志丹提醒了个什么似的，便说道：“提起民众暴动，那可是声势大啦！我军在灾荒年月无粮吃，我们组织了上千个农

民，到各处搜寻老财主们的陈粮，那可是将富豪人家的大小粮仓给装空了。住在马莲河旁魏家川的魏老二家，有人叫他‘魏砖头’，人们向义军报告，这‘魏砖头’家藏有大量的陈粮，埋在山下掘出的四孔大窑里，他们将粮食装满了窑，将窑面挖下，窑口被埋住，多年都未开窑取粮食。我派我们的‘镢头队’、‘口袋队’去搜寻，一下子就找出了两三万石的粮食。不组织农民寻是找不出粮食的。”他接着又说：“我们义军无钱支付日常费用，还不是老百姓告诉我们太白山子午岭的东麓陕甘交界的葫芦河川有家富豪，将其家中一处炕墙砌成双层墙，在墙之间的空道塞满了金银财宝。我派杨抱诚带人前去搜寻，结果搜出上万两银子，十多根金条，有的银宝像玉石枕头那么大。”陈珪璋说了这么多，他是为了淡化汪飞西提出“渭华暴动”这件事难为刘志丹。可是陈最后又说：“暴动就是打富济贫，我们义军不是都这么干过吗？”陈又含笑向汪飞西说：“大哥！我们丢了扁担，可不能打卖柴人！”

汪飞西听了半会儿，还不知怎么收话落音。只听陈珪璋这么说，他也就随和得多了，便微笑地说：“司令，你看大哥是那号人吗？我说的渭华暴动是说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被邀请来作陪的李勤甫、张武轩站在一旁也搭不上话，前后都出屋去了。刘宝堂心里有些着急，想着早点开席，就可以扭转话题。他溜出客厅，叫厨师上菜开席，却得知酒席早在南房正厅摆好了。他便转身向客厅走去，对大家说：“酒菜早都摆好了，快去进餐吧！”

陈珪璋这才领着大家出了北厅向南房去了。汪飞西见到陈杰武举老人到场陪客，他知道他的陈杰老叔是喜爱他儿子造反的精神，宴席中间再未敢谈论义军的事。他向陈杰打过招呼以后宴席开始，七寸大拼盘凉菜上来之后，汪飞西首先向陈杰老人敬酒说道：“祝三叔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也是好久未来看您，就借酒献佛啦！”陈杰端起酒杯干杯说：“你来不来，不过我经常还是想到你的。你们五兄弟三个不在世了，只有你们两个了，望你们精诚团结。”

汪飞西赶忙表态说道：“那是当然的，当然的。”

陈杰见汪飞西没有向刘志丹祝酒，他就举杯向刘志丹说：“你前几年在子午岭山区活动，是我儿仰慕之人，现在你与庆瑞结为弟兄，我祝贺你们！”

刘志丹赶紧举杯说：“我祝大伯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在 18 年前，彭四海围困庆城，大伯率领 200 骑勇冲破敌防线，直冲敌指挥部，彭四海逃跑了，打了个群龙无首的好战果，士卒们不击也都四散逃走了，战术十分高超。”

陈杰老先生也高兴地说出了他一点征战的感想：“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奇袭侧击往往是敌人料想不到。我 200 骑兵冲过敌人防线，直捣他的指挥部，彭四海是未曾想的，因而他自顾逃命去了。这就叫砍脑壳战术。”陈杰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比画着，逗得大家都笑了。这才都专心地品尝起“全羊席”的味道了。

二

3 日以后，刘宝堂征得陈珪璋的同意，从特务团留下一个加强连，而且每人都是一长一短的武器装备，继续警卫司令部的安全，他才放心地带着部队跟着刘志丹去早胜扎营。两股部队也有一千四五百人。他们到驻地后第二天就在旅部的大门口插起了“国民军暂编第十三师十一旅”的军旗。早胜的乡民是十分熟悉义军发展的过程。有些乡民围绕着旅部门外的军旗议论着说：“这才几年时光，义军就发展到十一个旅啦！”有个老人感慨地说：“前几年大旱肆虐，树皮草根俱已食尽，若不是陈司令领着我们打富济贫，挖富人家的陈粮救灾民，不知还要饿死多少人。积德者得福，他的人马就发展得快。”

刘志丹见大门口民众很多，就出去看看，与一个老先生攀谈了起来。老人一听这位与他搭话的军官口音是陕北的，他就说：“陈司令把事情都闯大了，将你们陕北人都联合在一起了。四海皆朋友，才是真正有帅才的人。”刘志丹也表态说：“革命就是团结五湖四海的人同心同德一起干嘛！”老汉又接着说：“你们陕北的李自成造反，也来过

这里屯兵养马，陈司令亦在这一带屯兵养马。只要老天爷给雨水，这儿的收成是不错的。”

刘志丹想请这位老先生进里边坐坐，老先生赶忙摆手说道：“军事重地，百姓少干扰为好。”老人说罢点点头，哈哈腰就退走了。

人是退走了一些。但是大门口的哨兵发现有两个人总是趁大门口人多时就走近旅部门口看看；人少了他们就溜得远远的。他们究竟在等什么人的到来，还是盯着什么人进出这个旅部的大门呢？这引起了哨兵的注意。过了一天这两人又转换方式，在旅部的门外各提一个篮子，一个卖香烟，一个卖干果。这样似乎他们可以静坐在那里，不必来回晃悠，引起人们注意。这件事很快就有人报告了副旅长刘宝堂，刘宝堂未作声张，只是给警卫大门的张排长作了几点指示：让他搞清楚，这些暗探晚上住在哪里，他们后面是谁在指挥。当天晚上这位张排长就将这两个暗探的住宿地给找到了。他们以查户口的名义，想找出指挥盯梢人的头目。结果他们查来查去，盯梢人是汪飞西派出的暗探，在监视十一旅与外界的活动联系情况。根据暗探招供：他们是监视有无将大量武器转移的问题，有无穿长袍戴礼帽的人在旅部集会。这些都弄清楚了。刘志丹听罢说：“将他们扣押，但不要伤害他们，让他们都写份作暗探的供词，特别是谁派他们来的要让他们写清楚。然后放了他们，让他们继续‘营业’。”刘宝堂心想：“这倒是个妙办法，既让这些人为汪飞西服务，也让他们为我们通风报信。不过，这些人在我们眼皮底下转悠，也怪不放心的。”

刘志丹含笑说：“我们与庆瑞兄没有二心，让他汪飞西监视好了。我们通过这些暗探也许还能掌握一些情报，你看怎么样？我们是否也考虑给他们发一份薪水，他用的人我们也可以利用嘛。”

刘宝堂听后咧着嘴巴笑着说：“妙！妙！谁说斗不过？就看办法多不多，就这么办！我去做做工作将他们放了，让他们继续照常‘营业’。”

刘志丹驻扎早胜，第一是做好安营扎寨的事，第二件事，很快要

与他的同县好友李培霄商谈，收编他的部队的问题。大概刘志丹与陈珪璋会见之后，要去早胜收编李培霄部队时，司令部的亲蒋派汪飞西怕李培霄部被共产党收编，密令黄慕石副旅长，对李培霄部作了一次突然袭击，罪名是他们扰民抢劫民众。这次袭击事件，正好是在刘志丹与李培霄见面之后发生的。李部被击散四处逃命。上千人的一股队伍，事后收容不到一半人。

刘志丹未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便派刘宝堂与黄慕石旅联系，了解发生的原因。黄慕石装作并不晓得十一旅正在与李培霄部谈判收编问题。“误会”袭击了他们，而且要到十一旅旅部向刘志丹旅长表示道歉。

刘宝堂这时亦气呼呼地说道：“你们做事欠妥当。义军与李培霄谈判收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们军纪不好扰民，可以警告他们让他们注意，为何来个突然袭击？死伤二三百人，遍野都是伤员尸体，这就太过分了！”

黄慕石赔笑脸，说道：“真的是误会。他们的军纪太差啦！我们最初也想只是教训教训他们，可是，他们火力也不小，就打得收不住了，又是天色未亮发生的事。望刘副旅长向陈司令多多解释，我情愿去十一旅向刘志丹旅长当面道歉。”

刘宝堂始终没有笑脸，他要离去时说道：“你要来就来吧，我前面走了。”刘宝堂带一个骑兵班匆匆赶回早胜旅部，向刘志丹谈了他会见黄慕石的经过。刘志丹气愤地说：“赶他们走就将别人打死打伤那么多？而且发生在我们与李培霄接触谈判收编问题时，看来肯定是预谋的。我们要很快将发生的问题上报陈司令，现在我们与司令部还未接通电话，派两个骑兵快去送信。”

刘宝堂去写报告派人送信了。张武轩参谋长提醒刘志丹说：“刘旅长，黄慕石这人要来见你，向你道歉，也许他会带人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得有所防御。”

刘志丹微笑着问道：“你说我们怎么防御？”

张武轩说：“调一个骑兵连，再加上陈司令给我们那个盒子枪排，在旅部门口摆阵。表面上我们是欢迎他，实际上我们是防御黄来捣鬼。”

刘志丹还是含笑说：“我同意你防御的想法，但不能表示我们摆队迎接他。要将你所集合的队伍设法布置在我们旅部的周围，也可以化装成一些便衣人员在旅部门口看热闹嘛。有事就可以动手，你下去布置去。门口不要结队欢迎。”

“是的，是的。你旅长想的就是比我这参谋长想的高！”张武轩一边说着，一边跷着大拇指含笑下去了。副旅长、参谋长都分工忙去了，刘志丹静坐客厅在想：听说副旅长里面有个黄慕石，倒不清楚是个什么人。是汪派线上的人？他意识到他们打垮李培霄，是在阻挠十一旅的发展。候姓黄的来了，两句话以后，刘志丹便会知道他个大概。

早晨发生黄慕石部袭击李培霄部事件以后隔了两三个时辰，刘宝堂匆匆来告诉刘志丹，从北塬发现大约有 10 多个骑兵向早胜镇来了。刘志丹拉着刘宝堂说：“我们去看看。”他们走在路上，刘志丹向刘宝堂问道：“人员都埋伏好啦？”“好啦。呀！你看他们已经越过了北面那个岬岬了。我们回去吧。谁跑这儿欢迎他！”

刘志丹一想说：“对啊！我们并不是来欢迎他们的。回！回！”他们又回到旅部的大院，指示两个在院中等候命令的连排长说：“你们快去各就各位，听我的命令行动。”不一阵，大门外一阵马蹄声，四个警卫兵将来人挡在了旅部大门外。

“快去告诉你们两位刘旅长，就说我黄慕石拜见他们来啦。”

一位哨兵匆匆返回院子去了。十几匹马队不一会搞得门外人喊马叫，这时出现了不少观望的“群众”。哨兵进去不一会儿，刘宝堂出来，他哈哈大笑地说：“黄副旅长来了，快请进！请进！”

“刘旅长在旅部吗？”

“在！在！”

黄慕石只带一个护兵跟着刘宝堂进去了。只见有位身佩武装带的年轻人在门口迎接他。刘宝堂向黄慕石介绍道：“这位是我们十一旅刘志丹旅长。”

黄慕石见到刘志丹他心里十分惊奇：这不就是黄埔军校的刘景桂吗？他可是很有些特征的，眉毛和眼珠稍发黄些，是个左派共产党的学员，他亦曾几次同他辩论过。现在他改名为刘志丹，左派的思想从他的名字里看得不是更清楚嘛？黄有些惧怕，刘宝堂忙着叫勤务兵沏茶取烟。

刘志丹见到黄慕石亦是感到很熟，他突然想起四年前在黄埔军校与这个黄慕石辩论时的场面，他们还争得面红耳赤。那时，这位黄慕石的名字叫黄尧舜，从他的名字能看出，他曾想当贤明的君主。后来自感盼切不到，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内蒋介石掌握了军权，蒋又是黄埔军校校长，看来他要表示忠于蒋介石，改名为黄慕石，仰慕蒋介石嘛！一头又拜倒在蒋的脚下。刘志丹推想到这里，他一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便问道：“你来此何事？还不快讲，我还忙着哩。”

黄慕石听出刘志丹话中有气，便说道：“我来是向你道歉的。我们并不晓得十一旅正在与李培霄谈收编问题，特此前来说明，请多谅解。”说罢黄慕石也没坐一阵，茶水也未喝一口，便要起身离去，只听刘志丹说了声：“请吧，恕不远送！”刘宝堂只好送黄离开。出了旅部大门，只见黄慕石将刘宝堂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刘副旅长，你是陈司令的儿女亲家，这刘志丹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渭华暴动的领导人。他在太白镇杀了我表弟，在织田镇逼死我姨夫，我要报仇。咱们瞒过陈司令，将刘志丹解往南京，给蒋委员长献份厚礼，还怕以后没有你我的官位？”

刘宝堂惊讶地说道：“你这位老兄是咋啦？刘志丹的这些情况陈司令大概都知道，他可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只要忠实地为义军服务，他都录用。你这是想着给蒋介石办事，这里这号人不多，小

心你丢了汪参谋长给你找的这个官位。”刘宝堂停顿了一阵，又奚落黄说：“你甭在陈司令面前说拥蒋的事，他在汪参谋长面前就说过：十三师的军衔番号他接受了，但他并不想当蒋派的人，也绝不把一泡尿一定要尿在蒋介石的尿壶里！”

黄慕石越听越憋不住气了，他装得含笑说道：“我以为你是陈司令家的内亲，给你说心里话，你倒是给我连泼几碗冷水！你说不妥，咱就再不提这事了。”说罢，有人给他牵过马，他骑上马一扬手，跟他来的一班骑兵又都走了。

送走了黄慕石，刘宝堂心慌意乱，觉得他在黄的面前将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说了，表面上黄表现出不那么狂妄，但从他愤怒的神气看，他不会罢休的。刘宝堂知道此人：在省党部混了几年并无建树，才跑到义军里来了。因为与汪参谋长气味相投，才站住脚，给了个不小的职务。他想着这些，赶回旅部，向志丹述说了他与黄慕石谈话情况。刘宝堂劝说刘志丹要他警惕黄慕石铤而走险袭击十一旅。刘志丹气呼呼地说：“什么太白镇杀了他表弟，积田镇逼死他姨夫，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所谓‘暴动’是老百姓反抗富豪的斗争，哪能不死人？他给老子算在头上也可以！他能将我怎么样？”

刘宝堂着急地又说：“我们还是要防患未然，有备无患才好。”

刘志丹问刘宝堂：“那你说我们怎么预防好呢？”

刘宝堂说：“抽调一个盒子枪班，让他们专门保护你。黄慕石真的带部队来了，他来一个营我们不怕他，要是一个团，你说怎么对付？首先要护住你不被他们抓走。若打起来，他黄慕石也不敢将我怎么样！关键他是抓你，送你到南京去。他来的人多你先躲避一下，人们常说君子不吃眼前亏，让盒子枪班保护你走。找不到你，他黄慕石不敢将我怎么样。他要向我索人，我先抓他去见陈司令。”刘志丹听罢，也就同意了刘宝堂的安排。他说：“我这下又连累你了。”“连累我什么？这样才能看出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刘志丹听罢，感激地上前握住刘宝堂的手，久久不松开。刘志丹说：“武轩掌握着队伍，我们去看

看队伍怎么布防的。”

刘志丹、刘宝堂出了早胜镇北门，找到了张武轩，张向他们汇报了布阵的情况：“宁县县城距早胜镇 30 里路程。我们在早胜北 2 里地挖了几道战壕，埋伏了一个营，防御黄慕石带兵袭击早胜；早胜西边有一道沟，沟埝里也隐蔽了一个营，防止他们派兵由马莲河南下，从马家湾沟东进迂回袭击早胜。”

刘志丹听罢说：“这些布阵都是需要的。我们十一旅在这儿 1300 余人，三分之二都是司令部的特务团兄弟。我想黄慕石要来是来抓我刘志丹的，若抓不到我，他们不敢将你们怎么样。如果抓到了我，他就会收枪抓我们的人，反正他黄慕石是要抓我到南京去献给蒋介石，陈司令任命他副旅长，他也不要了。他是个急功近利的投机分子，真是沙锅子捣蒜，一锤子买卖！他要到南京去做大官！”大家被志丹说得都发笑了。

自从黄慕石从十一旅走脱，已经快三个时辰了。不过，刘宝堂派人快马加鞭去西峰给陈珪璋报信，人亦走了两个多时辰了，看来无论如何，陈珪璋的指示不会很快到来的，因为往返路程 300 多里。他们现在遗憾的是，驻扎早胜五六天了，还未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叫这个黄慕石在宁县胡作非为，司令部并不知晓。

事情像预见的那样，连队在吃中午饭时，侦察人员传来信息：早胜以北七八里地灰尘四扬，看来有大队骑兵向早胜方向开过来了。不是几十匹骑兵，而是几百骑兵，在长龙般的尘埃中冲过来了。刘宝堂指示张武轩下令射击。一阵射击的枪声过后，对方停止了前进，便有人高声喊话说道：“兄弟们不要开枪啦，我们是路过这里去西峰塬。”

“不打就不打。叫你的黄副旅长过来说话。”刘宝堂对张武轩叫停止射击。这时，也听得从西边沟畔响起了枪声。黄慕石原来想在城北纠缠住十一旅的主力，然后派一小部队从马家湾沟的沟埝进入早胜捉拿刘志丹。实际上刘志丹带了一个手枪班，向早胜以东早就转移走了。

两边对峙了一阵，只见黄慕石果然带了两个护兵骑马赶了过来。

见到刘宝堂，黄慕石不得不笑脸答话说：“我这次来是想请刘志丹旅长去见见陈司令，我和他要一起为陈司令效命，他伤害了我家亲戚两条生命，他不在陈司令面前给我道个歉，我总是咽不下这口气。”

刘宝堂听罢，觉得这家伙好阴险！要抓刘旅长到南京去，却说是要去陈司令那里说清问题解开疙瘩，还要为陈司令服务。他想那也好，便对黄慕石说：“冤仇宜解不宜结，你打算与刘旅长和解，当然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过，刘旅长现在不在旅部，就是在这儿他也不会与你同行去西峰。你到了西峰，把情况说清楚，请陈司令将刘旅长叫回去，他是一定会回西峰去的。不然你们俩想和解也是无法办到的。”

黄慕石翻来覆去地想：也好，这回弄不住刘志丹，下次是会有机会的。抓到刘志丹，解到南京去，我也就离开这个土匪窝子。”

就在这时，一位通信兵带着陈珪璋打来的电话记录，骑马赶到了十一旅部，将陈司令的电话稿交给了他们的副旅长黄慕石。黄仔细一看，陈珪璋叫黄慕石去西峰，并让他接到通知立即起程上路，赶赴司令部，解决他与刘志丹的矛盾问题。黄慕石思量：暗斗搞成明斗由陈珪璋出面调解。陈是个不轻易得罪人的人，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汪大哥的脸面一点都不照顾？他想罢将电话记录给刘宝堂看过问道：“你得跟我走一趟司令部，陈司令乐于解决我和刘志丹的矛盾。”刘宝堂看罢电话文稿，反问道：“我去干什么？你将我们刘旅长逼走了，我再跟你去队伍谁带？况且，陈司令也没有指名叫我去啊！”

黄慕石心想：你不去也好，到了陈珪璋面前还不是由我说哩。黄想罢，向身旁一位团长说：“你将部队带回去，我那两个护兵跟我去西峰司令部。”黄说罢，向刘宝堂打了招呼，骑上马就走了。可是，陈珪璋率义军进驻平凉了，起初是经平凉陇东行政长官兼绥靖司令杨永基的同意，指派平凉士农工学商各界派出的代表，去西峰请陈部进驻平凉。但是，杨永基的思想里并不真的欢迎陈部进驻平凉。怯陈珪璋势大，意向莫测，多方猜忌，形成一城二主的局面。杨永基手下只有四个营，千余人；他收编了土匪王富德团千余人，总想与陈珪璋对

抗。陈珪璋搞了个“鸿门宴”，请杨部营以上军官赴宴会面，以便日后合作共事，目的是要一网打尽，除去了后患。下来，陈珪璋召集汪飞西、杨抱诚、郭镇海、蒋云台开会，商定由甘肃各路联军部队向兰州进军问题。陈珪璋令杨抱诚部、郭镇海部离平凉北上，参与攻打兰州。

可是，盘踞在固原的黄得贵部按兵不动，他要等待时机，背盟攻陈，夺取平凉，挤陈珪璋回董志塬，伺机消灭陈，以解他早胜出走之恨。他命令他的主力第一旅旅长李富清率部取华亭、攻隆德，切断杨抱诚旅、郭镇海旅的后勤物资供应，直扑平凉而来。陈珪璋组织留守平凉的一个警卫骑兵团、一个警卫步兵团，以及平凉以东的蒋云台副旅长指挥的第五旅，全城动员进行抵抗。城外攻城杀声四起，未曾料到被俘陈部 200 余士兵，逼迫他们为攻城尖兵。他们反戈一击在城下打起来了，真是城上城下打得一片混战。攻城部队有些崩退，陈部开城门追击。这时，杨抱诚旅急行军百十里，赶回平凉来了，局势才由危转安。

事过 3 天，平凉局势稳定，陈珪璋令黄慕石赶由西峰赴平凉，解决他与刘志丹的矛盾。今天黄到达了平凉，住宿司令部招待所，他洗漱之后，吃了午饭，休息了一阵，便去陈司令办公处。他为了避嫌，未到汪飞西那里去，直接向陈珪璋办公室来了。黄以为陈珪璋是不愿轻易得罪人的，顶多批评他两句，让他给刘志丹做个检讨也就完了。他这么想着，大模大样地向司令部迈步走去。他到司令部的大门口，被四位持盒子枪的门卫挡住了。黄说要去晋见陈司令，卫兵要他交出手枪再进去。黄慕石感到吃惊，向卫兵解释说道：“陈司令约我到平凉晋见他，有必要交出手枪吗？”

卫兵向黄解释说：“进驻平凉不久，各色人物来平凉游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很少见过你，你不能例外。”

黄慕石只好交出汪飞西送给他的崭新乌黑发亮的十子连手枪，他感到意外。他到了陈珪璋的办公室，参谋们招呼他坐下，既无人上茶，

又无人递烟，冷板凳坐了五六分钟，陈珪璋还是没有露面。这是出乎他第二个意外。这人的性格，哪能受得了这个软折腾！他想离去，见办公室门前也加了岗哨，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当他将陈珪璋对他的冷遇尝过之后，陈珪璋终于来了。黄在军校待过，给上级军官敬礼，那是他养成的习惯，他站起立正举手敬礼说：“陈司令好！”陈珪璋从来就不重视互相敬礼问好的礼节。既没有还礼，也没有吭声，他走到办公桌前，拍桌子叫道：“黄慕石你好大的胆！”陈珪璋这一动作使厅外的卫兵显然增加了几个，在门外走动。陈接着问道：“你私自调动团以上的兵力，攻击正在与我谈判收编的李培霄部，围困我十一旅，逼走刘志丹旅长。你的行为是个疯子的表现，你明白吗？”

黄慕石给自己找理由辩解说：“陈司令，我是向汪参谋长作了请示的。”

陈珪璋追问道：“你向汪参谋长请示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汪参谋长现在分管各县地方工作，你是明白的。你钻我们兄弟之间的空子我是绝不允许的！”

黄慕石还是想最后挽回陈对他的恶感，便说道：“陈司令，刘志丹是个共产党人，他是‘渭华暴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行啦！我不管他是共产党、国民党，忠心为我义军服务，我都重用。你与汪参谋长同是国民党，他支持我，你就拆我的台！”

“陈司令，我哪儿敢！”

“我不能为你这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我不打算处分你，你不适宜在义军服务，你走吧！”黄慕石还是死皮赖脸地恳求说道：“陈司令，我知错了还不行吗？”他说得眼珠里泪花转。黄看出他打动了陈司令这个软心肠人，只听陈说：“那你暂住招待所，候我们商量后再通知你。”

第二十一章

陈珪璋要撤黄慕石的军职，汪飞西甚为不悦。汪听了黄慕石的亲蒋言论，认为黄与自己的观点相同。从这次黄慕石撵走刘志丹，再看看慕石名字的倾向性，汪飞西心中有了这个底，便去找他的陈老弟，要设法将黄留在义军。他想，陈司令能与共产党人的黄埔生刘志丹拉关系，他汪飞西就不能与国民党的黄埔生黄慕石拉拉关系吗？汪飞西想透了这个问题，便理直气壮地去找陈珪璋。

陈珪璋见到年龄比他大一轮的汪大哥来了，便从座位上欠起身说道：“我正准备要去找你，你来了。好，坐吧。”

汪飞西听罢，知道陈找他何事，便主动说道：“黄慕石是怎么搞的？调动部队事先没给师部打招呼，倒是给我打电话说过。我以为他向你请示过了。这么说他是在钻你我的空子？”

陈珪璋气愤地问道：“黄慕石竟然调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我们正在谈判准备收编的李培霄部来了个突然袭击，使其死伤了百十人，队伍也被打散了。这是为何？”

汪飞西插话解释说：“听说李培霄部在那一带抢劫扰民严重，民众要求他们赶走李培霄部，谁知道他们开枪激战起来了。我忘了提醒他警告李培霄部不要太过分。”汪飞西在陈珪璋面前大包大揽替黄慕石开脱罪责。陈珪璋愤怒地说：“黄慕石违犯军纪，用不着你提醒他。李培霄部军纪不严，采取消灭的态度，是太过分了。他竟敢带部队又将志丹旅长也撵走，这是谁给他的权力？对刘旅长如此的无理！”

汪飞西看出他的陈老弟异常气愤，觉得黄慕石这个副旅长是保不住了，但他为黄慕石开脱说：“黄对刘旅长态度是不好。听说刘志丹在渭华暴动中杀了他家的两位亲戚，心中记恨……”

陈珪璋追问道：“我听刘宝堂说过，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是暴动的农民将他姨夫和表弟杀了，怎么能说是刘志丹杀的呢？”

汪飞西不好争辩，他话音一转，说道：“是啊，是啊！刘旅长在

渭华暴动中到底杀人没有，杀过多少人，你我怎么能搞得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一概不去追查了。对我们义军来说，就看他们现在的表现。我倒觉得，黄慕石对我们司令部、对刘旅长不尊，撤了黄的副旅长职务才对。”

陈珪璋未曾想到汪飞西这么痛快地提出要撤黄慕石的军职，倒使他感到在处理黄慕石的问题上与汪飞西的矛盾大大地缩小了，否则，他是要与汪顶碰几句的。他便果断地说：“那就撤他的职。看在黄是大哥介绍来的，再不作其他处分，通知他离开义军走人。”

汪飞西听罢，觉得黄的副旅长是保不住了。但他还是含笑说道：“叫黄慕石再带部队是不合适，但叫他离开义军，这怕不好，毕竟黄还是个黄埔生，军事知识还是有的。我们义军只有两位黄埔生，我觉得哪个都不能走。刘志丹先生我会很快派人去请他回来，这是个误会嘛。”

陈珪璋听罢汪飞西的意见，觉得汪对黄慕石有批评，又对他这个介绍人帮助黄不够有所检讨，而且表示要将刘志丹请回来，这位汪大哥谋划处事还是稳妥的。原来想与汪顶碰几句的念头没有了，于是，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表态说：“大哥既然这么想，就把黄留下，在士官团给他找个位置。”

汪飞西高兴地说：“那就给他个副校长职务怎么样？”

陈珪璋不悦地说道：“不行，这次对他是降级而不是升级。”

汪飞西不敢再讨价还价，便说：“那就让他去士官团教导处负责。”

“可以。你给他谈谈，不愿意干，就让他走。”

刘志丹在从早胜转移的途中，日夜兼程，劳累过度，发烧病倒了。跟随他的一个骑兵班长，一边派两位战士飞马回西峰报告陈司令，一边用凉毛巾给刘旅长降温退烧。虽然体温稍有减退，但食欲不佳，身体无力，骑马转移有困难。老乡们给他送来了几服中药，服过几次，发烧减轻。

报信人用两天时间赶回了平凉，报告了陈珪璋司令。陈得知刘志丹的下落，详问出走的情况，得知刘患病的情况，便在当天派遣一位医生一位护士，赶去给刘志丹治病。陈并告诉这位医生：“你们给刘旅长治病以后，就留在十一旅服务。他们近两千人的旅，没有一个军医怎么行？”他给病中的刘志丹捎去了一些食品，并罕见地用他那常不动笔的大粗手，给刘写了三行字的一封亲笔信，告诉他这位才认识不久的兄弟。信中写道：“志丹二弟，知你劳累过度病倒了，甚念！甚念！黄慕石找你麻烦，我已将他撤职，留在士官团教书。望你消气，盼你早日康复，返回旅部就职。珪璋书。”刘志丹看罢信，听了来人叙述，心情顿时激动万分，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不是因为珪璋兄对他的怜悯，他感到陈是能够信赖的人，能够与他做朋友和兄弟。

陕西省委得知刘志丹旅被陈部的黄慕石部袭击了，在十一旅副旅长刘宝堂的掩护下，志丹转移，避免了一次内部的冲突。省委获悉后，特派高岗前来慰问并传达省委指示，要刘志丹稳住形势。通过陈珪璋与刘的关系，设法将黄慕石从义军撵走。

刘志丹还考虑，刘宝堂的特务团编在十一旅，当然是个好事。但特务团又是陈珪璋师部的卫戍部队，抽调一个营，仍作师部的警卫部队，还是必要的、妥当的。有机会他还想提出此建议。

一周之后，刘志丹的病痊愈，来到平凉与陈珪璋会见。汪飞西得知刘要来师部，他早早地将黄慕石派去各旅、团抽选学员去了，未让其与刘志丹碰面。

陈珪璋见刘志丹面容憔悴，一片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想叫黄慕石见见志丹，向志丹道个歉，便向身边的汪飞西悄悄地说道：“叫黄慕石来一下，向刘旅长作个道歉，好共事么。”

汪飞西向陈耳语道：“黄去四旅、五旅选拔学员去了，不在家已经多日了。”陈珪璋听罢，认为汪又在耍小动作，甚为不满。

刘志丹作为士官学校副校长，他回到师部，陪同陈珪璋去士官学校视察。校长、副校长到校视察，学生便都停课结队在大门口迎接。

该校现有学员 200 余人，分作五个班学习。军事专业课程大体上都是一样的。文化课按照学员识字多少分作三个班，政治课不分班，每星期两次共 4 个小时。学校开学月余天，由于学员陆续到达，今天是第一次结队。学员的军服是入校时新发的，队列排得比较整齐。陈珪璋看到这些衣冠整齐身姿威武的学员，喜在眉梢。当带队的教官喊口令向两位校长致敬时，陈珪璋未还礼，他未等领队的教官请他讲话，他已经站在队伍前面便讲开了。他张口问道：“学员们，你们是否感到学习和不学习大不相同？”

下面的学员有的说：“是的。”有的说：“大不相同。”还有的在唧唧喳喳交头接耳，不知如何回答。陈珪璋并不埋怨学员回答得不整齐，而是很随和地向学员们说道：“我晓得你们是陆续到校，时间不久，回答不上来，我不怪你们。这说明你们很诚实嘛！不过，你们要严明纪律，尽快抓紧军训，回去好带领士兵操练。今天将你们从士兵和班排长中选拔出来学习，毕业回到连队，你们学得好的可升为排长，学得最好的提升为连长；学得差的只能当个班长了。”陈珪璋说罢，便向大家介绍说：“现在请你们刘副校长训话。”

刘志丹上前两步，立正向学员们施一军礼，下面的学员似乎自觉不自觉地立正还礼。然后他向大家讲道：“同学们：刚才陈师长向大家恳切地讲了几点。第一点，要你们刻苦地学习操练。学习操练为什么？为了你们很好地掌握操练的技术技能，回连队去能提高士兵的军事操练素质。陈司令讲的第二个问题，要你们认真地学习，学好了教学的项目，提拔你们为连排长。提升你们就是相信和依靠你们，因为你们都是贫苦农民的儿子。相信你们能成为智勇双全的连排指挥官，带出敢打硬仗的连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陈师长的期望。”刘志丹讲完话，陈珪璋带头鼓掌。学员然后分班散去。

接着由教导处副处长李彦图请两位校长到会议室，他将各课程的教官向两位校长作了介绍，其中有军训教官李秀山、王和亭，文化课教官景桂文、张建文，政治课教官刘耀西。

陈珪璋是个实实在在求知的人，他向政治教官刘耀西问道：“你是个政治教官，那你讲讲政治是什么。政治课该教些什么。”

刘耀西思谋了一阵含笑答道：“政治是个人、党派、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活动情况。另外，应给学员简要地讲些社会发展史。”

陈珪璋听罢，对刘耀西直爽地说道：“你这个课程不好讲哪。你哪天讲课我来听听。”看来这位陈师长的求知欲还是很强的。接着陈面对兴高采烈的教官们讲话，他说：“希望你们将学到的知识都教给学员们。还要给学员教礼貌待人的知识，学军操、学文化、学政治都少不了培养学员礼貌待人。《三字经》中有‘养不教，父之过’嘛。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师，不办士官团训练士官们，那是我们的过失。因为我们的兵士、军官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不学军事怎么能打胜仗？因此，我们要办士官团。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三字经》中讲道，‘教不严，师之惰’。这是说你们教官的责任。我们要认真地支持你们办好士官团；你们要刻苦地教好学员。这是我第二个意思。《三字经》中还讲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嘛。这就是说，人像一块未雕琢的玉石，如不精心雕刻它，就不会成为一件美的器物。老师们一定要认真地教，将学员们教成有用的人才，教成懂得军操、军纪的军官。我读书不多，老先生给我们讲解《三字经》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念过的书都忘得差不多了。好了，我就讲这些，请在你们刘副校长讲话，大家欢迎！”

刘志丹起立向教官们致以军礼，然后讲道：“诸位老师：陈师长、陈校长刚才讲话非常精彩。他引用《三字经》书中的名句，将我们办士官团的任务讲得很清楚。陈司令要求你们认真地办好学、教好书，要使部队里行不成队、立不成伍的现象有所改进，这样才能叫有素养的队伍。陈司令刚才引用《三字经》中的‘人不学，不知义’。我们士官团的学员，学得好的要在部队担任连、排长。不学习、不知义怎么行呢？我们义军的‘义字’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除了学好军纪、军操，还要教会学员有仗义疏财的行为，为正义而战的思想。譬如说，在大荒年月，义军曾领着灾民去寻找富人藏匿的老仓陈粮，分配给灾

民，这就是仗义的行为。陈司令的义军发展得这样快，举仗义之旗，赢得民众支援。因此，既要学好军操军纪，同时也要教学员懂得正义、道义、仗义之理。”刘志丹讲话完毕，陈珪璋带头鼓掌，结束了会见。

几年的干旱灾荒过后，总算迎来了一个收成不错的秋天。川道、山坡上被绿地覆盖。陈珪璋约刘志丹去平凉郊区散步，他带了四个护兵，催马向城西的五里墩来了。六匹马队，由陈珪璋骑马引路，飞驰通过了几个村庄。沿路看到一些大的村庄里军旗飘扬，驻扎的义军都正在操练。刘志丹看到，有的连队士兵在排队走正步，有的在持枪劈刺，有的连队持大刀劈杀。那一排排手持大刀学劈杀的士兵，动作十分整齐，刀把上那条红缨布带跟着操练的动作，左右上下摆动，引人注目，威武雄壮。刘志丹看到军营士兵操练的盛况，跟在陈珪璋的马后，高兴地向陈说道：“连队如此生气勃勃真喜人哪！这样定能使部队提高战斗的素质。”

陈珪璋听罢，勒马慢行，含笑说道：“重视部队操练，起的什么作用？就是你所概括的那几个字：一个部队行不成队，立不成伍，就形不成个队伍，就无从谈作战素质。”

他们骑在马上慢行，远望平凉城郊这条东西去向的大川道，庄稼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刘志丹惊讶地赞叹道：“这儿的风光真像江南，令人喜爱！”

陈珪璋向刘志丹解释说：“平凉这条大川道有百里长，河流、小溪、渠网甚多，像一棵人参的根须那么多，从这儿向东流经四十里铺，便归入泾河的上流。”

陈珪璋今天约刘志丹去平凉郊外散心、观景，实际上是要向刘志丹征询与陕军联合攻打兰州的问题。陈珪璋将卫兵和马匹留在大路旁边一个小庙里，领着刘志丹向着一片茂密的树林走去，走到林子边，便在树下草坪席地而坐。护兵们见此情景，赶忙过去给他们师长送来了茶水和纸烟，还在地上铺了个布单。陈珪璋摆摆手，示意让护兵离去。

陈珪璋将布单铺展，把茶水摆好，向他结为兄弟的刘志丹老弟递烟，说道：“今天我约二弟出外散散心，想与你商谈一个重要问题。”

刘志丹接过纸烟问道：“大哥有什么重要问题商量就请讲？”

陈珪璋点燃烟卷，回答说：“前几日杨虎城主任，派人聘我去西安会面，拟联合我部去攻打兰州。兰州守军只有雷中田的一个旅。”

“这么说，雷中田在兰州兵力并不多？”刘志丹疑惑地问。

“是的。可是西安方面一定要聘请我十三师联合攻兰。他们讲，我十三师是东道主，不去怎么行呢！”刘志丹深思片刻，含笑说道：“联合我们十三师，我看可能是要我们让开一条道路，他们好开兵去攻打兰州。”

陈珪璋忙作解释说：“不，他们一定要联合我部攻打兰州。”

刘志丹提醒陈珪璋说：“我怎么觉得在他们友谊联合的口号下，陕军一枪不发就可开进甘肃！”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陈珪璋有所警觉，但他又说：“西安方面孙蔚如师长（十七师）倒是对我讲，这次行动是蒋介石对冯玉祥控制甘肃深怀不安，支持西安采取的行动。”刘志丹微微一笑说：“他们可以那么说，蒋介石支持他们攻打兰州。但是引来陕军进入甘肃，是个巨大的变化。蒋介石支持西安杨虎城攻打兰州冯玉祥的地盘，那么我们十三师是蒋任命的，你是师长，为何蒋没有任何指示函件给十三师呢？”

陈珪璋似乎被刘志丹提醒了什么，他呆想了一阵说：“是呀！蒋总司令为什么不给我师来函指示呢？”

刘志丹拍着双手提醒他这位诚挚的兄长说：“对！不先观察‘友’方的言行，而欲应其共事，难！心无杂乱，才能利到必知，祸到必察。与陕军联盟攻兰之事，其他兄弟有何意见？”

陈珪璋回答说：“以汪参谋长为首的几位同意联陕攻兰，而且要

我亲自率部前往；以蒋云台旅长为主的几位旅长不赞成联合攻兰，觉得这里面欺诈难免；我军的外事主管贺凤梧、张桂山、秦岭峰虽然同意出兵联陕攻兰，但不同意我亲临前往。建议由汪飞西参谋长率孙远志的第五旅再配两个骑兵团前去，以防不测。不过，我觉得既然联盟就不可疑心，处处疑心何必联盟，再说我已在西安与杨主任结拜兄弟，我陈珪璋在兄弟之间绝不二心之事。”

刘志丹听着陈讲话停下来了，他便劝说道：“大家意见不一，望你慎重决定。蒋云台、贺凤梧他们都是一片好心。古人云：‘上下相通则治，隔膜则乱。’与势大者歃血为盟，可是，口血未干，背叛者有之。杨虎城不是兵少与你联盟攻兰，我看他们是借道出兵控制甘肃。天下之势有强弱，要有圣人之智慧，观察其势，应其权变才对。兄弟们有顾虑是好事。”

陈珪璋听着刘志丹的一席话，他八九成都同意的。可是他的江湖义气是很浓的，他回忆起当他在西安与杨主任结拜兄弟，去跪拜杨母时，他自己所说出的那些肺腑之言，不是言而无信了吗？他的义气看来战胜了他的理智。对刘志丹的进言，他是挑着拣着接纳的。因为他认为友谊是不能背叛的。正像他与刘志丹的友谊一样。特别是与强大者的结盟，拜兄弟是多么不容易啊！他最后向刘志丹说：“兄弟们之言，都是考虑我们要万无一失，心情我是理解的。不过我与虎城兄已经结拜兄弟，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刘志丹最后还是劝他慎重处理为好，并问道：“顶头上司他们的意见怎么样？”陈珪璋问：“你说的是蒋总司令那里？我们呈送过报告，但五天啦，还没有接到答复。”

刘志丹趁此提醒陈说：“那我们同样使这种办法告诉杨主任，何不推迟攻兰呢？”

陈珪璋应付着说：“是的，是的。”

两人密谈结束，便骑马返回市区。马匹在宽阔的川道上奔驰，视野宽广，跃入人们眼睑的是黄绿错综的山川。旱灾肆虐的那几年，黄

土地上的绿色像夜空稀疏的星星，原野一片荒僻的土地。现在出现了农田绿地和垂柳。特别是西兰路上的古柳，它那粗壮而低矮的枝干扭曲着阻挡着风沙。它可以说是树中最顽强的一员。现在这一带被称为“左公柳”的林阴大道，凉风飕飕，是清朝的左宗棠带兵驻防这一带时，沿路造林的功劳。

第二十二章

一

与刘志丹的结合，使陈珪璋感到是一种难得的机会。由于刘志丹是他所接触的人中最能与他“打富济贫”志同道合的人，因而，他诚心实意地与刘结拜为兄弟。刘志丹不日要返回十一旅旅部去，陈考虑：刘志丹虽是他的一位挚友，但是部下有人因刘志丹是个共产党人，对他俩的结合耿耿于怀。他今天特意召开会议，让各旅旅长与刘志丹会面。陈在会上向众兄弟说道：“兄弟们！今天将你们召集来，是要你们结识一位我的结拜兄弟刘志丹。你们可能还不了解这位刘贤弟，他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具有治军的满腹经纶。他是你们旅长中最有学问的人。你们和我都是军人出身的武将，志丹旅长便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刘贤弟是主张打富济贫救灾民的，这是我接触过的许多文人政客中所没有的。现在我先讲这些开场白，就请我们的刘旅长讲话。”接着陈带头鼓掌。

刘志丹站起来，向大家行军礼问好道：“各位旅长！各位兄弟！陈师长请大家来与我相会，我感激不尽！古人云：‘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弃，虽大必亡。’众兄弟八方来助陈师长的打富济贫救灾民是最光彩的事业，因为他是为大多数穷人翻身谋福利的事业。兄弟来迟一步，愿跟随诸位一起，为陈司令的事业尽心尽力……”刘志丹讲完，在场的人一阵热烈的掌声。

陈珪璋听到大家的震耳掌声，激动地说道：“志丹兄弟讲得好！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什么，目的任务讲得很透彻。”陈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三字经》中有‘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的字句，是说从古至今常行的五种道德标准，不能紊乱，不能忘记。大家记住这些，就能跟我将打富济贫的事业干下去，因为深山老林里的人们太穷苦啦！”众兄弟又是一阵掌声。

刘志丹听罢陈充满激情的讲话，感到陈司令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聪慧过人，把《三字经》记得烂熟，运用得当。他正在想着这些时，

只见陈珪璋热情地拉住刘志丹的手，将诸位旅长向刘作了介绍……刘志丹得知，这几位旅长多是几年前陈在甘军认识的连、排中的尉官，年龄都是二十七八岁，是被抓壮丁或征召入伍的穷家子弟。陈向各位旅长们说：“你们与刘贤弟是头回生，二回熟，经常接触了解，才能加深友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后要多来多往。不应该像黄慕石那样，他不搞友好团结，只搞分裂破坏。我撤了他的职，你们是清楚的。”

刘志丹也表态说：“陈司令讲得好。打虎要靠亲兄弟，我们义军兴起，就靠的是仁和义。陈司令刚才讲的《三字经》中‘曰仁义’的仁，就是仁人为君子，立志助穷人；义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正义、道义、大义的行为和胸怀。要有疏财仗义的行为。陈司令将他率领的军队叫义军，就是正义之军，打富济贫救穷人之军！这些宗旨绝不能紊乱和模糊。现在南方的共产党红军，就是打富济贫救穷人之军。”

陈珪璋听罢，高高地举起双手领着大家鼓掌。他向众位兄弟问道：“刘旅长讲的我军举旗起事的宗旨你们明白了吗？”

大家都在点头，有的表示说：“明白啦。”有的说：“记住啦。”

陈说：“记住了就好。不然我们抗官府、打民团不知是为的什么，那怎么行呢？”他最后告诉大家：“今天我让他们备了一桌薄酒，咱们边吃边喝边拉话。可惜今日汪参谋长不在家，我让他主管各县行政事务，听说他去庆阳视察去了，已走了数日。好在几天前他倒是与刘旅长见过面，今天的宴席就不通知他回来了。诸位多吃多饮，一醉方休！”

宴席开始，大家互相敬酒……

这时，只见陈珪璋前妻的兄长任勉来了，他是陈部统管各县税收的总管。他赶来是向陈司令投递一封书信。任勉将陈司令请到一个房间，递信说道：“咱们的汪参谋长近日去庆阳城，向商界的大小商户开出名单，索要银子达3万余两。这样勒索下去怎么得了！据信中讲，汪将搞到的银子分了一半，要运回他的老家临洮去。你得过问一下，

“汪兄得寸进尺，这怎么得了！”陈珪璋将信看罢，装在衣兜，目不转睛地思谋了好一阵，说：“我想个办法，叫他不要犯这个错误。你先回去，过几天你会明白的。不过，此事不要再向别人讲。”陈回到宴席上，向各位兄弟们说：“你们可尽情地吃好喝好，我回办公室有点事，由宝堂亲家代我招呼你们，办完事我就来。”

陈珪璋回到办公室，坐在桌旁取出那封信，沉思着，对他这位结拜兄长的汪大哥百思不解！他想：汪比其他几位兄弟几乎年长一轮，大伙都很尊敬他。虽然他手中无军权，但陇东六县政权、财权都握在他手中，权力也不小，还怕晚年没吃没穿？搞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就不怕损伤义军的名誉？他前思后想，觉得人有失足，马有闪蹄，他要设法挽救汪，要想个办法，不让他的大哥犯这个错误。他沉思着，顺手拿起桌边那个一尺长的旱烟锅，装上烟吸起来了。他盯着眼前的检举信沉思良久……一锅旱烟都吸尽吸灭了，然后他放下烟锅，开始在信上批示：“此信不确实，据我所知，汪兄在庆城是搞到了三万余两银子，但说他将一半银两偷运回他的老家临洮去了，这个我不相信。大哥不是那种贪图钱财，贪赃枉法的人。”写好批文，将信放在桌上，手压着信纸又沉思了片刻，才松开手。用茶杯压在信上，便返回宴席去了。陈珪璋走出他的办公室，向在外间的几位副官，其中一个叫李青的说道：“李副官，你进我办公室去，将桌子擦擦，地上烟头烟灰打扫打扫。”陈说罢就走了。

李副官哪里敢怠慢。本来李副官就是汪安排在司令部陈身边的一个耳目。他进到办公室，准备擦桌子扫地，这时，他发现陈司令的桌上放着一封信，用茶杯压在那里。他打开偷偷瞧了瞧，他是又惊又喜！自言自语地说：“好厉害！庆城八大家竟敢状告汪参谋长，这还得了！”李又看到陈司令在信上的批文，就松了一口气，他想，汪参谋长派他在这儿侍奉陈司令，好给汪通风报信，透露消息，他在这儿发现检举汪的信件和陈在信上的批文，他脑门一转，就顺手拿起桌上的电话耳机，蹲在写字台的一边向庆城的汪参谋长叫了电话。真快，一会儿邮局就接通汪在庆阳的电话。李副官急速地将他在陈办公桌上发现的匿

名信内容告诉了汪，并将陈珪璋的批文，一字不漏地念给汪听。汪飞西听完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就挂了电话。汪沉思了一阵，将跟随他的一名副官叫来指示说：“你亲自骑马，将去临洮的那辆车子撵回来，让他们转道回平凉。听说去临洮的路上盗贼多，不安全。”

这位副官便一路快马加鞭，传达口信去了。

陈珪璋听到他的汪大哥有如此的贪心和私欲，就想：这怎么得了！他带着惆怅的心情回到宴席上，面对着诸位能在战场上为义军顽强拼搏的各位旅长兄弟，他的心情就愉快得多了。有的要与他划拳，有的向他敬酒，他一边应付与他年龄相近的年轻旅长们痛饮，一边在想：涉世浅与染世深，脑海里复杂与单纯，就有如此的区别！他想罢，连续与几位兄弟碰杯痛饮，消除他那些不愉快的心情。

二

陈珪璋设宴招待了刘志丹，又聘请诸位旅长与刘志丹见面，陈觉得他的义军又增加了新鲜血液。陈的友谊显而易见。

刘志丹在近日就要返回十一旅旅部，陈为了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又将刘志丹、刘宝堂从特务团驻地请来，征求两位在军需方面需要些什么，好在陈与陕军商谈联合攻打兰州之前，帮他们解决。也许日后两三个月，他可能再抽不出时间与志丹长话叙谈了。因此，他也将刘宝堂副旅长邀来共同商谈。时隔两天，他便将两位姓刘的兄弟，约到他僻静而无干扰的家中，最后叙谈话别。当然，陈珪璋给刘志丹事前派人打过招呼，因而，两位旅长见到陈，便开门见山地呈上了他们所需要的军需物资的清单。陈珪璋接过清单仔细地翻阅着……

这时，陈的妻子许子卿和一位家中佣人端着水果茶点进来了，刘宝堂首先含笑向许子卿打招呼说：“我们一来亲家母就忙起来了！”刘志丹也热情地跟着说：“嫂子礼数周到，我们谢谢你啦！”

陈珪璋像是被提醒了什么似的，惊喜地对妻子说：“你不送来茶

水，我倒忘记了。”许子卿自知她比两位姓刘的兄弟年纪小六七岁，亲家母、嫂子的称呼，使她顿时面红耳赤，显得容颜更加美了。加之她的丈夫又在人前表扬她，她抿嘴微笑，稳重自如地说道：“兄弟、亲家常来常往，上杯茶水，哪有那么多的谢字！”许子卿说完，放下茶杯，微笑着退下去了。

陈珪璋喜爱他的夫人，那是众人皆知。他候妻子退下，开玩笑地说道：“我的客人来，子卿是不轻易出来打招呼的。你们两位是我知心的陕北兄弟，她就该知道应该出来打个招呼，给我装面子嘛。”大家听了一阵笑声。

闲话过后，陈珪璋拿着所写的军需物资清单说道：“你们所要的，我让他们都发给你们。其中军服两千套，那是你们按现在的人数要的。我认为部队要发展，争取明年扩大到3000人，如果兵员解决了，服装不够，你们俩那时会很尴尬的。有军服也该有鞋子、帽子；药品供应和医务人员的配备，应该与其他旅一视同仁。我向他们讲讲，你们派人向军需处去领。现在我们不是‘拷票子’、‘扣人质’要钱过日子的时代了；现在我们是能够收税、收粮的国民军，陇东十三县父老，还是乐意供应我军的。”他继续说道：“枪支方面，给你们领一些去。也要一人有一支枪嘛。我们兄弟们拿的枪，一部分是缴获敌人的，一部分是我们买的，一部分是我们设法子造的。给你们一批资金，派人去天津买。有人告诉我，汪参谋长这次去庆城视察，他向‘八大家’富豪们要了几万两银子，再将银子拨给你们1万两，买些枪械，给士兵们发饷嘛。”陈珪璋说到这儿，又盯着清单看了一阵，似乎对十一旅牵肠挂肚，接着又说：“现在有些旅的枪械损坏不少，他们都送到师部的修造所去修，我让他们各旅都能办个小修械所，这样由小到大，各旅都能制造一些枪械子弹多好，大家动手解决一部分枪支弹药问题。现在他们都很重视自办修械所。你们十一旅，也可以这么办。师部现在的修造所，除了我过问，他们很少管。现在我要与西安方面商量联合西进攻打兰州的问题，可能需要月余天不在平凉。因此，现在师部的修造所搬到你们十一旅去，由你们管。你们还可以派人去天津、汉

阳、西安聘请一些高级枪械师。我想，三年后建成一个枪械制造厂。我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兄弟，要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支枪，就可能有伤亡，付出的代价太大。你们将修造所办好，我们就有枪支的来源。要发展部队，枪是最重要的。你们有信心吗？”

刘志丹表态说：“有信心办好修造所，争取3年后造出我们自己的枪弹来。”

刘宝堂也含笑表态说：“司令既然托付我们办好这个厂子，给我们拨些经费，3年时间我们拿出产品来。”

“这就好。我们能积极办到的事，要促进它早日办到嘛。”陈珪璋深有感触地继续说：“初我们在林锦庙起事时，伤脑筋的就是没有武器！我们想办法得到了武器，兄弟们就如虎添翼，一路打胜仗。”陈珪璋说到这儿，想起应该将修造所的负责人刘维垣所长请来，也好将修造所的变动情况告诉他，并介绍给两位旅长认识认识。他想罢，向外间走去，给一位副官说道：“你去修造所请刘所长来一下。”

刘宝堂这时向陈说道：“陈司令！送给你的那个领物的清单，我们拿回去再改动一下行吗？”

陈考虑了一阵，向着刘志丹说：“送来的领物清单不用改动了。要增加的项目数量，我在清单上批示一下，他们就会如数发给你们的。不然，他们见到你们要的物资甚多，说这个没有，那个不够。十一旅士兵的薪水不要按月领去啦，这一次你们旅就领取1万两银子，每月给士兵发一块大洋，也能维持两三个月。其他费用按照正常手续向后勤处领取。”陈珪璋对十一旅特殊关照。他自己知道，不这么具体落实，他不签字批准，就可能有人以种种原因打折扣，领不到那么多的实物。特别是陈珪璋要很快与西安方面商谈联合攻兰，就顾不到他们这个旅的事了。陈想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向刘宝堂叮咛说：“这次运送军需物资回十一旅，可能大车超过百辆，你们调一个连的部队护送。”

刘志丹听了陈珪璋对十一旅的特殊关照，他就想：陈真是义气待

人，友谊情深。他便含笑表态说：“陈师长对我们十一旅如此关照，我从心底里感谢你对我俩的深情厚谊！”

陈珪璋也激动地说：“谁叫我们是结拜兄弟和亲家呢？”一句话说得大家一阵笑声。

这时，修造所的刘维垣所长来了。陈珪璋向刘维垣介绍说：“十一旅的两位旅长要见见你……”

刘维垣上前与两位旅长握手说道：“陈司令你不用介绍了，我已经知道他们二位的大名。上次陈司令陪同刘旅长去郊外散步，我在司令部大门口见到过刘旅长。”

陈珪璋说：“那我就不用向你介绍啦。”陈接着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惊喜地说：“怎么！我将你们三位姓刘的组合到一起了！巧啊！巧啊！你们姓划在一起共事，工作一定配合得十分和谐。”

刘维垣深深地鞠一躬说道：“愿效忠两位旅长。”

陈珪璋向刘维垣说：“我与两位旅长商量好啦，给你个任务。到外地去请几位制造枪械的高级师傅，3年内将你的修造所改为枪械制造厂，也将你的所长提升为厂长，归十一旅管辖。努力完成我们对你的期望，怎么样？”

刘维垣表态说：“一定完成师长、两位旅长交给我的任务。”

刘志丹向刘维垣问道：“目前修造所的任务重吗？”

刘维垣回答说：“各旅送来的步枪百十支、机枪有五六挺，正在给他们修。另外有十多位工人正在制造手榴弹。”

陈珪璋打断了刘所长的话说：“你们这些正在修造中的枪支统统搬到十一旅去，修好后不必再送回原单位。”陈说到这儿，又将刘维垣向刘志丹补充介绍说：“刘先生原是镇原县长，修造所是他创建的，他懂得要掌握政权必须抓枪杆子。我就建议他不要当县长啦，请他管好修造所，为我们义军多造枪支，他就答应了。”

刘志丹听罢，鼓励这位刘所长说：“刘先生同陈司令都懂得，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们与民团抗衡，与恶势力作斗争，没有武器怎么行？”

陈珪璋深有感触地说：“最初我们造反，没有枪真急死人了。我劝说刘先生跟义军干，他同意了。义军在镇原那几天，刘先生还帮我们做了许多顺民心的工作。”

刘维垣不断地在点头哈腰地说：“这都是陈司令的部队进城不扰民，‘打富济贫’唤醒了民众，也包括鄙人在内。”

刘志丹听罢激动地说：“你说得好哪！陈司令与你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你为义军服务的力量；陈司令主张打富济贫，是对民众的友谊，是团结万民的力量。你说对不对？”

刘维垣说：“对！对！”

陈珪璋听完，激动地想：刘贤弟说的友谊有如此重大的作用！他就说：“刘旅长你这么一讲，推动我们义军这辆大车的轴心骨在哪儿我就更明确了。”

刘宝堂含笑着抢前说道：“陈司令与刘旅长长期接触，他会将他在黄埔军校学到的革命理论说给你听的。”

陈珪璋高兴地候他亲家说完，转过身去，握住刘志丹的手说：“那就好。候我从西安回来，请你来司令部，咱们长谈几个晚上。”

这时，师参谋处夏处长急匆匆地拿着一份电话记录手稿，找到陈司令的家里来了。夏处长向陈珪璋行一个军礼报告说：“司令！五旅来电话，杨虎城部孙蔚如的十七师，杨子恒旅、段象武旅，已经由彬县（原名邠县）、千阳、陇县靠近我华亭、泾川边界集结部队。他们向我方哨所喊话说：‘你们陈师长同意了没有？我们等着联合你们十三师攻打兰州的回音哩！’我们怎么回答？”

陈听完有些生气，可是他又含笑说：“这像话吗？我还没有回他们的话，就将部队集结在我方防线对面喊叫起来了。”陈停顿了片刻，

向这位夏处长说：“你们打电话告诉五旅蒋云台旅长，让他派个人过去告诉他们旅长杨子恒，就说我陈珪璋很快要到西安去，最后商定作战计划。他们在边界上搞这些小动作干什么？”

陈珪璋在向夏处长作指示时，刘志丹向刘宝堂不知喃喃地说了些什么。等夏处长退下去，刘宝堂含笑但又十分激动地对陈说：“陈司令，我与你是儿女亲家，无话不说，刚才我与志丹旅长在议论，你与孙蔚如结盟攻打兰州可要小心！”

刘志丹跟着提醒陈说：“师长兄，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古训之言。”

陈珪璋自知话中的道理，他说：“我与你们两位贤弟说心里话，我们不与强者结盟，问题就更大，四川的邓锡侯也要联合我们义军插手治甘，那还不如联陕攻兰。只要我们提高警惕，走着看着，我想谁要将我们义军搞垮，没那么容易！”

过了几天，刘志丹十一旅所要军需物资都已经领到了。在司令部大门外停放了近百辆的马拉车和牛拉车，将一条街道都占满了。特别是枪械修造所要搬到十一旅驻地，就这一项用车 20 多辆，十分引人注目。

义军里那个对十一旅旅长刘志丹看不顺眼的汪飞西参谋长，从庆城回来已经三四天了，他躲着不想见刘志丹，甚至也不愿多去司令部，似乎他从庆阳城回来之后，他的耳目向他反映刘志丹十一旅的问题，他只听，不表态，不做声。看来陈珪璋交给他庆城豪绅们对他反映的信件，以及陈珪璋在信上的批文，给他嘴上加了封条似的！他既无力在陈珪璋面前多作解释，又不好以他老大哥的身份去阻碍陈珪璋对刘志丹的偏爱。他觉得弄不好就会与陈珪璋撕破脸皮，陈趁机将他赶走。所以，老奸巨猾的汪飞西，对目前看到的装着没有看见，听到了也没有听到。不让他的反共思想有所露头，砸了他的金饭碗，摘了蒋介石给他的少将军衔。

陈珪璋也感到他那个拜过把兄弟的老大哥会知道私吞民众捐款

是个什么罪。汪回司令部以后，曾向陈一再解释说：“你看大哥是那样的人吗？”

陈珪璋含笑说道：“大哥没有就好。我不再深究，你也不要再张扬。没有形成事实，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陈说了上述话，汪飞西仔细捉摸话中的含义，觉得身上已出了一阵冷汗！因而，汪这次回来几天了，对军务、政务撒手不闻不问。汪明白，向临洮老家送银子的事，派出的三个人中，若有一人被陈叫去问话，他就在义军抬不起头。而陈老弟没有深究，没有找什么人问话，够朋友，够兄弟；李副官对我也够忠实了。汪思索了一阵，又觉得：陈司令，他陈老弟采取的手段也是了不起！他既让这批款项未少一文，又使他姓汪的未能犯错误，说明陈老弟并没有伤害他之心。

在一个黎明的清晨，陈珪璋这位淳朴的农民义军将领安排完一切军务，带着一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团，离开大本营平凉司令部，踏上西去的征程。兰州攻克以后，由于友军的背叛，陈珪璋被残杀。他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遗憾和怀念。

后 记

解放后，我曾回过几次故乡庆阳，听到了许多关于陈珪璋打富济贫的逸闻趣事。后来有幸读了李升堂《陈珪璋逸史本末》一书和孟宪章《刘志丹与陈珪璋》一文。陈珪璋的影像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使我渐渐萌生了要写一本陈珪璋反霸创业事迹的文学作品。

2001年是陈珪璋百岁诞辰。于是我便着手将多年搜集到的有关素材加以整理，然后又走访了87岁的郝文信兄、86岁的张喜盛兄和我的77岁龙门弟等知情人，从元月开始，伏案10个多月时间，写出了20余万字的《生存的搏斗》初稿。初稿完成后，我把它打印出来，广泛征集意见，请挚友和一些同志指正，又作了进一步修改。

鉴于陈珪璋的事迹年代久远，我没有采取历史传记体裁形式，因为那需要查阅大世档案、史料等书籍，对于我这个78岁的人来说，深感力不从心。我是根据以上书籍、史料、文章、传说、趣事，将它编成故事，演义而出，这样不仅解决了难点，而且增强了可读性。书中着力刻画了陈珪璋等几个人物形象，特别是对他与陕北的刘志丹和刘宝堂的深厚情谊作了重点的描写，便于读者去了解陈珪璋的思想、道德、为人、爱憎分明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在带兵、打仗、战略、战术上的精妙艺术，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部书稿余韵未尽。关于陈珪璋被人诱骗、出兵参与攻打兰州、遭遇迫害的过程没有写入。在写作过程中，不少同志为我提供了素材和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龙 行

2002年6月